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剑气洞彻九重天
(上)

 **BOOK**
网络资料 非图书

内容提要

翻开书卷，便展现出一幕幕一场场惊心动魄，曲折跌宕，令人荡气回肠、意味绵绵的篇章：

原来万里征战纷扰不息的江湖武林，一下子平静了 20 年，那是三位身负绝世武功，人称“武林三圣”的先辈全力奋斗的结果。江湖上最恶毒的四大凶煞，十二邪神一个个被他们铲除，并在九华山上与各路江湖首脑共同订下了平定江湖祸乱之源的盟约。然后，这三位高人突然失踪了，但，江湖上从此真的平静了吗？

本书的开篇即发生在 20 年后，江湖情势表面平静，内里已溃烂腐朽，少林、武当两大门派的首脑均被控制降服，真是烟封江湖，雾锁武林。实际上一股巨大的魔道暗流正在涌动，他们怀着罪恶的目的，企图推翻朝廷，奴役万民。

在此山雨欲来的危急时刻，以少侠江枫、张四姑和七宝和尚为首的一支匡扶正义、勇于献身的武林豪杰冲杀出来了，他们正是“三圣”生前培植的新生一代。

故事情节以寻找隐藏极深，主宰操纵世间动乱的秘密魔头为主线，采取抽丝剥茧的策略，一层层、一关关、一战战、一阵阵，拼死的搏斗，步步深入。这其中包涵着刀光剑影，血泪淋漓，生死悲欢，情爱缠绵，千危百难，动魄惊心的风风雨雨……终于，正义战胜邪恶，正义之剑尽斩群魔，以生命换得了一个太平的春光。

全书洋洋八十万言，故事千变，感人肺腑，大笔聚于墨香，章章引人入胜。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宁宗一
研究会会长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20世纪20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致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比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蕴的精神气质，如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

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的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的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今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年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幅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

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作品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作品的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余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识到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所以，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制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 39 部，是我至 1995 年 3 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第一回誓同心探秘洛阳居

纷扰不息的江湖，一下子平静了下来，而且，平静了二十年，这真是一段安闲的岁月，也是江湖上从未有过的宁静日子……。

那是三位身负绝世武功，心怀大愿的高人，策划了三年，又说动了少林、武当两大门派全力相助，才在一次武林同道的大聚会中，一举铲除了江湖上最恶毒的四大凶煞和十二邪神，也镇住了胸怀野心的各方豪雄，订立了一分严格的约定，一体遵守，不得逾越。

大会上，没有推举主持武林事务的盟主，因为，他们发觉了，设定的武林盟主之位，会引发很多江湖豪雄心中的不平，生出取代之心，反成为江湖上祸乱之源。

因此，各门派都维护了原有的形貌，这使每个门派首脑人物的心中，都获得了一份平静。

大会在九华山举行，这份订下的约定，就称谓“九华盟约”。

“九华盟约”竟然维持了江湖上二十年的安静岁月。

但那三位策划武林同道大会的高人，却在大会之后失踪了。

多少仰慕他们的武林后起之秀，踏遍了千山万水，希望能一睹风采，求教绝学，但三位高人像是滴入大海的水珠，再也找不到一点痕迹。

也许他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没有人能找到他们。

于是，江湖上开始了纷纭的传说。

最合乎情理，而又流行最广的传说有三个。

第一个是：他们虽然搏杀了四大凶煞、十二邪神，但他们三个人，也受了很重的内伤，当场以内功逼住伤势，不使发作，大会之后，伤发而亡。

第二个传说是：他们开拓了江湖上从未有过的清平世界，心愿已了，归隐于深山大泽，追求仙缘大道，不再理会尘世上的纷争。

第三个是：他们决心要维护“九华盟约”，不准有人背弃，易容改装，巡行天下，暗里查访违约背盟的人，出手歼灭……。

可能是第三个传说的震撼，使整个江湖上平静了二十年。

但，江湖上真正的平静了吗？

雪封大地，一片银白，西风如剪，刺骨生寒。

鄂西摩天岭绝峰之顶，寒风的凛烈，尤强十倍，深涧奇峰的景物，也全为大雪覆盖，除了偶而可见的一两只苍鹰掠空而过外，连走兽飞禽，也都躲在巢穴中。

奇怪的是摩天岭的峰顶上，竟然站了很多的人，两排相对，各有十人。

他们虽然都穿着棉袄，棉裤，但都尽量扎结的贴身利落，衣服的颜色，也清楚分明，一方浅蓝，一方银白。

但都已被飘落的雪花掩遮去十之七八，寒风吹飞起身上一片积雪，立刻又带来另一片雪花补上。

远远望去，似是被堆起的雪人。

他们佩着兵刃，蓝衣的佩剑，白衣的佩刀，看上去似都是武林中人。

是的！

他们都是武林中人，而且，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如若不是有深厚的武功基础，就算穿着重裘，也耐不住这山顶寒风，早就被冻僵而死了。

但这些人，都还笔直的挺立着。

一声冷笑过后，响起一个清朗的声音，道：“胡兄，该是过午的时刻了？”

“嗯！也该脱下衣服了？”

喝！竟然还有两个，他们盘膝而坐，大雪掩去大部分的身躯。

这两个年龄都已是四十几岁了，胸前飘动着长髯。

第一个说话的人，霍然站起，抖落一身积雪，露出一身银白衣服，哈哈一笑，道：“胡兄久居北国，不畏风雪，可是认为兄弟和门下子弟，挡不住这点风雪之寒吗？”

“段兄，言重了，胡某相信段兄和门下弟子，个个内功精深，区区一点风雪，岂能伤到他们？”

“不错，这就要胡兄开开眼界了，儿郎们！脱下衣服，看看摩天岭上的寒风大雪，能不能冻死南刀门下的人。”

他口中说着话，人却是领头行动，双手挥动，解带宽衣，片刻之间衣裤尽除，只留下一条短裤，和脚上的靴子。

十个白衣人，仿效行动，脱下棉袄、棉裤，上身裸光，但却抓起佩带的长刀，提在手中。

对面站立的蓝衣人，也开始解去衣带，脱去上衣棉裤，也抓起了佩带的长剑。

老少二十二个人，一般模样，光着上身，裸着双腿，站立在风雪中。

这些人是不是疯了？

在冻死人的大风雪中站了半天，还嫌不过瘾竟然脱下了衣服，迎着刺骨寒风，鹅毛大雪。

两个老的更绝，拂拭一下长髯上的积雪，竟然盘膝坐了下去，坐在盈尺的大雪上。

乖乖，只那么一刻工夫，这些人的身上，已布满了雪片。

说他们不冷，很难叫人相信。

因为，他们的身躯微微的颤动着，嘴唇也冻的发青，但他能忍耐，没有一个倒下去，也没有一个人叫出一个冷字。

他们抵抗寒冷的办法只有一个，提聚丹田真气，运集功力，和酷寒抗拒。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

南刀、北剑，各选十名门下武功最高的弟子，作这场疯狂的对决。

他们佩带刀剑，却不用刀、剑搏杀，要在腊月的大风雪中，摩天岭绝峰之顶，脱光衣服，比赛忍耐寒冷的本领。刀、剑可以杀人，冻死的滋味，绝不比刀、剑杀死好过。人！蠢起来，实在可怕，绝不比一般动物聪明！

可是，人能想到，人会折磨别人，也会折磨自己。不过，人也会想出很多理由解释他们的愚蠢行为，他们破坏了别人的幸福、美好，却又能说出一番动听的理由。南刀段九，北剑胡萍，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千里迢迢的跑上摩天岭，来比赛忍受大自然孕育出来的酷寒风雪。

凛冽的寒风，像刺骨的钢针，裂肤的利刃。来自江南的南刀门弟子，终是比不过成长在风雪中的北剑门人，两个人倒下去了、激起一片飞雪。

南刀段九睁开微闭的双目，看了一眼，又缓缓闭上了眼睛。没有一语慰问，也没有一声叹息。

胡萍淡淡一笑，道：“段兄，胜负乃兵家常事，认了吧！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南刀门下无降兵，胡兄，别忘了熬过这一阵风雪之苦，段某人也有了一番玩命的安排！”

“玩命！哈哈，段兄，别忘了‘九华盟约’第一戒，不准出刀杀人哪！拔刀杀人者死！难道段兄要背弃盟约，来一场刀、剑拚搏。”

“段某是何等人物，岂肯背弃天下武林同道，一体遵守的盟约，段某如是背盟弃约的人，也不会让我这些生长在杏花江南的弟子们，承受这些寒风透肌之苦了。”

“说的也是，不过，北剑门下弟子，可也是血肉之躯，一样侵裂着他们的肌肤。”

“哼！胡兄，用不着说风凉话了，你想出这种比试的办法，够高明，也够歹毒，就算南刀门下弟子冻死光了，我也要撑过这一阵。第二阵，兄弟作主。胡兄，有你好瞧的了。”

“胡某人实在想不出来，不动刀、剑搏命，你段兄会有什么办法能使胡某和门下弟子们认输。”

“段某的办法，可以让你胡兄拔剑，当然，我也可以抽刀，不过，不是用它杀人！”

“拔剑，抽刀，不是用来搏杀拚命？胡某人就想不通做什么了？”

“胡兄慢慢的想吧！兄弟暂时不会告诉你。”

但闻蓬蓬蓬三声轻震，又有三个人倒了下去。

两个是南刀门下，一个是北剑弟子。

虽然，他们选的都是门下武功最好的弟子，毕竟是艺业有深浅，功夫有高低，北剑门下，一样有难熬酷寒的人。

南刀段九轻轻吁一口气，道：“两个时辰到了吧？”胡萍目光扫掠了一门下弟子一眼，发现那飘落在他们身上的雪花受到体温的蒸发，外为寒风逼迫，已然结成了一层薄冰，如若这冰层再加厚一些，结满全身，任何人都无法支撑下去。

再看段九全身冒出白气，雪花都被逼离开去，偶有落在身上，也会化作水气流失。内功的精湛，似已到寒气难侵的境界。

如是再苦拚下去，南刀门下弟子，故难幸免，只怕自己门中子弟，也将有大部僵毙之虞。

但最使胡萍不安的，十名北剑门人中，有一个是他的独子胡元。

何况，天色已暗了下来，两个时辰的约定是该到了。绝峰之上，没有漏斗流沙计时，只能凭仗估算了。

暗中盘算过场中情势，胡萍干笑了一声，道：“既然段兄认为约定的时限已到，就算是到了吧！”

段九忍下一口气，喝令门下穿上衣服。

但能够遵照行动的，只有两个人，余下四人，虽未倒摔下去，也已被冻的全身僵硬，无法行动。

回顾北剑门下，九个人中，有七人能够自己取衣穿着，另外两个虽然手脚不听使唤，但身子还可扭动。

这一阵比试，南刀门下败的很惨。

段九沉不住气了，双手齐出，逼出内力，分助四人，但也只有两人借助了内力，缓开了手脚，另外两个，却倒了下去。先穿好衣服的两个弟子，施展了一阵拳脚，活开血脉，才帮助同门穿上衣服。

段九咬牙出声，冷冷说道：“郭天同，他们伤势如何？”“七师弟、九师弟，还有气息，五、六、八、十四位师弟，似是被冻死了。”

“给他们吃下一颗护心丹，他们冻僵了，未必就会冻死！送他们到篷帐中去，把我准备好的东西带来。”

“是！”郭天同是南刀门下的大弟子，指挥三个还能活动的弟子，背起两个气息犹存的师弟，又挟起另外四人，奔向篷帐。“段兄不用难过……”胡萍微笑着说：“胡某门下，也冻伤了两个……”

胡萍，等一下，希望你远能笑得出来！段九的脸上，泛现出一片狠酷之色。

胡萍知道段九搭起了一座篷帐，绝不是为了防寒之用，因为，段九根本就想不到，他胡萍会想出了这么一个比试的办法。

胡萍很得意这份出人意外的聪明设计，果然是大获全胜。

如果，段九救不活冻僵的六个弟子，南刀门的实力，将消退一半，他们都是南刀手下的精英。

但胡萍也猜不透段九的设计，他要用什么出奇方法对付北剑门。

使胡萍安心的是，目下段九实力大损，不管怎么比试，北剑门都占了绝对的优势。

但见南刀门下首徒郭天同，带着一位师弟各举一个很大的棉被围遮之物，大步行了过来。

另外两个还可行动的南刀门中弟子，留下照顾六个，冻僵的同门。

胡萍瞧不出拿来的是什么东西，立刻以手势下令门下弟子戒备。

段九却哈哈一笑，道：“怎么？胡兄可是害怕了？”胡萍没有回答段九之言，两道目光，却凝注在棉被掩遮的事物之上。

段九一手揭开棉被，胡萍立刻大放宽心。

原来，那是两个很大的鸟笼，各装着一只巨大的褐色苍鹰。

“怎么？段兄要用这两只大鹰对付我？”

段九冷冷说道：“这是产自十万大山中的巨鹰，爪利力强，有飞行千里之能，喜食毒蛇，故而口内爪上，皆有剧毒，但这摩天岭上，寒风如剪，它们在这样的天气下能飞多远，兄弟就不敢论断了……”

胡萍心中奇道：“苍鹰能飞多远，和比试有什么关系？难道要比试骑鹰不成？”

仔细看去，只见鸟笼上有两条丝索，系在苍鹰的腿上。鹰颈之间，还套了一个钢环。

任是胡萍有着丰富的江湖阅历，一时间也看不懂这些安排，作用何在？

但闻段九说道：“胡兄，这一次不用门下弟子参加，由兄弟和胡兄一决胜负，不知胡兄的意下如何？”

胡萍干笑一声，道：“只要段兄划下的道儿公平，胡某舍命奉陪。”

“好！大夫一言，驷马难追，希望胡兄不要后悔才好。”

“段兄放心，胡某人说出口的话，如板上钉钉，不过，这公平二字，却是最为重要！”

“放心，绝对公平，这对苍鹰，都是雄鹰，但为让胡兄安心，你先选一只。”

胡萍忽然间变得小心起来，仔细看了两只苍鹰，果然一般神骏，连大小也几乎一样。

但他并未立刻决定，沉吟了一阵，道：“这么吧！段兄先把比试的布署安排妥当，兄弟再选不迟。”

“好！天同，打开鹰笼，系鹰缰。”

“是！”郭天同双手挥动，熟练地开了鹰笼，又在鹰颈的铁环上，系了一条三丈长短的丝索。

囚鹰的大木笼，经过了特别的设计，打开之后，变成了两个两尺多高木篮子。

“胡兄，看明白了吧？”

胡萍仔细打量了一阵，心中似有所悟，但又不是完全了解。

他是个谨慎的人，不完全了解，就不肯硬充英雄，笑一笑，道：“段兄这布置，看来复杂新奇，最好是解说一下。”

“其实很简单，以胡兄之能，恐是早已了然于心，但既要段某解说，兄弟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长吁一口气，接道：“这木篮，系在双鹰的腿上，你我站在篮中，惊飞苍鹰，然后，各出兵刃，斩断对方的系篮丝索，迫使对方跌摔下去，至于跌落在什么地方，是生是死，那就各凭天命了……”

胡萍点点头，道：“那系在苍鹰颈上的一条丝索呢？”

“更简单，段某的鹰颈丝索，交在胡兄手中，胡兄亦然，所以对方的苍鹰无法飞离太远，当然，胡兄可用手中之剑，斩断丝索，那就双鹰分飞，各不相关，生死亦是各凭运气了。”

“操纵苍鹰的升降，全在颈间丝索之上，丝索断去，人的生死，就由鹰作主了？”胡萍低声的问。

“胡兄能举一反三，果然是识见非凡，最好是能把对方手中丝索夺了过来，能控制自己苍鹰的升降，不过，双方手中都有兵刃、你斩索，我封挡，夺过来，只怕是不太容易，因为，咱们要遵从‘九华盟约’，刀、剑只能斩割对方的丝索，不许攻击人身。”

胡萍点点头，道：“能不能斩伤对方的木篮呢？”

“可以，除人之外，都可以斩割、破坏，只要胡兄觉着对自己有利就行。”

“好！胡某人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

“请说。”

“漠北的大鹏，燕山的鹞鹰，胡某见过不少，但这南蛮大山中的产物，兄弟还是初见，不知这对苍鹰受惊之后，反应如何？”

“胡兄果然细心得很，这种大鹰受到惊骇，性向是全力高飞，不过，人重过鹰，它们能飞多高，段某也无法预料，如是胡兄没有别的问题，咱们可以开始了。”

胡萍点点头，佩好长剑，回头对围守身侧的弟子道：“我和段兄乘鹰遨游，不管生死，都不许你们插手，苍鹰飞起，你们就离开这里，回到燕山黄叶谷去，如若三个月内，为师仍不返回燕山，一切都听你们师娘作主。”

“师父，这……”

北剑门下十个弟子，九个都还是活蹦乱跳的人，一个受到冻伤，亦可行动，正在活动血脉，看样子，也无大碍了。“不许多说……”胡萍冷厉地喝止住门下的弟子，回头对段九说道：“段兄，可有什么话吩咐门下？”

段九点点头，道：“大同，立刻率领你师弟们，回到苏州段家堡去，一切向你们师叔请示，听命行事……”

“师父，弟子想……”

“不许多想，带你师弟们下山去吧！冻伤的立刻就医，实在救不活，把尸体运回江南，厚予埋葬，每人致送纹银三千两，安抚他们的家属。”

“是！”

南刀、北剑门下弟子，虽然个个颌首领命，但却肃立在原地不动。

段九哈哈一笑，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胡兄，请啊！”

这就是江湖豪杰，草莽性格，生死尽付谈笑中！

胡萍默察片刻，跨入木篮，段九也紧随着跳入篮中。

两个人同时抓住了对方系在鹰头上的索绳。

段九把索绳迅速的系紧腰间。

胡萍立刻照样跟进。

段九大喝一声，拍出双掌，巨鹰受惊，展翼起飞，但木篮沉重，一飞不起，向前跳跃了一阵，才飞离峰顶。这对特别选捉的巨鹰，力量果然强大，起飞之后，很快把两人带入了百丈高空。

凛冽的西风，把两只系在鹰身之下的木篮，吹得东飘西荡，随时可以完全地翻转过来，逼迫着两个人一手抓住木篮，一手抓住维系木篮的索绳，以保持身体的平衡，免于跌落之危。

这两大武林高手，却无法腾出一只手来，拔出刀、剑斩割对方的索绳。

单是维持那木篮的隐定，就够他们全力应付了。

他们低估了大自然的威力。

升空之后，威力似是增强了很多倍，挟带的寒气，也似是更强大。

胡萍、段九突然都有一种感觉，有着身陷冰窖的寒意……。

应付这种自然变化的能力，似乎是人不如鹰。

其实，两只巨鹰飞得也很吃力，但它们却有着顺应自然的本能，随着风势旋转变化，以节省体力。

两个人似是已没有袭击对方的打算，把所有的应变能力集中在维护自身的安全上。

这真是疯狂的对决，但过程却又完全出了人意料之外。

原本，他们都觉着自己很强大，数十年苦练的武功，他们自信已能生裂虎豹，力敌百人，但现在，却有着不如一只飞鹰的感觉，只不过升离陆地一百多丈，就完全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

向下看去，一片皑皑白雪，强风吹飘过来的雪花，打在脸上，竟然隐隐作痛。

胡萍突然叹息了一声，道：“段九，你想出了这等奇怪的对决方法，想必是早已深思熟虑，计划周详，有什么对付胡某人的办法，可以施展了，就算你动刀杀了我，也不会有人知道啊！”

“兄弟确有一些算计，只可惜少算了一件事，摩天岭上的风力，竟是如此强大，兄弟只能全力自保，连拔刀的时间，也抽不出来了……”

“你这算什么设计，连自己也坑进来了？哈哈，等一下，我跌下木篮摔死了，你段兄一个人，驭驾双鹰，在空中好好游玩一番吧？”

“说真的，胡兄，我倒是不希望你摔下去了……”

“这……这是为什么？”

“你死了，段某一个人在这大雪封锁的深山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岂不是寂寞得很？”

“说了也是啊！咱们天南地北，相隔数千里，当真是井水不犯河水，想想这一番相约对决，实在是无味的很。”

忽然间，飘荡不停的木篮，双鹰的飞速，也大为减缓。

原来，他们飞行到一座高峰背后，高峰挡住了凛冽的风势。

“胡兄，我看这两只巨鹰气力将尽，艰难再向前飞了……”

“是啊！也真难为它们了，带着比它们还重的两个人，迎着风雪，飞了几十里远，不知几时，才会降落下去。”

“这种巨鹰，生性坚强，除非咱们跌摔下去，还它们自由，让它们带着如此沉重之物，它们不会认输的，必会飞到力尽坠毙“看来，段兄，对这两只大苍鹰，倒是十分了解啊！”

“兄弟，化了半年多的工夫，请教了不少了解这类巨鹰的人，与其待它们力尽之后，直坠而下，把咱们摔死，何不自己降落下去。”

“好是好啊！可是这种扁毛飞禽，听不懂人话，胡某又不会鸟语，如何能让它们落地呢？”

“那倒不难，胡兄只要牵动系在巨鹰颈上的索绳，它们就会向下降落，不过，不能太过用力，要是勒得太紧，它们呼吸不畅，无力展动双翼，跌落下去，那就……”

胡萍大笑接道：“可是，兄弟牵的是你段兄的鹰啊！”

“这就要咱们合作了。”

两人同时开始，小心翼翼地收紧索绳，果然，双鹰同时下降。距地还有数丈，已难控制，直坠而下。

落着实地，两人才发觉那是一座深谷之中，地上积雪数尺，两侧绝壁峙立，前后虽不见山壁阻挡，但目力所及，不见边际。

两人跃出木篮，伸展一下手脚，同时长长吁一口气。

那两只巨鹰双腿上系着重物，似是伤害很重，落在地上，已难站立，全身扑伏在雪中，羽毛颤动，好像十分痛苦。

段九苦笑一下，道：“咱们只可惜失去了尝试一次，由百丈高空摔下来的滋味！”

胡萍看看地上的积雪，笑道：“积雪很厚，大概不会摔死！”

不知哪一刻开始，横使在两人之间的仇视，已在无形中化解段九仔细打量了一下周围的形势，道：“以雪代水，大概可以活个十天半月，如能找一处山洞躲避风雪侵袭，就不会活的太苦了。”

“不错，只是饿了如此之久，体能消退，一旦遇上猛兽，岂不成了它们口中之物。”

“胡兄可以放心，兄弟带有食物，咱们省吃俭用，真的遇上虎、豹之类的猛兽，倒是可以供咱们充做口粮了！”

“怎么？段兄带有干粮？”

“风干的牛肉粉，数量虽然不多，在这等大雪封山的深谷中，也算是上等美味了。”

“可惜，少了一坛老酒……”胡萍叹息一声，道：“段兄，兄弟心中有不少疑问？不知愿否见告？”

“彼此，彼此，段某也有很多不解的事物，想请胡兄解说，咱们先找一处可以容身之地，再作详谈如何？”

花费不到一个时辰，就找到一座山洞，洞虽不大，但亦足够两人栖身之

用。

两人也带了腿上受到创伤的苍鹰入洞。

段九已有养鹰的经验，细查伤势，尚幸腿骨未折，拔刀斩断双鹰腿上索绳，扭断颈间铁环，在伤处敷了药物，轻抚着鹰背，道：“两位食量惊人，此地无物可供，你们的束缚尽去，又可翱翔长空，还我自由，养息一会，自己去吧！”

把两只苍鹰移放洞口。

胡萍一直静静的坐着，看段九直到忙完坐下休息，才低声说道：“段兄，可要燃堆火来，逐逐寒意？”

原来，胡萍已把两只木篮拆开，堆在一侧。

段九道：“那就好，这点寒冷，兄弟还可承受，此刻，大雪满山谷，寻找干薪不易，不如暂存起来，以应急需，不过，咱们在离此之前，要把它完全焚烧，不能留下痕迹……”

语声稍顿，接道：“想不到，南刀、北剑一场疯狂对决，落了这么一个好的下场，唯一使段某不安的，门下十个最杰出的弟子，竟有六个人冻死，对段家堡的实力，是一个很大的挫伤“这一点，段兄不用担心，我看他们内功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十二个时辰之内，灌上一碗姜汤，休息一两天就可以复原了，如得大夫处方下药，复原更快。”

“真的……”段九惊喜地说：“他们如依原路下山，估算六个时辰，可以到达一处集镇，立刻就医，六个人都可得救了。”

“胡某可以担保，也许，下了摩天岭，以他们优越的体质，自己就会醒过来，连大夫都不用看了。”

“多谢胡兄指教，这就使兄弟安心多了。”

两人由僵峙的对决，突然间转变成了朋友，彼此谦让关怀，简直是相敬如宾了。

但闻羽翼扇风，两只苍鹰，已悄然行出洞外，展翼而去。

望着破空而去的双鹰，段九低声说：“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看来，它们比我段某人自由多了。”

胡萍心中一动，道：“段兄准备几时回苏州段家堡去？”

“只怕段某有家归不得了，胡兄呢？准备几时离开？”

胡萍哈哈一笑，道：“回不去了，燕山黄叶谷的北剑门，早已非兄弟所有……”

段九并无惊奇之色，微微一笑，道：“落人了什么人的手由？”

“老婆……”胡萍脸上微现忿怒之色，说：“段兄想不到吧？同床共枕了二十年的老婆，竟是谋霸我北剑门的元凶，段兄呢？”

“好不到哪里去！我的师弟，忽然露出真正面目，一举尽夺南刀门的实权，我段某人两年之前，已经是个挂名的掌门人了，就连这一次约会胡兄，也是奉命行事。”

“兄弟也是一样，老婆一声令下，兄弟就带人上路，原想摩天岭这个地方，距武当不远，也是武当门下弟子出没之处，我们对决之前，必有武当弟子出面阻止，想不到老杂毛们竟然全部冬眠了，不见一个出来。”

段九点点头，道：“胡兄果是有心人，这里距武当三元观，不过二百里，正是武当弟子们巡弋之区，兄弟来此赴约时，还一路招摇，仍未惊动武当弟子，是不是有些可疑呢？”

胡萍吃了一惊，道：“你是说武当派和咱们一样，掌门人早被架空了。”

“不错，段某那位师弟，虽然聪明绝顶，但他在武功的修为上，应该和兄弟远有一段距离，但双方动上手，我竟然接不下他十招，刀法之奇，内力之强，胜我十倍，而且，都不是南刀门中刀法，所以，兄弟觉得他们背后，必有一股支持的神秘力量。”

“正是如此，我那老婆虽也习过武功，但绝非胡某之敌，谁知一动上手，我就招架不住，不到十招，就被她击落长剑，迫我交出实权，自是艺有所宗，但胡某费尽心机，却查不出一丝痕迹。”

段九道：“胡兄作何打算呢？”

“查！查不到水落石出，胡某死不瞑目。”

“段某亦有此心，我设计这飞鹰对决，就存了借机隐身的打算，倒也天从人愿，再得胡兄合作，使兄弟信心大增。”

“好！咱们易容改扮，游行江湖，追它个水落石出。”

“北剑、南刀，携手同心，查明这股江湖逆流中潜伏的阴谋，段某就死而无憾了。”

“对！胡某舍命奉陪，但得留名江湖，何惧重重险阻，明天，咱们就准备下山。”

南刀、北剑，对决摩天岭的事，在江湖上哄传开了。

胡萍、段九乘鹰升空，消失在茫茫风雪之中。

震动武林人心的一个消息，紧接着传入了江湖，二十年前主持“九华盟约”的少林、武当两大门派，突然宣布关闭门户，不再理会江湖中事，也不再收录弟子。

除非昔年策动九华聚会的三位高人，重现江湖，登高一呼，重振盟约精神，“九华盟约”似是已消散飘零，受到了彻底的破坏，江湖上大乱萌始，又将开始了血雨腥风的争斗……

暗流在江湖上光涌，虽然表面还保持相当的平静，可是，一股无形的压力，已绷紧了各门派首脑人物的心弦。

寒风仍然地吹，大雪依旧地飘，关洛道上车马稀，长安街头行人少……。

但寒风大雪却阻不住涌往“洛阳居”的人潮。

“洛阳居”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长安！多少人向往的地方，那里曾经是冠盖云集，名利汇聚之地，虽然宋代时国都东移，但长安的市面繁华依旧，夜夜笙歌到处闻。

“洛阳居”开业不过半年，但已抢尽了长安市面的繁华风光“洛阳居”的建筑宏大、精巧，布置也清雅宜人，分隔出歌坛、赌场、饭庄，各具特色的建筑，又把它串连成一个整体。这里的饭庄中有最好的酒菜，也云集了各地名厨。所以，这里是长安城中最贵的一家饭庄，也是最好的一家饭庄。赌场中，设有最齐全的赌具。

就算你不会赌博，也不喜欢喝酒和品尝佳肴美味，行走一番，也让你心旷神怡了。

总之，这里建筑华丽，又极尽园林之胜。

但最使人留恋忘返的，还是这里的歌坛“洛阳楼”。洛阳楼建筑在丛花环围之中，是洛阳居中花费最少的地方。但一个人坐上个把时辰，也够一个节俭的人半月开销。洛阳楼中也没有特别的雅座，垂帘间隔，有专门侍候的美丽丫头，价钱就贵的吓人了。

这里本来就是长安城中的销金窟。

但洛阳楼中一千多个座位却是座无虚席。

因为，这里有最好的歌姬演唱。

演唱的歌姬，有南国佳丽，也有北地胭脂，个个都有着秀丽的姿色，歌声好，人也漂亮。

但最红的一位歌姬，名叫青凤，据说是来自洛阳。人已经漂亮得拘魄勾魂了，偏偏歌声又婉转动人，叫你听得如痴如醉。

你来听听流行在长安城中的一首歌谣。

洛阳女儿长安游。

一曲销人万古愁。

歌罢百花失颜色。

余音犹绕钟鼓楼。

钟鼓楼，是长安城中一座古老的建筑，晨钟暮鼓，全城可闻。

接踵擦肩的人潮，涌入了洛阳居，十之八九是为了来看看青凤之美，听听那销人愁苦的歌声。

没有看过青凤的人，没有听过青凤歌声的人，不惜卖了三分地，也要去听一次，这就是迷恋！被青凤的人和歌给迷住了。这样一个集吃、赌、声、色之娱的的地方，当然会常常引发争执，但很快就平息下去，很难闹到大打出手的境地，因为，这里有保镖。

他们不会和客人冲突，但却保护客人安全，两个人一旦动手，他们就出现在中间。

当然，也会遇上一些存心闹事，软硬不吃的人，大吼大叫，踢桌子砸碗，他们也不会和你打对骂，最多是把你架离现场。这里的保镖，不是摆样子的，他们是真的要介入客人之间的冲突纠纷中，以维安宁。

他们穿着便服，形同客人，混在人群中，很难看得出来。茶房、堂官，似乎也负责保镖的工作。

江湖道上的人物好客，朋友往来，自然要盛大的招待一番，“洛阳居”这种地方最为适合，豪华雅致，应有尽有，吃上一餐饭，会使人终身难忘，在关洛道上，找不出第二家来。今晚上，饭庄部的贵宾厅，布置的特别辉煌，厅中的八盏垂苏宫灯，也完全点起，照的一片通明，花树上也挂了燃起的风灯。

四个青衣少女，守在厅中司酒，每个人都拿个酒壶，客人一干杯，就立刻替你斟上。

这里的一切，都尽量的讲求完美，最好的酒菜，最好的陈设，让客人有着最好的享受。

你如仔细看一下那四个侍酒的姑娘，个个貌美如花，动手灵巧，连个头都相差不多。

她们一般的巧笑倩兮，娇媚动人，斟酒时，举止轻柔，动作熟巧。

但现在，贵宾厅吃酒的四个客人，就摆了一副严肃的面孔，一点不为四个侍酒美女的娇柔所动，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

反而是四个客人的冷肃神情，感染了四位侍酒的美女，竟然也变的严肃起来。

但这四个神情僵木的客人，却是既会享受，又极会挑剔的客人，四个人喝了四种不同的酒，有的要热烫，有的要冷饮，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专

司侍酒的美女。

可是他们的僵木和冷漠，却又深深刺伤了四位姑娘职业上的尊严，因为，她们施出了全身的本领，竟无法博取到客人一抹笑意、极尽娇柔，也无法获得一下青睐，这就使四个姑娘感觉到索然无味，懒洋洋的站在一侧……。

这时，坐在南首的客人，突然开了金口，道：“四位姑娘今年贵庚啊？”说话的声音，虽然冷若冰霜，但总算开了口。

四个侍酒的少女，竟然不约而同齐声回答，道：“十八岁。”

“好！好！四位是同年了，都是十八岁？十八的姑娘一朵花，青春年华，艳色照人，老夫为四位姑娘浮一大白。”

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四女目光交转，脸上泛起了一抹微笑，心中却是暗暗忖道：“我还认为你们真是铁打、铜浇的人，原来，也一样能感受到艳色照人，那就好！只要你们开启了一扇心扉，就要你们跌入温柔陷阱，尝试一下春花四婢的厉害……”

四女不禁精神一振，嫣然一笑，同时挽起酒壶，替四人斟满酒杯。

但闻坐在北首的客人说道：“四位姑娘娇媚可人，却又身手不凡，不知是那位名师，调教出如此出色的高徒？”

语气平和，似是那颗坚冷之心，已为温柔软化。

但见秋波流转，分站在南、北、西方位上，三位姑娘的目光，齐齐投注到东面少女身上，似是等待她的决定？

显然的，站在东首的少女，是四女中的领头人物。

“婢子桃花……”在三女目光逼视之下，桃花无法不开口了，轻启樱唇，婉转出一缕娇甜的声音，道：“春花四婢，只习歌舞，不会武功，大爷只怕是看走眼了？”

“说的也是……”坐在东面，桃花身旁的客人笑道：“四位步履轻盈，对歌舞一道，必然下过一番工夫。”

“大爷夸奖……”桃花道：“侍酒奉客，卖笑厅堂，这个婢字，岂不是更适合我们的身份。”

“卖笑厅堂，这是表明了卖笑不卖身了？”接口是坐在南面的客人，语声中已没有那股冷冷的味道。

果然是春花宜人，春风解冻，四个冷厉、僵木的人，似已逐渐融化在四女的温柔之中。

“大爷以为呢？……”桃花语气暧昧的笑一笑，道：“弱女可欺，如是遇上了财大气粗，不择手段的爷门，婢子们真还不知道如何去抗拒那沉重的压力呢？……”

这番话曲折有致，但桃花立刻又接了下去，道：“幸好婢子们还未遇到过这种事情？”

四个客人齐齐点头，似是很欣赏桃花这番辩解，齐齐端起酒杯，道：“说得好！四位请尽此杯，以表示我等人敬意。”

四女也不推辞，接过酒杯，一口喝下。

东首客人笑道：“桃花姑娘，有春必有夏，继之秋、冬，春风四花为首，另必有夏、秋冬三季花魁了。”

桃花道：“不错，只不过，春花四婢，夏、秋二女，说到冬嘛？那就只有一位了。”

“这是怎么一个说法……”西首的客人问道：“桃花姑娘能不能详为说

明一下？”

桃花道：“婢子已经说的很明白了，春花有四婢，夏、秋各有两位姑娘，冬花魁首，只有一人，梅傲霜雪，再无别的花，可在澈骨寒冷中和它竟艳了。……”

但闻木门轻响，突地被人推开，一阵寒风吹了进来，也带进来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年轻人。

春花四婢看了来人一眼，身子震颤了一下，急急勾起酒壶，为四位客人斟酒。

黑衣掩上木门，转身行近桌前，躬身说道：“四位大爷还要加添点酒菜吗？”

东首客人看看四女脸上的惊恐神色，站起身子，道：“不用了，酒已八分，再喝就醉了，结帐吧？”

桃花急急说道：“四位大爷刚刚引起谈兴，怎么就要走了呢？”

东首客人探手入怀，取出一锭黄金，道：“这十两黄金，大概够这一餐之费了吧！”

黑袍人笑一笑，道：“用不了，还要找回一些银两。”

“那就送给春花四女买点胭脂花粉。”举步向外行去。

另外三位客人鱼贯相随，离开了贵宾厅。

黑袍人神情冷峻的看着四人远去，才掩上厅门，冷笑一声，道：“他们是什么身份呢？”

“远没有问出来，副总管就到了……”

黑袍人打断了桃花未完之言，接道：“我如再不来，只怕你们胸中所知，全要被人掏走了。”

桃花道：“四个人全像顽石雕成的人，一直冷冰冰的喝闷酒，我和三位妹妹，施出了混身解数，他们竟然不为所动，磨菇了一个多时辰，刚刚让他们打开话匣子，远未引入正题……”

黑袍人接道：“听口气，你似是心中有些不服气，是吗？”

“如若再给我们一个时辰，婢子相信，能套问出他们的身份来历。”桃花低声回答。

“桃花！不用强嘴，也不要不服气，你们都习练过摄魂大法，花了一个时辰，还无法使人家拜倒在石榴裙下，畅述出身份来历，你可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言不语的坐着喝闷酒吗？”

“难道，难道……”桃花道：“他们在运功抗拒我们的摄魂大法？”

“对！他们在运功抗拒，而且已经战胜了你们，他们看到了你们筋疲力尽，兴致索然的神情……”

黑袍人缓缓说道：“才展开反击，套问你们胸中之秘，如若我再不现身，只怕你们要尽吐所知了。”

春花四婢齐齐一呆，道：“这……”

“你们还是不相信？是吗，好！我再问你们一件事，那四个人长相如何？如果他们换了衣服，再见面时，你们是否能认得出来？”

春花四婢细想四位客人形貌，个个脸色冷硬，神情僵木，竟然没有一点表情，没有一点可心记忆的地方，不禁为之一呆。

黑袍人接道：“他们在脸上涂了一层很厚的药物，你们看到的，不是他们本来的面目，自然无法记下他们脸形、神情。”

桃花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不知道……”黑袍人道：“本来希望你们用摄魂大法，套问出他们的身份……”

桃花突然跪了下去，道：“副总管明察，婢子们已尽全力。”

另外三女，紧随桃花，也跪了下去。

“起来，起来……”黑袍人道：“我如没有帮你们一把的意思，也不会大煞风景的闯进来了。”伸手扶起桃花，和另外三个女婢。

“副总管恩情如山，春花四婢感戴莫名，日后如有机缘，定当报答。”桃花无限惊恐地说。

桃花流下泪来，道：“今天的事……”

“不用再提，我会向总管说明，就说他们发觉抗拒不住摄魂大法时藉故离去。”

“可是，总管会相信吗？……”桃花不放心地问。

“我会替你们担待，回去休息吧！”

四女又深深一揖，才转身离去。

荒凉的大殿中，突然亮起了一道火光，点燃起一截腊烛，大殿中的景物，清晰可见。

四个人围烛而坐，正是那四个喝酒的客人。

北首一人脱下丝棉长袍，取下假发头套，露出一头灰白折蓬发，和一身百袖大褂，道：“叫化子充员外，可真是打鸭子上架，说不出这个难过，喂！酒肉和尚，你那颗风吹日雨惯了的光脑袋，戴上假发，能习惯吗？”

“不行，我和尚早就想拿下来了……”取下假发，露出了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双手一揉，搓下了脸上涂的药物，露出本来面目，果然是个和尚。

另外两人也除去脸上药物，竟是南刀段九，北剑胡萍。

“好厉害摄魂大法……”南刀段九叹口气道：“如非早得七宝大师指点，凝神运功抗拒，今晚上一定会栽在那四个丫头的手中。”

“要谢也该谢谢老叫化子，我和尚不敢掠美，这消息是老叫化挖出来的，我和尚只是受他之许，转告两位……”

胡萍接道：“虽是早已有有了戒备，但胡某人还是差一点把持不住，说来惭愧得很，如非神丐钱老早握智珠，深明内情，今晚上就被人家摆平在洛阳居了。”

“老叫化十年前就觉着江湖上情形不对，但却又瞧不出哪里不对，但老叫化却感觉得到一股汹涌的暗流在江湖翻腾，所以，我潜踪隐形，消失江湖，希望在暗中能查一点眉目，可悲的是老叫化走遍了大江南北，花费了七八年的工夫，却找不出一一点可资追查的线索……”

目光一掠七宝和尚，接道：“直到有一天，遇到了酒肉和尚，一个人躲九华山中……”

七宝和尚接道：“我和尚在山中每日吃肉饮酒，好不快乐，却被你老叫化又拖入红尘之中，重受人间疾苦，唉！我尚不知那一次念错了经文，才交了你这个既穷又老的叫化子，真是交友不慎啊！”

“老叫化虽然名叫钱缺，可是钱缺德不缺……”

段九接道：“两位不用为银子忧虑，段某人心中早有准备，离家时带了一些银票，足够咱们四个人数年用度了。”

“胡某人也带了数万两银票，可以补段兄之不足……”

钱缺道：“好！有钱好办事，……”

目光一掠七室和尚、段九、胡萍，接道：“老叫化把酒肉和尚拖下了九华山，查访这一股光涌暗流的源头，是老叫化知道和尚的为人，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表面是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野和尚，但他胸怀的救世心愿，却是常人难及万一，否则，天下大山万千，他为什么要躲在九华山中，他就是希望能遇到一些什么？”

“老叫化找上他，却没有一套明显的作法，因为，老叫化一直找不出江湖病源何在，我们两个人心照不宣地在暗中摸索，但现在情势不同了，有了你们两个一门首脑加盟，这就得把事情说个清楚才行了。”

胡萍苦笑一下，道：“北剑门在我手中失去，夺去我掌门之权的，是我同床共枕二十年的妻子，我实在想不出北剑门中还有几个人能听我的命令，所以，钱老计算人手对，只能算我胡某一个人。”

“段某人也和胡兄一样，我个人赴汤蹈火，生死不计，但南刀门中，恐怕已经没有肯听我命令的人了。”

“唉！可怕处，也就在此了，千百年来，江湖上纷争不息，但却从没有一次像这样的诡秘难测。……”

钱缺叹息一声，接道：“少林、武当也宣布闭关自守，不再理江湖中事，放眼当今武林之世，还有什么人能出面主事……”

七宝和尚突然哈哈一笑，道：“老叫化，别想的那么坏，和尚的看法是，目下正是揭穿这件席卷江湖大阴谋的一个契机，过去是一股暗流，现在，已经可以见到面上的溪水了，胡、段两位掌门人，就是一个好例子，我相信，觉醒的武林同道，已是大有人在，吾道不孤，后继有人，何况，我们已经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我和尚认为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咱们四个人，要研讨一下进行的计划和准备工作。”

“对！这一点，老叫化早已想好了一个腹案，请三位指教一下……”

“什么辰光了，还卖关子，……”七宝和尚不耐的说道：“快把你肚子里所有的杂碎全掏出来，看看那些有用？”

钱缺微微一笑，道：“咱们四个人是星星之火，能不能一烧燎原，今晚上那席酒，喝的我胆颤心惊，对手之强，出人意料，那位黑衣人的年纪不大，但一身修为之精，老叫化就甘拜下风，说不定一朝火拚，就弄的老命不保，七分运气靠天命，三分本领在人为，老叫化的意思，由此刻起，咱们四个人各出压箱底的本领，互相传授研究。”

南刀有北剑之长，北剑有南刀之威，老叫化有酒肉和尚的七宝，和尚会老叫化的把式，集四家绝技于一身，大家不得藏私……”

“好办法！胡某北剑门中只有燕云三剑算得绝技。”

“南刀门的反手一刀，为败中求胜之学，会此一刀者，只有段某一人。”

“我和尚的七宝拳，江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学过。”

“好！老叫化的‘棒打哮天犬’，也算是不传之秘。”

七宝和尚笑道：“妙啊！妙啊！老叫化会用剑，酒肉和尚会用刀，这才是庙后面有个洞，庙（妙）透了。”

钱缺道：“说干就干，咱们立刻开始吧！”

段九道：“大师，段某想先请教一件事？”

“别叫大师，你要尊称我，去了酒肉两个字，叫我和尚就是。”

段九微微一笑，道：“你说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不知可否再说得明白

一些。”

“摄魂大法，源出于小西天雷音寺……”七宝和尚说：“那是魔教中邪门武功，那些侍酒的丫头们，都学会了这门邪功，看来和魔教中人，脱不了关系！”

胡萍道：“摄魂大法，技止于此，倒是算不得什么魔教神功了。”

钱缺道：“不能低估魔功，那几个丫头的功力尚浅，威力不大，所以，她们要借用那飞扬的秀发扫在受术者面颊之上，以助摄魂术的威力，长安秦八公功力何等深厚，就栽在了那些小丫头的手中……”

“秦八公也栽在‘洛阳居’了……”胡萍大吃一惊地说：“那我们能逃过这一劫，真是幸运极了。”

“所以，他们才能在长安纵横自如……”钱缺说：“关洛江湖道上，已无人敢出面干预，老叫化由秦八公那里探得消息，才要诸位在脸上涂了一层很厚的药物。”

胡萍道：“原来如此。”

七宝和尚接道：“咱们坐息一阵，就开始互传技艺，尽一月之功，学练纯熟，再到‘洛阳成’去探听消息。”

这四个天南地北，互不相干的武林人物，因为有着同一的目的，彼此肝胆相照，开始互相传授绝技。

洛阳居的生意越来越好，青凤也越来越红，那荡气回肠的歌声，威力已远播于长安四邻，方圆百里之内，都在谈论青凤。

那个时代，配唱的是洞箫、二胡、三弦、琵琶。

青凤歌声动人之外，也弹的一手好琵琶，集姿色才艺于一身。

唱的有新谱词曲，也有流行在关洛一带人人都能哼几句的小调，她声音甜润，花腔婉转。

长安城中人说它是歌，城外乡下人，却叫它为戏。

为听青凤戏，多跑十里地。

听到青凤喊，再跑十里也不远。

洛阳居独占了长安风月，别人呢？受不了啦！狗急跳墙，人一急就豁出去了，何况，能经营这种风月生意的有几个是规矩人，几十家店东主暗中聚会合计了一番，觉着坐等关门不是办法，大家咬咬牙，集聚了一笔大银子，一场风暴，开始酝酿。

负责收集银子的人名叫周强，周强不是经营风月的店东主，但却是出主意对付洛阳居的谋士，顶着个落第秀才的名衔，到处点风煽火，从中谋利。

但洛阳居扎硬的名声，早已传扬长安，周强心中明白，青皮小混混动不了洛阳居，他的目标是秦八公，周强虽不算是江湖人物，但他常年在酒肆、茶楼中走动，也听过秦八公的威名，关洛道上的秦八公跺跺脚，长安城就会晃动，所以，他舌烂莲花，说服了几十个风月场中店东主来次大出血，凑足了十万两银子。

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是叫人眼红的大数目，秦八公岂会不为所动？料不到的是，秦八公两个月前托病谢客，任何人都不接见，周秀才连去三次秦府，都被挡驾，周强这才感觉到事情棘手了。

但上马容易下马难，办不好这档子事，那些掏出银子的店东主，未必会饶过他，但最重要是他舍不得一万两银子酬谢，何况，办成事，还可以弄一成回扣进入荷包，周强算过这笔帐，做成这一笔生意，下半生就可以无忧无

虑地过着享乐日子。

想了几天之后，周强决定到别处请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远来的道士会打钟，希望能请到几个厉害人物，把洛阳居给砸了，当然，面对面地讨价还价，也可以少付些费用，自己多赚一票。

绝技就是绝技，难学难练，胡萍、段九、钱缺、七宝和尚，虽然都有着很深厚的武功基础，彼此也都尽心相授，但仍然花费了四十五天时间，才学习纯熟。

四个人都觉得大有收获，但四副老骨头，一连折腾了四十五天，也都有腰酸背疼，疲累不堪的感觉，决心坐息两天，再去洛阳居一探究竟。

四个人不但仔细地改扮了一番，而且，还分两批行走，胡萍和段九扮成了两个生意人，长袍马褂，老叫化和七宝和尚，却穿着一身粗市棉袄，黑色毡帽，一副乡巴佬的装扮。

这一次，他们不是去吃饭喝酒，而是去见识一下名动长安的青凤。

洛阳楼的生意太好了，四个人等了半天，才排上座位。

胡萍、段九坐的是十个银子一个人的包厢，有香茗细点供应，还有年轻的小姑娘，不时送上热烫的手巾把子。

钱缺和七宝和尚却坐的五钱银子的大众坐位，只供应一杯香茶。

四个人都是老江湖了，再加上谨慎小心地仔细观察，立刻发觉场中的情势不对。

那是三个穿羊皮袄的中年人，他们就坐在七宝和尚，老叫化的前面。

他们的举止，也很小心，只是那六道眼神太过凌厉，冷电一般，四下打量。

老叫化低声道：“这几个家伙一旦和洛阳居的人动上手咱们要不要暗中帮他们一把？”

“最好不要……”七宝和尚道：“看他们那个神色，是早已有了准备，定然还有接应的人，咱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查看洛阳居的反应？”

坐在包厢里的胡萍、段九，也暗中商量定案，他们的决定是看钱缺和七宝和尚的反应，再决定是否插手。

一阵急管繁弦之后，青凤出现在舞台上，婉转出一缕清音，全场中立刻静了下来。

胡萍、段九坐的包厢居高临下，视界广阔，只是距离青凤的歌台远了一些，只好暗中运气，凝聚目力，希望看清楚这个风靡长安的尤物，究竟如何一个美法。

只见她体态轻盈，手势、表情都随着歌声转变，看了那么一阵，胡萍立刻感觉到被一股魅力吸住似的，不禁心神一震，赶忙闭上双目，运气调息一阵，才恢复清醒。

转头看去，只见段九也正缓缓睁开双眼，低声道：“厉害呀！人还没有瞧清楚，就差点一头栽了下去。”

“我也一样……”胡萍说：“咱们护住心神，再试试看。”

段九道：“你再试试，我替你护法，留心周围的变化。”

胡萍再一次凝神查看，果然不再为青凤的魅力所动，只觉她身材修长玲珑，是个很可爱的姑娘，只是脸上的脂粉太浓了一些，胡萍无法瞧清楚她真正的面目。

全场中人，大都看得如痴如醉，瞪着眼睛，投向歌台。

胡萍知道，绝大部分的人，是看不清楚的，看到的只是她大幅摆动的肢体，配合歌声演出的表情……就这样，青凤以动人的歌声配合肢体语言，控制了全场观众……。

但最使人意外是那三个穿着皮袄的大汉，竟然没有一点意外举动，直到青凤唱完了最后一曲，转回后台，他们仍然静静的坐着没动，想是也被青凤神韵歌声所迷。

这是白天最后一场，接下来是夜场，要一番时间准备，十几个年轻人，进入洛阳楼中，准备打扫场地，点燃灯火。

老叫化不相信会看走眼，故意留在后面，看到三个大汉起身离去，才缓缓步出洛阳楼。

这天，是正月初六，原来，四人苦练武功，连过年这等大事，竟也忘去。但长安城中挂灯结彩，到处充满着过年的气息。

洛阳居更是布置的彩楼灯山，各处已开始点起灯火。

落雪六七日，今天，赶上个晴朗的日子，落日晚霞和各种灯光相映成辉，再加上彩楼掩映，置身其间，直似误入天台。

老叫化也不禁暗暗赞叹，忖道：“这里确是有很多人才，单是瞧瞧这番布置，就该值五钱银子了。”

胡萍、段九缓步行来，胡萍低声问道：“现在，怎么办？”

“再听一场歌，他们大概要在晚上动手，其他的约定如前……”老叫化说：“定好位置就各处逛逛。”

两人擦肩而过，说话的声音很低、就算站在身侧的人，也很难听到，话说完，已相距了三四尺远。

段九一直在利用身体的侧转，掩护胡萍的行动。

两个人也都很满意自己的谨慎设计，胡萍说道：“青凤之名，果不虚传，咱们再听一场如何？”

“行！兄弟也有着意犹未尽之感……”段九一面回答，一面折入一条碎石小径之中。

只听一个低微又清楚的声音，钻入了耳中，道：“小心些逛逛可以，千万别惹麻烦，不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插手，记住，把我的话告诉老叫化和酒肉和尚，明天下午我有空，如果诸位想和我碰个面，城东灞桥之旁有家风雪小馆，我在那里候驾。”

声音中断，景物依旧，流目四顾，不见人迹。

胡萍轻轻吁一口气，道：“段兄，你听到什么没有？”

“有人约我们到风雪小馆碰面，去不去呢？”

“当然要去，灞桥风雪，乃长安八景之一……”胡萍说：“咱们去通知他们一声。”

“我还认为我们改扮的天衣无缝！”段九叹息一声，道：“想不到早已被人家给盯上了。”

胡萍苦笑一下，道：“听口气，好像并无恶意，也许，我们又遇上了一个志同道合的高人。”

“但愿如此了……”段九说：“他说的很明白，今晚上这里会出事情，也许，那些闹事的人和我们存心一样，想藉机测探一下洛阳居的深浅，万一他们遇上了危险？咱们是不是真的不闻不问呢？”

胡萍道：“兄弟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很难作个决定？我看丢给老叫化去

伤脑筋吧？”

两人花费了相当的时间，才找到了老叫化和酒肉和尚，干脆拉两人退出洛阳居，找个小馆吃晚饭，说出了经过情形。

老叫化和七宝和尚，都听得相当的吃惊，沉吟了良久，钱缺才低声说道：“看样子，咱们早被人家监视了，恐怕连咱们在那破庙中互传武功的事，也已经落入了人家眼中，……”

老叫化道：“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至于今晚上的事，大概是指那三个穿羊皮袄的大汉了，老叫化仔细地瞧过他们，脸上的纹路清晰，没有经过易容，但老叫化却不认识他们。……”

七宝和尚接道：“看他们那股凶悍之气，大概不是什么好人？就衣着而论，似是来自关外，这件事，我主张慎重应付，不能毛燥。”

“能不出手，最好忍下……”老叫化说：“借机会看看洛阳居中人的身手？是武林中正派人物，那就另当别论了。”胡萍道：“好！就这么决定，我和段兄以钱兄的行动为准。”四人计议停当，又赶回了洛阳楼。

果然，那三个穿羊皮袄的大汉早已在座。

这一次，他们坐在最前面的一排座位上，也就是距青凤歌台最近的地方。

但洛阳楼并没有特别的戒备，至少瞧不出来，四个穿着黑棉袄的伙计，端着大木盘，分别把茶碗送到客人的座位上。胡萍、段九仍然买的是包厢位置，可俯瞰全场形势。一阵急鼓快弦，青凤一身葱绿的衣裙，姗姗步上歌台。这一次唱的是长安流行小调，一曲歌罢，暴起了如雷的掌声。

三条人影，突然由前排座位上飞起，像三条飞鹰般轻巧的落上歌台。

不错，就是那三个穿着羊皮袄的大汉。

两个人左右阻截，先封住了青凤的退路，居中一人，却直向青凤逼去。

青凤一对大眼睛左右转动，打量三个大汉，脸上却一片平静，全无惊慌之色。连那乐师们，竟然也见怪不怪，虽然停下了弦管，却都静坐在原位上不动。

倒是台下的观众发出了喝叱惊叫之声。

一声清脆娇甜声音响起，道：“三位大爷有什么指教，可否先让青凤唱完这一场……”

“我看不用再唱了，想唱嘛，跟大爷到房间里唱……”居中大汉道：“唱个十八摸，给大爷我一个人听。”

右手扬起，五根粗壮的手指，有如五只钢钩一般，抓向青凤的左肩。娇柔的青凤如何能随受得住这大汉五指的扣拿，台下观众暴出粗口怒骂。

青凤呢？大概是吓晕了，口中嚤吟一声，向后倒去，适时地避开了大汉的擒拿。

三条人影闪动，飞上歌台。

胡萍凝神注视，竟是捧盘送茶的伙计。

他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但动作却灵巧快速，身子闪动中，竟从三个大汉中间空隙穿入，拦在青凤身前。

单是这一手灵巧的轻功，就比那三个大汉高明。

他们护住青凤，却未对三十大汉出手，反而，不停作揖打躬，道：“三位大爷，有话好说，那里不满意，小的们立刻改进。”

三个大汉一看情形，心中明白，要带走青凤，非得先打发这三个黑衣少年不可。

居中大汉冷冷说道：“不关你们的事，我们找的是青凤，三位请自求多福吧！”

“唉！大爷……”面对居中大汉的年轻人说：“这话就不对板了，青凤是小的们的衣食父母，大爷抓走青凤，或是杀了青凤，我们以后的生活，如何维持？”

居中大爷怒道：“你是强要出头了？”

“没法子，为了生活，只好帮帮青凤姑娘了。”

大汉扬手一掌，拍了出去。

年轻人居然未还手，也未闪避，只是身子微侧，避开了要害，硬碰硬地挨了一掌。

蓬然响震中，黑衣年轻人被打得连退两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一掌力道显然很重。

年轻人竟然能承受得住，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土，笑道：“大爷，这一掌好重啊！至少有三百斤的气力，小的打也挨了，骂也受了，你老也该消消气了。”

居中大汉脸色一变，道：“你……你没有事？”

“我知道你老是大人不见小人怪，手下留情，给小的一条活路，我这里多谢大恩大德。”

说罢，躬身一个长揖。

这时，青凤也爬站起来，竟然没有避走，仍站在原地发愣。

说她发愣，是瞪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瞧着那居中大汉，脸上是一股自怜自惜的神色，动人极了。

那居中大汉忽然叹息一声，道：“罢了！罢了！”转身跳下歌台，快步而去。

青凤秋波一转，扫掠了另外两个穿羊皮袄的大汉一眼，两个人也全似没了火气、翻身下台，匆匆而去。

这不是掳人打架，彻头彻尾似是一场闹剧，但却看得老叫化和酒肉和尚心中震动不已，青凤表现的摄魂大法，比起那侍酒的春花四婢，不知高明多少倍了。

那黑衣年轻人的挨打功夫，也不是一般的武林人物所能比拟，重重的一掌，竟对他全无伤害。

没有人追赶那三个闹事的大汉，跳上歌台三个侍茶伙计，也跟着下了歌台。

于是，青凤的悠美歌声，又自响起。

暴闹喝骂的观众，也寂静下来，又聚精会神的听青凤的歌唱。

正当青凤唱的起劲，观众听得过瘾时，楼上的包厢中却突然飞射出三道细小的寒芒，直向歌台。

第二回巧妆扮险闯菊花厅

青凤歌声突然中断，右手掩住左胸，蹲了下去。

这不是做作，是真正地受了伤。

突然飞出的暗器，在她全神歌唱时，射中了她的前胸。

台下又是一阵喝叫大乱。

但楼上的包厢中却响起了两声手掌相击的声音，紧接着一条人影飞跃而出，飞向洛阳楼外。

这一次，有人追了，三四条人影，飞奔追去。

胡萍暗暗嘘一口气，付道：“打出暗器的人，就在左近，如果不是早有严密的监视，真还不易找得出来。”

事情又出了老叫化的意外，既没有瞧出闹事人什么身份，也没机会看看洛阳居中的人武功路数，只好随着人潮，退出了洛阳居。

钱缺、七宝和尚，杂在争相走避的客人中，暗里观察四周形势。

他们发觉了混乱的情形，只限青凤献唱的洛阳楼这个区域，其他的饭庄、赌场，都未受波及，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平静。

而且，争逐挤逃的客人，也很快的静了下来。

那是因为洛阳楼中奉茶、侍客的人员，都静静的站在那里，脸上是一片亲切的笑容，他们不阻止观众奔走，只是微笑着向客人颌首、招呼，他们的沉着、稳健，使慌急的客人情绪，逐渐的恢复了正常……。

这哪里像奉侍客人的男仆、女侍，简直是一批训练有素的年轻高手……。

老叫化心头震惊极了，打消停下来仔细观察的念头。低声对七宝和尚道：“通知段九、胡萍，咱们在客栈中碰头。”那是一家很小的客栈，僻处在一条小巷之中，后院紧靠城墙，四个人包下了后院里四间客房。

老叫化要店伙计备了酒菜，四个人围坐小酌。

四个人的神情都很严肃，显得心事重重。

七宝和尚干了第三杯酒，才叹息一声，道：“三位，怎么都不说话呀？”

老叫化吁一口气，苦笑道：“我走了近五十年的江湖，经历过不少的大风大浪，也见识过少林、武当大门大派的架势，但那只能表现出一种威武气概，给人的印象是严肃、壮大，但洛阳居中那些仆役、侍女，却让老叫化心中生出畏惧的感觉……。”“不错。……”七宝和尚道：“他们那份沉着、练达，似是经过了千锤百炼，个个都能处变不惊，满脸笑容的站在混乱的人群中，像是一根根的紧牢柱石，稳稳的撑住了洛阳楼，……”

目光一掠段九、胡萍，接道：“两位都是一门的首脑人物，你们的看法如何呢？”

胡萍摇摇头道：“北剑门中弟子，绝没有那份定力，胡某也无法把他们训练成那种面对混乱，仍能微笑如常的气度。”“我也不能……”段九说：“南刀门的弟子，可以操刀拒敌，血流五步，但他们没有那份视混乱若无睹的修养，事实上段某人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把他们训练出那份沉潜的眼神，在人群中搜寻，我想不能让他们怀疑到我们，所以匆匆离开。”“这洛阳居绝对可疑，但他们防备如铁桶一般，实在很难查出什么……”胡萍说：“除咱们准备放开手闹他一场。”“对！好歹也该揭下他们一层神秘外衣……”段九说：“否则，……”

“揭得开吗？就算不惜放手打一架，也很难有什么收获？如若老叫化的

推想不错，咱们面对敌手，也就是那些男仆、女侍……”

“打了小的，还怕老的不出面吗？……”段九说：“就算他们的主脑人物不露面咱们也可以借机会抓他们一个出来，问明内情，把它公诸武林，使武林同道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敌，咱们四个人餐风露宿，隐形改扮，忍气吞声，不就是为的这个目的吗？”

“段老弟……”钱缺喝干了面前一杯酒，道：“如是他不肯招出来呢？……”

“江湖上逼供的手法，虽不足取，但事急从权，我相信他无法忍受那些分筋错骨的痛苦……”

“他们不可能知道真正的机密，就算你能逼问出口供，也一样无法证明什么？……”钱缺语重心长的说：“何况，所谓武林同道，大概是江湖上各大门派，可是少林、武当两大主脉，已宣布闭关自守，不再问江湖中事，长安大豪秦八公，托病谢客，已经不肯再和江湖朋友见面，段老弟不妨想想看，你是南刀门的掌门人，你现在连南刀门中的弟子，也没有信心调动，……”

段九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钱兄说的不错，我们目下，已无外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力量行动了……”胡萍说：“其实，这些，我们早就想到了，只不过，感受上还无法完全适应。”

段九叹口气，道：“是啊！忽然间，完全的孤立于江湖之上，放眼大江南北，只有我们四个人，……”

“那倒不会，我和尚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在暗中摸索敌情，找寻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像老叫化找到了和尚，一变而为二，我们又遇上了两位，合而为四，也许，咱们很快就结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胡萍突然接道：“对！那位暗中传话示警的人，可能是一个新的朋友……”

“不错，”段九接道：“我们不能忘了灞桥之侧风雪小馆之约……。”

灞桥横跨灞水两岸，环有七十二孔，风景如画，亦是唐人送别时，折柳唱阳关三叠之处。

果然在灞桥之侧，急劲的西北风中，飘扬着一方“风雪小馆”的酒招。

胡萍当先而行、推开木门。

只见厅中摆着四张小桌子，八张竹椅，果然是名符其实的小馆。

段九轻轻咳了一声，道：“有人吗？”

一个身着青衣的半老徐娘，由一座影壁后面转出来，但却一语不发，圆睁着一对眼睛，不停的在四人身上打量。

“瞧什么？我们脸上可没有雕花刻字，……”老叫化说：“咱们是来吃杯酒逐逐寒意。”

青衣妇人道：“四位请稍候一下……”突然行出室外，取下酒招，回头又把木门拴上，接道：“四位请把伪装除下如何？”

一眼就看穿了四人不是本来面目。

七宝和尚道：“好厉害的眼睛，……”取下假发，露出光头。

“和尚，……”青衣妇人道：“叫化子、南刀段九、北剑胡萍，你们这些易容改妆的技术太差了，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就可以瞧出破绽……。”

段九一撩长袍，刀已在手，冷冷说道：“夫人知道的太多了，需知怀璧其罪，才露伤寿……”

青衣徐娘打断了段九的话，道：“噢！想杀我灭口，也该等我替你治好

了酒菜，再动手不迟。”

四个人都为青衣徐娘的奇突举止所动，此时此情，身份绝对不能泄露，杀人灭口，也是在所不惜了，四个人一般心意，暗中已布成包围之势。

“不错，咱们是赴约而来，那位……”老叫化呆了一呆，接不下去了。

那人是老是少，是高是矮，四个人全无印象，连人都没有见过，如何叫得出名字？

幸好青衣徐娘接了口，道：“那位恭候多时了，四位跟我来吧！”

绕过影壁，是一条狭窄的小道，仅可容一人通过，青衣妇人打开墙角一扇暗门，瞄了四人一眼，道：“请啊！”

钱缺微微一笑，当先进入暗门。

那是青砖砌成的一条地道，斜向下面通去。

青砖阶梯，十二级转一个弯，三次折转，景物一变。

只见一座宽敞的厅堂上，早摆了一张方桌，两盏吊在屋顶上的精致宫灯，早已燃起，照得一室通明。

曲径通幽，风雪小馆之下，竟有这么一处隐密、豪华所在。

老叫化见多识广，四下打量一眼，心中忖道：“长安周围，多居窑洞，亦有地窖之设，但这座洞府，筑建精致，灞桥之侧。居民不多，如此豪华的地下窑洞，当是前人所建，上以风雪小馆覆遮，倒是十分隐密的所在。”

这时，那中年妇人亦步入厅中，笑道：“这里冬暖夏凉，不怕声达室外，诸位可以宽衣落坐，畅所欲言。”

不错，钱缺、段九等，都已有热的感觉。

胡萍四顾了一眼，道：“那位约我们的朋友呢？……”“急什么？姑娘我还没去烧菜……”

她就算没有四十，也有三十五六岁了，这样的年龄，自称姑娘，老叫化等都听得忍不住微微一笑。

“笑什么？女人只要没有嫁人，都该称之姑娘，再说，比起四位，我可是年轻多了？”

“说的是啊！老叫化今年六十有八，比起你姑娘，那可是大得多了？”

青衣妇人也忍不住一笑，齿如编贝，梨涡深陷，徐娘风韵，另有一番撩人风情。

七宝和尚重重咳了一声，道：“大姑娘，请教芳名啊？”

青衣妇人冷冷说道：“你这酒肉不戒的野和尚，还有整天混吃混喝的老叫化子，你们两个人，都自诩是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了，但看了这么久，还瞧不出本姑娘的身份吗？”

这一下，老叫化和七宝和尚，面子有点挂不住了，四只眼睛，盯在青衣妇人脸上看。

因为，听口气，那青衣妇人分明是认识他们，把两个人的身份、绰号随口叫了出来，但两人却认不出对方是谁？

青衣妇人叹息一声，道：“不用枉费心机了，刚好借机会给你们一点教训，易容术是一种技艺，也是一门学问，淡淡几笔，就能把一个人的面型、肤色完全改变，像你们这种用药物在脸上糊了厚厚的一层，那里还像一张人脸，别说是阅历丰富的江湖人了，就是稍为肯留心的人，都能瞧出毛病……”

“这么说来，姑娘这张脸，也经过易容了……”七宝和尚神情肃然地说：“易花手张四姑是姑娘的什么人？”

“不错啊！看来七宝和尚比叫化子稍稍高明一些？能想到易花手张四姑，为什么还不敢肯定我的身份？”

“难道你就是张四姑……”

“怎么？我可是长的不像……”突然举手在脸上轻轻拂过，一张脸立刻有了变化，似是突然间老了三十年，脸上皱纹堆累，接道：“这样呢？像不像易花手张四姑？”

“当真是穷极变化之妙，我和尚今这是大开眼界了。”

何至是七宝和尚，钱缺、胡萍、段九，全看得呆住了。

“江湖上传说，你已死去多年，老叫化还叹息绝技失传呢！但你竟然还好好地活着……”

“你老叫化子能活下来，我怎么会死？何况，我还年轻得很啊！”右手又在脸上拂过，累累皱纹顿消，又恢复一张姣好的容貌，只是看上较刚才更为年轻一些。

“神哪！神哪！神极了……”段九忍不住大声说道：“段某听说过易花手的易容绝技，独步江湖，前无古人，但想不到竟是如此的神奇法。”

“诸位见识了她的易容手法，等一下再品尝她的烹饪手艺，保管诸位会赞不绝口。”

转头看去，不知何时，厅中已多了一个蓝衫少年。

一身古铜色的皮肤，明显的五官，高细的身材，清明的双目，形如菱角的双唇，给人一种坚毅、冷静、又善机变的感觉。

胡萍一抱拳，道：“在下胡萍，洛阳居中多承传言指点，使我们能置身事外……”

“也幸好诸位能悬崖勒马，才未被卷入漩涡，四位的身份，虽未被他们了解，但四位易容出入洛阳居的事，早已在他监视之下……”

段九接道：“这一点段某人不敢苟同，那些男仆、女侍虽然精明，但段某人肯定的说一句，他们绝没有在暗中监视我们。”

蓝衫客淡淡一笑，道：“他们只是奉茶端水的侍应，不负监视可疑人物责任，四位是洛阳居列入大敌的人物，所以，监视四位的举止，也十分小心，他们也扮作客人的身份，就坐在诸位身侧……”

“这真是防不胜防了……”老叫化道：“洛阳居中，究竟有多少专司其责的人手呢？”

蓝衫人道：“约四位前辈到此，晚辈已准备把洛阳居中的事，尽可能的说出来，四位前辈先请入座。”

四人坐了东、西客位，蓝衫人坐了北方的主位，南面空了出来，想是留给易花手张四姑的坐位。

“专司监视的人手不多，就晚辈所知，大概只有二十四个，他们分成六班，每班四人，在赌场、歌台中巡行，当然，如若发现了可疑人物，那就另调专人暗中盯住，像四位这样的大人物，就是派专人盯稍了。”

“老叫化自信我们的举动十分小心，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究竟哪里露出了破绽呢？”“易容术……”蓝衫人微笑说道：“诸位的举止，确实小心谨慎，但脸上涂了一层很厚的药物，变成了一张死板板的面孔，和四位灵活的眼神，完全不能配合，看上去是不是很奇怪呢？洛阳居中的镖手，发现了四位经过易容，而且，也可能有着相当不错的武功，就派出了四位镖手，监视着四位，所幸四位没有任何行动，他们也不知道四位真正的身份，所以，

四位离开洛阳居，他们就不再追踪监视了。”

“少兄是什么身份？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呢？”段九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其实，我们见过面了……”

“那不能算见面，那是你在暗中监视我们，不能算是见面……”七宝和尚说：“见面是双方碰头，彼此寒暄几句，至少，也该相互看上两眼，才算得上是见面。”

这时，张四姑已端上四大盘下酒的菜，和两壶汾酒。

“张前辈，也请入座吧……”

“不！和尚嘴刁，老叫化更是贪吃美味，我再去烧几个菜，免得还要落他们请客不让吃饱的话柄。”

蓝衫人不再谦让，举起筷子，道：“易花手，不但易容的手法独步江湖，调味烹饪的技艺，也可当得是盖世无双，诸位请品评一下，在下是否言过其实。”

菜肴下桌，那股香味已然引诱得七宝和尚、老叫化两人馋涎欲滴，蓝衫人举筷一让，两人立刻迫不及待地大吃起来。

胡萍、段九虽然不是吃客，但两人尝了一口之后，也觉香透肺腑，味入肝肠，果然是从未吃过的佳肴、美味。

菜是普通的青菜、萝卜，肉是一般的牛羊猪肉，味道鲜美，全出在配料恰当，调味入菜。

也许是美味开胃，四个人竟然吃得忘其所以，片刻功夫，四个大盘，竟被吃得点滴不遗。

钱缺放下筷子，道：“痛快！痛快！今日得尝佳肴，实有不虚此生之感……”目光一掠蓝衫人，道：“恕老叫化子托大，叫你一声老弟了，你倒说说看，咱们在哪里见过？”

“四位在洛阳居中饭庄部的贵宾厅里，以精湛内功，深厚的定力，击败了春花四婢……”

“那是取巧，我们避开了她们的发丝拂击，才侥幸胜得一阵……”七宝和尚说：“说起来惭愧得很。”“如果，摄魂大法还需要借头发梢上的药物，才生效用，那也是下乘功夫了！”

“怎么？她们发梢之上，还有药物……”老叫化吃了一惊，道：“那是说不用摄魂大法，只要加强药力，一样也可以制眼人了？”

蓝衫人有问必答地说：“应该如此，不过发梢上浸沾的药力太强，也可能伤了自己，就在下所知，春花四婢的功力还浅，才有此一着，发丝拂面，用心在分散客人的精神，除非对手太强时，她们才加上药物，不过，她们对付四位，已经尽出八宝……”

“那是说，春花四婢，也对我们用过药物了？”胡萍插口问了一句。

“是！她们已经黔驴技穷，反被四位乘虚而入，掏取出她们胸中的秘密……”

“所以，你老弟就及时现身……”老叫化道：“帮她们一臂之力。”

“老前辈看晚辈像吗？”

“这一点，老叫化本来是想不通的、但见识了易花手无所不能的易容技巧，老叫化才解开心结，你老弟就是那位闯入贵宾厅的副总管，咱们确实见过面，是吧？”

“不错，前辈完全说对了！春花四婢不能败得太惨，那可能会要了她们的命，再说，她们知道得太有限了，就算全部被你们挖出来，也没有什么大用，所以，我就及时救了她们。”

“好！好！……”段九说：“江湖上还有这么多心怀大仁的武林同道，看来，稍假时日，我们不难聚合成一股庞大的实力了。”

“段掌门不要想得太多，在下很留心江湖上的事情变化……”蓝衫少年说：“我花了两年的工夫，才遇四位这样真正心存是非，不计生死，全力追查祸源，揭发这场阴谋的人，绝大部分的武林同道，是心怀畏惧，龟缩不出，胆小怕事，当然，一些强大的门户，不是首脑被制服就是被架空了权势，换人以代……”

胡萍、段九只听得脸上一热，暗道了两声惭愧，如非门户有变，被人逼上绝路，两人只怕也很难有这种坦荡胸怀，仁侠气度。

但听那蓝衣少年继续说道：“这就形成了目下的江湖情势，表面上风平浪静，骨子里早已溃烂腐朽，最可笑的是，少林、武当两大门派，溃倒在即，还死要面子，宣布闭关自守，暂不问江湖事务……”

七宝和尚接道：“这么说来，少林、武当两大门派，真的已经被魔教控制了。”

“至少他们的主脑人物，已被控制，这两大门派，规戒素严，唯掌门人之命是从……”蓝衫人叹息一声，道：“这就给人以可乘之机，只要使三两个主脑人物受制，千百位门人弟子的庞大实力，也随着被人掌握……”

“西方魔教，曾经两度入侵，都被各大门派联手合力，逐出中原……”老叫化道：“这一次，他们改变方法，找出了中原武林道上尊师重道的传统，暗施算计，先制服门户的首脑人物，嗯！这办法够阴狠，也够高明，勿怪老叫化查了十多年，查不出一点头绪，魔教手段，果然恶毒。”

蓝衣人吁一口气，道：“西方魔教武功，虽然诡奇，术法也自成一宗，但如没有中原武林人的引导配合，很难侵入中原七宝和尚接道：“小施主的意思是，中原武林道上，有人勾结魔教，引狼入室，安排下这一场江湖劫难？”

“物必自腐而后虫蛀之……”蓝衣人道：“就在下的看法，事情还不是如此简单，中间情节，可能十分复杂，区区一人的力量，实有着难窥全豹之苦，希望能找几个心意相投的人，通力合作，追查祸乱之源，那知千万人中，竟是一土难求，实叫在下心灰意懒，幸好，及时遇上了易花手张四姑；借重她丰富的江湖经验，才在错综万端中，理出了一个头绪，目下江湖上既无可用之兵，只好寄身在洛阳居中，借以安身立命……”

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接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办法倒是不错，不过，你尽收一些女孩子，不怕她们争风吃醋吗？”

张四姑手中托着一个大木盘，又送了上五大盘佳肴。

“没有办法……”蓝衣人接道：“我这个副总管，管理饭庄部，除了春、夏、秋、冬四季花婢九个女主角之外，还有二十四个侍酒的姑娘，全由我管理调配，我只能和她们搭关系了。”

胡萍道：“少兄三十三个女部下，是不是都会摄魂大法？”

“不是！只有九个花婢学过摄魂大法，习过武功，另外二十四个侍酒姑娘，全是重金选购的酒女，歌姬，她们和江湖上的事务全无关系。”

张四姑未再离去，拉张木椅，在一旁坐下，接道：“就我观察，这个组合十分庞大，洛阳居只不过是他们的据点之一……”

“争霸江湖，逐鹿中原，满怀雄心壮志……”胡萍说：“竟然又沾手酒色，经营赌台风月，难道不怕伤害到他们清名么？”

“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了，因为，他们早已了解，争雄武林，最重要的一件事，必须要有大量的金钱，而且要源源不绝的供应……”

蓝衫人叹口气，道：“不管多么英雄的人物，没有钱，就很难风光起来，江湖逐鹿，更是非钱莫办，如是衣食不周，那还能全心全意的去学武功，但有很多精湛的技艺，必须要全神贯注，才能有所成就，中国武林传统作师父的常会隐技自珍，不能让徒弟武功超过师父，传授弟子时，就留了一手，代代如此，就这样，很多绝技失传了……”

蓝衫人似有意若无意的看了四人一眼，四个人都不禁脸上一热……。

老叫化等四人，在江湖上，称得上是正派人士，义侠肝胆，但他们也有着留一手的心态，所谓不传之秘，就是师父会，徒弟不会。

但闻蓝衣少年接道：“侠以武犯禁，让精奇的武功代代失传也好，需知载舟之水，亦可覆舟，学会武功的人，几乎有半数凭仗武功为害人间，说起来不算是大害，但气势凌人，出言不逊，三句话说不对，就出手揍人，如是大家都不会武功，这世间是不是平静多了呢？”

他年纪轻轻，说的在情入理，小事情、大学问，听得钱缺、胡萍、段九，个个凝神倾注，就连跳出三界外的七宝和尚，也听得光脑袋不停的点动。

他们心中本有很多事要问的，现在却听入神，连问的事情，也暂时忘了。

蓝衫人似是自己也说得感慨万端，长长吁一口气，又道：“真的留一手，让它随着死亡，也就罢了，但他垂老暮年时，忽然又动了留名武林的念头，所以，把那些不肯传给徒弟了武功，用笔写了下来，什么剑法补录，什么掌法奇学，所以，江湖上不时会发现前辈高手留世的武学秘笈，这就引起江湖人的偷觑，又造成了一番争夺、搏杀，当然，这些人必须是名动一时的江湖高人，秘笈上记述的武功，也确有独到之处，可是，他活的时候为什么不传给别人呢？”

至少，他可以找一个心地善良，才智、品格，都适合学习那种武功的人，岂不是相得益彰，留下一本书，什么人得到它，好像和他无关了，可能得到的人，不识字，拿来用作引火的纸媒了，也可能被撕下包东西了……”

“有道理，……”张四姑接道：“我只道你武功高明，想不到还有一肚子学问，兄弟，文武全才嘛！”

“唉！他们花了十几年的心血培养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含恨九泉……”

这几句话，没头没脑，听得在场之人，全都为之一怔。

“兄弟，他们是谁呀？”

“我的师父、义父、干娘，他们把希望全都寄托在我的身上，这千斤重担，压得我……”

突然改口，笑道：“大姐，我请你收个女徒弟，传授你的易容绝艺，大姐收了没有呢？”

“收了，收了，你刚才骂了半天，敢情是骂大姐我呀！……”张四姑说：“本来，我是不准备收徒弟的，我也不会把易容手法写成书，我只想到后人提到张四姑的易容绝技，前无古人，“你也想后无来者，是吗？……”

“现在，已经泡汤了，被你两句米汤灌得我一迷糊，就答应你收徒弟了……”张四姑叹口气，道：“江湖上你争我夺，大姐我早就厌倦了，所以，

我才躲起来，谁想到，会碰上了你，真是命中注定啊！……”

“大姐虽以易容术享誉武林，但你那一身武功、放眼江湖，也难有几个敌手，我要大姐帮助我，不止是易容手法，必要时，还得大姐亲自出马，……”

“行了，我答应了你，就一切认命，大姐能办到的，一定尽力，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兄弟，你今二十二三岁吧！”

“是！小弟二十三岁。”

“你这点年纪，如是大姐我早一点嫁人……”嫣然一笑，改口说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又怎能找上我住的地方？”

“师父给我一个小本子，记述了当代江湖高人的形貌，和他们的特殊才能，当然，也说明了他可能隐居的地方。”

“这么说，你那老鬼师父，和我也是熟人了？”

她孤傲自负，言语之间，直来直往，从不注重礼数。

蓝衫人似是也不放在心上，微微一笑，道：“大概是吧！师父记述大姐，特别地详尽，所以，小弟一下子就找到了你。”

“能教出你这样的徒弟，你那老鬼师父，大概也不是简单人物了，他究竟是谁呀？”

蓝衫人笑道，“大姐，这一点，小弟现在还不便说，……”目光一掠老叫化等四人，也算是给了四人一个答覆，这件事，暂时别问。

“说不说都没关系，我答应重出江湖，全是被你的甜言蜜语骗出来的，还帮你烧饭、煮菜、洗衣服……”

“大姐，我感激，除了师父是谁，暂时不能说之外，大姐要小弟干什么？小弟绝不推辞。”

“好！你记着这句话就行了，现在，你们谈正经事，我去厨房收拾一下。”

“先谈大姐的事，你那两个女徒弟，才智如何？会不会武功？要多久时间，才能帮人易容。”

“才智过人，聪明机灵，再给我三个月，就可以听你的差遣。”

“了不起呀！大姐，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训练出来两个易容高手，真是会家不忙，忙家不会。”

“我的易容手法，看起来虽然神奇，但最重的是调配颜料、药物、知道如何下手，大姐不教，摸索十年也学下会，认真传授，三五个月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两个人的出身，大姐清楚吗？”

“她们的年华双十，貌美如花，说武功吗？应该算中上身手，这几天，我也在传授她们一些剑法，好在，她们都有十几年的内功基础，学起来不算困难。”

“大姐，我能不能见见她们……”蓝衫人道：“如果她们来历不明……”

“她们正勤于练功，暂时不能见你。”

“为什么呢？见个面，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老叫化和胡、段两位掌门人，都是正人君子，我想给你留点面子，你这么追着问，大姐就只好说清楚了，你自己拿镜子照照看，那个模样已经使女孩子怦然心动，何况你……”

蓝衫人微微垂首，闭口不言。

“何况什么？大家都是自己人，说出来听听，彼此多些了解，也多些照应。”

说话的竟是七宝和尚。

看蓝衫人并无阻止的意思，张四姑接道：“高明的易容术不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外貌，也要改变他的神韵，兄弟，你的举止行动，眉情目语，都把一个男人的魅力，完全的散发出来，所以，大姐第一次见到你时，就被你轻易说动了，我想了很久，这不是先天具有的力量，而是一种武功，后天习练而成，所以，我才花了很大工夫替你作了一副精致的面具，让你每天戴着，把你改变的丑一些，冷厉一些，不过，我看也不一定有多大的效用“有！非常宏大，那些女孩子看到我，一个个都很害怕，原来是大姐那副面具作怪，……”

“别小看那副面具，足足化了我三个月的工夫，照着你的脸型制的，只是我在面具上加了一些纹路，看上去，整个人就变了样子，一脸冷厉、狠酷的神色。”

“现在，我每天都得戴上它，洛阳居的总管，很欣赏我那副容貌，所以，才派我作副总管，视作心腹，我每天都在担心被他看出破绽来。”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帮你制作这副人皮面具，不但精巧，而且，和你的身体肤色，完全一样，你只要小心一些，他绝对看不出来，我不放心的，倒是那些女孩子，尤其那四季花婢，不但武功高明，也习过摄魂大法，你和他们厮缠在一起，一个失神，面具被他们抓下来，那可是不能怪我。”

“大姐放心，小弟的处事，自有分寸，老实说，目下江湖上能为我们助力的人，实在很少，只有从他们那里拉过来了，这一点，我会小心，大姐不用担心，……”

蓝衫人稍作沉思，接道：“想不到易容术中，竟有那么大的学问？大姐说的不错，小弟确习过一种武功，叫作‘移心术’，是一种精神和意志力的运用，小弟稍有成就，谁知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功夫也是你师父教的……”

蓝衫人略一沉吟；道：“是！师长们教的。”

这句话，有很大的语病，只是大家都未留心。

“这师父的名堂真还不少，我倒真想见见他了。”

“师父推崇大姐为近代江湖中的奇人……”

“哟！还有人这样捧我！其实，武林道上的人怎么称呼我，我心中明白得很。”

“是啊！今日这番交谈，老叫化才明白什么叫做差之毫厘，缪之千里了，他们怎么可以称……”突然住口不言。

张四娘笑道：“怕什么？说下去啊！他们是不是叫我断肠娘子？”

“不错！也有叫你歇花手的，不过，我和尚的看法，倒是易花手，比较恰当一些。”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都一样，人家叫你酒肉和尚，又喝酒又吃肉的和尚，一定不是好和尚，可是谁知道你和尚心中有佛在，是真正献身救世的高僧呢？”

胡萍、段九只听得警佩不已，这些人说话直来直往，也不管别人面子是否能挂得住，但他们心中却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念，率性至情，一诺千金，大仁大义所在，置生死利害于度外。

只听张四姑柔柔声音说道：“兄弟，你放心了，那两个女孩子，是我一位闺中好友的女儿，身家清白，绝无可疑，我那位朋友温柔内向，喜爱清静，

又嫁了一位文武全才，喜爱山水的丈夫，夫妇两人，在大巴山一处秘谷中，结庐而居，自得其乐，只可惜我那位闺中好友，肚皮不争气，只会弄瓦，连生了两个女儿，她心中不服，准备一直生下去，直到生出个儿子为止，倒是她老公看的开，他说命中无子，何必强求，于说一个女儿是半子，两个加起来，也等于一个儿子，其实呢？他们夫妇合籍双修，精研武技，成就很高，他是怕独生女生多了，影响到她的武功进境。

两个丫头在他们夫妇调教之下，已得真传，我看过两个丫头的拳掌剑术，我真的已经没什么好传她们了，只有拿出我那点压箱底的本领，断肠三剑……”

“传给她们没有？”蓝衫人急急地问。

“传了……”张四姑道：“因为，我只有那三招剑法好传，现在，她们正在苦练那三招剑法，看她们进境之速，大概再有个三五天，就练的收发自如了，以她们的聪明才智而论，三个月内，应该可以学会我的快速易容手法。”

“我说张姑娘啊！既然有这么好的人才，埋没深山，岂不是太可惜了……”钱缺说：“如能请他们夫妇……”

“我明白你的心意，邀他们下山助拳……”

“对对对！老叫化就是这个意思。”

张四姑接道：“我说不出口，他们山居二十多年，足迹就未离开过听蝉小筑十里之外，江湖上的人人事事，和他们完全无关，我怎么能破坏他们那份宁静呢？”

“这个……”老叫化轻轻叹息一声，道：“人生不过百年，仙道之说，迄无凭证，你张姑娘不便开口，何不给老叫化一个机会，烟封江湖，雾锁武林，他们难道真忍心坐视不问。”张四姑微微一笑，道：“老叫化，不用白费心机拿话挤我，我不说他们的姓名、住处，就是怕你们去扰他们的清修，不过，有一点，我倒是觉得奇怪……”

目光转注到蓝衣少年身上，接道：“你要我找个衣钵传人，我就想到了两个丫头，我这里一开口，他们立刻答应，等我见识到了两个丫头武功、剑法，真把我吓了一跳。

想来想去，怎么三言两语，就把生长深山，未履红尘的两个心肝宝贝交给我，岂真是大姐我这易容手法，是千古绝响，两个七情不动的高山隐士，竟也会为我这雕虫小技陶醉。”“是啊！大姐的易容独步江湖……”蓝衣人说：“就是小弟也想……”

“少灌大姐米汤……”张四姑说：“这中间可能别有蹊跷“有道理……”七宝和尚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以贵友夫妇的灵慧，也许早已洞察先机，二十年埋首习剑，岂是为无为。”“我也琢磨过这件事情……”张四姑说：“他们把两个女儿交给我，那是说明了他们还做不到斩情灭性，断义绝亲……”

目光又转到那蓝衫人的脸上，接道：“两个丫头太纯了……”“大姐不是说她们很聪明吗？……”

“聪明归聪明，但她们见识太少了，除了她们的父母之外，接触过的人，就只有我，等我把她们交给你时，你就是她们第一次接触的年轻男人，我担心……”

“大姐，不用担心，她们是帮我对付强敌，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她们都要自己承担，大姐能够帮她们的，就是多告诉她们一些江湖中的险恶，告诉她们一些防范男人的本领。”

张四姑点点头，道：“冲着我和她们母亲那份交情，我不能不护着她们一些……”

“如果她们真的智慧过人，又有一身高明的武功，再加上大姐瞬息千变的易容手法，应该可以自保了，我只能答应大姐，我请她们作事之前，一定给她们说清楚，由她们自己决定，绝不相强。”

“谢了，兄弟，有你这么几句话，算我已经尽了心力。”

七宝和尚突然干了面前的酒杯，道：“我说副总管大人，我们四个人年纪虽然大了一些，可是我们早已把生死丢置脑后，副总管看看我们有些什么用处？”

蓝衫人急急站起，抱拳一揖，道：“正要借重四位大力，“你已在暗中监视了我们很久，大概也看过我们练习武功的过程了……”老叫化说：“你看看，我们那点技艺能担当什么差使……”

“奇怪了……”张四姑格格大笑，道：“一向自负的老叫化子，怎么变得这样谦虚起来了。”

“江湖越老，胆子越小，何况，能让你易花手张四姑服帖的人、老叫化岂能不服。”

蓝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很抱歉，晚辈确在暗中监视过诸位，也看到了诸相打破陋规，互相传授绝技，以四位目下的武功而言，足以和他们个对个放手一搏。

不过，他们训练了很多高手，而且技艺博杂，不单是武功可欲匹敌，何况，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江湖同道觉醒，咱们几个人的力量，就算武功再高一些，也无法和他们抗拒……”

胡萍接道：“他们是不是小西天雷音寺的魔教中人？”

“他们具有魔教邪异武功……”蓝衫人说：“那是说明了有魔教中的人参与，但他们武功的博杂，包含了中原各大门派的技艺，洛阳居只不过是他们一个聚集金钱的据点，派来的人手，也不是第一流的门人弟子，他们只是负责经营、保护洛阳居的生意。”

段九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那些男役女侍，都是经过训练的高手？单是那份遇事的镇静、沉着，就不是一般江湖门派弟子能及。”

“唉！在下混入了洛阳居，已有半年之久，但却一直查不出他们来历……”蓝衫人说：“更可怕的那些男仆女侍，都是中原汉人的子弟，他们虽有魔教中速成手法帮助，但也该要五年以上的的时间，才能练出那等身手，这是个计划完善的大阴谋，至少他们已有十年以上的充分准备，才能有那些成就，晚辈为了隐密身份，不敢采取大胆的行动，以致于很多疑团，无法解开？”

“老弟，老叫化先要请教一件事，我们该怎么称呼你？”

“晚辈江枫……”蓝衣人笑一笑，道：“但晚辈在洛阳居的名子却叫韩霸，副总管韩霸。”

“满山枫叶红，尽是离人泪……”张四姑道：“枫红独占一季秋，这名字起的好苍绝。”

江枫吁一口气，道：“大姐，万民苍生之间，名字于人，只不过是便于称呼的符号罢了，未必就有那么深奥的意义吧！”

“但愿如此了，……”张四姑道：“我记得你说过，这名字是你师父取的……”

“不错……”江枫苦笑道：“师父收养我时，我还幼小，老实说，我应该是一个孤儿，是不是真的姓江，我自己也不清楚？”

胡萍心中付道：这张四姑说话直来直往，但到了骨节眼上，竟然能文上几句，真想不到啊！

七宝和尚轻轻咳了一声，道：“如今和尚是酒足饭饱，也该听听江施主的高见了？”

“好一个酒肉和尚……”张四姑笑道：“果然是腹中有宝……”

目光转到江枫身上，接道：“说吧！大姐也想听听你的锦囊妙计。”

江枫的脸色，突然间严肃起来，缓缓说道：“这不是一般的江湖纷争，而是中原武林道上，从未有过的一场劫难，以往，解决江湖纷争的手段、方法，都已不能派上用场，我们必需先找出敌人是谁？敌人在那里，……”

“抽丝剥茧……”老叫化说：“洛阳居既是他们的据点之一，何不就在这里下手，那些男仆、女侍，都是受过多年训练的人，抓一两个来逼问口供，至少可以找出他们在那里学习武功，什么人传授他们的艺业，循线追索下去，不难找出头绪。”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混入了洛阳居……”江枫道：“但就我这半年观察所得，他们所知的太有限了，他们都是被选择、抱养的儿童，以各人的资质，受不同训练，学习不同的武功，洛阳居中的男仆、女侍，都很年轻，大都是他们从小培养出来的人，他们有名有姓，但却都不知道父母是谁，所以，他们的家族观念很淡，没有亲情能影响他们，他们各学了一身本领，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师父。

因此，也没有师徒相处的情分，这些管教的手段、方式，把她们训练成了断情绝亲冷酷性格，也具有了绝对的可塑性，他们能在极短的时间接受职业上的完善训练，能够不择任何手段的全力以赴……”

“这么说来，……”七宝和尚道：“他们心中是一片空白，谁能填上那片空白，就可以运用他们了？”

“问的好……”江枫笑道：“大师果然是胸怀禅机，不过，他们早已被填补了这个空隙，……”

“这话怎么说呢？……”老叫化奇道：“岂不是自相矛盾？”

张四姑接道：“兄弟，你是否已经找出了一些什么？”

“我不能肯定……”江枫道：“我只是发觉了他们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控制，形诸于外的是一种绝对的服从，……”

段九突然接口道：“江兄，恕段某愚拙，能不能说的更清楚一些？”

江枫点点头，道：“整个的事件，就充满着一种神秘，举个例子说吧！那些人和我全无关系，但因为我是副总管，负责管理饭庄部门，在这里工作的人，都唯我之命是从，那不是因为我的武功高过她们，老实说，她们根本不知道我的艺业修养到什么程度？她们敬畏我，只因为我占了副总管那个职位，她们的可贵之处，就在那绝对服从命令的精神……”

“江兄可是指那春花四婢而言？……”胡萍道：“但那些男、女侍役，是否也一样的敬畏你这个副总管呢？”

“四季花婢，完全一样……”江枫说：“男、女侍役，也一体听命，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压力，害得我对总管，也要摆出一副百依百顺的架式，更重要的是，只要有一个职位较高的人在场、立刻就形成了进退有序的团体、不论发生任何的变故，都不致乱成一团……”

“兄弟，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已被训练成一种工具……”张四姑皱起了眉头说。

“唉！看来就是如此了……”江枫苦笑之下，道：“驯服一个人绝对听从某一人的命令，并不是太难的事，但要他们能够很驯服的接受一种制度性的服从，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胡萍道：“这不是正含了中原武林道上的传承法则吗？他们利用制度性，建立了领导的权威。”

“有很大的不同……”江枫说：“他们没有明显的分级制度，他们所以绝对服从，来自一种权威力量的转嫁，用一种什么方法，能达到这个目的，才是关键所在，我希望能尽快的找出这中间原因，……”

“有一点眉目吗？……”张四姑道：“如是找不出关键原因，那就永远无法对付他们了？”

“也不尽然，江某人还发现了另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钱缺急急地问道：“快些说出来，大家也可以商量一下。”

“人性……”江枫说：“他们的训练相当成功，但他们忽略了人性中的爱恨恶欲，他们受到挫败之时，需要别人的安慰，他们成功时也需要别人的赞赏。”

“这大概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和他们相处，才能办得到吧……”钱缺说。

“所以，我需要一批年轻的朋友，必要时，混入他们的组合中……”江枫说：“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了禀赋、品格，都是上上之选的人才，这种人学习的能力强，悟性高，具有相当的灵慧，只要启发得宜，他们很快能省悟是非……”

“可是，咱们总不能也花上十几年训练出一批人来吧？……”老叫化皱起眉头，无限忧虑地说。

“那当然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只能从各大门派中去寻找适当的人……”江枫道：“这就要诸位花费一番心力了。”

张四姑叹息一声，道：“兄弟，这就是你唯一的对敌之策了。”

“这只是我在洛阳居中的观察所得……”江枫道：“我想他们控制各大门派的方法，另有一套进行的手段，我们也要找出来“如此个复杂法，可真叫人无从下手啊……”老叫化苦笑道：“江老弟，你可有应对之策……”

“我说过，江湖上传统解决恩怨是非的办法，已无法适应今日的局面，……”江枫道：“看起来整个武林中一片烟云，其实，只要用心的想一想，也不难找出一条可行之路。”

“愿闻高见……”胡萍说：“江少兄，能指出一条可行的办法，咱们就立刻行动。”

微微一笑，江枫缓缓说道：“就拿北剑门说吧！令夫人夺去了掌门实权，你们是二十几年的夫妻了，应该了解她是不是具有野心的女人，夺去了掌门之位，对她有什么好处？”

“不像，她不像具有野心的女人，自我们结偶以来，她一直是个贤淑的女人，忽然间变了脸，一下夺去了掌门实权，到现在我还是不太相信，她温柔贤淑的样子，也没有什么改变，想起来真是透着一般邪气，二十几年睡在一张床上，就是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了心？”

张四姑奇道：“胡大掌门啊！你真是笨得可以，日日相处的老婆，一下子骑到了你的头上，你竟然瞧不出一点征兆……”胡萍一脸羞红，无限惭愧的接道：“说起来也真是丢人，怎么会弄成这么一个局面，最使我心中不服气的，是北剑门中的弟子，十之七八竟然早和内人结成一党，所以，我一败在老婆手中，北剑门就这么完全整整地被她接收了，这种叫人难以置信的家丑，就算不顾面子地说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

“所以，胡兄，就忍下了这口气……”江枫道：“你忍得很对，你如激烈反抗，很可能造成惨剧，……”

“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老叫化说：“胡兄，不用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想过，仔细地想过，忍下这口怨气，留着有用之身，我才能把这件事查个清楚。”

“现在，胡兄，想出了原因没有……”江枫说：“只怕江湖上很多的门派，都被他们篡夺了实权，此事关系至大，胡兄能说的，请尽量说出来。”

“唉！就胡某对她的认识，是属于那种安于家室的女人，如若说她移情变心，那也是隐藏得非常深没，胡某是一点也未发觉。”

张四姑神情肃然地说道：“胡萍，我如果说错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原谅，……”

“说吧？……”胡萍笑一笑，道：“不要顾及什么？北剑门虽只是江湖上一个小小的门户，但已传了七代，在我胡某人手中失去，胡某人实有着愧对历代师长之感，不管胡某能不能重兴北剑门，但至少，我应该查出真正的原因何在？也好在九泉之下，向历代师长作个交代。”

“好！……”张四姑道：“令正夺权，也许不是她真正的心愿，只是被一种形势逼迫，但她事先竟不肯透露给你，那说明了早已陷入了一种无可挽救的泥沼中了，逼迫你胡兄和段掌门，决斗摩天岭，那已是心性大变，沦入魔道了。”

“她既然已没有夫妻之情，胡某人也不用有所顾忌，如若北剑门能够重整，我必以门规处置这次叛乱的人。”

江枫目光转注到段九的身上，道：“段兄，也没有发觉令师弟夺取掌门的阴谋吗？”

“没有，段某发觉江湖上情势可疑，一直把注意力，投注于外在因素，南刀门由五年前，就不再收录门人弟子，唉！想不到变生于肘腋之间，我从小调教长大的师弟，竟然夺去了我们的掌门实权。”

江枫道：“听两位的口气，似乎是他们谋夺两位的门户实权，并非是早有用心，而是临时起意，所以，就地取材？”

“但北剑门中的弟子，怎会有大部分背叛我呢？”胡萍有些不服地说。

“这就是他们不可轻侮的地方……”江枫说：“我不知胡兄，是否也和段兄一样，早已注意到江湖中的情势，而且有了一些防范措施。”

“不错，胡某也和段兄一样，五年前就不再收弟子，而且督促门下勤练武功……”胡萍说：“北剑门只是一个微不足道小门派，想不到，他们竟选择了我们下手？”

“那是因为，你们早有了警觉之心，……”江枫道：“现在，我想就先从北剑、南刀两派下手……”

“这个，老叫化看法不同……”钱缺说：“少林、武当，是当今武林中

两大主脉，他们弟子众多，人才辈出，如若能解除任何一派的禁制，咱们就具有了可用的人手，据以号召武林同道，展开反击……”

段九接道：“钱兄高见，在下同意，南刀门中，弟子不过数十人，而且，大部分都被我那夺去掌门实权的师弟掌握，花费同样的气力，何如先解救少林、武当两大门户？”

“对！兄弟，应以江湖大局为重，老叫化和段九的意见，颇有可取之处。”张四姑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江枫略一沉吟，道：“他们用什么方法，逼使少林、武当两大门派屈服，我们全然无迹可寻，而且，我相信他们防备得十分森严，何况，少林、武当退出江湖，也只能证明内部已发生了变化，还未到尘埃落定的时刻……”

“那才好啊！大局未稳，内部还有争执，我们加把力，岂不是事半功倍，老叫化和少林寺达摩院的主持还有点交情，此人公正无私，我可以先去找他谈谈，江少兄以为如何？”

江枫道：“少林、武当，门户庞大，人数众多，就在下所知，有不少身怀大成的高僧、道长们，息隐于寺，他们不干与寺、观的事务，但他们不会坐视门户沦亡。在大局混浊不清中，咱们插手其中，一则极易暴露出身份，使对方生出警觉，改变方向，全力对付咱们。二则使变节的首脑，有所藉口混淆是非，倒不如等他们阴谋现形，局势明朗，……”

“这恐怕有些不妥，……”老叫化说：“拖延时间，岂不是给了他们铲除异己的机会。”

“不错，但也会完全暴露出他们内部真象，谁是主持这次阴谋的首脑，忠贞的门人弟子，也有了足够的时间，考虑如何应付变局……”江枫神情肃然地说：“这两大门户的首脑，抱残守缺，固执己见，有了这一次打击，也好让他有所改进。”

“好，好……”七宝和尚道：“和尚赞成江少兄的高见，等到局势清朗，泾渭分明，咱们再和他们连络不迟，免得正邪不辨，误踏陷阱，反为所累，咱们本钱太少，经不起一次亏损。”

老叫化略一沉吟，点点头，道：“有道理，不过，对付北剑、南刀两门，就有把握吗？”

“成算很大……”江枫道：“这两个门户，弟子不多，正邪分际，容易辨识，还有两位掌门人亲自参与，我们谨慎行事，不难一举成功。”

钱缺道：“江老弟请分配一下，咱们立刻行动。”

“急也不在一时，洛阳居的事，先要有个安排。……”

“是不是要等两个丫头配合行动，……”张四姑说：“我今天就开始传授她们的易容手法。”

“还要有一个韩霸的人，代替我副总的身份，……”江枫笑道：“这要大姐想个办法了？”

“这就难了，……”张四姑道：“我可以改扮韩霸，但你那一群女孩子，我恐怕应付不了……”目光一掠老叫化等四人，道：“他们四个人，身材都不大对，那位总管大人，想必是又奸又鬼，大姐能易容，但却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身材，也无法使他们声音相同。”

江枫点点头，道：“大姐，可以创造出一个人控制洛阳居的人……”

他说出一番计划，只听得老叫化等目瞪口呆。

那是大胆无比的计划，使得老叫化等真正的生出了悦服之心，对江枫有

一番新的认识了。

洛阳居的生意，因青凤被刺，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只不过五天的时间，青凤就伤势痊愈，重新登台，盛况也立刻恢复。

第六天中午时分，洛阳居来了一个气派奇大的中年客人。

两个青衣童子开道，一个抱刀、一个捧剑，还有两个随行的中年健仆，分挑了四个描金箱子，再加一个长衫文士随侍身侧。

一个人，却带了五个从人伺候。

洛阳居自从开张以来，从来没有人公然带着兵刃进入歌台、饭庄，虽然洛阳居没有不准客人带兵刃的规定，但到这里的人，大都是赤手空拳。

也许有人带了家伙，但都隐藏于长衫之下，或藏于包袱之中，像这样明目张胆的捧在手中，还真是第一次。

那中年客人不但气派大，而且架子也大，对一路行礼、迎接的伙计们，看都不看一眼，都由那随行长衫文士作主派赏。

客人的架子大，赏赐也多，只要店里的伙计们躬个身、行个礼，就接到一锭十两重的银元宝。

洛阳居日进斗金，豪客不少，但像这样大方的客人还未见过，他一路行入饭庄部，还没有进入房间，已经付出了十二个银元宝。

一个穿着黑色长袍、脸色冷厉的年轻人，匆匆迎了上来，一抱拳，道：“几位客人呢？”

“一位……”长衫文士答道：“要你们洛阳居最好的宴客房间。”

黑袍人招招手，立刻有一个穿着黑色棉裤、棉袄的年轻伙计跑了过来。

“带客人到菊花厅去。”长袍人自己作了主张。

“慢着……”中年文士道：“菊花厅是不是最好的房间？”

“不是，最大的贵宾厅已经有客人定了……”黑袍人道：“菊花厅有菊花厅的特色，诸位何不去看看再说。”

中年文士冷笑一声，道：“希望敝东主能看得上。”

菊花厅的特色是，四壁挂满了彩绘的菊花，画工精细，几可乱真。

中年客人微一点头，就在主位上坐了下来，那中年文士立刻趋前，探身倾听那主人低言数语，转脸吩咐店伙计，道：“请几位美丽的姑娘侍酒，配八个下酒的菜。”

片刻工夫，酒菜齐上，两个绿衣绿裙的美丽少女，也缓步入厅。

中年文士打了二女一眼，冷冷说道：“叫什么名字？”

二女微一躬身，道：“秋花双婢，菊花、桂花，请大爷指教？”

坐在上位的中年豪客，打量了二女一阵，冷笑一声，道：“名字虽然俗了一些，但人还看得过去，就留下她们两个吧！”

长衫文士加了一句好好的侍候，才打横坐下。

两个绿衣少女，长得相当的漂亮，但绿衣绿裙，却挑起了一种淡淡的萧索韵味。

她们举起了酒壶，斟满了酒杯，转动着两对大眼，行近那中年豪客，缓缓说道：“大爷用酒！”

声音中也透出几分萧萧轻愁，脸上是一股自怜自惜的神情，有如婉转地诉说着心中委屈……。但她们无法接近那中年豪客，因为两个捧剑、抱刀的青衣童子，分站在那豪客两侧，两个随行的健仆，挺立在豪客身后左右，除非两个绿衣少女推开那童子、壮汉，就无法直接行到豪客身前。

但见寒芒一闪，左首青衣童子的宝剑，突然出鞘，递到桂花面前，道：“把酒杯放在剑上。”

声音清亮，婉转娇脆不如秋花双婢，但却另有一股明朗的气势。

桂花心中一动，忖道：“好脆的声音，这两个童子，是男是女？”

但见他们肤色淡黑，浓眉大眼，双髻厚实，一副男儿气概，不禁心中暗笑，听声辨貌，竟有着雌雄难辨的误差，缓缓把酒杯放在剑上。

中年豪客伸手取过酒杯，一饮而尽，却把酒杯，抛向佳花。

去势急劲，带起一股啸风之声。

桂花吃了一惊，道：“大爷……”酒杯掠颊而过，就那么豪厘之差，没有打中。

但急，劲的酒杯，却被推门而入的上菜伙计，一伸左手，接入了手中。

他右手高举菜盘，左手拿着酒杯，笑道：“这白玉杯莹净洁白，摔破了，实在太可惜。”

“敝东主金银若山，……”长衫文士冷冷的接道：“区区一个玉杯，又能值多少银子。”

缓缓把高举木盘中的一盘佳肴，放上木桌，垂手躬身的应道：“是客人有意要打碎玉杯了？”

“不错，敝东主就爱听那种碎玉的声音……”青衫文士的声音，突转冷厉，道：“你！却扫了敝东主的雅兴。”

“小的该死……”转身向外行去。

长衫文士突然出手，点向那伙计后背。

去势奇快，但却没有一点声息。

“大爷，他只是个捧酒上菜的下人……”

一只纤纤玉手，横里飞来，架住了长衫中年的右手。直到此刻，那喝叫大爷的声音才传入耳际。

“好，好！洛阳居果然是藏龙卧虎之地，一个侍酒的丫头，也有着如此的身手。”

长衫文士目光转动，发觉那架住右手的人，竟是桂花，右手一沉，五指上翻扣拿桂花的右腕。

绿衣飘动，桂花闪退三尺，笑一笑，道：“大爷，诸位是来吃酒的，还是来打人的，我们都是侍应客人的酒女，那里禁得起大爷们的拳脚！”

长衫文士淡淡一笑，道：“说的好，好男不跟女斗，你找个男人来吧？”

独居首位的中年豪客，看了那长衫人一眼，微微一笑，道：“架既然打不成，那就摔两只玉杯给我听听吧！”长衫文士应了一声，伸手抓起两只玉杯，摔在砖地上，响起两声脆鸣。

那是上好白玉，雕工也很精细，碎裂的声音也十分悦耳。菊花的脸色一变，冷冷说道：“看起来，诸位不是来吃酒，而是诚心找麻烦了？”

长衫文士道：“两位姑娘如果还不知趣，那就别怪在下连女人也要打了！”

“小女子是吃麦吃饭长大的，可不是被人吓大的……”菊花冷笑一声，道：“贵客真想打人，小妹就奉陪几招吧！”“好！你小心了……”长衫文士右手一挥，拍了过去。菊花竟不退避，右手翻腕横切，左手“双龙取珠”点向双目，两手并用，一攻一守。

那高居首位的豪客，似是真的很喜欢看人打架，竟是看得全神贯注。

两个站在身后的中年健仆，也是瞪着双目，凝神观战。

长衫文士的身躯侧转，只是那么一转，不但避开了菊花的凌厉攻势，人也闪到了菊花身后，右手拍出，击中菊花的右后肩上。

掌中含力不重，打得菊花身不由己地向前冲出两步。

两个观战的中年健仆，暗暗点头。

这一掌没有伤到菊花，却激起了菊花的怒火，反身怒叱，飞扑而上，双掌交错，展开了迅如飘风的攻势。

长衫文士施展身法，以闪避为主，偶而还击一招。

那中年豪客双目盯着看着菊花的攻势，口中喃喃自语：“这一招颇像少林的罗汉拳！辰州言家门的‘破棺手’，鹰爪门的‘锁喉三爪’……”。

菊花连出奇招，中年豪客却低声的叫出由来。

中年文士仗着灵巧身法，连连避开了菊花十几次的攻势，却也被逼得有些慌乱起来。

原来，菊花这十几招的攻势，竟然用出了十几种路数全不同的武功，每一招都是各大门派中的杀手奇学。

中年文士在菊花凌厉攻势中，似是也打出了怒火，展开反击。

但见掌指交错，招术转化之间，完全掌握了变化的先机，立刻阻遏了菊花的恶毒攻势。

桂花一皱眉头，道：“这位大爷，你四十多岁了吧！欺侮一个女孩子，也不觉着丢人吗？”

余音还在舌尖上打转，人已飞身而上。

秋花双婢，展开了联手合击。

抱刀的青衣童子一皱眉，举步要动，却被那捧剑的童子以目光拦住。

那中年豪客和站在身后的两个中年从仆，六只眼睛，全瞪得圆圆的，看三人动手颇为神速，但脸上的神情，却是一片冷肃。

长衫文士力敌秋花双手，虽未露出败象，但神情间一片冷厉，显是打的并不轻松。

忽然间房门呀然，一个黑袍人缓步而入。

脸上几条纵横交错的纹路，使他看上去有着一股冷酷无情的味道，正是那位吩咐伙计带他们进入菊花厅的人。

“住手！”黑袍人冷冷喝了一声，秋花双婢，立刻飘身而退，齐齐躬身一礼，道：“韩副总管。”

韩副总管，主管洛阳居饭庄部的首脑。

“你们退下去……”黑袍人低声说道。

菊花道：“这些人是诚心来找麻烦的，摔杯打人，全不讲理……”

“我知道，既是找麻烦的，用不着你们费心了，下去休息吧！”韩副总管轻轻一挥右手。

秋花双婢不敢多留，躲身而退。

桂花似是心有不甘，人到门口，却又回过头来，说道：“这群人来路可疑，副总管不要放过他们。”

娇躯疾闪，消失不见。

“在下韩霸，诸位是……”放低了声音，接道：“大姐，两个丫头的武功如何？”

中年文士点点头，道：“厉害，果然是艺业精湛，非同小可，大姐，也几乎全力施为了……”

提高了声音，道：“我们要见洛阳居的总管。”

“和韩某说也是一样，如是韩某人作不了主，自会向总管请示。”

“不行，你不过一个区区的副总管，能作得几分主意，我们非见总管不可……”中年豪客改以很低的声音，接道：“乖乖，不得了啊！老叫化瞧她们用出了十几种的武功，都是中原各大门派的奇学，还有一部分，老叫化瞧不出来？”

黑袍人道：“春、夏、秋、冬，四季花婢，似是一季强过一季，但秋花二婢，能和大姐交手数十招，倒也出了我的意料之外，看来冬梅那个丫头，更有些以测高深了，也许，她们也是派驻在洛阳居主力之一……”

长衫文士接道：“今日如是一击不中，只怕难以再有机会……”

黑袍人双目中神光一变，高声接道：“既然诸位非见总管不可，请在此地稍候，在下这就派人去请，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如是诸位擅离此厅，那就不能怪韩某人失礼了。”

“兄弟，总管的武功如何？”这一次用的本音，柔柔脆脆，竟是张四姑的声音。

“不会很差，大姐不可恋战，离此之后，请回风雪小馆，两日之内小弟定当赶往一晤。”是江枫的声音，本来嘛！江枫就是韩霸。

那张精巧绝伦的人皮面具，几道明显的交错纹路，把一个魅力四射的美男子，变得面目阴森。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入室中，道：“韩副总管，什么人非要见本座不可？”

那声音似是由很远的地方飘传过来，但声落人现，一个四十多岁，身着锦袍的大汉，已缓步行入菊花厅中。

韩霸疾退两步，转过身子，恭恭敬敬的抱拳一礼，道：“属下眼拙，瞧不出来人身份……”

锦袍人嗯了一声，右手微微一摆，韩霸立刻退到锦袍人的身侧，垂手而立，状极恭顺。

这和他日前在风雪小馆之中，纵论江湖大事的豪壮气势，完全判若两人。

张四姑看得有些想笑，暗道：“江兄弟啊！你也真是太委曲自己了。”

锦袍人的两道眼神在几人脸上很仔细的瞧了一阵，道：“嗯！诸位都没有带面具……”

站在一侧的江枫听得心头一震，忖道：“我每天戴着面具和他见面，不知他是否早已瞧了出来？”

“你还能瞧出些什么？……”中年豪客神情冷冷问道。

锦袍人一皱眉头，道：“诸位都面生的很？”

需知张四姑的易容手法，妙在颜色调合，着手处在改变一个人的神韵，淡淡几笔，画龙点睛，使一个人形貌完全改观。

“说吧！你指名要见本总管，有什么事？”

锦袍人瞧不出来人身份，改变了话题，单刀直入，逼问原因？

中年豪客微微一笑，忖道：“张四姑的易容手法，果然妙绝江湖，独步武林，当之无愧，连魔眼邓飞也瞧不出一丝破绽。”

口中却冷冷说道：“在下想和总管谈笔交易？”

“交易……”邓飞呵呵一声，道：“好！好！只要交易有价值，邓某人绝不会让诸位失望，说说看，什么交易？”

中年豪客略一沉吟，道：“洛阳居中有一位青凤姑娘，总管能不能代她做主？”

“洛阳居中的人，都在邓某的管辖之下……”突然住口，目光中闪动，看看四只放在那中年豪客身侧的描金箱子，接道：“阁下可是想请青凤姑娘侍候一段小曲吗？何不到洛阳楼去，那里有雅座……”

“嗯！差的远了……”中年豪客说：“在下是想把人带走！”

“带走……”邓飞似是听到了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仰于打个哈哈，接道：“洛阳居开张以来，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新鲜！新鲜！”

“总管可能误解了敝东主的意思……”改扮长衫文士的张四姑说：“这是交易，要双方同意，我们不是掳人，是买人。”语音厚重，完全男子的声音。

“噢！……”邓飞点点头，道：“青凤姑娘一天能替洛阳居赚上三千两银子，诸位买得起吗？”

韩霸低声道：“这些人一派胡言，我去召集镖手，把他们圈起来……”

“他们走不了的……”邓飞微笑道。

张四姑目光转动，果然发觉了菊花厅外，人影闪动，想来，那些就是专以对付入侵敌人的镖手了，不知这专做保镖的人，武功是否要高明一些？

那中年豪客眼看形成僵局，冷笑一声，道：“买卖不成仁义在，总管就算不愿交易，也不用强把我们留在洛阳居吧？”

老叫化改扮的中年豪客，目睹了秋花二婢的武功，虽然心中十分惊奇，但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之处，大不了放手一搏，冲出洛阳居，应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自魔眼邓飞现身之后，钱缺的心中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了解邓飞的为人，也知道他一身武功，高过自己很多。

尤其是那双魔眼，有过目不忘之能，不论是什么武功绝技，只要他看过一次，就能记在心中，寻思破解之法。

三十年前，钱缺和邓飞动过手，老叫化以“棒打哮天犬”击败邓飞。

但半个月后，邓飞找上门来，钱缺被逼得步步败退，只好再用“棒打哮天犬”一记绝招，却不料反受所制。

老叫化记忆深刻，以后就再未见过魔眼邓飞，好像邓飞突然间在江湖中消失了，想不到邓飞重现江湖，竟然是洛阳居中的总管。

往事像烙印一般，深植钱缺的心中，也使得这位风尘义侠，生出了极大的惊骇，气势上大为减弱。

但闻邓飞笑道：“当然，当然，诸位如是诚心交易而来，虽然有点冒失，但洛阳居是接待八方行旅的地方，我们绝不会得罪客人，但如诸位是诚心砸场子的，那就又当别论了。”

张四姑打量过厅外形势，目光又转注到邓飞的脸上，冷笑一声，道：“听总管的口气，似是心有所疑了。”

“不错，邓某人正在等待诸位表现出交易的诚意，……”

张四姑双目盯注在邓飞身上瞧看，似是要看清楚他身上每一个具有特色的地方，口中却淡淡的说道：“总管要我们如何表现诚意？”

“邓某想先看看诸位准备用什么东西购买青凤？……”

“这要你总管开个价了？”张四姑说：“满天要价，就地还钱，不过，咱们带来了相当多的一笔财富，也有诚意作成生意。”

邓飞回顾了韩霸一眼，道：“去请王副总管来。”

韩霸低声道：“总管，不是真的准备把青凤姑娘卖给他们吧？青凤姑娘可是一株摇钱树啊！……”

王副总管是主管洛阳楼和赌台的人，也是青凤的顶头上司。

“如若价钱合适，青凤姑娘又何尝不可以卖了呢？”

“这个……”韩霸犹豫了一下，转身而去。

老叫化心中明白，魔眼邓飞正在不着痕迹的集中实力，那位王副总管，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和邓飞一样早年息隐的凶人？还是他们训练出来的新秀，但不论如何？一定是一位很难缠的人物？

但见张四姑毫无警觉，心中暗暗叫苦。

局势变化成如此一个形态，完全出了老叫化意料之外，魔眼邓飞的出现，最使钱缺吃惊。

张四姑拖延时间，不作决定，也使老叫化头疼不已。

不过，最意外的还是正值重要关口，韩霸却被邓飞遣派离去。

老实说，钱缺并不太清楚江枫武功如何？

但他却有种奇怪的感觉，江枫能给人一种安定的力量，现在，化名韩霸的江枫也走了，老叫化感受到的压力，又增加了不少？

张四姑目睹江枫离去，也有些茫然的感觉，不知该如何处理目前这个混淆不清的场面。

两个中年健仆，是胡萍、段九改扮，这些人都有着丰富的江湖阅历，经历过大风大浪，但却很少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绝境，一旦计划在进行中有些变化，都有着一种惶惑不安。

最为沉着的倒是那两个捧剑、抱刀的童子，他们神情壮肃，内心中也充满着跃跃欲试的斗志，形诸于外的是一各大无畏的凛然气势。

双方暂时形成了一种沉默的对峙。

但事实上却是邓飞掌握了一切主动，他要韩霸去请王副总管，也可能是去调集更多的人手来，但又能把目下敌寡我众的现场形势，给冻结住，等待变化。

老叫化突然想到了江枫说过，中原武林中传承法则，把充满着才华、朝气的少年子弟，压缩成方方正正的小大人，遇上了非常的变况，竟不知振起应变……。

现在，岂不就是这种局面，我们来洛阳居本有所为，怎会被邓飞拿话套住，主动地出击，却变成了被动的被困，让人家有充分的时间布置，中原武林中各大门派，大概都有这个毛病。

老叫化独来独往，没有什么门规束缚，竟然也会犯了这种错误，看起来江湖上这些长久以来的传统，已形成某种自然的约束，坐失机宜，授敌以可乘之机……。

念转至此，冷汗浹背，大喝一声，道：“打开箱子。”

喝声如醍醐灌顶，使得呆呆站立，心存惶惑的胡萍、段九，都为之精神一振，两人踏前一步，伸手打开了四只描金箱子的箱盖。

刹时间，宝光耀目，满室生辉。

敢情，那四只箱子中装的都是黄金、珠宝。

自古以来，黄金珠宝，都是最动人心之物，当真是耀眼生花，目为之夺。

邓飞也为那金光、宝华引的微微一怔。

只可惜，不容他看的仔细，那打开的箱盖已合了上去。“这就是我们的诚意……”长衫文士也恢复了清明，冷静缓缓说道：“大总管是否能作个决定呢？”

“这个……这个……”

邓飞的主动顿失，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

他已为那黄金、珠宝心动，但又不能真的卖了青凤。

“大总管……”长衫文士说：“你慢慢的考虑吧！我们明天再来讨取回音，财已露白，实不便在此久留了。”

邓飞急道：“什么？你们要走啊！”

“不错……”中年豪客接口道：“我们可以给你大总管三天的时间，能卖青凤，立刻人货两讫，不能卖，也算交个朋友，告辞了！”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两个中年健仆，挑起了四个木箱，紧随身后。

捧剑、抱刀的两个青衣童子，抢在中年豪客之前开道。“慢一些……”邓飞一横身，拦在门口。

“大总管……”长衫文士笑道：“该不是想留下四箱黄金、珠宝吧！”

“那怎么会……”邓飞道：“洛阳居是长安城中的名店。”我想也是……”长衫文士说：“如果因为这四箱黄金、珠宝引起什么误会，只怕对贵店的声誉，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了，何况，我们东主迷恋青凤至深，明天，我就来听大总管的回音。”

侧身而过，步出了菊花厅。

邓飞一时间，想不出如何才是最完美的处置，呆呆望着一行人快步离去。

双方交谈的声音很大，尤其是那长衫文士的声音，连附近的客人，都听得清楚，不少人跑到门外观望，围守在菊花厅外的镖手、侍役，更是听得清楚，大总管既然没有下令阻拦，自是不便出手。

何况，别人带了大批黄金、珠宝，确实存心交易而来，虽然，交易对象是名满长安的歌姬青凤，有些匪夷所思，但却是公平商谈……。

韩霸带着王副总管赶到菊花厅时，那中年豪客已带着从人去远，离开了洛阳居。

“这些人来路不明……”韩霸说：“总管放他们离去，当真是便宜他们了？”

“不能坏了洛阳居的名声……”邓飞说：“他们带了满满的四箱黄金、珠宝，来买青凤……”

“那就更不能放走他们了。”王副总管说：“四箱黄金珠宝，价值至少百万两银子上，如能留下它，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功劳。”

邓飞脸色一变，似想发作，但却强自忍了下去，道：“王副总管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平白无故的把客人的财物抢过来了？”

“他们大闹菊花厅，强买青凤，是诚心诚意来找麻烦的……”王副总管说：“留下他们的黄金、珠宝，济我们之需要，任凭取财，何愧之有？”

“人呢？……”韩霸口气一转，道：“他们绝不会甘心的放弃那笔庞大的财富？”

“杀！死无对证，那批财富，就没人知其下落了。”

第三回冒神医串连秦八公

韩霸突然发觉了一个秘密，这位王副总管是一位极有权势的人，似乎是没有把总管看在眼里，这和洛阳居的律例不合，不禁暗叫了两声惭愧。

总管邓飞的神情很平静，缓步行到厅门口处，举手挥动了两下，围守在厅外的镖手、侍役，悄然散去。

菊花厅的四周，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韩霸静静地站着，默查情势发展，混入了洛阳居中快半年了，今天才发觉这里竟有着两股对立的势力存在。

韩霸由镖手跳上副总管的职位，只凭总管一句话，就鱼跃龙门，所以，他一直认为，这里的一切事务，都由总管决定。现在，王副总管却突然推翻了他半年观察组合而成的概念，这个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韩霸平时的心力，都投注在总管和四季花婢及二十四个人镖手的身上，对王副总管，并不太注意。

大家身份相同，各有专司，彼此能够和睦相处，不起冲突，已经阿弥陀佛了，但此刻，韩霸不得不仔细的看看这位王副总管了。

王副总管的年纪不大，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应该是属于和气生财型的人物，但此刻却昂然而立，双目中神光隐现，显露一股坚毅不屈的神情。

喝！真的是看轻他了，韩霸暗叫了两声惭愧！

邓飞缓缓转过身子，慢慢行到厅中，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

看得出来，他是藉着缓慢的动作，以平息心中的怒火。

“我想……”邓飞尽量使声音平静地说：“在洛阳居中和客人冲突，杀伤人命，有背我们经营的声誉，是下下之策……”

王副总管接道：“只怕还没有认出他们的身份，摸清楚他们的底子吧？”

“当今武林之中，能逃过我这一双眼睛的人，相信不会太多，不过，他们确实面生得很……”邓飞道：“难道王副总管已知晓了他们的来历？”

“这也就是我主张留下他们的原因……”王副总管说：“青凤被刺……”

“但凶手已被追杀，长安城中的几十个经营歌坛、妓院的店东主，为了生存，集资雇请杀手，对付青凤，只是出于生意上的竞争……”邓飞说：“这件，不是早已结束了么？难道我们要大开杀戒，把那几十个集资东主，全都处死不成？”

“一叶知秋，江湖上还有人敢捋虎须，而我们却摸不清别人的底细，……”

“住口……”邓飞忍不住了，脸色一变，道：“刺杀青凤，只是江湖中突然事件，和武林大局无关，那不是有组织的反抗，参与的人，也都是无名小卒。”

“这一次呢？能携带百万价值的珠宝、黄金，绝不是突发事件了。”王副总管冷冷地说：“他们是有备而来……”

“只为了买去青凤……”邓飞道：“再说，我瞧不出他们的身份来历，就可以判定他们绝不是武林道上的有名人物。”

“来人已去，王某也不愿再和总管争执了，在下告退。”

“慢着……”邓飞冷冷的喝道。

王副总管双眉耸扬，停下脚步，道：“总管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今天借此机会，把你我之间的身份、权位，弄个清楚……”邓飞

道：“免得今后再有抗拒令谕，擅作主张的事情发生？”

“总管的意思是大家拉下脸来说个明白了……”王副总管说，“这只怕对总管不是一件好事？”

邓飞微一摆头，韩霸立刻行动，关上了两扇厅门。

化名韩霸的江枫，迅速地作了决定，不论王副总管的实际权势如何？他已决定站在邓飞这边。

如若一举击杀王副总管，邓飞和他利害一致，必然会商讨应对之策，至少，可以对这个组合有多一层的了解。

王副总管神色非常镇静，两道目光随着韩霸的身子转动，嘴角间浮动着一抹淡淡的笑意、对邓飞这些处措，似乎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邓飞也很沉着，当然，韩霸也保持着相当的冷静。

这三个人，似乎都充满着自信心。

“老韩……”王副总管淡淡一笑，道：“你把两扇门关起来，用心何在？”

“我是听命行事……”韩霸冷冷地说：“总管大人，要在下关上厅门，我就只好关上了。”

“说的也是……”王副总管举手互击三掌，笑道：“总管想干什么？现在可以说了。”

三掌互击的声音，非常响亮，任何人想一下都会明白，那是一种预先约定的暗号。

这证明了洛阳居确有两股力量存在，总管邓飞站在明处，王副总管的一股力量隐于暗中。

但韩霸想不通的是，王副总管这股力量隐藏于何处？

大概魔眼邓飞也有同佯的困惑，所以，虽明知王副总管在招请伏兵，却静静地坐着不动，希望看看出现的，都是些什么人物？

没有人破门而入，但菊花厅外的情形，却因门窗关闭，无法瞧得清楚！

“王龙，你请的人到了没有？”邓飞冷冷地说道：“希望他们有能力保护你！”

王龙淡淡一笑，道：“他们来了，只不过，还没有现身出来，总管，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我希望你多想想，我王龙才是真正管理洛阳居的人，你只是应聘的挂名总管……”

“邓某人从未做过这种窝囊的事，我受命出掌洛阳居时，也没有人告诉我，你是这里的真正总管？”

“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王龙缓缓由衣袋中摸出一面竹符，道：“总管识得这面竹符吧？”

邓飞仔细的看了一阵，脸色大变。

王龙道：“符令所至，一体遵从，邓飞，还不跪下听命。”

邓飞身躯颤抖，双目凝注在竹符上，一张脸涨成了紫红色，左手一撩锦袍，似是就要跪下。

韩霸心中一动，忖道：“他如真的跪了下去，那就是抛去尊严，完全屈服在竹符的权威之下，只怕很难再激起他反抗的勇气了。”

心中念转，沉声喝道：“总管，跪不得！”

邓飞已弯曲双膝，韩霸及时喝止，邓飞双腿一挺，又直直的站好，道：“老夫是总管身份，岂有身受副总管要挟之理？”

韩霸低声道：“目前处境，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了。”

身子一侧，突然欺身而上，右手直扣王龙右腕脉穴。

出手一击，快如电光石火，不但王龙有着招架不及之感，就是邓飞也看得呆了一呆，暗道：“好快的一招擒拿手法。”

那知念头还未转完，突闻韩霸闷哼了一声，向后退了三步。

王龙哈哈一笑，道：“老韩哪！刚出手时，果然吓人，只可惜呀！这后劲变化，就大大地不对板了。”

原来，韩霸掌指已搭上王龙右腕时，心中突然一动，忖道：

“我如表现的锋芒太露，只怕会引起邓飞的怀疑。”

心中念转，去势一缓。

王龙右手扬起一挥，切向韩霸右腕，掌缘触及了韩霸手背，韩霸失声而退。

“伤得重吗？……”邓飞流露出无限关切之情，望着韩霸。“属下还好，总管不用担心……”

“那就好，看老夫替你出气……”邓飞身子一侧，疾如飘风般，欺身而上，右掌扬起，还未劈下，王龙又举起了竹符，道：“邓总管，你该知道，抗拒这竹符令的后果，王某人再给你一次机会，跪下听命。”

邓飞扬起的右手，又缓缓放下，双目凝注在那竹符上……。韩霸大吃一惊，暗道：“这竹符代表了什么？怎么有如此的权威，邓飞在抗拒过一次之后，仍然无法具有抗拒第二次的力量。”

立刻高声说道：“那只是一块竹片罢了，我没有看到什么符令？”

“对！我也没有看到……”邓飞道：“符令在哪里？在哪里？”韩霸突然欺进三步，捣出一拳，这就逼得王龙不得不出手还击。

韩霸冷笑一声，双手连环击出，都攻向王龙右腕，很明显，是想抢王龙手中的竹符。

邓飞也劈出一掌，击向王龙后背。

掌风呼啸，带起了一股强大的潜力。

王龙冷哼一声，身躯半转，竟用左手迎向了邓飞的右掌。但闻蓬然一声，双掌接实，王龙身躯一晃，足下红砖碎了两块，但邓飞却一连后退了四步，才拿桩站稳。

邓飞已年近花甲，王龙不过二十六七，如论内功修为，邓飞要强过王龙甚多才对。

但这一掌硬拼，王龙是显然的占了上风。

韩霸心中忖道：“不能让邓飞失去了信心。”闪电欺上，拍出一掌。

王龙冷笑一声，道：“老韩，我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你却自要寻死……”推出的掌势，已迎上了韩霸的右掌，心头大大一震，话也接不下去了。

邓飞随着向前奔冲的身子，一拳击了过来。

王龙眼看着巨拳近身，就是无法闪避。

原来，他和韩霸触接的右掌，似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着，不但右掌无法抽动，连全身似乎都无法移动了。

眼看着那一拳击向左额，竟然抽不着手去抵拒，而且连闪避也无法做到，似是全身都被一种强大、奇异的力道定住。

王龙眼看着那铁锤一般的大拳击中了左额，感觉中也听到了头骨碎裂的声音。

韩霸迅快的收回右掌，王龙尸体栽倒。

邓飞凝目望去，只见王龙的左额整个的深陷下去，那是非死不可的重伤。韩霸道：“总管好重的一拳，王副总管只怕是活不成了。”

“王龙死不足惜！只是这一拳，他怎会闪避不开呢？”

邓飞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我想……”韩霸低声道：“他正在和属下比拼内力，那里还有能力避开这一拳呢？”

邓飞点点头，道：“说的也是……”目光凝注在韩霸的脸上接道：“韩副总管觉着这王龙的武功如何？”

“很高明，总管也许可以和他打个平分秋色？如一定要分出胜负，恐怕要五百招以上了，但属下绝非其敌，适才比拼内力，韩某已感觉不支，如非总管及时一拳，击毙了他，只怕现在我已伤在他的手下了？”

魔眼邓飞长长吁一口气，道：“王龙一直收敛着自己，今天怎会突然间以竹符令要挟本座，难道……难道他们已开始排除异己了……”

韩霸心中一动，忖道：排除异己，这么说来，这个神秘组合之中，还有不少存活于世的武林高手了……。

心中念转，人却伸手取过仍然紧握在王龙手中的竹符令，道：“咱们都没有看到什么竹符令，属下也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双手一合，揉搓了一下，整个的竹符，化作碎粉，洒落地上。

邓飞一怔之后，哈哈大笑，道：“好！人证死了，物证消失，至少，我们可以说得十分明白。”

韩霸低声道：“但王龙召集的人手，还未现身，他们可能就隐藏在这厅外四周？”

“就算是吧！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召人这菊花厅中……”

韩霸微微一怔，忖道：看来，他这个总管，果然是徒具虚名，连王龙如何招集人手，他也弄不清楚？

“总管，请恕韩某多虑，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总管如若知晓那些人在洛阳居的身份，韩某就可以想办法除去他们？”

“我也觉着奇怪，洛阳居中的四季花婢，二十四位镖手，八十四个捧茶上酒的伙计，都有一身不错的武功……”邓飞沉吟了一下，道：“这些人应该不会是他的帮手才对，但除此之外，哪里还有人呢？”

韩霸心中暗道：“这方面我的估算，倒是差距不大，但不知二十四位镖手的武功，比起那秋花双婢如何？”

他见识到秋花双婢的武功，应列入武林中一流高手，如论技艺的博杂，尤为难得……。

但闻邓飞说道：“难道这洛阳居外，还布下了一支伏兵不成？”

“不可能吧……”韩霸低声说道：“属下遁出厅外去查看一下，但王龙的尸体……”

“这个，由我处理，遇上他们时，最好不要动手，先回来告诉我，再决定如何应付？”

“如若韩某遇上的，都是洛阳居中的人呢？”

“那你就更要小心观察了，他们对你是否还像过去的尊重，是否有敌视之心？”

“是！韩某去去就来！”闪身破窗而出。

邓飞望着韩霸的背影，沉吟不语。

他号称魔眼，有过目不忘之能，一眼之下，能把一个人的面形、特点，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一般的易容手法，人皮面具，都很难逃得过他锐利的目光。

韩霸虽然极力在掩饰自己的武功，但仍然无法逃过邓飞魔眼的观察。

他发觉了韩霸的武功，比他预作的估算，高出很多，但此时此刻却又是个更好的帮手……。

韩霸回入厅中时，王龙的尸体已化作了一滩黄水，消失不见。

“菊花厅外没有埋伏的人手，也没有围上来的陌主人……”韩霸说：“王龙只是在虚张声势。”

邓飞摇摇头，道：“不会的，一定有一批人手，藏在洛阳居中。”

“难道会是饭庄、赌场中的客人……”

邓飞接道：“当然下会，不过，王龙也不会虚言恐吓，一定有一批只有他才能指挥的人手，埋伏在左近。”

韩霸心中一动，忖道：难道王龙另有一套方法，能使这洛阳居的人手，在突然之间，能听他一个人的命令，这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安排了……。一念及此，顿觉背脊上冒起一股寒意。

但他没有说出来自己的想法，他要隐藏武功，也要隐藏智慧。

魔眼虽然能洞察细微，但韩霸精巧的人皮面具，掩去了脸上的神色变化。

“韩霸，看来你对老夫真的是十分忠诚了……”邓飞微笑道：“你难道和他们出身不同……”

“不敢欺瞒总管，在下是混进来的。”

这是震撼的回答，邓飞也听得一怔，沉吟了良久，才缓缓说道：“怎么混进来的？”

“韩某被师门长辈迫害，不得不孤身出走，为暂寄萍踪，混入了镖手群中。”

邓飞冷冷接道：“我们组织严密，岂是随便混进来的。”“真的韩霸已被我杀掉！”

邓飞呆了一呆，道：“你也算心狠手辣了？”

“无毒不丈夫，像今日之事，如不是总管断然处措，只怕现在我等已是阶下之囚了？”

邓飞两道目光盯在韩霸脸上，道：“这是韩霸形貌，还是你的面目？”

“是在下的面目。”

邓飞点点头，道：“你的姓名呢？”

“本名江枫。”

“好！想来那韩霸也是他们收用的江湖人物了？”“是！江某人问的很清楚，韩霸不是他们训练的子弟。”邓飞突然叹息一声，道：“你可知道，咱们闯下了杀身的大祸吗？”

“总管如是指王副总管的事，咱们给他个死不认帐，我们廉洁一致，也许可以应付过去？”

“看来你对洛阳居的了解，实在是有限得很……”邓飞道：

“这里的组织精细严密，任何一处受到破坏，他们很快就查得到？”

“所以，这方面要总管多多指点，属下才能配合得好？”

邓飞点点头，道：“幸好老夫了解的够多，但也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

“江枫一切听从总管吩咐？”

邓飞道：“好！第一，还用你韩霸的名字，……”

江枫道：“是！”

“第二，好好掌握四季花婢，明天，你兼管洛阳楼，摸摸青凤的底子，至于赌场的事，由老夫亲自兼理。”

江枫心头大大地一震，忖道：青凤竟然是另树一帜，连总管也摸不清底细？

但闻邓飞接道：“至于王副总管的事，就说他和老夫言语冲撞，对了一掌后，破窗而去。”

江枫点点头，道：“总管，咱们人手太少，各方面都照顾不周，何不约请几个人，进入洛阳居中，作为臂助？”

邓飞略一沉吟，道：“你有可以信任的朋友么？”

“可以信任的朋友，现有几个，不过，我得先和他们说明白，同意了江某再向总管报告，由总管裁决？”

他虽然是引进自己的人，但语意婉转，听得邓飞心中十分舒畅，笑一笑，道：“好！你去找人吧？只要他们艺有专精，又肯忠心效命，我来想办法安插他们。”

“是！……”江枫低声道：“长安秦八公，领导一股很强大的实力，如若我们能把他引入掌握，关洛道上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了。”

邓飞点点头，道：“听说其人自视甚高，岂甘为我们效力吗？”

“秦八公老谋深算，武功精湛，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江枫微笑道：“性喜渔色，见不得绝色美女……”

邓飞道：“他来这里吃过饭……”

“不错，也中了春花四婢的暗算，怕他事后报复，来找麻烦，所以，属下又暗中点了他奇经脉穴。”

邓飞道：“现在呢？”

“唉！如若干拖延十天，不解他奇经伤脉，秦八公就可能终身残废了？”

“这一点，他知道吗？”邓飞道：“这些成名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除非是老命不保，我看他很难会和我们合作？”

“总管放心，属下用的手法是武当派中的绝技，截脉震穴法，受伤的人，不会有大的感觉，但脉穴伤势，却是越来越重，三个月后，伤脉枯萎，伤穴也将因长久缺血枯死，就算大罗仙，也无汉医治了。”

“武当派有这么一种绝技，老夫怎会未曾听过？”

“因为，这不是用来决生死的武功，没有人会注意，练起来，又要耗费相当的时间，所以，各代弟子，都不肯下工夫，现在，也只有两位门中长老会了，……”江枫叹口气，道：“武当门中本代弟子，恐只有属下一个会了！”

邓飞的魔眼中碧光闪动，淡淡一笑，道：“你真是武当门一弟子？”

江枫道：“总管可是不相信吗？”

“当今江湖上各大门户，如论武功博大，技艺精湛，当以少林、武当为主，……”邓飞道：“但这两个大门派，每一代都有数百名弟子入门，却很少有杰出的人才出现江湖，我想是他们教授的方法有问题了……”

“不错，不错，总管一语道中，他们不知因材施教，不知道选择技艺，进度慢，也使才华卓绝的弟子们，提不起兴致，属下就是因此事和两位传艺师叔起了冲突，被他们多方设计陷害，逼得我亡命天涯。”

“你自觉才华卓绝，是吗？……”邓飞干笑两声，道：“不论你出身那一门派？但确是一个胸怀韬略、机智多变的人物，老夫这双魔眼，能看穿江湖上各种胸怀机诈的人心，易容药物，人皮面具，都无法逃过我一眼的鉴定，你竟然蒙蔽了老夫数月之久，反把你视作心腹……”

“总管，江某人知恩图报，早已自认是总管心腹了，今日之事，总管一目了然，当知江某所言不虚？”

“现在，我们已是风雨同舟，你放开手去准备吧！老夫自会全力支援，至于，这个神秘组合中的事，看似简明，实则深远莫测，老夫也无法说得清楚，以后，我会把知道的内情、资料，都告诉你。”

“多谢总管厚爱，属下这就去和几位友人商量，顺便说服秦八公，……”

“如是他不肯答应呢？”

“那就只好先杀了他……”江枫说：“总管请小心一些，属下会尽快商请朋友们进入洛阳居来，一有消息，立刻向总管报告。”

“放心去吧！三五日内，他们还不会找上我，再说，狡兔三窟，何况人乎！老夫数十年江湖历练，岂会全无准备？”

什么样的准备，邓飞没有说，江枫也没有问，彼此之间，虽然各有保留，但同心拒敌这件事上，却取得了一致的识见。

风雪小馆的酒招，已被收起，小小的瓦屋，紧闭着双门。

但地下那座宽敞的大厅中围坐着那批离开洛阳居的中年豪客，和一行从人。

当然，那箱中的黄金、珠宝只有上面一层是真的。

此时，室中人都已除去了易容药物，恢复了本来面目。

老叫化喝了一口茶，道：“魔眼邓飞，有过目不忘之能，老叫化子和他见过了好几次面，只怕他早已认出我了……”

“不会吧！……”段九低声说道：“邓飞如若早已瞧出你的身份，为什么不当面揭穿？”

江枫一脸无奈的神色，缓步而入。

他仍然是韩副总管的装扮，两人寒光闪闪的长剑，分抵在他后颈和左肋之上。

敢情江枫是被人押进来的？

押解江枫的却是两个清秀绝伦的少女，一身淡青衣裤，青帕包发，虽然衣着有点朴素、老气，但却掩不住那股娴雅、肖纯的灵秀之气。

“张姨，他说认识你？……”左侧的少女望着张四姑说：“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押着他进来见你！”

张四姑右手轻挥，拦住了老叫化等三人，望着有点狼狈的江枫，笑道：“哟！这不是洛阳居中的韩副总管吗？”

江枫接道：“大姐，她们剑上凝聚的很强的内力，稍一不慎，就要把小弟内腑洞穿！你说她们心中纯洁、善良，我看不是那么回事了？”

张四姑笑道：“这就是我这些日子里的教诲成功了，咦！兄弟，要她们出手狠一点，不要留给人反击的余地，还是你兄弟给我的宝贵意见哪！”

“不错！但那是对敌人，不是对我呀！”

二女已由两人对话中听出了一点眉目，清秀的脸上，微展笑意，但两柄剑却仍然紧抵在江枫的要害上。

江枫感觉到那剑尖上透出的冷利剑气，浸入肌肤，心中暗暗佩服两个十

五六岁的丫头，竟已有如此成就，以真功实学而言，二女的成就，已肯定的超越过四季花蝉。

当然，四季花婢具有的博杂技艺，也许就非二女能及了。

张四姑目光一掠二女，笑道：“丫头，收剑吧！你们早知道他是谁了？”

二女还剑入鞘，齐齐躬身一礼，道：“对不住江叔叔？”

江枫怔了一怔，道：“怎么？你们早知道我是谁了？”

右边一个稍矮一点的少女，笑道：“知道是有点知道，不过，张姨告诉我们人心难测，洛阳居中的人更是变化莫测，我们不得不小心一些？”

“有道理，江湖险恶，不能不防人一着，你们表现的机智、冷静，已足可担当大任了……”江枫说：“看来要两位……”

“慢来，慢来……”张四姑说：“先把你脸上那张面具拿下来，让她们看看你的真面目再谈别的。”

“大姐说的是……”江枫小心翼翼的取下人皮面具折好，放入怀中。

二女仔细看了江枫一眼，脸上立刻泛现出一股甜美的笑意。

左首少女道：“江大哥如此年轻，我们叫他江叔叔，岂不是太吃亏了。”

右首少女，道：“张姨，你就同意雪姐一次嘛！我也赞成雪姐的意见。”

张四姑心中暗暗叹息，口中却说道：“他叫张姨大姐，你们叫他江大哥，这个辈份怎么论法呢？”

二女似是没有想到还有这件麻烦，不禁微微一呆，不知该如何回答。

“江湖交往，道义为先，大家各交各的就是……”老叫化说：“我看江老弟这个模样，要雪、霜二位侄女，叫他叔叔，也太委屈两位丫头了。”

“是嘛！……”左首的少女接道：“就算我们叫他江大叔，他也不好意思答应，大家年龄差不多吗？”

“喂！江大哥，你自己说吧！……”右首少女叫道：“要我们叫你江大叔呢？还是叫你江大哥？”

江枫微微一笑，道：“大叔、大哥，都不重要，你们自己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吧！”

张四姑道：“好了，这件事不用争啦！我也懒得再管，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目光转到江枫脸上，指着左首少女，道：“姐姐吟雪，那边是妹妹吟霜。”

江枫对二女点点头，道：“现在，情势有变，我特地赶来和诸位商量一下。”

他心中很急，不待人问，就仔细的说出了事情经过。老叫化道：“魔眼邓飞不是等闲人物，有他帮我们，增加了不少实力。”

张四姑冷冷说道：“别打如意算盘，邓飞不是帮我们，而是自求多福，现在，我们要如何行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如能先控制住洛阳居，效用非常之大，只可惜，我们人手太少，很难分配……”江枫道：“只怕大姐和雪、霜两位姑娘，也得出动了。”

“好啊！……”吟雪说：“昨天，我们扮成两个开道童子，玩的很过瘾，……”

看看张四姑，突然住口不言。

张四姑道：“我们大伙儿全进入洛阳居，也是不足分配，何况，这里不能没人坐守……”

“所以，小弟也在为难，……”

段九接道：“江老弟，别把我跟胡兄，看成一派掌门人的身份，只要能用得着我们地方，什么样的身份，我们都乐于效命。”江枫道：“多谢两位……”

张四姑举手按唇，道：“有人来了。”

雪、霜二女身子一闪，人已穿出厅去。

江枫神情凝重，低声道：“大姐，来人至少三个？”

“会不会是追着你来的……”张四姑道：“邓飞这个人，阴得很，不能太相信他？”

只见人影一闪，吟霜已穿入厅中，道：“张姨，和尚伯伯回来了，还带了两个人来。”

胡萍心中一动，忖道：江枫好灵的耳目，他竟然听得出有三个人来。

张四姑道：“霜儿，和尚带的两个人，年纪如何？”

吟霜侧着脸儿，望着江枫，笑一笑，道：“比江大哥大一些，比段叔叔们都年轻多了。”

但闻七宝和尚大声叫道：“累死和尚了，我这一来一注，跑了一千多里，只不过五六天啊！你们算算看，和尚要每天跑三百里，算不算是功碌奔波呢？”

随着呼喝声，酒肉和尚行入了大厅。

紧随和尚身后的，是两个年轻人，竟是南刀门下的大弟子郭天同，和北剑门的胡元。

两人一眼看到胡萍和段九，立时大叫一声：“师父。”

扑在两人身前跪下。

胡萍、段九扶起两人，同时问道：“怎么会是你……”

七宝和尚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回燕山黄叶谷，苏州段家堡，他们留在摩天岭追觅你们两人的下落。”

胡元接道：“请恕孩儿不孝，孩儿要留下来寻找爹爹，九位师兄全都同意，他们也答应孩儿，告诉现在的掌门人，也就是孩儿的母亲，孩儿为追觅父亲行踪，跌下了深谷，生死不明……”

“你是说，你九位师兄都愿意帮你说谎？……”胡萍有些惊奇说：“怎么会呢？他们都是你娘的心腹。”

“也许，他们是同情孩儿一番孝心吧！他们确实都亲口答应了我。”

胡萍点点头，望着段九和郭天同。

他心中明白，郭天同和胡元的每一句话，都关系重大，所以，胡萍在垂询胡元时，段九即停下等待。

看胡萍父子停下，段九才冷冷接道：“说吧！天同，要简单明了，叫人听得清楚！”

“是！那些受了冻伤的师弟们，在山下养息了两三天，就大都痊愈，我要他们先回苏州段家堡去，我要留下来，追查师父的行踪……”

“你是首座弟子……”段九说：“如不能带队回去，要他们如何向师叔交代？”

“师弟们都知道我入门最久，当然也知道我对师父的敬慕最深，……”郭天同道：“所以，他们没有劝我，反而替我想好了应付掌门师叔的办法，说我追觅师父，跌下悬崖，……”

段九点点头，接道：“你们怎么遇上七宝大师呢？”

“先遇上胡兄弟，……”郭天同微微一笑，道：“虽然彼此尚有敌意，但因追觅师父的心意相同，彼此结伴而行，不料，因为一点误会……就……就……”

七宝和尚接道：“不要为难，下面的由我和和尚说吧！这两个楞小子，就在摩天岭下面一座山谷中，动手打了起来，好像要让南刀、北剑的武功，在他们手中分个胜负出来，幸好和尚已学过你们剑法、刀招，一看就认了出来。看他们打得很认真，和尚连架也忘记劝了，就来个坐山观虎斗，眼看天色入夜，这两个小子，突然停了下来，两人竟然打起商量来了……”“喝！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面拚命，一面还能交朋友……”

老叫化说：“他们都谈些什么？”

“对！看起来，江老弟说的不错，下一代中有点才华的年轻人，如果老一代别把他们丢在酱缸里，他们会发展的更好一些。他们商量在子夜之后，于比试一百回合，如若仍然不分胜负，就暂时停手，合力寻找师父下落，以一个月为期，如若找不出线索，大家就各凭本领，在摩天岭上拚个生死，那一战将是不死不休。”

胡萍、段九，都未开口，但两人内心之中，对门下弟子的表现，似是颇感满意。

只听七宝和尚接道：“等他们商量完了，和尚就现身相见，两个小子对和尚存了很大戒心，大有联手合击之意，直到和尚说出你们两位，他们才算相信了和尚……”

胡萍、段九，相视一笑，齐声说道：“多谢大师……”

“来的好！来的及时……”江枫打断了胡萍、段九未完之音，接道：“和尚，你说他们的武功，比他们的师父如何？”

郭天同，胡元听得呆了一呆，付道：“这小子是什么人？口中没大没小的，徒弟武功，怎么能比师父？”

“火候是差一点了……”七宝和尚说：“但拼起来，却是又猛又狠，所以，和尚就在路上传了他们一些武功，胡元学了‘燕云三剑’，郭天同也学了‘反手一刀’，都是他们本门的武功。”

江枫道：“大和尚应该多传他们一些武功才是……”

“传了……”七宝和尚笑道：“和尚自从听了你一席高论，顿悟前非，所以，我传了他们七宝拳……”

对七宝和尚，郭天同和胡元，似有着无比地敬重，躬身应道：“弟子们愚笨，七宝拳尚未能练的纯熟……”

“这不能怪你们，路上急走紧赶，也没练拳的时间。”江枫看了胡元、郭天同一眼，道：“两位，大概要几天才能把七宝拳学的应用自如？”

郭天同和胡元都是很聪明、机警的人，两人经过这一阵观察，发觉江枫的年纪虽轻，但却是很受尊重，顿然收敛起轻视之心，齐声应道：“七宝拳虽然只有七招，但却化繁为简的绝学，大概要十天左右，才能习练纯熟。”

“只怕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两位加把劲，三天把它学会……”

江枫目光转注到酒肉和尚的身上，接道：“大师，也请费点心力，三天之内，一定要督促他们学的纯熟，七宝拳含盖了拳势变化的精要，不但每一招可以独立拒敌，学到熟能生巧时，可以因时制宜，自创变化，是拳法中难得的奇学。”

胡萍、段九、老叫化，都早把七宝拳学会了，但他们都不知道这套拳法，

竟是如此的神奇。

但见七宝和尚微微一笑，道：“高明啊！老弟，就是才慧绝世的人，不练上三五年七宝拳，也体会不出它的神妙之处，你老弟怎会看得出来，而且，一语道破？”

江枫笑道：“我会猜，现在，我们先来研究一下洛阳居中的事情，……”目注七宝和尚，道：“这一次，要劳你和尚了，带着胡老弟和魔眼邓飞打次交道……”

“什么？魔眼在洛阳居中……”

“酒肉和尚，这一次有你好玩的了……”老叫化笑道：“洛阳居的总管大人，就是魔眼邓飞。”

“好！我和尚是比葫芦画瓢，江老弟，你要先预示一条明路。”

江枫接道：“洛阳居组合的复杂，连总管邓飞，也一样弄不清楚，四季花婢独树一帜，尤其是冬婢梅花，孤傲自负，表面上对我敬重，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中，……”张四姑格格一笑，接道：“好啊！这才叫吃瘪呀！你在洛阳居混了几个月，连一个花婢也没搭上啊？”

“大姐给我这副人皮面具，使小弟这副尊容，看上去一脸的冷酷、寡绝，女孩子们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小弟辛苦了几个月，只和春花四婢建立起一些交情，所以，现在，要重新布置、探查……”

老叫化接道：“怎么一个布置法？”

“大师带着胡元，胡萍和段九易容更名，由兄弟引入洛阳居

张四姑道：“我呢？”

“带着吟雪、吟霜坐镇风雪小馆，也许，你那位闺中好友，近日内会来探望两位女儿……”

张四姑道：“我明白，顺便督促她们学习快速易容手法……”

“我老叫化呢？”

“咱们一起去说服秦八公，我要解了他的受伤穴道，再拖下去，他就要终身残废了……”

“以后呢？老叫化是否要留在秦八公那里？”

“不错……”江枫道：“帮助他重整关洛道上的江湖实力，看看有多少可用的人？收集武林道上的传言、消息，当然，也要相机争取人才，随时和大姐联络，非绝对可以信任的人，不要把他引入风雪小馆。”

“老叫化明白了，我会全力以赴。”

郭天同看看段九，又看看七宝和尚，才低声说道：“江兄，不知道郭某能不能……”

钱缺哈哈一笑，道：“你跟着老叫化吧！”

“不行，郭兄要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江枫目光转注到张四姑的脸上，接道：“大姐要再作一副韩霸的面具。”

“要他扮成韩副总管……”张四姑奇道：“你呢？”

“我要腾出身子，去见秦八公，也要阔气一番，到洛阳居会会冬婢梅花，不过，最重要的是去查查青凤的底子，这丫头在洛阳居身份独特，连邓飞也不知道她的来路……”

“真把我听糊涂了……”张四姑说：“洛阳居究竟有没有一个真正当家作主的人？”

事实上，何止是张四姑，连胡萍、段九、老叫化这等老江湖，也听得头

脑发胀，郭天同和胡元、吟雪、吟霜，更是听得全神贯注，生恐听漏了一句话，下面就听不懂了。

江枫叹息一声，道：“就表面上看，一切由总管邓飞作主，兄弟也一直这么认为，今天你们放手一闹，才又揭开了一层外衣，秋花双婢的武功之高，大出了我意料之外，管理赌场的副总管王龙，为你们带去的一批财宝和总管起了冲突，突然自暴身份，好像他才是真正主持洛阳居的首脑，眼看邓飞就要屈服他取出的竹符令下，兄弟只好出手，诱使邓飞杀了王龙，毁去竹符令才知道洛阳居中是那么复杂，但青凤和梅花，似是两个重要的人物……”

“果然是烟封雾锁，不到尽头，难见真相，说吧！要大姐怎么支援你？”

“先替郭天同做副面具，现在，我和钱老去见秦八公。”

秦八公在一座雅致的小厅中接见了两人。

破例见客，故然是因为钱缺在江湖上的名气很大，但更重要的是老叫化在拜帖上说明带了一位神医同来，点到为止。

老叫化并未说明带个神医来干什么？

神医就是江枫，他未带面具，但却加了三绺长髯，蓝袍修躯，看上去真还有一派仙风道骨的样子。

秦八公锦袍福履，衣着光鲜，但却掩不住眉宇间的愁苦和憔悴神色。

钱缺喝了一口茶，望望守在门口的两个劲装少年，笑道：“要不要他们下去……”

秦八公接道：“好！你们两个去守住庭院前后，不准闲人接近。”

两个劲装少年一躬身，退了出去，秦八公才轻轻叹息一声，道：“钱兄，有话可以说了？”

“我看你神色不对……”老叫化说：“是不是病势转重了？”

秦八公点点头，道：“不错，长安城中五大名医都看过了，也都留下了药方子，但都说不出病情原因，这几天，兄弟已觉着不对，似乎有一处经脉枯萎，已无法运气行动，看样子，兄弟这条命，恐怕是拖不久了。”

钱缺微微一笑，道：“秦兄也不用难过，让这位高兄弟给你瞧瞧，他虽然没有挂牌，但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高手。”

江枫早已和老叫化计议好了，他说出病源之后，由老叫化出手疗治，当然，江枫早已把这种独门的解穴手法，传给了钱缺。

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江枫替秦八公诊了脉象，叹息一声，道：“秦老自己说的不错，你有一处经脉不通，再不救治，大概拖不过半个月，就伤脉枯死，不会要你的命，但你却终身残废，这已经不是药物可以救治，在下不会武功，帮不上忙，先行告辞了。”

他说走就走，起身就向外行去。

秦八公急道：“大夫一开口说出病源，足见高明，必有良方救治，请留步……”

一伸手拦住了秦八公，钱缺微笑说道：“留不住的，他没有把握治好人家的病时，连口水都不肯喝，他起身而去，是无法下药了。”

秦八公大感捻的道：“这么说来，老夫是死定了。”

“不会死啊！最多是落个残废，失去武功……”老叫化道：“你还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洁的悠悠闲闲，过你的快活日子。”

“失去武功，终身残废，那还不如死掉的好……”秦八公望着钱缺，冷冷他说：“你是在幸灾乐祸？”

“秦兄不要误会……”老叫化说：“他会医病，能着手回春，也会治一般的刀、剑外伤，但他却不会治疗这等经穴内伤？”

“这不是白说么？……”秦八公道：“不能治的病，是绝症，不能医的伤，是……”

“他不能医，并不是说天下就无人能医……”

打断了老叫化的话，秦八公接道：“谁能医呢？”

“我呀！……”老叫化道：“早知你是受人暗算受了内伤，也不用千里迢迢去把他请来了……”

“你能医……”秦八公一脸怀疑他说道：“你可知道伤我的不是一般的点穴、截脉手法，少林、武当的人都无法下手，你他似是自知失言，急急住口。”

钱缺心中吃了一惊，暗道：幸好我还没有大吹法螺，说这震脉手出自武当，否则，只怕要当场出丑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这种事不能胡吹，灵不灵一试便知？”

“钱兄，没有把握，最好别试，这些时日内，已有三位高手试过……”秦八公道：“你累得一身大汗，我又多受一次活罪。”

言下之意，完全不相信钱缺会有解去独门点穴手法的能力。

老叫化心中明白，先治好秦八公的伤势，才能赢得秦八公的敬重、信任。

当下哈哈一笑，道：“老叫化白白替你疗伤，分文不收，我如没有把握，大老远地跑来干什么？也罢，为了使你相信，老叫化就跟你赌一下吧？”

秦八公怔了一怔，道：“赌一下，赌什么呢？”

“老叫化如果一下子医好你的伤，而且是手到伤好，马上要你恢复如常，鲜蹦活跳的，你准备如何谢我老叫化子？”

“你真有那么一个神法，兄弟愿奉上一万两银子酬谢，……”

秦八公道：“如是钱兄不满意，兄弟可以再加一万两，问题是有赢就要有输，钱兄准备……”

“老叫化如是拿人头作赌注，你秦兄大概会说老叫化讹诈你，这么办吧？如是我医不好你的伤势，老叫化就爬着出你的秦府大门……”

“这个太严重了吧！钱兄，我想……”

“就这么决定了，告诉我你伤在那里？”

秦八公道：“现在就要动手吗？可要准备些什么？”

“疗治内伤，全凭一双手劲，什么也不用准备，只要把受伤的地方告诉我就行了！”

伤在那里，如何救治，江枫早已清楚的告诉了钱缺，秦八公不说明，他也会出手推穴，但秦八公却说的十分仔细。

老叫化暗中运气，突然吐气出声，一口气连点了秦八公五处穴道。

秦八公随着那落下的掌指，失声大叫。

但见人影闪动，四个劲装年轻人闪电般急奔而来，冲入小厅。

目睹老叫化满头大汗在帮秦八公推宫过穴，四个人呆了一呆，躬身一礼，悄然退到门外。

但他们并未离去，四个人八只眼睛望着钱缺和秦八公，似是在等待秦八公的反应。

钱缺停下手，秦八公长长吁一口气，道：“钱兄，你是真人不露相啊！……”

突然感觉到腹中一阵怪叫，立刻一跃而起，向外奔去。

四个守候在门口的年轻人，吃了一惊，紧追身后。

但闻秦八公骂道：“你们四个王八羔子，跟着我干什么？莫不是还要在茅房里站岗不成。”

四个人楞了一下，秦八公已急急奔入茅房中。

这一切反应，都在江枫的预言之中，老叫化心中笃定了，自己提壶，倒了一杯茶，慢慢的品着。

好一阵工夫，秦八公回到小厅中，立刻回头盯着跟在后面的四个人，骂道：“你们全都瞎了是不是，放着贵宾坐在小厅里，你们连茶也不例，烟也不上，真给我漏气丢脸……”

他这一骂，四个年轻人慌起来了，两个人抢着倒茶，两个人抢着上烟，老叫化接下两杯茶，也接下两管水烟袋，笑道：“别太忙和，慢慢来，就会有条不紊了。……”

秦八公一看不像话，接下老叫化一管水烟袋，叫道：“你们通通给我滚出去，叫厨下准备一桌上好酒席，把和尚、道士都请来，今天，我要喝它个不醉不休。”

四个年轻人，目光盯在秦八公的脸上看，心中充满疑云！

不错，秦八公完全复原了，四个年轻人离开之后，秦八公立刻对钱缺兜头一个长揖，道：“钱兄，你可真是大慈大悲的救世罗汉，就那么三几下，我这拖了几个月的的大伤，忽然好了……”

“你是经穴被封，这经穴已解，自然就病痛全消了，……”老叫化道：“这不是病，也不是折骨，断筋的大伤。”

“唉！这真是忙家不会，会家不忙啊！听你说的这么轻松，兄弟真是惭愧极了，放着你钱兄这救命救苦的金刚、罗汉不拜，到处去求医续命……”秦八公道，“兄弟只怪自己有眼不识金山玉，白白受了几个月的罪，钱兄，你也真是忍心得很啊！眼看着兄弟我受苦受难，你就是坐视不理……”老叫化心中暗叫了两声惭愧，口中却辩道：“你一直说你是生了病，要是早知道你是受了伤，老叫化也不会到处跑着帮你我大夫了。”

秦八公大为感动地道：“钱兄，疾风知草劲，病榻见真情，秦某人在钱兄心中有如此份量，我一点都不知道，从今天起，你钱兄只要不嫌弃，咱们就是生死至交。”

“老叫化早就想交你这个朋友了，不过秦兄，目下江湖情势诡异，此后，一切的行动，都要小心一些才行。”

秦八公沉吟了一阵，道：“钱兄，这件事恼人得很，老实说，兄弟正在追查，只可惜我这个伤，害得我把事情拖了下来，大家为了兄弟，都只好停下不动……”

“慢来，慢来，我听得不太明白……”老叫化说：“你能不能把事情说清楚一些。”

秦八公道：“好！我说清楚，不过，你明白了，就要作个决定，至少，要答应我严守秘密，钱兄，我可以赌上自己一条命，但他们为了大局，只怕不会放过你了？”

“听起来很严重啊！……”老叫化道，“我答应你，不能决定时，我一定保守秘密。”

秦八公低声道：“整个武林，都被一股莫名其妙的邪恶力量控制了，少林、武当，那等誉满江湖的大门派，也是招架不住所以，他们各派出了一位

长老，找上兄弟，现在，就住在兄弟的家中，只等兄弟伤势好，大家就展开一些追查的行动，想不到兄弟的伤势，却越来越重，如非钱兄疗治好兄弟的伤势，这个计划，只怕要尽付流水，至少，兄弟是无能参与了。”

钱缺神情严肃他说道：“秦兄，那些人都靠得住吗？”

“靠得住，至少，大部分的人靠得住……”

“好极了，老叫化也联合了几位朋友，在追查这件事情，大家合起来吧！”

秦八公道：“行，行，兄弟立刻给你引见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咱们就开始行动，追查下去……”

“行动……”老叫化道，“从哪里下手？”

“就是兄弟受伤的地方，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美的像花朵似的，下手杀人，却是面不改色，那地方叫洛阳居，……”

第四回迎宾阁意外来高人

江枫来到了洛阳居，完全是本来面目，天蓝长袍，白色的着毛围巾，一副公子哥儿的打扮，只是头上缺了一顶武生巾，却把头发盘在头上，看上去有点怪异，但却很新颖，增多了不少帅气。

这时刻，不过是刚刚上灯的时分。

江枫一路逛进了洛阳居，直奔梅花厅。

一个黑裤、黑袄的店伙计，刚刚点上两盏垂苏宫灯，一回头就见江枫站在门口，看他那新奇的发型，微微一笑，道：“早啊！大少爷。”

江枫道：“配六个最好的下酒菜，请梅花姑娘陪酒。”

店伙计道：“大少爷，没有来过吧！”

“没有，你怎么知道呢？”

“我是专责照顾梅花厅的，一直没有见过你……”店伙计笑道：“但你却好像很熟一样？”

江枫心中一动，忖道：专责照顾梅花厅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看来，他们是私下约定，梅花这个人果不简单。口中应道：“是听朋友说的，洛阳居的花婢中，以梅花最出色。”“话是不错，不过，梅花最冷……”双目盯注在江枫身上，打量了一阵，接道：“我不知道，你这个样子，是不是能让梅花姑娘喜欢，不过，今晚上梅花姑娘已有了两处主宴的地方，“你是说，梅花姑娘今晚上没有空……”

“就算有空，也不过是应个卯就走……”店伙计说：“你花了很多钱，大半时间在一个人吃闷酒，我看，改个日子再来吧！”

“不行，我是下江人，明天不上路，后天来不及……”江枫道，“梅花姑娘之美貌，我是慕名久矣！只要能见一面，也就心满意足啦！”

“好吧！我去请你看，也许，梅花姑娘可以陪你一阵，可是价钱很贵呀！”店伙计脸上泛起无奈的神色。

江枫忖道：“年轻人果然还有纯情，是非还分得清楚，对这等以美色讹诈客人的事，心中还有份惭愧的感觉。”

取出一锭黄金，笑道：“这个够不够？”

“如果是十两一锭，大概可以够了……”店伙计笑道：“你要六个好菜，那就没准了，你给来个熊掌、天鹅肉丝炒虾浆，这十两金子，就不足够了，我看这么办吧！菜我替你叫，只有你和梅花姑娘，六个菜太多了……”

“那就麻烦小哥了。”江枫把黄金递了过去。

店伙计接过黄金，笑道：“我看你很顺眼，才帮你这个忙，这地方一掷千金，不是我们这种年轻人该来的地方……”

他半同情、半责备他说了江枫一阵，才转身快步而去。

江枫心中忖道：“一个人一餐饭，十两黄金还要计算着花用，这消费之高，只怕是天下第一了，梅花小妮子，有什么能耐，能叫人如此着迷花费……”

忖思之间，不觉间激起了强烈的好胜之心。

店伙计送上了四盘大菜和一壶加热的汾酒，低声道：“你先自己喝吧！梅花姑娘在换衣服，只怕要等一下才到。”“不要紧，我等她……”江枫表现出款款深情。

店伙计一笑而去，这种事，他见的太多了。

梅花厅相当的小巧，是所有厅房中最小的一间，但也是布置得最雅致的

一间。

木门呀然而开，寒风送过来一阵幽香，寒风被阻门外，人却娉娉婷婷的走过来。

不错，梅花姑娘，江枫早已经记得很熟。

只是经过了一番刻意的妆扮之后，看上去更觉娇柔、动人。

梅花姑娘表现的美，不是娇艳、诱惑，而是一种动人怜惜的柔媚……

她的衣着、举止，全走的统一格调，莲步姗姗行过来，走近了江枫时，却突然有着弱不胜力的样子，左手却按在了桌面上，稳住向下倒去的身子。

这就逼得江枫不得不伸出手去，扶住了她，也顺势握住了她一只纤纤玉手。

那是一只美丽绝伦的手，白嫩、纤巧，柔若无骨。

转脸看梅花，江枫也不禁心头一跳。

只见她，雪白的玉齿，脸上是一片柔柔的媚态，盈盈目光，盯住江枫的脸上，那模样，叫男人怦然心动，恨不得紧紧的抱过来，亲她个够。

江枫没有把梅花抱过来，他暗中运气，双目暴射出两股火势的情焰，脸上横溢着一片情爱。

梅花似是身不由己的，缓缓向江枫怀中投去……。

但她却突然神色一整，挣扎着站直了身子，抽出了被握的右手，低声道：“你好坏！那么用力，手都被你握疼了。”

江枫暗叫了两声厉害，这梅花姑娘的功力之深，远远超过春花四婢。

口中却低声说道：“你那两道眼神，一脸媚劲，不知道有多么的迷人……”

“可是，没有迷住你呀！你清醒得很？……”梅花媚眼流波地说道，“你是干什么的？成家了没有？”

“迷住我了……”江枫道，“我好想把你抱过来亲一下……”

“为什么？不亲我呢？”

“我不敢……”江枫道，“我怕你生气，但我又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所以，捏疼了你的手。”

“没关系，你是花钱的大爷，我只是拿银子陪酒的小酒女罢了……”梅花无限委屈他说，“只要有钱，谁都可以叫我陪酒啊！”

江枫心中忖道：“咱们就对着装下去吧！看看谁先捂不住。”提高了声音，道：“不对呀！这里贵得很，我刚才拿出十两黄金，店伙计告诉我还不一定够，我叫六个菜，他给我改成四个菜，像你梅花姑娘这样的身价，天下有多少人能常常来，招你陪酒呢？”

“你呢？是不是也花不起？”

“老实说，十天半月来一次，我也许可以撑过去，要是天天来，三个月我就得卖房子、田地……”江枫道，“一餐饭十两黄金啊！贵的吓人？”

梅花微微一笑，道：“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问的话……”

“哦！我是杭州人，来长安贩卖绸缎，生意不算大，但也不算小……”江枫说，“应该成家了，可是还是光棍一条！”“你年纪很轻嘛！父母呢？”

“父母双亡，记得妈死时，我只有十六岁……”

“这么说，这片天下是你自己闯出来的……”梅花说，“我要听实话，不许骗我。”

“父亲本来就做贩卖绸缎生意……”江枫道，“我只算子承父业，多亏父亲几个生前好友提携，总算混入这一行了。”“一个人，既有钱，又英俊，

漂亮的大姑娘，应该穿成一串送上门，为什么不成亲呢？”

“大概是……缘分不到吧！我又不愿凑合，就这么拖下来了？”

“啊！是眼光太高，你看上了什么人？”

“你！梅花姑娘……”

“真是吓我一跳，说谎话也该动点脑筋啊！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梅花说，“咱们是第一次见面，怎会看上了我呢？”“不错，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我说的可全是实话，……”江枫伸手由怀中取出一方折叠的白绢，道：“不相信，你看这个？”梅花接过白绢，缓缓展开，却真的吓了一跳。

敢情那是一副绢画，上面画的就是她梅花的画像。想想铜镜中自己的容貌，画的还真有八九分像。

“这是怎么回事？……”梅花说，“什么人画了这副画像？”“我请人画的，他们形容了你的美丽，我听得悠然神往……”江枫说，“就请了一个最好的画师，不过，修改了十几次，才成目前这个样子。”

“画师在哪里，我要见见他？”

“在杭州，姑娘愿意去，在下奉陪，而且负担往返费用，车马兼程，三个月应该够了？”

“太远了……”梅花轻轻叹息一声，道，“我那有这样多的自由。”

突然间，梅花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个人说的话十分平实，也合情合理，但却没有办法查证，他讲出了很多的事，但只能听过就算了。

“你贵姓啊！大名怎称呼？”梅花突然问一个最容易回答的问题，两道目光，却紧盯着江枫的脸上。

“我叫田玉，为了要见姑娘一面，特在此多留了一天……”“原来是田公子，今夜幸会，我敬你一杯……”梅花举起酒杯，脸上媚笑迎人。

急急举起酒杯，江枫急急说道：“不敢当啊！不敢当，我敬梅花姑娘……”

梅花执杯的右手，突然放手松杯，点出一指，正中江枫的“软麻穴”，出手的那份快劲，当真是已到了目不暇接的境界。

因为她点中江枫穴道的右手收回来，竟从容的接住了向下跌落的杯子，酒杯中余酒仍在。

江枫手中的杯子跌落了，人也向一侧倒去。

梅花的左手一探，抱住了江枫的身子，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冷冷的说道：“你给我听着，你满口谎言，胡说八道，希望你好好地想想，现在，你先乖乖的躺一会，等一会希望你能说出实话。”

站起身子，单臂一收，竟把江枫给挟了起来。

看她那纤纤柳腰，柔弱娇躯，挟起江枫这么一条大汉，竟是行若无事，走到了壁角之处，用手一推，墙壁间竟然裂现出一座门户。

江枫双目微闭，任凭摆布。

那是一处很小的密室，有一张木榻和两张木椅。

梅花把江枫放在木榻，突然叹息一声，自言自语他说道：“你是个令人动心的男人，希望你没有骗我，你不是很想亲亲我吗？”

伏下身子，轻启樱唇，竟然送上了一个长吻。

可惜江枫穴道被点，美女投怀，香唇送吻，他却一点也无法享受。

良久，梅花才缓缓站起身子，低声说道：“田玉，好好的睡一会，我会尽快来看你的。”掩上密室之门，快步而去。

这那里是风月迷人的销金窟，简直是一座要人命的黑店，到处都布有密

室、机关……。

江枫挺身坐了起来，摇摇头叹口气，忖道：“我在洛阳居中是管理饭庄的副总管，竟然不知道这梅花厅中有这么一间密室，在这里，她们可以不露痕迹的为所欲为，梅花厅中有，那菊花厅、荷花厅、桃花厅，是不是一样呢？”

惭愧啊！惭愧，我江枫一向认为自己是相当聪明的人，但我花了几个月，竟对四季花婢一无所知。”

他站起身子，伸动一下手脚，盘坐在木榻上闭目调息。他虽然及时用“移穴换位”的上乘内功，移开了穴道，但梅花那一指力量相当的重大，被指力点中之处，竟然隐隐作疼。四季花婢中属梅花最美，但也属她下手最狠，心地最毒，迷惑人心的魔功最深，也许，这丫头才是真正统率洛阳居的首脑人物……。

忽然间，江枫想到了青凤，那个风靡长安的歌女，以她造成的轰动来说，是强过梅花千百倍了……。

难道，她才是统治洛阳居的首脑。

江枫有点后悔了，过去，竟然忽略了青凤……。事实上，也忽略了四季花婢……。

江枫摇摇头，付道：“幸好是发觉及时，否则，七宝和尚等一行人，就算能避过邓飞观察，却又如何能逃过这四季花婢的暗算。

以今夜梅花的行事方法而言，她们都是只求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她们狠毒、明快，行事迅速，完全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作风……。

江枫心中大大地一震，忖道：“难道这些人，也兼任杀手的工作不成……”

可怕呀！灯红酒绿的洛阳居。

可怕呀！娇娇美女蛇蝎心……。

江枫思绪如潮，无法再运气调息。

一番深长的思虑之后，也坚定了以激烈手段对抗四季花婢的决心。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候，江枫听到了步履声息，急急的躺在床上，闭上双目。

暗室门被打开，梅花姑娘轻柔地行了进来。

火光闪动，暗室中竟然亮起了一支火烛。

梅花娇艳的脸上，带着五分酒意，玉掌轻挥，懈开了江枫被点的穴道。

江枫睁开双目，挺身坐了起来。

他装作得很好，一向心细的梅花，竟然没有瞧出破绽。

“ 田玉…… ” 梅花温柔的说道：“ 说实话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

“ 唉！你会点穴法，我知道那是一种很高深的武功…… ” 田玉叹息一声，接道：“ 我也跟张师父练过几年武功，只可惜他不会点穴法，没有传给我们。”

梅花微微一笑，道：“ 谁是张师父？ ”

“ 杭州大山武馆的张师父很有名气…… ” 田玉道：“ 我跟他学了三年，练过大洪拳、小洪拳，三两个年轻人，也近不了身，我只有这些本领，现在，全部都说出来了。 ”

江枫不知道杭州是不是真有一座大山武馆？但梅花也不知道，所以，梅花相信了他说的话。

他虽然装的有些幼稚，但他魅力四射的男人气质，更加强烈。

那是先天的条件，加上后天的训练，培养出来特别气质。

所谓后天的训练，就是一种武功，一种把本身魅力完全发挥的武功，它

不算正派的武学，但却是一种非常有效，实用的工夫“惑心术”。

它具有对抗“迷魂大法”和“内媚术”的力量。

而梅花姑娘就是习过内媚术和“迷魂大法”，很有成就的漂亮女人。

所以，梅花姑娘在洛阳居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她发觉的

可疑男人，就很难逃过她的媚力迷惑，不是吐露真言，就是拜服在石榴裙下……

但梅花姑娘是冷酷的，恶毒而多情的，被她征服的男人，不是被暗中处决，就是被悄然送走……。

那些人都是武林中的人物，至于一般的商旅客人，除了慕名指定梅花姑娘陪酒之外，梅花是尽量逃避，逃避不了，也摆出了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使人很难亲近，顶多能敬敬酒，碰碰手，说几句俏皮话，过过干瘾……。

但遇上了江枫，梅花竟然有点把持不住。

当然，这就像两个大老千碰上了头，大家各凭道行出千，输的一方，一定会尽出所有，输得很惨。

梅花感觉到情形有点不对，因为，她在陪客人喝酒时，竟然心神不定，偏巧今夜的客人，又是官府中人，也是他们不能开罪的人。

她被客人纠缠，却又一脑子田玉的影像在晃动，无法冷静的应付，这就便宜了那位客人，搂搂抱抱，上下其手，大大被折腾了一阵，梅花逆来顺受，只好闭上双目，把对方幻想成田玉，任其轻浮。

这就羡煞了旁观的客人，认为梅花今晚上冰河解冻，刘师爷的艳福不浅。

刘师爷是长安府的刑名文案，在长安也算是很有权势的人物。

梅花用了最大的耐力，忍受到酒宴终了。立刻如渴骥奔泉，回到梅花厅中，掩上房门，行入密室，点起灯火，解开了田玉的穴道。

“我相信你……”梅花伸出纤巧的玉手，握住了田玉左手，柔媚地笑道，“你只是听他们说起我，就能画出了那幅很像我的画像，真的叫人感动……”缓缓偎入了田玉的怀中。

田玉似是很胆小，美人入怀，他竟然不敢用手去抱，反倒是梅花的右手，伸了上来，紧紧地抱住了田玉的肩头。“田玉，你不是很喜欢我么？为什么不抱住我……”“我不敢，我不知道还要多少黄金……”

梅花娇媚一笑，道：“田玉，你真是傻得可爱，梅花姑娘的身体，岂是黄金能买得到的？”

“黄金也不成啊！那要……”

“唉！田玉，你是真的不懂呢？还是在故意装作……”梅花尽量使声音变得温柔。

“我被你吓怕了……”田玉说，“你可以出手点我的睡穴，也可以出手点我的死穴……”

“原来你担心我会杀了你……”梅花娇媚一笑，道，“不会的，现在，就是你骗了我，我也舍不得杀你了。”她虽有强者的姿态，但内心中却已经彻底的溃败，她已完全屈服在江枫的锐力下。

江枫开始反击，梅花已完全失去了自制的能力，她宽衣解带，全力奉献了自己。

梅花迷失了，十几年修炼的内媚术，也完全失去了作用，就在密室的小床上，睡熟了过去……。

醒来时，已腊烛成灰，开启的密室木门，隐隐透入了天光。敢情天色已

亮。

梅花震惊极了，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急急一跃下床，才发觉全身未着寸缕。

她忽然发觉了自己的胴体，竟是如此的美丽，曲线玲珑，冰肤玉肌，不禁生出了一股自惜自怜的心情……。

脑际间又泛现出田玉的影子，那带着稚气的英挺男人，一宵情丝，竟然深深的盘居在她的心里。

她缓缓穿上衣服，掩上密室，步出了梅花厅。

这里是她迎客陪酒的地方，那座密室，是她逼问口供，处置敌人的所在，不是她的卧室。

梅花从没有在那密室中休息过，昨夜，也是第一次，睡那张小小的木床。

晨风拂面，随时都花香浮动，只是清晨的花气，更觉逼人梅花伸展了一双臂，摆动一下柳腰，顿觉精神一爽。

“是梅花姑娘么？！梅花心神一震，转头看去，只见总管邓飞正缓步行了过来，一对碧光闪动的魔眼，不停的上下打量，似是要从梅花的身上，捕捉住一些什么？”

“总管早啊！……”梅花镇静一下心神，挤出一脸笑容，道，“小婢昨夜侍客，多饮了几杯酒，竟在梅花厅中睡熟，刚刚醒来，正准备回房休息。”

“你吃醉酒了……”邓飞低声说道：“四季花婢中，属你的成就最高，怎会被人灌醉呢？”

梅花神色一冷，道：“总管对我了解多少呢？偶而放量，多饮了几杯酒，也不算什么大事啊！”

邓飞脸色一变，冷冷说道：“看来，我这个总管，实在是管不了什么？你们平常对我的敬畏，全都是装出来的，是吗？”

梅花道：“总管既是如此来想，小婢也是无可奈何了？”

神情冷淡，确然没有把总管看在眼里。

“梅花，你好大的胆子……”韩霸突然出现，大步行了过来，道，“顶撞总管，该当何罪？”

梅花抬头瞧瞧韩霸，冷然一笑，道：“韩副总管，是专门管理我们的顶头上司了？”

韩霸道：“你们连总管都不放在眼中，那里还会把我这个副总管摆在心上。”

“我们听命行事，可是也要有一个限度……”梅花道，“事实上，你们只是保护我们的人，你们的责任，是维护洛阳居的安全，使客人往来，都能平安无事，使这里能顺利营业，至于管理我们四季花婢，老实说，你们还不够这个身份！”

“看来，这里复杂得很……”邓飞说，“我受命为洛阳居总管时，授有全权，负责洛阳居中的事务，当然，也包括管理所有的人。”

“不错，洛阳居的人，是由你总管指挥，那些人包括了男、女侍应，镖手、工人，但你却管不到四季花婢……”

梅花微微一笑又道：“我们来自内宫，根本是另一个系统，我们来这里，是帮你们的忙，应该是贵宾的身份，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不过，总管可以请示啊！你会很快得到答复。”

韩霸心中一动，忖道：“这个组合果然各有系统，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哪

一个阶层合而力一……。”

心中念头转动，口中却冷冷说道：“梅花，也许，我和总管都是后期投效的人物，不是你们正统弟子，但洛阳居是一个单位，总该有一个领导人物，所谓天无二日，如若都像你梅花姑娘一样，超然于外，独树一帜，成何体统？”

梅花点点头，道：“说的有理，所以，我们已尽量和你们配合，平日我们对总管和你韩副总管表现的敬意，大概还过得去吧！此刻，没有外人，把彼此的身份说个明白，以后，大家才能处的更为和睦。”

韩霸无法作主了，回头望着邓飞。

邓飞叹口气，道：“我会问明白这件事情，早知这洛阳居中的总管，是这样一个窝囊的角色，邓某人也不会接受这个工作了。”

“总管也不用妄自菲薄，那些镖手，都是优秀的正统弟子。……”梅花说，“那些侍应伙计，也都有着相当高明的身手，这些力量，足可以抵上武林中一个中等门户。”

“你年纪不大，对江湖中的事务倒是知道的很多啊！……”韩霸冷厉的脸上，泛起难得一见的笑容，接道：“此后，还望姑娘多多合作。”

“我会的……”梅花微笑道：“像过去一样，保证使你韩副总管满意。”

“好！姑娘请去休息吧！……”韩霸转向总管邓飞说道：“属下回来时，天还未亮，却发现一个年轻人在这里走来走去，属下把他抓住了。”

邓飞道：“问清楚他的身份？如无可疑，就放了他，如是可疑，就把他暗中处决掉了。”

“是！”

韩霸恭恭敬敬的应了一声。

邓飞道：“等一下，咱们一起早餐。”

“属下遵命。”

韩霸表现出了无比地恭谨。

邓飞转身而去。

韩霸也举步向前行去。

但觉微风飒然，梅花突然出现韩霸的身前。

“姑娘好高明的身手，在下自叹弗如了？”

“副总管言重了……”梅花陪上一脸微笑，道，“副总管抓了一个年轻人？”

“是啊！他天不亮就在这里转来转去，形迹十分可疑？”“他叫什么名字？”梅花低声的问。

“我还没空问他……”韩霸奇道：“梅花姑娘怎会关心这等小事？”

“只是随便问问，……”梅花道，“他长的什么样子？”“好像很年轻，老实说，我一下就点了他的穴道，根本还没有仔细的看他一眼……”

“现在何处？”梅花急急地问。

“被我关起来了……”韩霸道，“等一下，我会去问问他，如果不是江湖中人，我就立刻放了他。”

“副总管，我可不可以去看看他？”

“这样吧！早餐之后，我派人把他送到你那里去，如果姑娘不认识，再交还给我处决他。”

“如是我认识呢？”梅花泛上了两颊羞红，垂下眼帘，不敢看向韩霸。

“那当然由姑娘发落了……”韩霸微笑说，“姑娘是我们洛阳居中的贵

宾啊！”

“韩副总管，不管他是不是我认识的人，梅花都会记着你这份情意，日后，我必以千倍的恩情报偿。”

“小事一桩，在下和总管一起吃过早餐后，立刻就把人送去，包管他毫发无伤。”

梅花口齿启动，欲言又止，躬身一礼，转身行去。

情这东西，直叫人生死相许，像梅花这样受过严格训练的杀手人物，一旦动了情，竟也和一般的少女一样，羞羞答答，欲语又止。

韩霸赶到邓飞的住处，邓飞已摆上了早点等候。

“韩某约请的几位朋友，都已答允来此助总管一臂之力。”

邓飞点点头，道：“都是些什么人？”

“七宝和尚……”韩霸轻轻叹息一声，道，“想不到他竟然一口答应。”

邓飞似是被火烧了一下，突然跳了起来，道：“这个，不太好吧！道不同怎相为谋？七宝和尚是方方正正的人物，愿意来洛阳居，只怕是别具用心？”

“至少，他会全力和我们合作，唯总管之命是从……”韩霸说，“这些年江湖人早已经忘却本来，黑、白两道，也已经混淆不清，七宝和尚答应易容改扮，掩去和尚的身份，显然是，他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总管不妨仔细想想，洛阳居中有那一股力量可为我们所用！搬着指数一数，只有我们两个人，七宝和尚和他的几位朋友，愿意投效总管，至少我们在洛阳居中，可以占得稳一些，总管也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心腹人了。”

“还有些什么人？”

“我没有仔细地问，不过，七宝和尚说的很明白，他们都有相当的身份，也不便以真面目投入洛阳居中，所以，他们都经过易容，或是戴上人皮面具，但他们得对总管绝对忠诚……”韩霸说，“我告诉他们说要请示总管才能决定，他们还在等我回音？不过……”

“不过什么？……”邓飞低声问道，“他们是不是附有条件？”

“条件倒是没有，但他们明白无论如何易容，也逃不过总管一双神目，他们都知道总管有过目不忘之能，有洞穿易容改扮的眼力，……”韩霸也低声回答，“他们准备和总管见面之后，自白身份。”

这顶高帽子不着痕迹，听得邓飞心中舒坦至极，笑一笑，道：“这话倒是不错，天下最好的易容手法，也逃不过我这双眼睛。”

韩霸道：“总管是不是同意了昵？”

“万一引狼入室，日后要我如何交代……”邓飞说，“我看这件事，还得慎重的想想。”

“杀王龙已种下大祸之因……”韩霸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力量，今日梅花姑娘那番话，总管当还记忆清楚，洛阳居小小一个据点，系统庞杂，各自为政，你真正能管的，只有我韩某一人，我对内情知道不多，但总管也好像知道的有限，我们随时有被解职拘押的可能，……”

邓飞点点头，道：“不错，不错……”

韩霸道：“我不知道总管作何打算，我是绝不甘束手就缚，到了要命的时刻，我会全力反击，能走就走，走不了，也要拼搏至死，一旦被擒，那就生不如死了！”

“嗯！……”邓飞道：“说的有理，宁可战死，不能被擒，我知道他们对待叛逆的手段，真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所以……”韩霸说，“投靠总管的人，能和我们全力合作，最为重要。”

“好吧！你带他们来，我们尽力掩护他们，但也作作最坏的打算……”

“是！……”韩霸站起身子道，“今晚上，我就带他们来见总管。”

邓飞点点头，韩霸告辞而去。

韩霸取下人皮面具，恢复了本来面目，带三分惊怯容色，推开了梅花的房门。

梅花住的地方不大，只有一房一厅，厅中小桌上，已摆好两份点心，梅花正呆呆的坐着出神，抬头见田玉面惶惊怯地的缓步行来，立刻一跃而起，先探首向门外四下瞧瞧，才顺手掩上房门，拉着田玉在木桌旁坐下。

无限惜怜的说：“你真是我命中的魔星，受苦了没有？”

田玉摇摇头，道：“没有，我早晨出去散散步，不想被人一下子点中了穴道，我真是太没用了。”

“唉！你连什么人点了你的穴道，都没有瞧清楚吗？”

“他点的晕穴，我一下子就晕了过去，那里还瞧到什么人点我的穴道，不过，送我来这里的人，自称姓韩，他说是你的朋友，你要他救我出来。”

梅花点点头，道：“这么看来，他还是真够朋友，饿了吧！快些吃点东西，我得想想看怎么安置你？”

田玉摇摇头，道：“不用费心了，吃过东西，我就走！”

“走！”梅花呆了一呆道，“到哪里去，你要就这样离开我吗？”

自名田玉的江枫见梅花一脸惊诧之色，亦为之心中一动，忖道：“看样子这丫头真的一头栽了进去，她习过迷魂大法，怎的定力竟如此之差，还是这‘惑心术’太过霸道？”

“我要回到客栈，整理行装。我不能永远留在长安。梅花……”田玉说，“嫁给我吧！跟我回杭州去，我们在西湖岸边，盖一幢房子，那里风光明媚，尤胜长安。”

前面两句话说得似甚决绝，但后面又深情款款，梅花姑娘听得是又气又急，娇声嗔道：“你明明知道我不能离开这里，如何能去杭州？”

“那该怎么办呢？……”田玉叹口气道，“总不能让我留在这里吧？”

“为什么不能？既是无法分开，我又不能跟你南下杭州，你只有留在长安了。”

“这里太危险，随时都可能被人一下杀死，我知道你可以保护我，但你总不能时时都守在我的身边吧！”

田玉流露出无限的畏惧、哀伤。

梅花两道冷厉的眼神，盯注在田玉的脸上，凝视了良久，冷厉的目光，变化出无限柔情，叹息一声，道：“唉！你怎么这样窝囊，没一点丈夫气概……”

“我只是一个贩卖绸缎的商人……”田玉说，“不是闯荡江湖的绿林好汉，但你们这洛阳居却不像一般的歌坛饭庄，好像很多人都会点穴手法，那是第一流的武功，就说你吧，看上去娇弱温柔，但你却一身好武功，把我这个大男人全不放在眼中，一抬手、一投足，就能要了我的命……”

梅花忍不住嗤的一笑，道：“你呀！你还好意思自称是大男人啊……”

田玉微微一怔，道：“我不是大男人，是什么？”“是……是处处要人怜惜，照顾的小丈夫……”梅花忽然纵体入怀，紧紧抱住了田玉，接道：“我

不让你走！我舍不得离开你，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爱上了你这绸缎贩子，而且，动了真情，田玉，留下来陪我，我受不了离别的相思痛苦……”“那就跟我走啊！梅花，你是我见到过最好女人……”

“只是漂亮吗？……”梅花在田玉怀中仰起了脸儿，娇媚横溢，动人极了，田玉也不禁心神一荡，赶忙吸口气，镇定下心神。

“当然，你还有很多动人之处，别的女孩子，难及万一……”田玉说，“所以，我真的希望带你回去……”梅花接道：“我真有那么好处吗？但我总觉得抓不住你的心……”

“可能是我心里有些畏惧，有点怕你，所以，有些话，我不敢说出来……”

“你心中想什么？就说什么。……”梅花说，“我好希望你坚强起来，你可以骂我，甚至出手打我，我都不会怪你，我会学着顺从，作个要丈夫怜爱的小媳妇……”

“那就跟我走吧……”田玉果然振作了起来，接道：“他们要多少银子，我可以凑凑看，如若不够，我回去把田产房子一起卖了，只要能赎你之身，我是不惜所有。”

梅花有点感动地笑一笑，道：“傻哥哥，不是多少银子的事，而是我根本不能离开这里？”

“为什么呢？……”田玉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因为离开这里，我们都不能活下去……”

梅花默然说道：“会有很多武功高强的人追杀我们，只恐怕还没有回到杭州，我们已经没有命了？”

“你武功那么好？还有人能杀了你……”田玉道，“那些人是不是洛阳居的保镖？”

梅花缓缓站起身子，理一下鬓边散发，冷然一笑，道：“洛阳居中人，能够杀我的，大概还没有，唯一的可能人是洛阳楼的青凤……”

“她！那个轰动长安的歌女，也是那么娇娇柔柔的，这怎么可能吗？……”

梅花道：“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能力杀我，她只是唯一的可能人选，我怕的是别人……”

她真的跌入了爱情的漩涡中，无意中透露出很多的隐秘。

“我就不懂了，除了洛阳居外，还有什么人会追杀我们，和他们全无关连啊！”田玉满脸不解的神情。

“江湖中事，你懂得太少了……”梅花叹息一声又道：“像我这样一身高明武功的人，怎会沦落在风尘中，陪酒卖笑，任人轻浮呢？我今年十九岁，却学了十二年的武功，难道作一个卖笑酒女，还要下如此大的本钱吗？”

田玉摇摇头，道：“是啊！我这里真有些想不明白呢？”

“人生难得糊涂，不要太明白，但我说的却是句句真实，我一人打不过他们，也许还能逃走！但你却是没有一点生存的机会……”梅花苦笑一下又道：“我真的爱上了你，怎能忍心害你，但我不甘心就这样分手……”

她真的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双眉愁锁，凝神静思。

田玉道：“我也有些舍不得离开你了，这样吧！我先回客栈去，料理一下事情，明天中午我再来看你？也许，那时，我们已经想出了解决事情的好办法？”

梅花心中明白，田玉实不宜在此停留，点点头，道：“好吧！但你一定

要来啊！”

“绝不会超过明日午时……”

田玉缓缓站起了身子。

“等一下……”梅花拉开妆台的抽屉，取出一叠银票，道：“这是我存的私房钱，你拿去，明天来这里，不要太小气，能在洛阳居中，找梅花姑娘陪酒的人，都是一掷千金的豪客。”

田玉呆了一呆，道，“我怎么能要你的钱……不行……”

“心都被你偷去了，还分的什么你我，金银财富，都是身外之物，再说，我留着这些钱，也没有什么用处，……”

梅花拉起田玉的手，把银票交到田玉的手中，接道：“带着吧！这里的花费太大，不是你负担得起，更重要的是，我要让你明白，梅花的情爱，身体，不是甲金钱能够买得到的。”

田玉数了一下，十三张银票，加起来有五万三千多两银子，真是吓人一跳的大数字。愣了一下，道：“这么多，我……我“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好好的想想看，如何的留在长安，能让我每天看到你，快些走吧！这里不宜多留……”

梅花推着田玉离开，顺手掩上了房门。

原来，她听到传来的步履声，有人正向这边行来。

风雪小馆的地下密室中，坐满了人，七室和尚、胡萍、段九、胡元、郭天同、张四姑、吟雪、吟霜、钱缺、江枫，围坐在一张大圆桌的周围。

江枫神情肃然，目光如电的环顾了群豪一眼，道：“今晚上，我就带诸位进入洛阳居，一切按预定的计划行事，邓飞杀了王龙之后，已感受到人孤势单的压力，我相信他会接受我们的安排。”

钱缺接道：“邓飞不是平庸之辈，洛阳居中，仍有着无法估算的实力，一旦他翻脸变卦，你们岂不是陷身重围之中。”

“所以，我决定提前行动，如没有邓飞的合作，我们很难在洛阳居中立足，但也有应变的打算，如若邓飞不肯合作，那就立刻行动，杀了他取而代之……”江枫双目神光湛然，冷厉的接道：“冬婢梅花，武功之高，大出意外，可能是洛阳居中最难对付的高手之一……”

“梅花的武功，比起秋花双婢如何？”张四姑道，“咱们要谋定而后动，先要安排好对付她的办法。”

“高过秋花双婢很多，真要形成敌对之势，先要除去她……”江枫道，“不过，他们派系纷杂，所以，王龙被杀一事，到现在还无人追查，诸位混入洛阳居后，先要了解情势，定出应变策略，最好是因势利导，不要硬拼，但如，一旦动手，就要一击中的。”

“江老弟，梅花只是高手之一，即是说还有更难对付的人了，老叫化想知道，那一位是什么人物，是不是魔眼邓飞？”

“不是！钱兄身兼数家之长，邓飞已非敌手，小弟说的是歌女青凤！”

“青凤……”张四姑道：“比梅花如何？”

“还没有探出她的底子，不过，她至少应该是梅花同一级的身手，也可能更为高明。奇怪的是，青凤和四季花婢，又非同一系统的人，各自为政……”江枫苦笑一下，道：“这个组合，当真是复杂得很啊？”

七宝和尚道：“山有尽处，水有源头，他们这等作法，看上去百花耀眼目迷五色，但他给了我们很多可乘之机，以后的事，只有随机应变了，好在，

大家在一起，随时可以商量。”

“对！变化难测，也无法定出尽善之策，……”江枫目光转注郭天同的身上，接道：“韩霸的口音、举止，郭兄都熟悉了吧？”

“在下已尽了心力……”郭天同道：“只恐怕还无法学到维妙维肖。”

“大姐的人皮面具，是否已经完成？”

“你提前了两天，只有现在加工赶一下了。”张四姑笑道，

“大概不会有违方命吧？”

“大姐辛苦……”江枫目光转注到钱缺的身上，接道：“秦八公是否愿意合作？”

“出人意外的顺利，老叫化发觉了江湖中人心未死，他们早有了准备，隐藏了一批很大的实力，少林、武当，都有高手参与，秦八公是领导人物之一！老叫化疗治好他的伤势，他也把老叫化引为知己，尽吐胸中之密。”

“好极了……”江枫有些振奋地道，“关洛道上如此，想来别处亦有心怀忠义的江湖同道，在暗中结合成反抗力量，吾道不孤矣！只要顺利地掌握了洛阳居，咱们就有反击的机会了，至少，可以揭开他们一层神秘外衣。”

张四姑道：“兄弟，你再把分派各人的工作说明一下，大家再作一些准备，就可以行动了，我先告退，把你面具赶出来。”

“大姐，小弟的心中感激，区……”

“感激我，摆在心里就好，倒是大姐有件事没有帮你办好……”张四姑叹息一声又道：“吟雪、吟霜的快速易容手法，尚未学好……”

“张姨！好像我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大概可以派上用场了……”吟雪说：“妹妹比我还聪明，应该比我学得更好些。”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差一点就会破绽百出，颜色调错，就是使脸色和肤色大不相同，一眼就可以看出毛病……”

江枫接道：“大姐说的是，雪、霜两位姑娘，暂留大姐身侧，坐镇风雪小馆，接应八方，大姐，这又是一件很艰苦的任务啊！”“我只能说尽力而为，事情办不好，大姐会拿性命顶上……”张四姑的语气很平静，但字字如金玉撞击，豪气干云，听得老叫化、段九等心神震动，只觉她侠肝义胆，尤胜须眉。

但江枫明白，张四姑这番肝胆相照的豪语，包含了无尽的情爱，这位一生未侍男人的奇女子，在年过四十，青春将尽时，却遇上了江枫这个习练异术的男人，搅乱了她的心，也引燃了她深藏心底的情焰，烧的她重出江湖，情甘效命。

“大姐……”江枫的心中有三分惭愧，七分不安地说：“这是一场豪赌，武林命脉能否延续下去，全在我们这一击之中，小弟不知道，这一战，要死伤多少的英雄豪杰，留下多少悲伤憾事老叫化哈哈一笑，道：“江老弟，人生一世，草长一秋，生死等闲事，当付笑谈中，老弟，世无百岁英雄，大丈夫当留一份去思……”

“老叫化说的对，血泪酬知己，伤情付流水，夕阳无限好，何苦愁黄昏，你们坐坐，我要下厨去，作几道拿手的好菜，让诸位尽一餐之欢。”

张四姑转身而去，双目中浮动莹晶的泪珠。

这位江湖奇女子，也终于忍不住了，幽幽愁怀，无限情伤！

人生啊！竟是如此惆怅无奈。

吟雪、吟霜，看看江枫，同时站起，道：“张姨！我们帮你。”

“好啊！丫头，来学学张姨的烹饪手法，只要得我十之六七，保证能把男人拴住。”

吟雪、吟霜本是纯洁无邪的少女，但这些时日之中，张四姑却告诉了她们太多的事，使两位冰雪聪明的小姑娘了解到江湖的险恶，也使她们开始留心去观察身边的事务。

她们发觉了江枫。

江枫不是那种面如敷粉的俊俏人物，但他那股刚毅的神韵和英挺之气，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男人魅力。

两个小姑娘一遇上江枫，总是忍不住多看几眼。

听说学好了烹饪术，能把男人拴住，二女同时回头看了江枫一眼，忍不住微微一笑。

张四姑却瞧的心头一震。

平心而论，江枫并没有施展惑心术引诱二女，以利用她们全心效命，相反的还有点逃避的用心，从不单独和二女相处。

说二女动了情，也未免言过其实，她们纯洁的心灵中，只感到江大哥很有英雄气概，江大哥很可爱，很想和江大哥相处一起。

两个小丫头慢慢地步入人情网，但她们却全不自知。

江枫没有留心二女，也没有看到她们临去秋波的回眸一笑，却转向七宝和尚，研商混入洛阳居的细节。

酒肉和尚是大智若愚的人，江枫的计划，他很快的全盘领悟，点点头，道：“和尚想不出好主意，却保证能执行你江老弟的计划，不过，和尚有一点想不出明白，郭天同易名韩霸，取代你的副总管，你老弟随时可以离开洛阳居，和老叫化子见面，身外化身，里外兼顾，办法是十分高明。

不过，你回到洛阳居，再以韩霸身份出现时，郭老弟又往那里去呢？邓飞很精明，四季花婢也非等闲人物……”

“这一点，我早有计较了……”

江枫说：“我的住处有一间堆放衣物的房间，我已经布置妥当，里面可以住一个人，外面杂物遮掩，如果，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大概不会有人搜查，只是地方太小了一些，要委屈郭兄弟“只要有一席之地，能让我容身足矣……”郭天同道，“只是进出之间，是否方便吗？”

“那倒不用担心，就在我住的房内，我们身材相差不多，我已准备好了很多相同的衣服。”

“这就好，郭某人会全力以赴。”

七宝和尚哈哈一笑，道：“江老弟，你不但胸有成竹，而且，早已有了准备，好！咱们吃过易花手的精美佳肴，就易容动身。”

老叫化突然说道：“江老弟，你要不要见秦八公？”

“当然要见……”江枫道，“而且，还要说服他假意和邓飞合作，互通声息！”

“可是，你已经见过他了……”老叫化道，“秦八公的气量不大，如果他认为你我勾结耍了他，只怕心中会有芥蒂？”

江枫点点头，道：“所以，我见他时，会以韩霸的身份出现，邓飞不是任我们玩弄于掌股之上的人物，他不和秦八公当面谈过，绝不会听我一面之词。”

“这么说来，老叫化也得改扮一下了？”

“那倒不用……”江枫笑一笑又道：“正要用你老前辈的威名，才能让邓飞信服。这中间大费思量的是，不能让邓飞完全了解我们人实力，也不能空口说白话，不让他看到一些斤两，他不会相信，这中间得用些心机才行。”

“这件事，由老叫化和秦八公商量一下，选几个有一定分量的人物和你们见面。”

“好！去说服秦八公，我等你的回音，明天晚上，希望能把消息传入风雪小馆，四姑有一套连络方法，不用人现身，一样能传递消息。”

“唉！老叫化应该立刻走的，但错过易花手这顿饭，我会遗憾终身！”

“吃过再走嘛！……”江枫道，“急也不在吃顿饭的时间，我耽心的是秦八公对你生出误会，来个翻脸不认人……”

七宝和尚接道：“只怕他们会杀人灭口，老叫化，现在的江湖情势，和过去大不相同了，大家都在暗中行事，勾心斗角，不像过去那种光明磊落的行动，你要当心！他们如若真对你起怀疑，那就会不计手段的杀了你。”

“对！看起来，最安全的地方，反会最为危险……”江枫转眼看着七宝和尚又道：“大师有何高见？可保钱前辈的平安？”

老叫化哈哈一笑，道：“诸位提醒了我，老叫化自有应付之道，两位不用为钱某安危担心。”

“但我们关心江湖大局的变化……”江枫道，“我知道老前辈视死如归，但你可曾想过，你死了，谁能顶上你那份工作，我们需要的是成功的英雄，不需要豪壮的烈士，前辈要珍重自己。”

“是是是……”钱缺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羞惭又道：“我会小心应付，会和易花手张姑娘研究一下。”

“对！有备无患，洛阳居中的情势稳定下来，我就到风雪小馆来恭候佳音。”

“需要帮助时，我会向张四姑提出要求，不过，老叫化将尽量动之以诚，希望能取得秦八公的信任。”

“行了……”七宝和尚微微一笑，道，“老叫化只要把暴躁脾气压一下，办事能力，绝对可以信赖。”

老叫化听得心头一震，暗道：“原来他们是怕我脾气暴躁，误了大事。”

吟雪、吟霜，送上了精美的酒菜，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笑意迎人，一点没有捧酒、送菜的委屈感觉，大家赞佳肴可口，两个小姑娘也跟着叫好，而且，还说在厨房早已偷吃了很多。

果然是心中无贵贱，贫富皆一般的纯洁少女。

邓飞要江枫带七宝和尚在住处见面，那是一幢青砖砌成的三合院，江枫也未到过的地方。

七宝和尚打量了小客厅一眼，不见外人，突然取下包头的黑巾、假发笑道：“我是七宝和尚，久闻邓兄大名，今日有幸一会。”

邓飞颌首微笑，江枫暗暗赞赏道：“好一个胸藏锦绣的大和尚，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引入正题。”

“江老弟告诉我……不对，不对……他现在应该是叫韩霸……”七宝和尚有些失措地说。

“不要紧……”邓飞低声安慰着七宝和尚，道：“江枫已经告诉我他杀了韩霸冒名顶替的事，江老弟和我是同一在条船上的人“这就好，这就好……”七宝和尚道，“他告诉我说，你邓总管需要几个忠心效命的人，武

功要好，胆子要大，整天有酒喝，月月有钱拿，和尚虽然跳出三界外，但却未戒酒肉……”

“好！你带了多少人来？”

“连和尚算上，一共四个人。”

邓飞点点头，道：“我想他们也都是江湖中有名望的人，我不问他们的身份了，我相信江老弟……”

江枫接道：“总管放心，时机适当时，他们自己会告诉你。”

邓飞微微一笑，目注七宝和尚道：“大师，为了掩人耳目，还是戴上假发……”

“这个，和尚早就想好了，我法号七宝，俗姓干脆姓齐，和尚出家时，排行第四，就叫齐四如何？”

“成！就依大师的安排……”邓飞道，“随来的三位，也由大师率领，算是洛阳居中一组镖手，不过，直接由我和韩副总管指挥，你每月支俸银二百两，随来的三位，每人月支一百五十两，不知道够不够用？”

“够了！够了！……”七宝和尚道：“我能不能带着他们四下走动走动，了解这洛阳居中的形势，一旦总管有所差遣，应变上就方便不少。”

“可以，我马上发给你们镖手的腰牌，不过，有两个地方，不要太接近……”邓飞道，“西北角的栖凤楼，和西南角的迎宾阁。”

“这两个地方是……”七宝和尚一脸茫然的问了一句。

对他的装作功夫，江枫心中佩服极了。

“栖凤楼住的歌姬青凤，迎宾阁经常有贵客借宿……”邓飞道，“我想你应该明白了。”

“是是是！完全明白了。”七宝和尚连声应着。

邓飞接道：“我已交代他们为四位备好了下榻之处，你们去看看，合不合意？”

举掌一击，一个二十四五的黑衣精悍少年，出现厅中。

七宝和尚已戴好假发，道：“齐某告退。”随着那黑衣少年离去。

目睹七宝和尚背影远去，邓飞苦笑一下，道：“江老弟，这些人靠得住吗？”

“应该靠得住的……”江枫道，“他们的处境，非常艰困，老实说，江湖虽大，他们已很难找到一席之地，总管提供给他们安乐之居，高俸、美食，他们为总管效命，正是各得其所。”

“他们是被人追杀吗？……”邓飞苦笑一声又道：“如果当时能忍一口气，不杀王龙，也不会闹成今日这种局面了！”

江枫心中暗道：“他不是正统弟子，但却能有今日这种身份，必有特殊的原因，他知道的内情，定然很多……”

心中念转，口中却应道：“也许那王龙早有除去总管的打算邓飞呆了一呆，道：“他们早想除了我？”

江枫道：“如果没有人授意，王龙怎敢对总管有所不敬，至少，也会保持个表面的敬意。”

邓飞道：“唉！事已至此，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关于七宝和尚等一批人，怎会无立足之地，他们被什么人所追杀？”

这一次江枫没法子打马虎了，沉吟了一阵，道：“好像是一批组合严密的杀手，武功博杂，身份诡密，因为属下不敢追问下去……”

“为什么不问个清清楚楚呢？”邓飞道，“七宝和尚是极受白道敬重的人物，形迹可疑！”

“属下担心追杀他们的就是我们这个组合中人……”江枫道，“一旦问到关键处，属下不知如何接口了……”

语气一顿，又道：“属下斗胆，请教总管几句话？”

邓飞道：“好！你说。”

“如果杀王龙的事发，我们这个组合，会不会追杀总管？”

江枫这几句话问的很大胆，也正击中了邓飞的疼处，邓飞脸色沉重地说道：“希望不会，但也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

“对！七宝和尚这几个人，就是我们反抗的力量，……”江枫道：“如不甘心束手就戮，那就放手一战！”

“你认为这一点微末的力量，能够抵抗么？……”邓飞苦笑一下又道：“那是萤火之光和日月争明，不堪一击。”

“总管也不用太过自谦，我们就算打不过，可以逃吧！……”江枫放低了声音又道：“七宝和尚等逃过追杀，总管绝不会输给他们，再说他们已有逃避追杀的经验，可以用作借镜。”

邓飞似是被说服了，竟然点点头，道：“说的也是，打不过，可以逃，逃不掉，就拼个死活，绝不能被生擒活捉。”

江枫道：“总管，这洛阳居中的镖手，人数不少，武功也不错，他们年轻敢拼，是一股相当大的力量，如果收为我用，再加上总管的绝世身手，或可保住洛阳居。”

“不错，他们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但不会被我们收用，说不定，也就是对付我们的主要力量……”邓飞道、“表面上，他们非常听从我这个总管指挥，骨子里却另有一种指挥系统，那人一旦现身，他们就不再理会我了。”

“这个人，可能就是王龙，但已为总管除去了……”江枫说，“属下仔细地想过，再没有可疑的人了。”

邓飞摇头道：“不会，那么简单，他们一定另有首脑人物！”

“会是谁呢？……”江枫道，“找出那个人，先把他们争取过来，再不然就用对付王龙的办法杀了他！”

“我不知道，可能是青凤，也可能是梅花，也许是镖手之中的一个，……”邓飞说，“他们可能被一种令牌控制，也可能被一种暗语号令。”

江枫接道：“这么说来，这批人，完全不受控制了……”

“那倒不是……”邓飞道：“只要我洛阳居这个总管职位动，他们就会遵从令谕，但如我一旦去职，他们就不再认我。”

江枫道：“那就想办法保住这个洛阳居总管的位置。”

邓飞道：“怎么保？”

“不接受去职的令谕……”江枫笑道，“耍赖的办法，不离开这个职位，也不允许新总管进入洛阳居来。”

邓飞道：“听起来很玄啊……”

“反正他们决定免去你总管这个职位时，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用什么办法对抗，那就是我们的事了。”

邓飞道：“现在，还未见什么反应，也许他们的方法很缓和“有事情，尽早通知我……”江枫起身抱拳一礼道，“属下告退了。”

邓飞没有挽留，也没有问起秦八公的事，这倒出了江枫的意外。

回头看去，只见邓飞仰脸望着屋顶，呆呆出神，似是正在想着一件十分重大的事。

江枫心中明白，邓飞心中还有很多的秘密，这个老江湖能够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中，钻到洛阳居总管位职，当然不是个简单人物，不能操之过急，因为一旦引起了他心中的怀疑，可能会弄巧成拙，前功尽弃。

到目前为止，邓飞一切的反应，都在江枫的计算之中，他的预想中安顿好七宝和尚等四人之后，邓飞会立刻问起秦八公，那是唯一的外援力量，邓飞应该十分重视。

但邓飞不理不同，使江枫有着一种很大的挫折感。

他转身赶到了七宝和尚等下榻之处，大和尚似是早已在等候一般，立刻一挥手，胡元闪身而出。

显然是在外面放哨、戒备。

看他举止小心，江枫心中大悦，暗道：“这个酒肉和尚，确实可以担当大任的人……”

赞美的念头还未转完，酒肉和尚已开了口，道：“江老弟，情形有些不对！”

江枫心头一震，道：“那里不对了？”

“和尚到迎宾阁的附近打个转，发觉那里似是有人在暗中戒备，显然有重要人物到此。”

“看到了，还是推想出来的？……”江枫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不能马虎从事。”

“没有看到人，但却发觉迎宾阁四周都有人在秘密的警戒着。……”七宝和尚道，“他们虽然装作若无其事，但瞒不过我和尚，他们那锐利的眼神，不停向四周搜寻，最糟的是我和尚发觉那些人，不是洛阳居中的镖手……”

“你看得很清楚吗？……”江枫道，“那些人不是洛阳居中的人？”

“绝错不了……”酒肉和尚道，“他们的衣着不同，年龄也有很大的差距。”

但闻嗤的一声，一节枯枝，穿窗而入。

江枫冷笑一声，似要行动。

七宝和尚低声说道：“胡元传入的讯息，有人来了，而且，来人身份很高，可能就是魔眼邓飞。”

“来得好，……”江枫道，“正好把发现的事情告诉他，用不着咱们再花费精神了。”

酒肉和尚的推断不错，果然是邓飞快步而入。目睹江枫微微一笑，道：“你果然在这里，……”

江枫接道：“属下是接到急报迎宾阁中情形异常，特地赶来。”

“有这等事，说说看，那方面情形异常？……”

七宝和尚道：“不少人在四外戒备……”

“是不是洛阳居中的镖手？……”邓飞道，“那些人衣着、形貌如何？”

七宝和尚道：“我不知道洛阳居中的镖手，是否也要负责迎宾阁的戒备，但那些人绝不是我们的镖手，他们衣着不同，年龄也在三十以上，所以，在下才向韩副总管报告。”喝！两人你言我语，配合得天衣无缝。

邓飞皱起眉头，来回在房中走动，道：“昨天才来了两个，难道今天又有人来，如果有随行的专人在庄处戒备，那至少也该是护法以上的身份……”

他自言自语，江枫和七宝和尚却肃立一侧，不言不语。

这等关键时刻，江枫感觉到，多言插口，不如静以待变的好。

果然，邓飞停下身子。回顾了江枫一眼，道，“这么说，迎宾阁又来了客人？”

“是！重要的客人。”江枫道，“迎宾阁，不对外营业，能够住进去的，都该是自己人才对。”

邓飞道：“过去，身份在护法级以上的人，住入迎宾阁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通知我，由我安排他们的食、色生活，这一次，为什么没有人来告诉我？”

江枫道：“也许，这一次住入迎宾阁的人，都是护法级以下的人。”

“不对！只有护法级以上的人，才会有长随侍从，在住处戒备……”邓飞道，“但这等大事，为什么竟没有人通报于我呢？”

“总管，此时此情，总管也不用保留什么了，有什么都该说出来。”

“好！我知无不言，你想知道什么？”

“迎宾阁是接待自己人的地方，但它受不受总管的节制呢？”

“洛阳居应该以我为首……”

“这就够了，他们不肯呈报总管，咱们可以自己去看看啊……”江枫说，“总管也该重振雄风，办几个不听令谕的人，再树权威。”

“如果，住入迎宾阁人身份很高，岂不是弄巧成拙了。”

“不会！总管掌握了主动，如何接待那人由总管临场决定……”江枫道，“一切操之在我，如果来人早就对我们有了不利的准备，那就……”

“当场翻脸，闹个不欢而散……”

“不会那么轻松吧！总管大人，拉下了脸，就来个兵刃相见……”江枫道，“等他们开始行动，还不是一样结果，为什么不争取这一点主动，先机？”

邓飞道：“我要带什么人呢？”

显然，他已被江枫说动。

“属下这个副总管一定得去，齐四带的三个镖手，也可以随行，这可以考验一下他的忠实程度，也可以测验一下他们的武功！”“两位放心……”酒肉和尚说，“我们全力以赴，只要总管一声令下，就算对方是铁打的金刚，我们也刮下它三斤铁屑。”

“好！咱们现在就去瞧瞧！”邓飞似是也被两人激起了豪气。

“总管……”江枫低声道，“再选两个镖手带上，测试一下他们是否还听从你的令谕。”

“对！……”邓飞双目暴射出碧绿的光焰，接道：“如果真闹起来，就闹它个结果出来！”

迎宾阁建在洛阳居西南一角，是一处独立的庭院，整个洛阳居，只有这里有竹子。

邓飞当先而行，直奔到迎宾阁的大门口处。

四个散布在阁外四周的中年大汉，也迅速集中在迎宾阁的大门外面，而且，动作奇快。

四个人一字排开，挡在门口，也拦住了邓飞等一行人的去路。

邓飞打量四人，年纪在三十上下，衣服的颜色虽然不同，但却是一式的长袍，面目陌生，都不认识。

“四位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又是谁人？”

四个长袍人最左首的一个，指指身后的“迎宾阁”金字木匾，双目盯注在邓飞的脸上，摇摇头。

江枫冷笑一声，道：“四位如是不肯让路，那就叫迎宾阁的掌柜出来。”

“来了……”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人，缓步行出，一抱拳，道：“迎宾阁掌柜王胜，见过总管。”

这时，四个拦住去路的人已闪到两侧，但其中一人，却转身向内行去，另外三人，六只眼睛，睁得圆圆的，看着邓飞，颇有看热闹的意味。

“王掌柜眼中还有我这个总管吗？”

“总管言重了……”王胜道，“我想不出哪里轻藐了总管？”

“这迎宾阁中来了贵宾，为什么不向本总管通报一声？”

王胜道：“总管这是欲加之罪了，住入迎宾阁中，愿不愿通知总管，悉由他们自己决定！迎宾阁从来不加过问。”

“那要你这个掌柜的做什么？……”江枫冷冷道，“知情不报，使总管的耳目失灵，就是一条不可饶恕的大罪。”“阁下是……”王胜眯着一双眼，瞧着江枫；脸上是一片不屑之色。

“副总管韩霸。”

“没听说过……”王胜冷笑一声又道：“我这个迎宾阁的掌柜，也不是洛阳居中总管派的。”

江枫道：“洛阳居中的总管，节制洛阳居范围以内的人人事事，当然，也包括了你这个迎宾阁的掌柜了。”

“那不过是名义上的廉洁，事实上，迎宾阁的人人事事，都由王某作主。”

“你是说总分管不住你……”江枫道，“更不把我这个副总管看在眼里了？”

王胜冷然二笑，道：“好像不错吧！”

邓飞大声喝道：“王胜，你好大的胆子！”

“王某的胆子，本来就不小……”

邓飞怒道：“你该死……”

江枫应声出掌，快如电光石火，邓飞下面的话，还未出口，王胜已惨叫一声，跌摔在地上，七窍血涌，命绝而逝。邓飞呆了一呆，看着地上的尸体，道：“你杀了他？”“是！他既然该死，留他作甚……”

只听一个阴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好快的一掌，邓老弟，你罗致了这样的人才，也不向堂口呈报一下。”那声音细细弱弱、但却让每个人听得清楚，他只赞江枫的掌快，却不提王胜之死。显然并无责斥邓飞的意思。但邓飞却被弱细声音吓坏了，抱拳过顶，躬下身子，道：“是副总堂主吗？邓飞叩见你老的金安。”

他说叩见，竟然是真的跪了下去。

这就害苦了江枫和七宝和尚，只好跟着跪了下去。

江枫的修养再好，但年少气盛的毛病还有，要跪一个不相识的人，实在是一件极不情愿的事，心中犹豫不决，幸好，耳际响起了七宝和尚的声音，道：“老弟，咱们是演戏，装龙像龙，这装羊也要像羊，快跪下去，那老小子目光锐利，别让他瞧到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江枫的膝盖着地，耳际也响起了竹杖触地之声，一个身着浅蓝长衫的长者，手执青竹杖，缓步而来。

那位跑回去的中年人，紧随在老者身后。

“不知副总堂主驾临，邓飞有失远迎，祈万老恕罪。”

江枫微抬目光，发觉来人果然很老，白髯雪发，连两条垂目长眉，也一片银白，脸色倒是一片红润，只是太瘦了，瘦的全身刮不下两斤净肉来！

但握杖的右手支很大，手臂奇长，是个生具异相的老人，可惜，江枫认不出他的身份来。

“你们都起来……”

声音是有气无力，但却字字清楚。

邓飞站起身子，但江枫却感觉到他的身子在微微发抖，显是内心中的惊恐，已至无法控制。

七宝和尚亦认出来人是谁，心头亦觉震动，但他却仍能神色自若。

随来的胡萍、段九，也认出来人身份，心头跳动不已。

胡元不识来者，倒和江枫一般镇静如恒，这就叫聋子不怕雷。

邓飞带来的两名年轻镖手，也保着镇静冷漠，无动于衷。

第五回江少侠智惑青凤情

“邓老弟，你带了这么多人来，可是早就存心杀人了……。”白发老者的细弱声音中，有一股阴冷的味道。

“我……我……”

邓飞心中惊恐过甚，舌头打结，我了半天，我不出个所以然来。

江枫却接了口，道：“迎宾阁的王胜，轻侮总管，知情不报，致使副总堂主大驾光临，总管亦无所知，杀王胜整肃纪纲，有何不对？”

邓飞吃惊地道：“韩副总管少不更事，请万老恕他无知。”白发老者沉吟了一阵，道：“邓老弟，韩副总管叫什么名字？”

他一口一个邓老弟，叫的十分亲近，但不明白邓飞为什么那样害怕，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道：“他……他叫韩霸！”“果然有几分霸气……”白发老者脸上泛现起一个微笑又道：“韩霸，你那一掌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掌……”江枫道，“只不过出手快了一些，王胜想不到我会出手，就这样一掌把他打死了。”这翻话全无敬意，邓飞已想不出如何再替江枫求情，掩饰，就是七宝和尚，也觉着江枫说的太冲。

但江枫心中，却另有一番打算，如若这位万副总堂主翻脸杀人，那就一不作二不休，放手把他搏杀在迎宾阁中。所以，他双目盯注在白发老人的脸上，口气中，也没有敬重的委婉，大不了是放手一战。

白发老者似是想到了什么重要事情，沉吟了一阵，道：“对！无招胜有招，那一掌如是早有准备，王胜必有感觉，那一击，也杀不了他，王胜的武功不弱，而且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

邓飞大概逐渐地定下了心，低声说道：“属下恭候副总堂主的裁示！”

“王胜不服从你的令渝，该死！”白发老人淡淡一笑，道，“你是洛阳居的总管，应该有整饬纪律的权力，……”目光一掠身侧从人，接道：“把王胜尸体抬走，不要留下痕迹。”

两个长袍人应声出手，抬走了王胜的尸体。

江枫看得心中一动，忖道：“看邓飞的畏惧，显然，这老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而且，凶名卓著，杀人于谈笑之中，但看他对邓飞的神情，却又有着庇佑的用心，莫非这老人就是邓飞的靠山，……。”

但闻那老者接道：“邓飞……”

“属下在……”

“听说你在洛阳居搞得不好、已经有两张状子靠到了堂口，总堂主特地派我来查看一下……”白发老人说，“是我不让王胜通报过去的，就事论事，他倒是死的冤枉。”

“是是是……”邓飞急急接道，“属下粗心，以后全力改进，务求谨慎……”

“不能责怪总管……”江枫又开口了，“王胜取死之道，怪他目无法纪，人是韩某杀的，如有失误领责之处，也和总管无关。韩某愿一力承担……。”

邓飞怒声叱道：“韩霸，有我在此，那有你说话的份，退下去，闭上你那张嘴……”

“是是是……”

江枫表现出无比地尊敬，退后三步，垂手而立。

原来，江枫一直存心挑起自发老人的怒火，准备一试身手。但那老人却

一直没动杀机，邓飞一再介人，维护之情，显然可见，江枫只好改变了主意，消退去好胜之心，对邓飞表现出绝对恭顺。

“好！好……”白发老人连叫了两个好字，接道：“这小子倒有几分傲骨，二十儿年了，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对我不敬，和我顶撞……”

“韩某不是顶撞，是和副总堂主说理、请罪……”

“你还敢多嘴，退下去……”邓飞怒声大吼。

江枫又退三步，垂首肃立。

“邓老弟，不要怪他，这小子的味道、倒和老夫当年初入江湖时，有些神似……”白发老人道，“老夫倒是想和他多聊几句。”

邓飞微微一呆，连应两个是字。

江枫心中暗道：“我肩负大任，不计毁誉。行事虽然不择手段，但存心可鉴天日，怎会和你神似……”

但闻白发老人接道：“韩霸，你武功不在邓飞之下，怎肯屈就这副总管的位置？”

老狐狸果然多疑。

“提拔之恩不可忘，在下诚心追随，邓总管任职一天，韩某决不他去。”

“你如此忠心耿耿，老夫倒是不便强你了……”白发老人道，“老夫本有意调你为我长随，现在，此想只好作罢……”

目光转注到邓飞身上，接道：“你和内宫系统的人，搞的不太好吧？”

“是！……”邓飞回头挥手，示意七宝和尚两个镖手等全退开去，只让江枫留在身侧。接道：“他们自认出身正宗；完全不把咱们江湖出身的堂口中人放在眼中，所以，引起了几次冲突”

白发老人一皱眉头，道：“说下去啊！你究竟作了什么事？”

“杀死了副总管王龙……”邓飞道，“他要属下交出总管职位，束手就缚，属下忍无可忍，出手杀死了他！”

“你……能一击杀死王龙……”白发老人不太相信的接道：“没有别人帮忙……”

“他正在和韩霸动手，两人相持不下……”

“嗯！又是韩霸帮忙……”白发老人点点头，接道：“韩霸，你和王龙之战，胜负如何？”

“韩某人可能略逊一筹，幸得总管出手，一击毙敌。”

邓飞接道：“王胜是堂口中人，但竟也不把我放在眼中，如不大力整饬，这洛阳居只有交给他们接管了。”

白发老人沉吟了一阵，道：“你准备如何应付……”

“不敢隐瞒万老，王龙的尸体，已用化骨粉化去，死不留痕。”

“如是内宫派人来查，你要如何应付……”

“属下一口回绝，不知他下落何处！”

“你自己呈报堂口，老夫带回去你的呈报文书，不过，日期要写三天之前，那时，老夫还未动身来此，文中只说不见王龙归来，不知他行踪何处，不要把事情说的很严重……”白发老人道，“至于王胜之死，老夫亲眼所见，死有应该，你自己选派个人，接掌迎宾阁的掌柜职位。”

“多谢副总堂主的成全，殊恩深重，没齿不忘……”

邓飞一揖到地，无限感激地说。

“堂口上人和来自内宫的人，已有多次冲突，但各地互相较劲，大都是

我们吃亏，洛阳居是唯一的大获全胜的地方……”白发老者说，“不过，我想内宫中人，必有反击，总堂不便派人支援，这要你自己设法应付了。”

“是！属下会全力以赴，万老能留多久，属下也好安排一下，稍尽孝敬之心？”

“不用了……”白发老人说，“我立刻就走，和堂主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些帮助，你回去吧！”

“这个……”

邓飞还待请求，白发老人已连连挥手，邓飞不敢再说，转身行去。

江枫紧随身后，人已行出了迎宾阁。

那白发老人突然说道：“等一下。”

邓飞急步奔回。

这一次，江枫没有随行跟入，站在门外，但却暗运内功，凝神倾听。

他内功精湛，已到了五丈内可闻落叶着地之声，他也明白。白发老人不肯一口气说完心中的话，在邓飞离开迎宾阁后，又召他回去，显然是另有机密要谈。

果然，只听白发老人用极低声音说道：“我看你带来的大部分从人，都非堂口上人，可都是你自己找到的人吗？”

“是！洛阳居的花婢、镖手，似都是内宫弟子，属下只好另辟蹊径，自找人手，以为助力！”

“韩霸这个人靠得住吗？”

“他对我非常忠实……”邓飞说，“这一点属下也曾仔细的想过，目下江湖上情势，已大部分入我们的掌握，纵有一个人的反抗存在，但三五人的组合，也无法成事，何况，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找不到该向何人反击，真正重要事，倒是目前这内斗的凶险激烈，内宫一系的人，好像已不愿等待，准备拿我们开刀了！”

“这是迟早的事了，总堂主也看到了这一步，所以，也不愿再作退让。忍耐，这就是不撤换你这个总管的原因……”白发老人说，“老夫尽量去说服总堂主，给你一些实力上的支援，不过，

你也不要寄望太大……”

“邓飞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白发老人叹道：“老夫再告诉你一件机密，所谓内宫中人，也有两股实力存在，其中一股，和总堂暗斗很烈，另一股势力却按兵未动。”

“这是怎么回事呢？……”邓飞道，“还请万老指示机宜。”

“老实说，我也不是太清楚……”白发老人道，“就算总堂主也不见得真能了解，你这里是目前最重要的据点，日进斗金，但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地方，但你如能仔细地观察，定有发现，你去吧！”

他们并没有施用传音之木交谈。

因为，他们判断江枫不可能听到十丈外的低声谈话，除非江枫已练成天视地听的上乘武功，才有可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但江枫却听得字字入耳。

邓飞心中一欢愉，对江枫和七宝和尚，也十分客气起来，亲自奉上了两杯香茗，笑道：“两位坐啊！”

这是邓飞住处的雅致小厅，此刻厅中只有三个人，所以邓飞要亲自动手倒茶。

“这里有四个人照顾我的生活，也负责保护这里的安全，现在，他们都分守这座宅院四周，只要有人接近这座宅院十丈之内，他们就会传入警讯，所以，咱们可以放心的交谈。两位有什么高见，尽管请说？”

邓飞说完，碧绿的目光，缓缓从两人脸上扫过，脸上是一片欣然自得的神情。

“我留心观察了这里的镖手，侍应，他们的年纪不大，但武功都有着相当的基础，一对一，我相信足可应付，但如他一挤而上，我们四五个人的力量，就很难对付了。”七宝和尚提出了问题。

“韩霸，你说秦八公手下有一批可用的人……”邓飞说，“不知他现在病情如何了？”

“秦八公有多少实力，属下不太清楚，至于他的病情……”江枫沉吟了一阵，接道：“大概还是个不死不活的局面吧！”邓飞笑一笑道：“你去医好他的伤穴，要他召集人手，就在长安组合成一股力量……。”

江枫心中忖道：“天空任鸟飞，由他们在外面自由发展，当可聚集起更为强大的力量。”

七宝和尚听得心头一动，接道：“不把秦八公召入洛阳居中，如何能掌握他们的力量？”

“现在情势有了变化……”邓飞说，“总堂对我邓某人十分支持、不但可以保住这个洛阳居的总管位置，还要派人暗作支援，我相信那暗中支援的力量，必会很快到来、至于秦八公这股力量，只是一种准备。”

“我相信秦八公也找不到什么杰出的高手，……”江枫道，“既然用不着他们，那就用不着和秦八公接触商谈了。”“韩霸……”邓飞微微一笑，道：“秦八公也许不足为害，但他如真的聚集了一股力量，为什么不把他们置入掌握之中。”“对！掌握住他们那股力量，可为我用……”江枫低声道。“必要时，也可以把他们引入埋伏、一举歼灭。”

邓飞未作正面答复，缓缓说道：“这件事，就由你去办吧！我暂时不和他们见面了。”

韩霸道：“是！属下这就去见见秦八公……”

离开了邓飞的居处，七宝和尚把江枫引入下榻之处，胡萍、段九，早已房中等候。

胡元一直自动担负起劳务的工作，在室外警戒。

“江老弟，认识那位万副总堂主吗？……”七宝和尚低声问道。

“不认识，不过，想来，一定是一位很难缠的人物……”江枫说：“三位对他很了解吧！”

七宝和尚叹息一声，道：“一掌招魂万方这个人，老弟可曾听师长提过？”

看七宝和尚的凝重神色，江枫心知那枯瘦有如病夫一般的人，定是江湖上一位极有份量的人物。

但搜索枯肠，却记不得那位师长提过，只好摇摇头，道：“没有……”

“也难怪，这个万方好像有四十年没在江湖上出现过了……”七宝和尚道，“当年九华山的英雄大会，也没有见他出席，传说中他是被主持九华盟约的三大高人之一，天狐夫人重剑而死，想不到，他竟然还活在世上。”

“他伤在天狐夫人之手……”

“是啊！天狐夫人，江少兄，大概听说过吧？”

江枫道：“听过她老人家的大名，不过，详细情形就不太清楚了？”

七宝和尚淡淡一笑，道：“我和尚也想不通，江湖中人，怎会送她个天狐的外号，大概为她武功奇幻变化如天际之狐吧？”

胡萍接着道：“她的妖媚也是被称作天狐的原因之一，据说天狐夫人有一笑倾城的姿色，传说她闯荡江湖时，用不着和人动手，只要冲着对方笑一笑，对方就弃械就缚了！”

“天狐之笑，如花盛放，确有这种魅力，所以，中年之后，她就很少笑了，她的武功自成一家，极尽变化之妙……”七宝和尚说，“被称谓武林三仙之一，实非幸至。”

江枫点点头，道：“那是说天狐的称呼，只是颂赞她的美丽了？”

“不全是如此……”段九突然插口说道，“就在下所知，武林三仙中以天狐夫人的武功最是怪异，也最邪气，她一生未婚，自号夫人，本来，武林中人，称她为天狐仙子，她却改号夫人，传说中有几位当世高手，都曾作过她裙下之臣。”

“她号称天狐，不论武功，为人，都带点狐性，她也从不掩饰自己，据说当面称她天狐夫人，她也一笑置之……”七宝和尚道，“不过，瑕不掩玉，她在武林中的作为，却是顶天立地，大是大非之处，把握得非常严紧，传说中她有一位心爱的男友，因劫色伤命，被她亲手处死，然后，又亲手殓葬，在坟前哭了三日三夜，泪尽血流，显见情爱是何等的深厚？但她却能亲手杀之，她的独特异行，实是性情中人，以和尚的看法，她是个非常可敬的人物。”

江枫道：“率性以行，表现出了人性一个真字……”语声一顿，转过话题又道，“万方号称一掌招魂，必有特殊的武功了？”

“不错！和尚听到的传说是，他举手之间，能取人性命，因为他练成了一种很霸道的武功‘摧心掌’，四十年来只怕他这种霸道的武功，更具火候了。”

和尚急着要把这件事告诉你，是要你早有防备，免得骤不及防，伤在他的手下。”

江枫沉吟了一阵，道：“多谢大师，不过，诸位也要当心，尽量避开可能受到的伤害，见面之时，尽量离他远一些……”

七宝和尚接着道：“在迎宾阁中，你多次顶撞那老魔头，和尚一直担心触动他的杀机！”

“现在，我知道了……”江枫道，“如果情势逼人，那就只好先杀掉他了。”

这句话豪气冲天，却听得胡萍、段九等怔在当场。

胡萍暗暗忖道：“这年轻人的口气，实在是太大了，万方是何等人物？岂是轻易能杀得了的。”

段九也在暗作忖思：“江老弟的武功、才慧，确都高过我们很多，但如想一举杀掉万方，那就太夸张了，年轻人啊！总是有一点华而不实的毛病。”

七宝和尚也不相信江枫能搏杀万方，不过，他却不像段九、胡萍那样神色明显的愣在那里，笑一笑，道：“江老弟，和尚要紧的话，都说完了，你可要去看看老叫化？”

江枫也瞧出了三人不信的神色，微微一笑，道：“三位都见到了江某人的真正面目，如若在洛阳居中见到了，千万要装着不识，不可露出破绽……”说完话，大步离去。

目睹江枫的背影消失，胡萍吁了一口气，道：“这……这是从何说起啊？”

他要以真面目来洛阳居中办事，又何如以韩副总管的身份活动方便？”

“说的也是啊……”段九道，“天天改扮他，只是方便他悄然外出，他如有时间在洛阳居中、又何用天天冒险？”

七宝和尚微微一笑，道：“不用多费思量了，江老弟的神出鬼没，必有其精妙的设计，他不肯事先说明，必有原因！”

“江老弟的智慧、武功，无疑问高出我们很多……”胡萍说，“但他能搏杀一掌招魂万方，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大师的看法呢？”

“和尚也不能作个论断，不过，以江老弟的性格而言，应该不是轻言夸大的人，这件事，咱们听入耳中，记在心里就是。”

他们都是经验丰富，阅历广多的人，都不会随风飘摇，人云亦云。

江枫会见了郭天同，这几日来，郭天同全心在揣摩韩霸这个人的性格，果然是大有进境，不论是举止行动、口气、性格，都已有九成神似。

当然，江枫也仔细的说明了韩霸和洛阳居中各方人物的关系，说复杂，是很难应对的恰到好处？洛阳居中人手虽多，但江枫真正要对付的只有总管邓飞和四季花婢。

郭天同提出了和四季花婢应对的态度语气，江枫也详作解说，然后，江枫就悄然的离开了洛阳居，直奔风雪小馆。

张四姑为情动性，全力投入工作，江枫单独来访，也颇有一慰芳心的用意，只可恨雪、霜二女跟个寸步不离，张四姑根本没有和江枫单独相处的机会，张四姑只有含情苦笑，江枫却一本正经的说出了洛阳居中的变化。

“江湖广阔，五湖四海……”张四姑说，“想不到洛阳居这座销金窟，竟成了揭发阴谋的关键所在，两个丫头的快速易容手法，已有成就，再有个七八天，就可以去帮助你了……”

“啊！还要六八天哪！……”吟雪说：“张姨，我发觉已经完全会了，今天，就可以跟着江大哥走了。”

“不行！差之毫厘，缪之千里……”张四姑说，“你们要全神贯注，大概七八天才能出师。如是心神恍惚，说不定还要三两个月！”

二女一伸舌头，果然不敢再说。

江枫起身告辞，张四姑送到门口，看二女没有跟来，才叹息一声，道：“兄弟，我是春蚕作茧自缚，丝尽蚕死，但我幻想着会化只彩蝶而去，但雪、霜二女，却让我耽心不已，你……”

“我不知道，江湖阴霾露曙光，小弟正全力以赴，对方以极为阴毒的手法，征服江湖，必需以毒攻毒，或可力挽狂澜，小弟亦知道用的方法不太正大，但几位恩师传了我这些术艺，我必须完成他们心愿……”

张四姑接道：“你有很多师父？”

“是的！小弟这一身博杂技艺，岂是一个师父能够传授……”

“我有些明白了，你那几位师父可是……”

“别说出来，你说错了，我不愿将错就错，予以默认，说对了，我现在又不能承认……”江枫道，“大姐，我会告诉你我几位师长姓名的，不过，时机还不到……”

“兄弟，大姐就不明白了，你师父是谁？说出来，会有什么关系，他们收留你，传你武功，难道不愿承认你这个徒弟！”

“这个关系大了……”江枫苦笑一下，道：“我现在的行事方法，有点邪气，如若能扫除了江湖上的邪魔妖氛，大家也许能够谅解，至少可以说行

事虽不择手段，但却心存武林大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但如不能成功，别人如何污蔑我，那就很难预估了，不知几位师长姓名，罪在我江枫一人，如若连累到他们的清誉受损，那就非我之愿了？”

“兄弟相识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你表现儒家的大道，……”

“这也算大道吗？”

“怎么不是，尊师重道啊！”张四姑笑一笑又道：“你有这种独任毁谤的气概，叫人敬重，但你那股带点邪气的放荡，却叫人爱煞了……”张四姑缓缓行了过来，目中情焰如火。

江枫张开双臂，紧紧的拥抱住张四姑，低声道：“大姐，真的苦了你啦！”

“我愿意，你如能忙中偷闲，给大姐一点温存，我就更满足了。”

江枫抱紧了张四姑的娇躯，张四姑送上了两片樱唇……。

陶醉在温柔中的张四姑似是突然被针扎了一下，急急推开了江枫。

江枫借势一个转身，飞跃而去。

张四姑镇静一下心神，回头看去，只见吟雪、吟霜，缓缓行了过来，脸上是一片微微的笑意。

张四姑脸上泛起了一片羞红，低声道：“你们来多久了？”

“刚刚到……”吟雪笑道，“我们先叫你，然后才走过来。”

“张姨……”吟霜道：“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这句话，画蛇添足，张四姑只好转过话题，道：“回去吧！我要督促你们尽快学好易容术，去帮江枫一把。”

“真的！江大哥是不是很需要我们……”吟雪道，“他一个人要对付很多敌人，实在也很可怜哪！”

“张姨想通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该说的张姨都说过了，你们能不能逃去劫数，全在你们自己了。不过，话说前头，张姨可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们妈妈。”

吟雪嫣然一笑，道：“张姨，我们犯了什么错吗？”张四姑微微一怔道：“那倒没有？”

吟雪道：“那张姨要告诉妈妈什么？”

张四姑愣住了。

吟雪问的很尖锐，张四姑一时间真还想不出如何回答。吟霜却笑一笑，道：“哎呀！姐，你真的很笨啊！张姨告诉妈的，一定是江大哥的事情。”

“霜丫头，说下去，江大哥什么事情？”

“我知道……”吟霜说，“张姨一定感觉到，我们很喜欢江大哥，是吗？”

张四姑心中忖道：“这两个丫头聪明绝伦，也到了少女怀春的年龄，和她们明锣明鼓的说个清楚也好……”

她们完全明白了，以后的事，就由她们自己决定吧！我这把岁数了，就把持不住自己……

何况，这两个情窦初开的丫头，把这件事告诉她们母亲，干脆把她们带回山上，那就一了百了。”

有了这层想法，张四姑决心和二女谈个清楚，隐晦暗示，已无法应付眼下的情势发展了。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江大哥呢？”

“是！……”吟霜答复的很明确：“我喜欢，姐姐也喜欢，张姨不是要我们全力帮助江大哥吗？我们喜欢他，才会心甘情愿的为他付出一切。”

简洁明朗，字字有力，张四姑反不知如何回答了。“我们明白张姨的苦衷！所以，尽管告诉妈妈，我们不会怪张姨的……”吟雪说，“妈妈来了，就是张姨不说，我们也会对妈妈说的，爹妈既然答应了让我行入江湖，就应该承受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是啊！张姨……”吟霜说，“种植在青山翠谷的松竹，必须要面对着风雨的侵袭，我们也很想知道爹和妈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把他一双女儿保护住，不受风吹雨打。”

这番话似是而非，但却显示二女强烈的自我意愿。

张四姑苦笑一下，道：“我早该和你们谈谈的，你们过去的的生活是一片纯洁，但张姨忽略了越纯净的生活，越难应付生活中突来的变化，就像一块洁白的绢布，沾上的色彩也越显的明艳。真的，张姨已经感觉到心力交瘁了，也许你妈妈有能解开你们这个死结？”

吟霜蹙起了秀眉儿，道：“张姨，你究竟在担心什么？”“我怕……”张四姑神色肃然地说，“我怕你们身陷情网，作茧自缚？要张姨日后如何向你们爹娘交代？”

吟霜脸上是一片似懂非懂的神色，摇摇头，说道：“张姨！不用为难，妈妈已传来讯息，这几天就到长安。张姨想说什么？就明明白白告诉妈妈吧！也许——我们真的有了什么过错？只是，我和姐姐一直想不明白，错在哪里？”

“你们没有错，张姨是防患未然，江枫修习的武功太博杂了，所以，他具有了强烈的男人魅力，但他不是个可托终身的人！也不是一个可以交往的朋友……”

“噢！江大哥是这么坏的一个人吗？……”吟霜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

“他不是坏……”张四姑说，“只是他肩负了太沉重的责任，他必需要完成它，所以，行事只求成功，不择手段，他心中只有奋进，没有私人情感，任何人对他动了情，就会受到伤害。这样的一个人，是可以共事，不能寄情在他的身上。”

“噢！我们明白了……”吟雪说，“妈妈几时可到长安？”

“明天！我就去接她……”张四姑说：“她说这两天到，最迟后天吧！你们一定可以见到妈妈了。”

“爹呢？是不是跟妈一起来？……”吟霜叹息一声，道：“唉！我问的好蠢啊！爹娘一向是寸步不离，妈来了，爹自然跟着来了！”

张四姑抓住了机会说道：“你爹娘才是人间最幸福的人，恩爱数十年，相看两不厌，当世之中，也很难找得出几对来？”

吟雪、吟霜相视一笑，未再多言。

张四姑心中一动，忖道：“这两个丫头笑的好生怪异，难道难道如何？张四姑不让自己再想下去，二女父母，是她心目中的神仙眷属，她不愿意破坏这个美好的印象。

江枫更换了一身高雅的衣服，缓步行入了洛阳居。

他这番刻意的装扮，果然引起了洛阳居中伙计的敬重，接待的十分客气、亲切。

他没奔赴梅花的约会，却摇摇摆摆的进入了洛阳楼。

这正是中午时分，距离青凤第一次演唱，还有一个时辰。

江枫招来了一个店伙计，提出一个从未有过的要求，他要包下楼上第一排四个柜连的包厢，还要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开在四个相连的包厢中，撤出四个包厢之间的隔阻壁板，使它成了一个特大的包厢。

店伙计面有难色，这里的生意是坐无虚席，江枫提出的要求，更使他们为难，但江枫愿意付出五千两银子的高价，使洛阳楼的领班高大斗怦然心动，他心中算过这个帐，四个包厢的售价，不过是四十两银子，加上一百两银子的一席酒宴，算上天也不过是一百四十两银子。

高大斗的年纪不大，但处事果决，迳自作了决定，立刻拆出壁板，已定了包厢的客人，加倍退钱，而且，再免费送下一场的厢位。

一场可能引起纠纷的麻烦，就在高大斗的明快处置下，完全解决。

江枫终于看到了他们处事的能力，也发觉内宫系统中的弟子，的确有不少人才。

但江枫收获更大的是发觉了各处的伙计领班，才是具有一方权势的人物，每一处的店伙计对领班是唯命是从。

洛阳楼数十个男女侍应，是清一色的年轻人，邓飞的势力，全被阻绝。

高大斗是这里可当家作主的人，但绝非真正的领导人物，也许青凤才是真正的首脑……。

他想起了万方的话和梅花的推测，青凤似是另一股势力中人，如果，了解了青凤，也许，整个神秘组合的形态，就可以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了……。

江枫付出了五千两银票之后，悄然离去，以极上乘的轻功身法，在众多的客人中，闪入了花树丛中。

果然发觉了高大斗拿着银票，奔行入青凤楼中。

这座长安最大的销金窟中，充满着歌声欢笑，也有着斗争杀机。

青凤登台演唱了，目光投注在那四合一的大包厢中，但见酒菜罗列，两个年轻女婢怔怔的站在那里，却不见花了五千两银子摆下这大排场的主人。

心头闪掠过一种奇怪地感觉，几首唱腔走板，赶忙吸口气定下心神。

就在她心神稍定时，江枫掀开垂帘，缓步行入了包厢。

这就引起了青凤强烈的好奇心念，双目凝神，望向江枫。

江枫感受到两道凌厉的眼神，虽相距数丈之远，也有着洞察细微的能力，那是精深内功的征象。

狐狸终于露出了尾巴，梅花的推断不错，青凤已被江枫的设计，引现出实力。

江枫面对着青凤，微微颌首，潇洒一笑，“惑心术”的魅力，也完力发挥出来。

四目交注，青凤忽觉心头一荡，但她立刻警觉，转过脸去。

“好厉害的丫头……”江枫心中暗赞，“成就之高，果然在梅花之上……。”

两个侍应的女婢，行了过来，把江枫牵入正中坐椅上，斟酒奉菜，照顾的无微不至。

两个女婢，倒是全心在照应客人，她们感觉到，这是她们见到最动人的男人，最受欢迎的客人，应该以最温柔的方针，讨取他的欢心才对……。

两个女婢争相以全力奉献自己，尽量把娇躯靠近江枫。

但江枫却浑如不觉，他没有推拒二女的献媚，也未拒二女侍酒敬菜，只是端坐椅中，目不斜视，望也未望二女一眼……。

突然间，歌声一变，宛转清音中，透出了柔媚的无比的诱惑。这是青凤从未唱出过的歌声，靡靡之音，却听得人惊心动魄。场中听众有福了，青凤展现了另一种迷人的音韵……。

乖乖，听得人发出了沉重的喘息之声。

江枫长长吁一口气，忖道：“这等蚀骨动心的魔音，一般人如何能承得了……。”

只听清音高拔，如上云霄，如痴如醉的观众，突然清醒过来。

余音绕耳中，青凤已转身下台。

暴起的如雷的掌声，历久不绝。

高大斗缓步行入包厢，目光到处，立刻皱起了眉头。

不像话呀！两个照顾贵宾的女婢，双颊绯红，几乎是瘫伏在客人的身上。

高大斗重重的咳了一声，二女如梦初醒，急急站直身子。

“下去吧！”高大斗并未责备二女，青凤那一阵震颤人心的歌声，能有多少人把持得住。

他心中奇怪的是江枫竟然会若无其事，这个似乎是完全未受到青凤那动人的歌声侵扰，二女在怀，竟然能无动于衷。

高大斗深知青凤那歌声中透出的动人魅力，身侧如有美女，那是绝对无法控制的。

两个侍应的丫头，虽非天姿国色，但她们也都是百中选一的美女，年龄都在十七八岁，正是花儿吐蕊的年龄。

十八无丑女，何况，她们本就不丑。

但更令高大斗吃惊的是，青凤发出的靡靡魔音，还对着江枫，十之八九的威力，被内力束音成线，直攻江枫，其他的听众、客人，只是被边缘的裙带所及，但已几乎闹成全场疯狂，如非青凤那一声高拔清音，如雷贯耳，唤醒全场观众的痴迷，现在，只怕已全场大乱……。

但正主儿，却是全然不受影响。

深深吸一口气，高大斗抱拳一礼，道：“阁下好定力。”

江枫没有回答，甚至连看也没有看高大斗一眼，高大斗自进入这间特大的包厢，叱退二女，江枫好像全无感觉一般。

高大斗有点火了，冷笑一声，道：“朋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右手一伸，抓向江枫。

目光及处，发觉江枫双目圆睁，直直的盯住台上的青凤。

原来，青凤又换了一身银红色绣花的夹袄罗裙，重回到台上献唱。

高大斗右手已然将触及江枫，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发觉了青凤两道明亮的眼神，也正瞧向这里。

两人四人相触，如磁吸铁。

江枫双目发直，瞪得又大又圆，似是中了邪般。

青凤却是微笑如花，脸上洋溢着无限欢愉神情。

“这小子，是怎么回事……”高大斗看着江枫心中暗暗忖道：“可是已经被青凤那传来的魔音，勾去了魂魄，早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转头看去，只见青凤右手挥动，似是要高大斗去后台见她。

再看江枫，仍然是目瞪口呆的望着青凤出神。

高大斗心中忖道：“原来这小子被青凤姑娘的魔音招去了魂魄，弄得人事不知，我还以为遇上高人呢？”

没有再招呼江枫，高大斗悄然退了出去。

青凤唱完了最后一曲，客人纷纷散去，高大斗再回到特大的包厢中，只见江枫伏案而睡，似是不知道已经散场，不禁微微一笑，暗道：“这小子倒有一副好德性，如痴如醉，却也不叫不闹。”

行近木案，轻轻拍了江枫一下，道：“客官，醒醒吧！已经散场了。”

江枫如梦初醒般，睁开眼睛，看看高大斗，站起身子，伸个懒腰，道：“好累呀！好累……”

高大斗笑道：“客官，青凤姑娘的歌声不错吧？”

“好！好！好！”江枫连叫了好几个字，叹息一声，道：“只可惜相距了数丈距离，有如雾中赏花，无法看得真切，诚然是美中不足。”

“阁下可是想见青凤姑娘？”

“是啊！只可惜……”

“不用可惜了……”高大斗说，“洛阳居开业以来，你是唯一可以在歌台下面见到青凤姑娘的客人……”

“我……”江枫茫然不解的说，“怎么会呢？”

“人走运，马走膘啊！你不但可以见到青凤姑娘……”高大斗说，“而且青凤姑娘还要请你老兄喝一杯！”

“这真是受宠若惊了……”江枫笑一笑又道：“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

“千真万确的事，不过要等今夜散场……”高大斗道，“今夜亥未子初时分，我在洛阳楼门口等你……”突然放低了声音：“此事千万不可张扬出去，因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放心，放心，在下是守口如瓶……”江枫由怀中取出一张银票，交给了高大斗，接道：“万事拜托，区区谢意，敬请笑纳。”转身大步而去。

目睹江枫的背影消失，高大斗才展开手中的银票，目光及远，不禁一呆，乖乖，是三千两的巨额银票，就这么随手赏给人当真是一掷千金，面无吝色，这小子真是豪情万丈，一场歌听了八千两银子，难怪连青凤姑娘也对他另眼看待了。

钱花在刀口上，使高大斗也不自觉中对江枫生出了一种敬服之心。

不论高大斗一身武功如何精湛，三千赏银，在高大斗是做梦也不想到的事情。

江枫离开了洛阳居，找一座很小的客栈，要了一个房间，静坐调息，他要养好精神，对付青凤。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投注在青凤的身上，今夜一会，一定要分出个胜负出来，这是关键性的一场较量，一旦落败，他在洛阳居的苦心布署，很可能彻底瓦解。

江枫的为人是冷厉的，他是武林中几位最有成就的高人全力培养的人才，一身兼得了数家之长，他也担负了江湖中人从未有过的艰苦之责，在万里阴霾中找出一条光明之路，以恢复武林生机……。

他冷静、坚毅、沉着、锐利，没有任何门规、戒律的约束，有天使之心，用魔鬼手法，以毒攻毒，以挽救江湖大劫。

亥未时分，江枫如约赶到洛阳楼外。

这时，洛阳居的赌场，仍然灯火辉煌，饭庄部仍有人夜饮未散，最热闹的洛阳楼却已灯火阑珊。

高大斗站在楼外一株花树下，一见江枫，立刻快步迎上，低声道：“跟

我来！”

江枫点点头，紧随在高大斗的身后。

高大斗走的很谨慎，一直在阴暗的树丛中穿行。

江枫心中暗暗忖道：“看来青凤果然是另外一股势力的首脑，和四季花婢，不是同出一系。”

高大斗停下脚步时，已到了栖凤楼前。

一个身全黑衣的中年妇人，早已等候门外，只见她全身黑衣，躲在门内阴暗处，有如落在夜色中，不走到跟着很难发觉。

“高大斗……”黑衣妇人低声说：“选八个精干手下，巡行四周，十丈内不准任何人接近，违令者杀。”

“如果是洛阳居中的巡行镖手呢？……”高大斗问：“是不是也不准他们进入十丈之内？”

“是！包括邓总管的韩副总管！”

“这个……”高大斗面有难色。黑衣妇人道：“这样吧！如果他们要强行接近，你自知应付不了，那就通报过来。”

“是！”高大斗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进来吧！”

黑衣妇人目光一掠江枫，让到一侧。

江枫进入大门，大门立刻掩上，黑衣妇人抢前一步，道：“我带路。”当先行去。

“有劳大姐……”江枫的嘴巴很甜。

黑衣妇人停步转身，双目盯注在江枫的脸上，打量了很久，才点点头，道：“叫我王嬷！”

“是！王嬷，在下姓田……”王嬷笑一笑，转身带路。

栖凤楼是幢青砖砌成的二楼，王嬷带江枫直登二楼，进入了一个雅致的小厅中。

厅中只点着一双红烛，灯光不是很亮，但景物可见，一张小型的圆桌上，早已摆好了六样精致的小菜和一壶酒，两副杯筷，摆明了只有两个人对饮小酌。

但见垂帘启动，青凤一身粉袄长裤，莲步珊珊地走了出来，轻挥玉手，低声说道：“王嬷！你退下去吧！”

王嬷应了一声，轻步退出，顺手带上了厅门。

这是青凤起居室，连接着青凤的卧房，比起梅花的住处，气派大多了，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公子请坐……”

青凤一面伸手让客，自己却先行坐下。

江枫缓缓落坐，他低声说道：“多谢姑娘的召宴，田某人感激不尽。”

“田公子颇具巧思，那份动人的气势，一下就引起了贱妾的注意……”青凤微笑着挽起酒壶，先替自己倒满酒杯，才替江枫斟酒，然后，端起酒杯笑道：“酒中无毒，田兄可以放心饮用，贱妾先干为敬。”

玉杯就唇，一饮而尽。

江枫暗中运气戒备，笑道：“我的酒量不好……”

品了一下酒味，也干了一杯。

青凤微微一笑，举起筷子，在每样菜上吃了一口，道：“菜也没有问题，

田公子可以放心食用。”

江枫心中暗道：“看来，她已经心存戒备，把我当作了敌人看待。”

微微一笑，道：“姑娘盛情邀约，在下何幸如之，怎敢心存疑虑。”

双目盯注在青凤的脸上打量。

第六回青凤楼盟姻结患难

这时，她已卸去浓妆，脂粉未施，完全是本来的面目，秀丽轮廓，嫩红肌肤，论姿色绝不在梅花之下，只不过她的神情含蕴了一股凌厉的气势，双目中神光清澈，如利刃一般，以是要透人心胸。

青凤没有躲避江枫的眼光，反而凝神回视，仔细的打量着江枫。

“...凤姑娘卸去浓妆，反而倍增清丽，田某人今夜不虚此行。”

“你花了五千两银子，摆出了奇大的架势，不就是要我注意到你吗……”青凤微笑道，“不敢有违雅意，特备薄酒，邀君一叙，此地不会有人惊扰，田兄有话，也可以畅所欲言了。”

“凤姑娘艳色动人，田某是希望一亲芳泽。”

“只是这一点小小心愿吗？”

“当然，田某还希望能得姑娘垂顾，使在下……”

使在下怎么样？江枫没有说下去，有些话点到为止，反而更具艺术。

当然也留给了自己争辩的余地。

青凤轻轻叹息一声，道：“田兄，咱们彼此都不用施展奇术，好好的谈谈如何？”

江枫心中忖道：“看来，她已完全清楚，那番交手，我虽装作不支，但已浅底，倒也不用装作了，这个青凤果然比梅花厉心中定了主意，微微一笑，道：“好！凤姑娘的吩咐，在下自当从命。”

“那就先说说你来洛阳楼的目的？……”青凤说，“别找借口，是为我美色所动，我要听真话！”

“如是凤姑娘的美色，无法叫我动心，在下也不会花五千两银子，引起姑娘的注意了……”

江枫笑道：“我如不堪一击，凤姑娘也不会有今晚的邀宴“我很惊异你的成就……”青凤苦笑一下又道，“今日下午那场对抗，竟然是平分秋色……”

“不！在下败了。”

“用不着谦虚，胜负之间，我们心中都该有数……”

青凤举手理一理鬓边的散发，接道：“使我吃惊的是，你的武功修为，不似中原各大门派的路数，是一种邪门的武艺……”

“中原武功，博大精深，何况武功一道，也没有正邪可分青凤笑道：“违心之论，田公子，我是大行家，练过移魂大法，也精于内外媚术，你心中明白，一个人的音韵歌声，不论天赋如何高超，也无法使人如痴如狂，历久不衰，我能如此的歌动长安，那是因为我在歌声中混入了武功，是一种动人的媚术，才使听众如饮醇酒，醉迷其间。

你能抗拒了我的音韵媚功，岂是正派的武功，就中原各门户的武功而言，贱妾实在想不通，它出于哪个门户？”

江枫心中大大的一震，付道：“她不但智略过人，看起来武艺上的成就，大概也高过梅花很多，最可怕的是她竟然对江湖上形势了解很深，看样子对各大门派的武功也很熟知，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敌人，一个文武全才的敌人。”

“中原武林，百艺杂陈，茅山、排教都精通各种异术，四川唐门的用毒技艺，自成一家，湘西僵尸门，武功更是独特，少林七十二种绝技，亦有旁门技艺，在下这点武功，实也算不得什么！”

江枫说：“凤姑娘既然熟知中原各门派的武功，当知在下所言非虚了。”

青凤笑道：“茅山派以符咒骗人，用药物和障眼法辅助它的奇效，根本算不上奇术、武功。也许他们在解厄逐邪上，真有点神通，但那只是些雕虫小技而已。”

排教倒是有一点奇异的技艺，但也变不到上乘之学，你田兄表现出来的异术，却是上乘奇学。”

江枫淡淡一笑，道：“凤姑娘请我叙会，就是想追根究底，了解我的出身来历。”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青凤说：“你是我第一个在闺房中接待的男人，这里面自然含有私情，明白点说，你是个叫女人动心的男人，尤其是自负才华的女人，美丽出众的女人，青凤姑娘的闺房，岂是轻易让男人踏入的地方。”

江枫道：“受此赞语，倒是有愧了，凤姑娘觉着我有一身精深武功，在下却没有这种自负感受……”

“这么说来，田兄是不肯把师承出身说出来了？”

“凤姑娘肯不肯把师承来历告诉我呢？”江枫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如果凤姑娘以真诚相待，肯把出身来历说明，在下自当予以回报，尽吐胸中之密。”

“这一点我恐怕很难做到……”青凤黯然一笑又道，“不是我不愿，而是我不能，希望田兄谅解我。”

“那好，咱们就不谈这些恼人的事，今夜只谈风月如何？”

“田兄，长夜漫漫，风月无边，又何必急在一时呢？小妹接待你进入闺房，夜聚小饮，已准备扫榻待客，不过，小妹至少应该先了解田兄到此的用心何在……”

“凤姑娘想得太多了……”江枫笑道，“如果，你把我看成一个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客人，那就不会如此多疑了？”

“我很想你是！可惜你不是。田兄，如果说你为小妹的姿色所迷，情不自禁，连小妹自己就不相信，习过媚术的人，克制力也特别强大，所以，我认为田兄是有为而来。”

江枫心头震动；青凤思虑之周，意志之强，实非小可，高出梅花，不知多少了，这样一个敌手，必要时时提高警觉，稍有疏忽，就可为她所乘。

“凤姑娘究竟在怀疑什么呢？”

“我就是想不出来，才单刀直入地向田兄请教。”

“这就很难答复了，我是为姑娘姿色而来，但凤姑娘却不肯相信，看来聚散离合，果然有缘分存在，有缘相聚，无缘自分。”

青凤淡淡一笑，道：“好！就算田兄为小妹姿色所惑，不惜一掷数千金，引起小妹的注意，单是这份巧思，就很动人了，小妹能不上钩吗？当然，你本身这个饵，也叫小妹动心，现在，田兄可以说出来了，希望小妹为你作些什么？”

这一下，反把江枫问住了，沉吟了良久，才缓缓说道：“凤姑娘，有些事说出来，就变得很俗气了，一下子，会破坏了美好的印象……”

青凤接道：“看田兄行事的大胆、积极，不像瞻前顾后的人啊！”

这件事却有些不同，如果我说希望今夜留宿在青凤姑娘的闺房，是不是有些唐突佳人？”

“还是说出来了，田兄，我不是名门闺秀，大家千金，严格点说，连良

家妇女也算不上，在一般人的眼中，我只是一人卖唱的歌妓罢了，所以，这种话，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倒也不觉唐突。”

好一张利口，江枫心中暗暗忖道：“她说了半天，还是没有正面回答。”

“那是同意了？还是婉拒在下的要求呢？”

“田兄刚才只是打个比方，难道是真情流露，言出肺腑么？”

“如果是真心之言呢？”江枫感觉到，对答之间，自己已被迫落在下风。

“这不能如果，田兄如真为小妹的姿色所醉，连一句肯定的话也不肯说？”

江枫暗道：“好厉害的丫头，步步逼迫，硬要我出丑，可惜，你算错了一件事，我江枫不是只要面子的人，这种中原武林的传统，在我江某人的眼里，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一笑，说道：“在下是诚心诚意，企求一亲芳泽，不知凤姑娘是否愿交下愚？”

“太谦虚了……”青凤笑容如花地说，“你是下愚，我就不知道哪里能找到一个上智的男人了。”

“那是说，凤姑娘同意了？”

“同意什么？”

江枫心中冷笑，口里却说道：“让在下留宿一宵？”

“唉！能与君共渡良夜，实贱妾心中之愿，只是初度会唔，就留君深闺，妾身与妓何异？田兄，也不忍心让小妹有此遗憾吧！”

“对！说的有理，在下失态之处，还望姑娘大度包容……”江枫见风转舵地说，“今夜，在下就锁住心猿意马，杯酒谈心……”

“锁住心猿意马！你说的好可怜啊！让小妹听得心疼。”

江枫心中微生怒意，但脸上却表现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在下总不能强人所难吧！”

嫣然一笑，青凤的脸上，泛现出万种风情，媚眼如丝的说道，“男女有别，田兄难道要小妹强你不成？”

这句话很露骨，配合她脸上的诱人风情，只瞧的江枫心中怦然而动。

好家伙！说过彼此不用媚术的，你倒先背弃诺言了。江枫心中忖思，但人却已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大有立刻扑向青凤的意愿。

青凤的笑容更娇媚了，脸儿绯红，双目中喷射出万缕情焰，强烈的吸引着江枫。

江枫心中明白，只要按不住这一时刻的冲动，就将沦入魔劫，被青凤控制，再想反击，那就困难万分了。

因为，那时，江枫将失去自我意志。

暗中吸一口气，便站起的身子，又缓缓地坐了下去。青凤震惊极了，她攻其不备，突展媚术，想先夺其神，再点他的穴道，慢慢的逼他吐露真正心意……。

她心中也实在喜欢这个男人，不忍突下杀手。

如若江枫在受制刹那间，青凤紧随出手，江枫就很难闪避就是这一刹那犹豫，给了江枫机会。

青凤绝未想到，江枫竟然能悬崖勒马，在发发可危中，控制住自己。

她凝神戒备，准备迎接江枫的反击。

但江枫并未反击，长长吁一口气，道：“凤姑娘，在下已情甘认输，你又何必背弃诺言，突施迷魂大法呢？”“小妹是无意的……”青凤幽幽地说

道：“我只是有些忍耐不住那股突如其来的冲动，想再试一次江兄的定力。”

“现在，凤姑娘是否满意了呢？”

“唉！小妹佩服极了，也愿意为这次背弃诺言付出代价……”“嗯！凤姑娘准备如何补偿呢？”

“田兄想要的，小妹都会答应……”

江枫心中暗道：“这丫头的狡诈，超过梅花十倍，当真得步步提防才成！”
口里却说道：“凤姑娘的意思是准许我留宿在此了？”

“如若这是田兄的唯一要求，小妹自当勉为其难，留君一宵……”

江枫仔细的观察，竟然发现青凤眉宇间浮起一片幽怨，清澈如水的目光中，隐含着畏惧……。

这不是媚术，也不是装作，而是内心中流现的真正感受。

这位名动长安的歌姬，正在一种痛苦中挣扎……。

虽然，她极力控制着自己，不让这些内心的感受，流露出来但她隐藏的不够完美，仍被江枫锐利的观察力发觉了它。

“姑娘，如确有碍难之处，在下绝不会借机要挟，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苦衷？在下力能所及，必将全力以赴，助姑娘一臂之力。”

青凤感觉到是一种柔细的声音，钻入耳中，心知对方施展传音入密之术，就算有人守在身侧，也是无法听到，心中忖思：“这个人精明的很，我内心的隐密，竟也被他看穿，他是个强劲的对手，也是个有用的朋友。”

凝目望去，只见江枫满脸关切之情，目光清明，是一种出自内心人关爱，果然未借机施术反击。

“田兄，我不是自由之身，王嬷嬷、李嬷嬷照顾我的生活，也监视我的行动，看起来是这座凤楼的主人，其实呢？我只是一只被囚在笼中的画眉鸟儿。”

她用的也是传音之术，显然是怕人听到。

这确让江枫大大地吃了一惊，原想青凤是镇守一方的首脑人物，指挥群雄，威风八面，却料不到，她竟是个被囚于凤楼的囚女……，一时间呆在那里。

“很意外吧！……”青凤苦笑一下，仍用传音之术，道：“王嬷嬷、李嬷嬷的武功，非同小可，她们非常忠于职责，平常对我倒也敬重，但她们绝不允许有人占有我的身体，我花了很多口舌，才说服她们，引你到这里来，原准备一击得手，慢慢逼问你的口供，想不到你的功力深厚，尤胜我一筹，你如要留宿在此，会有三个结果。田兄，你自己好好思量一下，应该如何？”

但闻房门呀然，王嬷嬷捧着一壶酒，行了进来，见两人仍然对坐小酌，一张冷厉的脸上，立刻挂上笑容，道：“给两位送酒来青凤点点头，道：“好！放下吧！”

王嬷嬷放下酒，悄然退去。

“她们耳目灵敏，已练成了绝佳的听力，咱们虽然小声交谈，她们附壁倾听，亦可字字入耳，但这一阵，她们听不到声息，才破门而入，想捉……”

捉什么？青凤没有再说下去，脸上微现羞意，似是正在想入非非……。

江枫接道：“幸好！咱们是君子、淑女，发乎于情，止乎于礼，我看她进门后冷厉的脸上，突然换上笑容，虽然很勉强，但总是笑容……”

“那是因为咱们衣履整齐，对坐小饮，举止规矩……”青凤说，“咱们连手都未拉过一下，大大的出了她们的意料之外，和她内心听想法，完全相反。”

“她们是捉奸不成了……”江枫笑一笑又道，“如是不幸被她们抓到了把柄，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局面？”

“刚才，小妹也提到了三个结果，田兄，是不是想听听呢？”

“正要恭听雅教，却被王嬷冲进来打扰乱了情绪。”江枫道，“现在，我这厢洗耳以待了。”

“不用施展你的诱惑、魅力，小妹也已动心……”青凤说，

“你的举止之间，已带着少见的男人韵味，像尖锥一般，刺入了女人心，尤其自负才艺的女人，我相信是天赋加后天的修为，因为，我一直不太相信你具有的魅力，真是与生俱来，浑然天成，媚功之最，以天狐夫人的‘惑心术’最强，小妹习练的‘迷魂大法’，就列入次级媚术了，但不可能和天狐夫人有所关连啊！她不会收个男人作徒弟，所以，小妹认为你是个天赋极高的人，才骨傲世，但也修习过媚惑女人的异术？……”

江枫心中暗暗震动，这青凤识见之广，的是可怕，此情景和她拼斗内功异术，倒不如动之以诚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接道：“什么人，能把您这位才艺双绝的美女，不许他人染指……”

“你可以冒险一试，但第一关会遇上王嬷、李嬷的联手攻击，那是天惊地动的猛烈攻打……”

青凤不再用传音之术说话，好像这些交谈，有意让人听到。

江枫会意一笑，道：“闯过了这一关，还有第二关吗？”

“有……”青凤眨眨眼睛，道，“贱妾已败在君的手下，反抗无力，你可能得偿心愿，但一宵春尽，凤去楼空，此后，再也无法相见了？”

“噢！那是说，姑娘会被人杀死了？”江枫高声问道。

“没有人杀我，但贱妾也无颜偷生人世了！”

“还有一个结果呢？”江枫高声问道。

“天下虽大，此后，将无你立足之地，你会遭到无数的高手追杀……”青凤说，“何况，你连第一关也未必闯得过去！一夜春宵，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田兄想一想，是否值得呢？”

江枫剑眉耸动，俊目放光，大有放手一试之意。

“委曲才能求全……”青凤改用传音之术，道，“告诉我你住的地方，我会找出时间去看你，那时，再畅叙欢娱。”

江枫点头会意，以手沾酒，在桌子上写一个地址，订以联络方法，口外却故意叹息一声，道：“如此凶险的男女相悦，其强烈的刺激性固可令人亢奋，但却带着浓重的血腥气味，在下只好敬谢，凤姑娘多多保重，区区告辞。”站起身子，准备离去。

虚掩的房门再开，两个全身黑衣的中年妇人，并肩而立，挡住了去路。

江枫呆在当地。

这突然的变化，也大出了青凤的意料之外。

王嬷微微一笑，道：“田公子，用不着我介绍了，凤姑娘已对你说的很清楚，我姓王，她姓李，我们都是侍候凤姑娘的老妈子。”

江枫肃然而立，凝神戒备，两道目光，很仔细的打量这两个中年妇人。

她们约有三十五六的年纪，倒也风韵有致，只是这时刻，她们都拉长了一张脸，看上去，就不那么柔和可亲了。

江枫心中打转，想着该如何处置这种事情，全力搏杀？或是破围而去？

一时之间，无法定下主意。

青凤一颦柳眉儿道：“王嬷、李嬷，你们是什么意思？”

“凤姑娘，不能让他走……”王嬷说，“我和李姐已经商量好了，这些年来，凤姑娘待我们情义深厚，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报答“我们看得出来，凤姑娘是真心的喜欢他……”李嬷接道，“唉！这些年来，你日夜登台高歌，风靡了长安，可是，你却是春闺深锁一室愁，过着寂寞的日子……”

“我……我很好啊！”青凤说，“主上垂顾，青睐有加，又有你们这两大高手，保护我的安全，锦衣玉食，凤楼幽雅，王妃千金，也不过如此生活吧？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凤姑娘，青凤楼门禁森严，除了主上之外，从无一个三尺童子，得入半步，今朝你闺房置酒，接待佳宾，难道真的是神女无情吗？……”王嬷说，“我知道，你顾忌我们，不敢纵情恣放“我……你们……王嬷！李嬷！放他去吧！……”青凤似是突然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有些语无伦次的接道：“留下他，有什么好，一厢情缘，我怕……”

“不要怕！……”李嬷接道：“有我和王嬷帮你掩遮，主上不会知道。”

青凤举手拭去，夺眶而去的两行泪水，长长吸一口气，人已冷静下来，缓缓说道：“我很感激两位嬷嬷的爱顾，可是……”

“凤姑娘……”王嬷接道，“我们是真心的，不要再心存疑虑，你知道，我和李嬷练的是灭绝神功，早已消去了色欲之念，英俊郎君，潇洒公子，在我们眼中是一文不值，但这小子却也搅起了我们早已冻结成冰的那点温情，我们同情凤姑娘，也喜欢这小子，也动了促成你们一双俩好的心愿，当时，我还认为自己有点想入非非，那知和李嬷一商量，她竟然也有这份心愿。”

江枫心中忖道：“难道我修习这‘惑心术’除了可抗拒令人迷醉的媚功之外，还可以唤回人性中的温情，这王嬷、李嬷，本是受命监视青凤的人，怎么发了疯似的硬要作牵线红娘……。真是邪呀！”

但李嬷说道：“田公子，你怎么说？”

“我！不知道，但不能害了青凤姑娘就是，唉！她真要为此自绝，我岂不成了谋害她的凶手。”

“你小子还算有点良心，……”李嬷叹息一声又道：“世上事，就是这么的怪异不平，别人千金求见，想和风姑娘说几句话，就难如所愿，你小子却是桃花照命，眼高于顶的凤姑娘，竟然会宴客深闺，最是奇怪的是我和王嬷，无端插上一腿，你们好好谈吧！我们告退了。”

李嬷、王嬷，互望一眼，齐声说道：“小子，别忘了我们这份情意！”双双退出室外，顺手带上了房门。

青凤呆了一阵，才低声说道：“你站这里，不要乱动……”轻轻拉开木门，娇躯一闪而没。

江枫果然站着未动。

但他心中正千回百转，重新对自己作次评估，今晚上的事件变化，是早已设计好了的阴谋、圈套，还是自己修习的奇术，真有春风化雨的能力……。

但闻微风飒然，青凤已重回室中，掩上房门，低声说道：“她们真的不在暗中监视、偷听，双双巡行这座宅院的四周，看样子，确是存心要作成这次大媒呢？”

“她们受命追随在你的左右，暗中监视你的行动，自是贵主上的心腹之臣，怎会发生这种自愿倒戈的事情？”

江枫道：“你看，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青凤沉思了一阵，道：“我不知道，不过，主上已经有三个月未到长安了，就算这是她们设计的阴谋，也是出自两人的计划，田兄观察入微，可看出什么破绽？”

江枫全神贯注在青凤的神情变化上，他要找出青凤是否和两人串通一气？但他却看不出青凤有作伪的样子。

“是不是也怀疑我……”青凤幽幽说道，“你究竟是干什么的？目的何在？”“看来，凤姑娘也对在下动疑了……”江枫道，“当今武林之中似是早为一股神秘的力量统治了，只不过区区是一个漏网之鱼。”

江枫单刀直入的试探，希望把事件引入正题。

“我知道你不会为我的姿色所迷，果然是有为而来，可悲的是妾身却已自蹈入情网之中，说吧！你想从这里得到什么？趁她们未在偷听，我也许能提供一些内情。”

江枫道：“好！那我就直言求教了！”

青凤点点头。

“姑娘就是那股统治江湖的神秘组合中人了？……”

“是！好像江湖中各大门派，都已入我们的掌握中了，武林道上，已经没有强大的力量反抗我们，你一个人，又能成什么大事？……”青凤说，“我佩服你技艺上的成就，但独木，又何能撑起将倾的大厦呢？”

“我很孤独，所以，很需要像凤姑娘这样的红颜知己，帮助我……”

“你是说，已把我视作知己的好友……”

“是呀！……”叹息一声又道，“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凤姑娘，我们相逢的时机不好，但能一见如故。”

“你不是在骗我吧？……”青凤说，“知己二字，岂可轻相许诺。”

“我说的字字真实，……”

“我相信……”青凤接道，“你如借机反击，我早已沦入败亡，时间不多，先谈重要的事情。”

“对！……”江枫道，“你中的主上，可就是统率那股神秘力量的首脑吗？”

“他只是很有权势首脑之一，……”青凤说，“但却不是唯一的首脑人物。”

江枫点点头，道：“姑娘在组合之中，也算是重要人物了？”

“我只是众多的女弟子之一，只因稍具姿色、才慧，被选入金花级弟子之中，学到了较深奥的武功，不知是幸运或是不幸，我被主上看中了，受到更多的照顾，但却献上了少女的清白身子……”

“我相信你没有选择的自由……”江枫多情地说，“青凤，不要为过去悔恨，想想看今后该做些什么？你们那个以诡异、暴力统治的组合，任何一个女弟子，都没有能力抗拒被主上占有的能力。”

“内宫一系出身的女弟子，也许好些，因为统率她们的人，都是女人，……”青凤说，“这座洛阳居中的四季花婢，全是内宫一系中人……”

“她们要陪酒、侍客，应付各种不同的男人，比起你这个差事，辛苦多了。”江枫微笑着说。

“你早就来过洛阳居了……”

“是！而且，还召过春花四婢陪酒，论才慧、姿色，她们绝无法和你相

比.....”

“你找错人了.....”青凤说，“四季花婢中超等人物是梅花姑娘，她才是四季花婢中的魁首，你应该去见识一下...”“为什么？”

“因为她美色夺人，媚术精湛，她存心去抓住一个男人，那男人绝无法逃过.....”青凤斜睨看江枫，接道：“这样的花魁、美女，你不去见识一下，岂不是虚此长安一行。”

江枫不愿多说梅花，口气一变，道：“姑娘不是内宫一系中人？”

“我不是.....”青凤道，“我是属于天王门下的弟子.....”

“又是天王、又是内宫，这哪里像江湖上的组合，.....”江枫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是一种称呼罢了，叫起来又别一般江湖组合，田兄，我知道的只限于此，但就我观察所得，似乎天王不至一个，应该还有一种力量控制着他们，.....”青凤说，“这些事，我只能听，不能问，那会引起他的怀疑。”

“内宫弟子和天王门下，是不是处的不太融洽.....”江枫道，“你和四季花婢，也没有往来？”

“何至是不太融洽，简直是冰炭不能同炉，现在还能维持个和睦相和的局面，那就是我们奉到了一种严格的命令，不得同室操戈，违者处死，我相信这道令谕，不是天王的意思，令谕是天王和宫主会衔颁下，逼他们颁下这道令谕的人，才是最有权势的人.....”青凤确有尽吐所知的用心，笑一笑，接道，“说起来，有些可笑，天王和宫主原本是一对夫妻，如今却各成一系，互不相容，不过，他们两个人见面时，还能保持一定风度，彼此间谈笑风生。”

江枫道：“这洛阳居中，那一方面的实力大些？”

“这里就更复杂了.....”青凤说：“内宫一系中，以梅花为首，天王门下，由贱妾担纲，但天王担心我行为逾越，派了李嬷、王嬷来暗中监视我的行动，两人除了使我个人私生活上，无法自由外，公事上，却是大好帮手，她们武功精奇、机警无比，洛阳楼的侍应男女，以高大斗为首，共有十八个人，这就是天王门下的实力，好像不如内宫一系的人手众多，但我相信，我们人手虽少，但却精锐过之，除此之外，表面上，我们都由这里的总管统率，他是天马总堂中派来的人，也是真正的江湖中人.....”

“天马堂又是怎么回事呢？我都会尽我所知的告诉你，.....”青凤说，“天马堂是真正江湖人物聚集的组合，近百年来的江湖上的凶神、恶煞，大都集中那里，天马总堂的堂主，更是江湖上第一凶人，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天王好像提过，但当时我没有留心记下来.....”

“天马堂.....”江枫沉思了一阵接道，“好像没有听过这个组合。”

“他们的活动，也是暗中进行，就因为它具有了神秘外衣，所以，实力扩展的很快，五年之前，我们尚在苦练武功的时候，所有的行动，都透过天马总堂，.....”青凤说，“直到我们一、二、三，三届弟子出师，才独立门户。”

“好沉深的城府，.....”江枫道，“单是这份忍耐的工夫，就非常人能及了，但他未料到，这种分化实力的策略，虽然便于统率，但却易生对立，虽夫妇亦所难免，你们天王门下和内宫一系，就是个最好证明了。”

“据我所知，他们夫妇失和，别有原因.....”青凤古怪的笑一笑又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叫天马堂吗？这名号不但没有霸气，也缺少气势？”

“你知道？”江枫笑道，“以你的身份地位而言，知道的真还不少？”

“别忘了我是天王的小情人……”青凤苦涩一笑，接道：“他为人虽然谨慎，但也难免酒后失言，我知道这么多事情，都是无意中说出来的。”

“好！那你就说说，天马堂的来历吧？他们为什么不取一个有气势的名字？”

“天马渡危……”青凤说，“天马总堂中人，有很多都是被武林中各大门派围剿的恶魔凶煞，在危急中被人解救，乘天马飞驰而去，渡过死亡危难……”

“好计谋……”江枫道，“这些人以后就苦为所困了。”

“不错，所以，天马总堂集聚了三山五岳的人物，五湖四海的凶煞……”青凤道，“他们组合成你所谓神秘力量的初期主力。”

江枫长长吁一口气，道：“果然是了不起的设计……”

皱眉沉吟，良久不语。

青凤看他满脸凝重，似是在集中全神，思索一件重大的问题。

这时刻，青凤如若突然出手，十之八九有点中江枫穴道的可能。

念头在青凤心中掠过，暗中运气，突然双手并出，点中了江枫四处穴道。

江枫千思万虑，也没有想到青凤竟是如此奸诈的一个女人，完全无法预防，竟被一下子点中了穴道。

不禁一呆，道：“凤姑娘，好高明的装作，区区佩服极了。”

“我告诉你的全是实话……”青凤嫣然一笑又道：“像你田兄这么聪明的人物，不说实话，如何能取信于你。”

“那是说凤姑娘早就有出手袭击我的计划了……”江枫道，“只是在等待这一个适当的时候。”

“不是……”青凤说，“出手点你穴道，只是一时起意，在小妹的感觉中，田兄任何方面的成就，都可能高过小妹很多，所以，我不能再冒险了，我已经两度败在了田兄的手中，使我感觉到‘迷魂大法’已不可恃，所以，只好趁到这个机会点你穴道的了。”

江枫笑道：“果然一击得手，现在，凤姑娘准备如何处置在下呢？”

他内功精深，口中虽然说话，但仍能暗中运气冲穴。对这种自救的武功，江枫下过了一番苦功，别人要一个时辰的时光，他只要一刻工夫。

“你说呢……”青凤笑意盈盈的回答着，人却开始行动，内劲透指而出，又点了江枫六处大穴。

江枫暗暗叹息一声，放弃了挣扎的念头，这六处大穴受制，使江枫无法再提聚内功，全身受制，只由任人宰割的份了。

“现在，该小妹妹问问你了……”青凤说，“先告诉我你真实的姓名？”

江枫苦笑一下，闭目不语。

青凤摇摇头，笑道：“看来，你和一般人并无太大的不同？”

江枫霍然睁开双目，道：“这话从何说起？”

“一般武林中人，被擒之后，也和田兄一样，闭目等死，好像颇有一副英雄气概……”青凤笑道，“我如咬咬牙杀了你……”

“败军之将，不足言勇，不论你用什么手段制服了我，但你总是赢了，区区败的不甘，但也只好认命……”江枫道，“杀刚任凭，但如要区区向姑娘求恕饶命，那就要你失望了。”

“杀你吗？不过是举手之劳……”青凤道，“就算我不忍下手，也可以要人代劳，可是，你胸中的抱负、理想，岂不要尽付流水，人啊！不管如何

强壮，精悍，死了就变成一场空幻，你可相信你真能化为厉鬼，找我索命，所以，你应该改变一下……”

“改变……”

是啊！至少，也该对我虚以委婉，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青凤轻轻在江枫的脸上亲了一下，接道：“像我一样，半真半假的说出你的目的、用心，找机会施予反击，也许，你还可以反败为胜？”

江枫听得心头泛生起阵阵的寒意，忖道：“我自觉机警，心中也一直存在以毒攻毒的念头，临敌之时，竟是心存了妇人之仁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姑娘想问什么呢？”

“先说你的真实姓名吧！”

“好！我姓江，单名一个枫字。”

青凤点点头，道：“姓名不错，再说你来洛阳居的用心吧？”

“想查出你们的来历，在下刚才问你的事，就是我来此地的目的！”

青凤笑道：“我相信你不是一个人的独脚大盗吧？……”青凤突然扑向江枫，紧紧拥抱，一阵狂吻之后，才低声接道：“对不起，我应该说是独行大侠才对！”

“你不怕你的主上发觉你如此轻狂，会把你依规处置……”江枫道：“那时，凤姑娘的际遇，只怕比我江某人还要不如了！”

“情不自禁啊！江枫，你难道一点也不清楚自己，是一个令女人发狂的男人……”青凤把脸儿紧贴在江枫的脸上，接道：

“看到你身受禁制，真叫人心疼得很。”

她说的真情流露，真叫人难分真假。

江枫道：“这么说来，凤姑娘还有点喜欢在下了？”

“何至是喜欢……”青凤道，“简直是爱得发狂，江枫，我知道你修习过异术，因为不管如何英俊，多才的男人，也无法在很短的时间中，用一缕情丝，如此紧紧在女人的心上，我相信愈接近你，隔入愈深，就像我现在一样，已经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所以，我要耍点花样，请江兄多多原谅。”

江枫心头一跳，道：“什么花样？”

青凤想到就做，而且，动作奇快，探手由怀中取出一方白色的绢帕，起身拿过一只笔，一盒朱砂，在白绢上画了一个鬼脸，笑道：“小孩子的玩意，不过，可能很有用。”

把白绢蒙在江枫脸上，笑道：“我把你那双勾人魂魄的眼睛给遮起来，江兄，这样也许我就可以克制自己了。”

江枫没有动，那方绢帕，只是轻覆在脸上，只要吹口气，就可以把它吹走。

但吹掉绢帕，还不知道青凤会耍出别的什么花伴，江枫内心之中，实在有点畏惧。

他心中明白，现在是无法反抗，任何激怒青凤的动作，都是自取其辱。

但闻青凤娇媚的声音，传入耳际，道：“江兄，小妹的画艺不佳，这张脸实在是画得太难看了，不过，小妹倒是轻松多了。”

江枫道：“凤姑娘，最好的办法，那就是把我杀了，永绝后患，如果，凤姑娘对我江某人真有一点好感，最好不要想尽办法羞辱我！”

“言重了……”青凤急急说道，“小妹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保。”

“好吧！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凤姑娘准备如何处置江某人也可以下手

了。”

“江兄，可是想听听小妹的想法，如是江兄不满意，咱们可以商量修订。”
口气婉转，声音甜美，有如深闺私语，极尽娇柔，那里像和敌人在谈论生死大事。

江枫心中一动，忖道：“听她的声音之中渗入内力，又想施展‘迷魂术’对付我了，我如装作为她迷魂大法所制，不知会是怎样一个局面？只怕，我几处要穴受制，无法运功自卫，会不会真的沦入魔道，为她所制，成为青凤裙下的不二之臣……”

此时此情，江枫第二希望是，怎生把被擒的消息传入七宝和尚耳中，这个酒肉不戒的大和尚，游戏风尘，胸怀禅机，实叫人难测高深，江枫深信，只要有一点示警，大和尚就全力探究，设法救援。

如果，能把这消息传给梅花，这个已为自己异术征服，陷身情网的姑娘，又会有什么行动呢？江枫想到了很多传出消息的方法，但无法在青凤的闺房中施用……。

在江枫的脸上，覆盖了一张朱砂画的鬼脸，青凤固然可以逃避开江枫一双眼神，但她一样看不到江枫的神色、表情，无法揣知他心中的反应。

对江枫这样一个胸藏锦绣，无法捉摸的人，青凤的一切举止，都极尽小心之能事。

她站起身子，又点了江枫两处穴道，才格格一笑，道：“第一个办法，是把江兄解天王处置，他们杀你、刮你，小妹是眼不见，心不烦，这个办法，江兄是否同意呢？”

江枫又被点了两处，心中怒火如烧，这女人的谨慎、恶毒，实是点滴不漏，想来，传出讯息的打算，只怕也完全绝望了。“江兄不讲话，大概是不同意第一个办法了……”青凤娇声

说道，“第二个办法，那就简单多了……”

“不过是举手之劳……”江枫冷冷说道，“生死由命，姑娘请出手吧！”

“真是天大的误会啊！……”青凤道，“我要杀你，又何用和你多费唇舌呢？”

“江某认命了，你高兴怎么折磨我，尽管请便！”

“看起来，你对小妹的误会很深，你为什么不住好处想想呢？我是在打算放了你！”

“放了我？”

“是啊！只要你能使我相信，不对我报复，今生一世，永不和我为敌，我就立刻放了你！”

“在下的保证，凤姑娘肯相信吗？”

“本来，江湖上一诺千金，小妹应该相信，不过，小妹一身邪气，你江兄也不是正人君子，男奸女诈，只用嘴巴说说，叫小妹如何相信？”

“凤姑娘的意思呢？”

“我要你写下文书……”青凤道，“白纸黑字，再加上人证，你赖也赖不掉了……”

“好！你解开我右手穴道，我就写份契约给你……”青凤伸手取下蒙在江枫脸上的白绢，神情肃然的道：“你听着，还有下文呢？”

“说下去，情势迫人，能够答应的，我都答应。”

“娶我为妻，而且，要写在文书上，还要你一个朋友作证人……”青凤

说，“我要他参加婚礼，看着你我拜天地，当然，也请他喝杯喜酒……”

“这个……”江枫大感为难。

“不愿意是不是？……”青凤冷笑一声又道：“我知道，你嫌我已不是清白之身，妓女都可以从良，何况，我青凤只交过一个男人，而且，还是被他恃势逼奸，难道你一点都不可怜我……”

“我是说……”江枫苦笑一下，道，“你是天王的宠妾，他怎么会放了你？”

“你如是娶了我，我就是你的妻子，绝不会再让任何男人碰我一下。”

“你要背叛天王……”江枫道，“他会派人追杀你！”

“所以，我一定要嫁给你才行，你总不能眼看着妻子被杀，袖手不管吧！……”青凤道，“再说，天涯辽阔，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躲起来。”

“第一，我不一定是天王的敌手……”江枫说，“更无法和你遁迹山林，……”

“我明白了……”青凤笑一笑又道，“你胸怀大志，要在江湖上闯番事业，那就更需要我的帮助了！”

江枫心中有苦难言，有些事，无法说的太明显，只好叹息一声，道：“青凤，你的姿色、才慧，都是人间极品，整个的长安城，被你引诱的如痴如狂，他们只要能一亲芳泽，大概要他们立刻去死，他们也会答应。”

“说了半天，你还是不答应了……”青凤说，“你要在江湖上有番作为，必需要闯过天马堂和我们这个组合两大关口，我对你的帮助，那就不是我的姿色能够比拟了，江兄，你如何决定？小妹正等待答复呢？”

“我答复你……”江枫道，“我是一个浪子，所以，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清白的身子，我由衷的接纳你，也愿意承认你是我的妻子，我可以写个字据给你，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行礼如仪，进入洞房，但要免去我朋友观礼这件事，目下的情势，我们不能招摇，你如果相信我，咱们就一言为定，如是不肯相信我，青凤手杀了我吧！我不是很有度量的人，一旦脱困，我们报复手段，十分恶毒……”

“看来，你真的十分为难，文书也不用写了，只要起个誓，我立刻解你穴道……”

“我也有下文，你听着，你是我唯一的妻子，但不能干预我和别的女人往来，当然，有一天，江湖安静了，我们都还活着……”江枫说，“那时，我带着你息隐山林。”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青凤说，“你可以有大堆妾婢，也可有数不完的女人，只要她们不取代我正室的地位，我都可以容忍……”

“青凤，我说的整个过程，我要和很多女人接触，尤其是你们那个组合中，女人特多……”江枫说，“我必须和她们周旋。”

“就算是江湖平静了，你也可以弄几个爱妾……”青凤道，“养一群歌姬，我不会吃醋，更不会干涉你。”

“这……青凤，我有点怀疑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了……”江枫道，“世上会有如此大方的妻子吗？”

“唉！有一个正室的名分，我已经很满足了……”青凤笑道：“这是补偿你呀！因为，你娶的老婆已非完璧，她将用最大的容忍，作一个最柔顺的妻子，现在，我们都没有奇术迷惑对方，说的话，字字出自真情，肺腑，江枫，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我能陪你多久，也许一年半载，也许三五个月，

我就会丢了性命，现在，我解你穴道。”

果然，侧身而上，解开了江枫八处要穴。

江枫也重信诺，竟然真的起了重誓，把青凤视若唯一的妻子。

但江枫也表现了世无其匹的男人风度，他要青凤仍留下来，共同为挽救江湖大劫尽份心力。

但青凤却发了愁，说：“我如留在青凤楼，一旦天王到此，我要如何应付？”

“像过去一样，青凤，我们的婚约，摆在心里，……”江枫道，“等大事底定，我们再诏告江湖，正式举行婚礼……”“不行啊！你怎么能让全江湖中人都知道，你娶了我这样的人……”

“你很好！歌声动长安，使百万人为你风靡，我江枫娶了这么一个老婆，谁心中不羡慕呢？”

“人家说真的，你却在开玩笑……”青凤愁眉苦脸的说。

“婚约已定，我又起了重誓，你可不能变卦呀！青凤，我说的也是真话，……”江枫道，“字字出自衷诚。”

“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眼前最重要的是，我要如何应付天王……”

“我说过，像过去一样啊！……”

“不可以，江枫，我可以死，不能让他再碰我……”青凤神情坚决，大有不惜一死之势。

江枫察颜观色，心知此刻不宜再动，略一沉吟，道：“咱们都想想看，能不能找出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青凤突然扑入江枫怀里，低声哭泣起来，一面幽幽说道：“江枫，十九年来，我从没有真正的快乐过，完全活在怨恨和悲痛之中，现在，我才觉着自己是一个人，江郎，你要好好的惜爱我！”

“我会的，青凤，我会全力以赴……”江枫道，“以后，我们会常相见，不过，王嬷嬷、李嬷嬷那边，你多用一点工夫。”“她们不是纵容我……”青凤说，“因为她们是天王的心腹，我不知道你是否对她们用过‘迷心之术’，她们竟然全心在撮合这件事情，你可小心啊！她们是为了你，……”

“这个……”江枫是真的有些怕了，低声说道，“小凤，我看，咱们得换个地方见了？”

“不用太担心……”青凤道，“她们练的灭绝魔功，整个人练的没有了性欲，她们可能真是喜欢你，但也只是喜欢罢了，不会有别的要求，她们要的是心理上的慰藉，你嘴巴甜一点，让她们拍拍摸摸，顶多吧！抱你一下。……”

“这像话吗！”江枫道，“那我算是什么人哪？”

“没有法子啊！江郎，做大事，不拘小节，再说，这样做也是帮我的忙，如果，王嬷嬷、李嬷嬷不配合，三日之内，天王就会赶到长安，何况，她们武功奇高，把她们争取过来，对你的帮助也很大。”

江枫苦笑一下，道：“当年师长传我‘惑心术’时，告诉我，能使所有接近我的女人，都会为我陶醉，我自己还有点飘飘然的感觉，想起今世美女，都系我一缕情丝，前无古人，却想不到，我竟因习此术，行如男……”

青凤突然伸手，掩住了江枫的嘴巴，道：“别自负太深，你如未习此术，又如何能抗拒我的迷魂大法，也不会得到王嬷嬷、李嬷嬷重顾，你可能被人杀

了……”

“说的也是，有利有弊，也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近百年来‘惑心术’只有天狐夫人的最为精湛，江郎可是跟天狐夫人学的？”

“是！她是我师长之一……”

“这就难怪了……”青凤说，“当年，我们修习此术时，传艺师长，也曾经提醒过我们，‘迷魂大法’不能抗拒‘惑心术’，不过天狐夫人是女的，怎会收你这个小男生作徒弟。”

“小凤，天狐夫人是至情至性的人，一笑之下，力能颠倒众生，所以，她以后就永不再笑，你想想看，一个要忍往数十年不笑，是多么困难的事。”

“是！她是天狐仙子，我是小妖女，成了吧！我是无意的，你不要生气啊！”

“唉！我怎会生气，我只是告诉你她的伟大，小凤，我们要学她老人家……”江枫说，“术无邪正，用之正道则正。”

“知道了，夫君，为妻帮你提水洗澡，算罚我不敬之罪，好吗？”

她没有再施异术，却完完全全是少女的娇俏活泼，江枫为之心动。

她极尽人妇之道，为江枫宽衣解带，脱靴擦背，伺候的无微不至。

春宵千金，罗帐情深，青凤施展出浑身解数，鱼龙漫衍，极尽娇柔……。

这一觉，直睡到日上三竿。

两人起床针对清洗之后，王嬷、李嬷早已经备好早点，入室相请。

喝！这两个中年妇人，竟然也刻意的修饰一番，黑发油光，脂粉薄施，两张白透红的脸上，一直挂着迷人的笑意。

奇怪呀！别人成其好事，也不知道她们高兴个什么劲头。

看得出两个人对江枫特别殷勤，就像两个慈母迎接到万里归来的爱子一般。

不对呀！妈妈对儿子，不像这种态度，行止间有点暧昧，摸一把，碰一下，就差没有抱过来亲一下。

江枫昨夜枕畔，受了密教，要应酬这两个中年妇人，所以，江枫忍受着她们的折腾，还要面带笑容，敬谨接受。

吃过早餐，江枫告辞离去，青凤却突然扑到在地，跪在王嬷、李嬷面前，掩面低泣。

两个老妈子呆了一呆，同时伸手，扶起了青凤，王嬷道：“凤姑娘，折杀我们了，什么事，你只管吩咐下来就是，我们力所能及，决不推辞。”

王嬷、李嬷虽是受命监视青凤，但究竟是主仆的名分，青凤这一招厉害无比，把两个老奸折腾的手忙脚乱。

青凤一面哭，一面说道：“两位嬷嬷，视凤儿有如自己的女儿一般，受顾情深，凤儿也把两位当娘亲一看待。”

好一顶高帽，重逾千斤，压得两全绝情断义的老妈子，摇摇欲倒，却又心头舒坦。

“凤姑娘……”李嬷说，“不要哭，你有什么困难，告诉我和王嬷。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行，就算天塌了。有我们两个先顶着，乖凤儿，别哭了，你这么一哭，我们也是难过的很哪！”

“两位嬷嬷，凤儿受命，不敢违背，昨夜留他一宵，但我越想越怕呀！”

厉害呀！厉害，把这偷人留客的大帽子，一古脑全扣到两个老妈子的头

上。

王嬷、李嬷，相互看了一眼，道：“我们同意了，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口气很大，但却泥足深陷，欲拔不能了。

“凤儿是担心，这件事如若被天王知道了，他不把凤儿千刀万剐才怪？”

王嬷点点头，道：“知道了，是有点麻烦，不过，这件事，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他又不会阴阳八卦，算出来昨夜事？”

“是啊！我三个人都不说，他又怎会知道呢？”李嬷说，“这种事，你不认帐，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就听到什么闲话，也是查无实据啊！”

“可是……可是，以后……”

青凤呜咽着说不下去。

“凤姑娘，你一向说话，简单明了……”王嬷说，“乃一方领袖之才，今日怎么吞吞吐吐，真把老身急死了。”

“怕什么？我们三人一心，其利断金，不用顾虑什么？……”李嬷道，“有话就明白说啊！”

“凤儿是说，别让他再来了……”

“你是指江公子啊！……”王嬷沉声的说。

原来，江枫已告诉两人自己真正姓名。

青凤点点头。

“你舍得啊！凤姑娘……”李嬷说，“真能忍住不想他！”“想是想，可是性命要紧啊！……”青凤说，“凤儿死不足惜，只怕连累了两位嬷嬷，我就万死莫赎了。”

王嬷沉吟不语，脸上的神情，不停的变化，显然，她内心之中，正在作激烈的挣扎。

良久之后，王嬷突然一咬牙，道：“李嬷？你怎么说？”“我听你的！”李嬷答复的很干脆。

“凤姑娘……”

“别叫我姑娘，由今日起，我就拜在两位膝下，今后，咱们是母女相称。”

王嬷呆了一呆，道：“这个老身如何敢当！”

打铁趁热，青凤立刻拜了下去，道：“义母、姨娘，请受女儿一拜。”

青凤立刻分别对两人行了大礼。

王嬷、李嬷，心中是又高兴，又是紧张，糊糊涂涂的肩上了千斤重担。

扶起青凤，王嬷面带愁苦的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江公子只此一遭，老身相信是绝不会有有什么风声漏出去，但如此常相往来，那就难以掩人耳目……”

“总不能让他们两地相思……”李嬷说，“那咱们不是给凤儿帮忙，是害了她了。”

“我知道，所以，我在想……”王嬷说，“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唉！义母，姨娘如此的煞费苦心，凤儿一定要告诉薄郎，要他好好的孝顺两位。”

王嬷、李嬷，俩人脸上都泛起满意的笑容。

青凤望着王嬷道：“义母，天王的脾气你很清楚，他可是宁可错杀一万，也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只要他听到风声，他一定会对我下手。”

“不错，那时……”李嬷说，“只怕连我们也不可放过。”“对！”王嬷道，“这件事，咱们要早些准备。”“怎么准备呢？”青凤望着李嬷道，

“姨娘可有高见？”李嬷嬷道：“也不用太担心，这件事，让我跟你义母合计合计再说，总会找出一个方法出来。”

“好！姨娘和义母商量商量，凤儿不打扰了，我也要仔细的想一想……”青凤说，“看看能不能想出善策。”“凤儿……”王嬷嬷说，“不要太劳神了，今天还要登台。”“凤儿知道！”深深一礼，转身而去。

江枫离开了青凤楼，直奔一家客栈之中，那是他告诉梅花的住处。

店伙计迎上来，低声道：“客官，你可回来，一位大姑娘已经来了两次找你……”

江枫嗯了一声，道：“人呢？”

“刚走了，天不亮就跑来，直等到刚刚才走！”店伙计说的声音不大，但眉眼齐动。

看样子，他心中高兴的很。

江枫低声道：“大姑娘长的什么样子？”

妈呀！那不是人哪！简直是月宫嫦娥迷了路，跑到我们客栈里来！”

“噢！只是很美吗？”

“美的冒泡，我是三生有幸啊！为她送了杯茶，而且，出手大方，一赏就是十两银子，我三月的工资加起来，也凑不齐这个整数啊！”店伙计口沫横飞的说。

“我知道了……”江枫道，“那位姑娘可有什么交代？”

“她说有要紧的事，必需和田大爷当面商量。”

“还有呢？”

“她说冬雪留香，田大爷就知道了，她在家里等你，要你最迟今晚上一定要去，田大爷，她是说今天晚上啊！”

店伙计特别把今天晚上重复了一句。

江枫取出一块碎银子，大概有三两多重，赏给店伙计，笑道，“她是千金小姐，有钱的很，我就不如她了，伙计，将就着收下吧！”

店伙计接过银子，连作了两个长揖，道：“田爷，谢谢你的厚赐。”

江枫挥挥手，店伙计退了下去。

掩上房门，江枫在木榻上盘膝而坐，准备好好的调息一下，存足精神，去见梅花。

昨夜和青凤交手的演变，完全出了他意料之外，几首命丧在青凤楼中。

这场惊险的往事，虽然已成过去，但留在他内心中的警惕，却如烙印一般，深印在心上。

仔细推敲那夜沦落下风的关键时刻，就是那一瞬间的忘去戒备。

如是昨夜中青凤一击不中，江枫的反击，必将是强悍无比。

当然，局势发展到双方不以武功拼搏，不会有昨夜那番醉人如酒的温馨时光……青凤楼刀光、剑影，贱血楼头，如今的洛阳居，只怕已人仰马翻，天下大乱。

有些事，忍理之忿，反会把一场凶险的场面，变作和悦之局，使干戈化作玉帛。

这番凶险的历练，使江枫体会到那个已统治了江湖的神秘组合中，充满着矛盾，只要能把握机会，就可以分散他们的力量。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是本身技艺修为，具有接受考验的能力。

江枫对本身具有的潜能力量，也有愈来愈强的信心。但也体会到对敌用

术之间，不能有任何大意、松懈，也许第二次再被人制住了穴道，就不可能有昨夜同样的幸运。这一番深思、长虑，使江枫增长了不少对敌的智略，举一反三，也多了不少的江湖经验。

不过，这一番用心深思，已无法再安静下来，索性站起身子，换身衣服，直奔风雪小馆。

张四姑迎入江枫，笑道：“你来的正好，雪、霜二女的父母，刚刚赶到。”

“好极了……”江枫说：“小弟也想向他们请教一些事情。”张四姑停下脚步，道：“怎么？你认识他们？”

“没有见过……”江枫道，“但我听说过他们的大名。”“胡扯……”张四姑微笑道，“你骗人，骗到大姐的头上了，他们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从不和武林同道来往，他们籍籍无名，你怎会知道他们？”

“大姐，精明啊！……”江枫道，“小弟一跟斗翻个十万八千里，也逃不过大姐的手掌心了。”

“少灌迷汤了，大姐不吃这个……”张四姑道，“说实话。”“唉！是几位师长告诉我的……”江枫道，“他们隐居天山，也是受他们之命，在那里苦练剑术。”

“我有些明白了……”张四姑道：“他们是布下的棋子之一。”江枫点点头。

“我呢？……”张四姑幽幽说道，“也是你几位师长布下的棋子了？”

“大姐是一代奇人……”江枫道，“对恢复武林清风、明月的关系至大，小弟确实是得到了师长的指点，去求大姐相助。”

“嗯！……”张四姑苦涩的说，“也是他们要你施展奇术诱惑我了，让我一跟头栽倒你的掌握中，死心蹋地的为你效命？”

“大姐，言重了，小弟确实对大姐施展过奇术，不过，小弟对大姐之情，却是一片真情。”

“我知道，……”张四姑幽幽一叹接道，“除了第一次之外，你确未再用过奇术迷惑我，可是，我已经栽进去了……”

“大姐，我们的燕婉之私，小弟绝不敢忘记，……”

江枫神情肃然的说：“但小弟深挂心上的却是江湖重光的大事，大姐要小弟如何交代，江湖底定之后，小弟无不遵办。”

“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论你日后有多少红粉知己，但你内心中一定要为大姐留一席存身之地。”

“是！小弟绝不敢辜负大姐。”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情缘易尽，孽缘难了，大姐这一辈子，看来是被你吃定了，走吧！别又让两个丫头疑神疑鬼的。”

第七回窝里啃血溅洛阳居

大厅分坐着一对中年男女。

男的四十左右，一袭青袍，五络长髯，面如满月，目似朗星，有一股飘然出尘的仙风，想是久年山居，不染俗气的关系。

至于中年妇人，除了一身月白衣服，是中年妇人穿着颜色，别的却不像中年人的样子。

吟雪、吟霜，依偎身侧，有如三个姐妹花，深山幽谷能孕育出奇花、异鸟，也能培养出不沾人间烟火的仙子人物。

“你就是江枫……”青袍中年微笑道；“果然是一个肩承劫难，背负重托的千里驹……”

“过奖了，小弟心仪已久，今日有幸拜识，……”深深一揖，撩起衣襟，就要拜倒。

“不成，不成……”青袍人拦住了江枫忙道，“你就是主帅，我们是受命受你指挥的人，怎能本末倒置。”

“是啊！兄弟，我们已经等了你十八年……”中年夫人微笑着说。

“娘啊！你怎么能叫他兄弟……”吟雪说，“江大哥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呀！”

中年妇人回顾了吟雪一眼，道：“江少侠胸罗万有，武艺绝世，你们怎能比万一……”

“娘，姐姐是说江大哥的年龄啊！又不是说他的本领……”吟霜接道，“江大哥的本领大，我们知道，张姨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以后，我们要追随在他的身侧，一定要磨着他传些绝技给我们。”

够了，以青袍人夫妇的聪慧，那里听不出一对女儿的心愿，夫妇相视一笑，竟似完全不放心上。

江枫却听得头皮发炸，转向青袍人道：“如若小弟没有记错，大哥是复姓欧阳，单名一个昭字。”

“好记性……”欧阳昭笑道：“我们彼此记在心里二十年，今年总算见面了。”

“是，如非大姐的安排，还真不容易找到欧阳兄长夫妇呢！”江枫看了张四姑一眼，满脸感激神色。

“江兄弟……”欧阳夫人道：“知道嫂嫂我的名字么？”

“知道，……”江枫道：“嫂夫人姓罗，闺讳一个兰字，不知兄弟是否记错了？”

“娘，他真的知道啊！”吟雪道：“张姨说江大哥无所不知，她怎么连娘的闺名也知道呢？”

这对在山野久居的夫妇，对女儿的教育，全无迂腐之气，使她们充分的保有了少女的天真。

倒是罗兰被女儿问的脸上一热，道：“你爹和娘，就是为了他，才常住深山，苦修剑术，二十年未履江湖，……”

看来，她似是一个外向的性格，这二十年深山幽居，心中还闷了一口无奈之气。

“是啊！江兄弟，你大嫂，为了山居中的寂寞，还和我呕了很久的气……”欧阳昭大笑，道：“有一年的时间，连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有这种事……”张四姑道：“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江枫一个长揖，道：“真是亏负嫂夫人了，都是小弟之错。”

“听他胡说八道……”罗兰说：“当年山居习剑，我也事先同意的，怎会和他争执……”

白了丈夫一眼，接道：“吵架是有，不过，不是为了山居寂寞……”

“如是你们吵架的事，和小弟无关……”江枫道：“小弟就心安多了。”

“怎会和你无关……”欧阳昭道：“我们这二十年来，完全是为了你在活着，所以，我们夫妇的事，样样都和你有关！”

“这个……”江枫望着罗兰，见罗兰双颊绯红，心中突然想到了张四姑说起的一件事情。

罗兰要生个儿子，丈夫却要她习武第一，不肯答应，想来，定然为了此事争吵，不禁失声一笑。

那知罗兰敏感的很，看江枫笑的暧昧，不禁一瞪眼，道：“你笑什么？”

“没有啊！”江枫急急否认。

幸好张四姑插口了，道：“罗兰，你们一家人都在这里，江枫也是你们神交了二十年的朋友，我心中有几句话，要当你们夫妇之面说清楚了。”

“四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这一生唯一的金兰姐妹，什么话都可以说……”罗兰道：“说错了，也不会有人怪你！”

“你们对江枫的了解，……”张四姑道：“看样子是比我还深了，我们可知道他一身武功很博杂，也习练过迷惑人心的奇术……”

江枫觉脸上发热，羞红满面，却又无可奈何！

“我担心两个小侄女，跟在他身侧帮忙……”张四姑有些说不下去了，改了口气，道：“是不是不太方便呢？”

罗兰目光转动，发觉一对女儿，四只大眼睛，正凝望着她。

她们没有否认张四姑的话，自然是默认了。

罗兰大感为难，一时之间，确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只好喂了一声，道：“你听到没有？四姑已经提出问题？你这作爹的，该拿个主意呀！”

“我没有主意呀……”欧阳昭道，“女儿大了，有她们自己的看法、想法……。”

江枫越想越不对，站起身子，道：“诸位，我告个便！”

“用不着逃避……”欧阳昭道：“你也是当事人，最好也坐在这里，听个明白，如果是我们处置有错，你也可以提出高见啊！”

“这个……”江枫长叹一声，道：“目前江湖上控制局面的是一批身怀异术的人，他们来自西方魔教，和江湖上一些息隐的魔头，结合成一股强大无匹的力量，小弟受命于大局晦暗，阴霾遍布的时刻，为挽救武林劫难，确实修习了一些不为正道人士所喜的奇术。

我无法预期是否能让武林重光，只有尽力而为，死而后已，所以，我无法保证什么？

欧阳兄如是觉着雪、霜两位姑娘，不宜在污浊的江湖中走动，何不把她们送入一片清净的环境中成长，让她们盛放出清香之花……”

“不要……”吟雪突然开了口，道：“白莲花盛开于污泥中，无损于它的清白，何况，我也不想自己成为一株白莲花……”

“丫头……”欧阳昭道，“那你想成为什么？”

“桃也好，李也罢……”吟雪道，“我只要结出甜美的果实，要人们吃

的口舌生津，……”

哈哈一笑，欧阳昭道：“我佛割肉饲鹰，我儿可真有这番豪气吗？”

“江大哥身犯万难，此后遭遇的凶险，必将是惊心动魄，……”吟雪壮烈地说道，“女儿愿陪他赴汤蹈火，万死不惜。”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在深山幽谷中长大的少女，怎会忽然间，性格大变。

“吟雪，听爹娘的安排……”江枫道，“他们为挽救武林劫难，已奉献了自己！”

“爹、娘把最宝贵的青春，消磨在深山，剑技之中……”吟雪接道，“为的是要助你一臂之力，他们的女儿岂能躲避凶险……”

“好了！有女如此与几何异……”欧阳昭道，“傲啸风月，逃避尘劫，静则静矣！但其与草木何异，罗兰，怎么说？”

“自然是妻从夫意，你能勘破世俗，让他们燃烧自己，我也只有同意了。”

“吟雪；近火易焚……”欧阳昭说，“江枫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他不会承诺什么，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可都要自己承担后果，别指望爹娘会给你们什么帮助。”

“是！……”吟雪道，“张姨告诉我们的，比爹说的还要明显，这件事，我和霜妹也商量过很多次，……”

“什么？霜丫头也和你有着一样的想法？”罗兰有些吃惊的说。

“是啊！娘如没有让我们逐鹿江湖的心愿，怎肯让张姨带我们下山……”吟霜说，“既然人已跳进了水里，那就不用担心雨水打湿衣服了。”

罗兰苦笑一下，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有一天老虎伤了你们，可不要叫妈！”

“不会的……”吟霜笑道，“大水冲了龙王庙，淹死总比枯死好，娘放心吧！我和姐，都会承担起火焚身的痛苦，帮助江大哥照亮江湖。”

“好吧！这件事到此为止，江老弟……”欧阳昭道，“两个丫头交给你了。”

江枫恭恭敬敬抱拳一揖，道：“小弟尽力保护。”

“我不担心两个丫头会拼战而死，怕的是她们无能自己，灭顶于情海之中，……”罗兰说，“但我答应过天狐夫人，欧阳一家人，都将应劫江湖，不会逃避责任。”

“所以，她才传了你青春常驻之术，……”欧阳昭笑道，“如果这一次大难不死，我将发苍苍，视茫茫，老态龙钟，你却仍是艳光照人……”

“艳色不褪，青春常驻……”罗兰说，“总比鸡皮鹤发好看些，也免得你留恋春色，充我于不顾，再说术虽能驻颜，却不会长生，有一天，你真的老病而死，我自会刎颈灵前，随你泉下，放心吧！娇妻虽艳丽，但此心已永为君所有了。”

“你听听，江老弟，你大嫂这份甜蜜的深情，怎不叫老哥哥永拜裙下，终身不渝呢……”

欧阳昭拂髯大笑，内心中的快乐，表露无遗。

江枫心中一动，暗道：“看来，人生真正的幸福，还是一夫一妻，相敬相爱，才能培养出生死一体，互击心灵的深情，我江枫这一生，只怕是永无这个机会了。”

眼看江枫低头沉思，神色凄伤，欧阳昭站起身子，拍拍江枫，道：“各

有因缘莫羡人，老弟，你才是天下男人妒恨、羡慕的对象啊！”

江枫苦笑一下，道：“小弟一直不提几位师长的名号，生恐画虎不成，伤害到他们的清誉，至于江某个人的生死，早置度外，就算落下个千古骂名，也无怨言，但我担心的是敌势强大！小弟一直无法了解几位师长，在暗中布下了多少人手？欧阳兄有赐教吗？”

“这个要你失望了...”欧阳昭说，“除了我们夫妇之外，在下也不知几位前辈布有多少伏兵。”

“我知道.....”罗兰说，“为了秘密，完全没有伏兵这个计划，我们夫妇只是个巧合。所以，天狐夫人以交换的条件，安排下我们夫妇作为援手，我们是你唯一的后援，江兄弟，天狐夫人对我有传艺之恩，说起来，咱们也算有同门之谊，据我所知，他们把全部的心血投注在你的身上，你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这.....”江枫神情肃然地说：“我愿全力一战，但小弟一人.....”

“谁说你一个人.....”罗兰目光一掠张四姑，接道：“易花手千变万化，一人可当十大高手用，我们夫妇息隐于大巴山中，她们的年纪不大，但剑术上的造诣，却已登堂入室，天狐夫人传了我不少的技艺，我也传给了两个丫头，你早该发觉了，她们都带了一点狐性，深山大泽中长大的姑娘，那会有如此的不畏人生的放纵.....”

听到此处，江枫忍不住回头望了二女一眼。

吟雪笑一笑，道：“江大哥，我们是深藏不露啊！是不是有点意外？”

“主要的是我们和娘打赌，.....”吟霜说，“如若江大哥瞧不出我们的底细，就算我们赢了，允许我们追随左右，所以，我们把自己掩饰了起来。”

“罗兰，你们娘三个，可把我给冤苦了.....”张四姑道，“害得我日夜替她们担心。”

“唉！我也很担心.....”罗兰说，“天狐夫人传授我的技艺，我自己很少习练，大都传授给两个丫头了.....”

看了丈夫一眼，接道：“所以，雪、霜两个丫头的狐性，比我深多了，在没有见到江枫之前，我担心这两个丫头，自负技艺，不会把江枫看在眼中，现在我又担心两个丫头这点道行，一跟斗栽下去，不克自拔！”

“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欧阳昭道，“她们习练过狐媚之术，恐怕已无法建立起一个正常的家庭，那个人娶了她们，只怕要被她们折腾天翻地覆了，何不由她们去吧！反正你已经对天狐夫人许下承诺，欧阳一家人，都将应劫江湖！”

罗兰微微一笑，道：“好！你想的比我还开，人倒没有担心的了，由此刻起，你们两个丫头，就可以跟江枫走了！”

“谢谢娘.....”

吟雪、吟霜同声说，也同时躬身对罗兰一礼，显见她们心中十分快乐。

“慢一点，娘的话还未说完.....”

二女同时一呆，望着罗兰，目光中满是乞求之色，她们已经忍耐了很久，十几年的苦学苦练，急欲一现身手。

江枫望着雪、霜二女，心中却是暗暗佩服，她们习过天狐夫人的武功，但在外形上她们竟控制得很好，一点也瞧不出来，端庄纯洁，全无狐媚之气。

但闻罗兰接道：“天狐夫人的武功，虽然诡奇绝伦，但你们功力还浅，而且，面对的敌人，又是凶狡无比，如无张姨的易容神技，你们绝难逃过敌

人的追杀，更不要说帮江枫的忙了……”

“我们已学到了张姨的快速易容手法……”吟雪说，“紧急应变，已可应付。”

“你们张姨是最杰出的易容高手，数百年来，此中高手无出其右……”罗兰说，“你们是否已有应变的能力，要张姨决定了。”

张四姑微微一笑，望着雪、霜二女，道：“你们跟我来……”目光一掠江枫，接着道，“你也来，我把移花接木和五行潜术，传给你们。”

吟雪、吟霜、江枫，鱼贯追随在张四姑身后而去。

“谢谢你，兰儿……”欧阳昭低声道，“你竟然放弃了习练天狐夫人的武功，我知道，是为了我……”

“知道就好……”罗兰道，“天狐武功，变化奇幻，我不敢练它，是怕练出一身邪气，那就不知道一天要吵上几次架了。”

欧阳昭行近罗兰，一下子把罗兰拥入怀中，道：“我欧阳昭娶到了你这样一个天仙化人的妻子，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气……”

罗兰推开了丈夫吻上来的嘴巴，笑道：“我没练天狐武功，

你到沾上了不少的狐气，大白天的就这样色胆包天，要是被四姑和两个女儿看到了，你要怎么交代……”

欧阳昭尴尬一笑，放开了娇妻，道：“四姑要传授移花接木和五行潜术给江枫和两个丫头，那是什么武功啊？我怎么没有听过？”

“是四姑真正的绝艺，‘移花接木’是易容手法中最高明的嫁祸技术，在极短的时间中，能使人敌友莫辨……”罗兰说：“易容术和传接法的交相运用，使人物和景物能快速转变，至于五行潜术，好像是一种色彩运用的绝招，详细的情形，我也不太清楚了，那是四姑毕生的绝技。”

“想不到啊！张四姑竟然是一位身负如此高级艺能的人物……”欧阳昭道，“看来世人对她的了解，真不及十一了？”

“天狐夫人也推崇过她的技艺……”罗兰说，“江枫一出道就找上她，岂是无因，不过她好像告诉过我，一种潜隐秘术，将随她永埋泉下，想不到，竟然会改变心意，肯把它传下来了！”

欧阳昭道：“情之为物，真叫人生死相许，张四姑改变心意毁弃誓言，是不是为情所累，迷恋上了江枫……”

“江枫修习天狐功，已有了相当深的火候，四姑迷恋他，应属常情，……”罗兰道，“但她肯把绝技传给两个丫头，那可是看在我跟她交谊的情分之上。”

“我看她也是为了江枫……”欧阳昭道，“咱们破除了世俗之见，让两个宝贝女儿应劫江湖，助江枫一臂之力，四姑爱屋及乌，传艺酬情……”

“也许你说的有理，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她那些技艺，也有点邪气，……”罗兰说。“她可以早些传给江枫的，但她没有，那是因为江枫不能承继她的衣钵，她不能把师门绝技，随便的拱手送人，她带两个丫头下山时，已视为衣钵弟子，隐技不传，大约是不愿两个丫头沾邪气，我看她是听到我们两个宝贝女儿早已习过天狐夫人的武功，才下定了传艺之心，已经泡在了水里的人，不会再感觉到雨滴是湿的了。”

“这么说来，四姑对两个丫头的爱护之心，不在我们夫妇之下了。”欧阳昭有些感慨的说。

“有过之而无不及……”罗兰目光转注在丈夫的脸上，道，“我们已过了二十几年的甜蜜生活，此番下山，履行我们当年的承诺，全力帮助江枫，

一旦和敌人对上了，只怕我就没闲暇余情来照顾你了，可不许胡思乱想，……”

“我知道……”欧阳昭哈哈一笑又道，“连两个心肝宝贝女儿都舍了，还有什么放不开的，由此刻起，我们一家为武林大局生，也为武林大局而死，兰儿，放心吧！你尽你所能的去帮助江枫，我也会为他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罗兰缓缓偎入了丈夫的怀中，泪水汨汨而出。

奇怪，像欧阳昭这种英雄气概的人物，竟然也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但两人的眉宇间，却洋溢着一种舍身锄魔的侠义气概，泛生出求仁救世的圣洁光辉……

张四姑果然倾囊相授，把移花接木和五行潜术，作了一番仔细的解说，那是一种利用色彩效果和转替方法，结合成的技艺，当把高强的武功溶入这门技艺中，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她详细解说技巧法门。以江枫和吟雪、吟霜的聪明，很快领悟了个中要诀。

三个人都有着天狐夫人的武功基础，那是充满着机变诡诈的武功，带着三分邪气，将声、色表情全溶入了武功变化之内，有了这些基础，学习旁门技艺，就有着得心应手，特别快速的感觉。

因为，张四姑这些技艺，也属于旁门左道之学。

晚餐这后，江枫洗个澡换过衣服，准备离开风雪小馆，但却被吟雪、吟霜拦住了去路。

“江大哥，还记得我娘说过的话么？……”吟雪不再刻意掩饰，笑容中透出娇媚之态，道：“娘已经把我们交给你了！”“我知道……”江枫道：“但我要去安排一下，过一天，我再带你们离开这里！”

“江大哥，我和姐都不会干预你什么。……”吟霜道，“我们的眼睛不好，也有些耳背，不该看到的，就算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看不到，不该听到的，就算如雷贯耳，我们也听不到一点声音……”

“这个……”江枫怔了一怔，道，“你们已经练过了天狐忘情……”“功夫还没有到家，还要你江大哥指点指点了。”吟雪笑道，“凝神归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惑心术呢……”江枫道，“练过没有？”

“那是天狐绝技之一，岂可不练……”吟霜笑道，“不过，娘一直笑我们缺少这方面的天才，练的不成气候，一直缺少狐媚之气。”

“千万不可对我施展……”江枫急道，“我……”

“为什么呢？……”吟雪道，“我们这一门武功火候最差，正要向江大哥讨教讨教……”

“不行，不行……”江枫急道：“我已破了身戒，只怕定力不够，无法抗拒，一旦施术反击，那就天下大乱了！”

吟雪嫣然一笑，道：“那会怎么样呢？”

江枫正容说道：“后果不只可怕，而且可悲，千万不可尝试，你们如是不肯应允，我只有敬谢两位援手之情了。”

二女相互望了一眼。

吟霜接着道：“好吧！你说的如此严重，我们记下就是。”江枫吁一口气，道：“你们在这里等我，两天之内，我来接你们！”

“现在跟你一起走不行吗？……”吟雪道，“我们有着照顾自己的能力，

对你只有帮助，不会拖累。”

“今天不行，我还是洛阳居中的副总管，……”江枫道：“带你们回去，很难解说清楚，一定得稍作安排。”

二女顺从地点点头，齐声道：“我们等你两天，江大哥不会失信吧？”

果然是狐性已显，狐性多疑！

“不会，两天内，我一定来。”

摆脱了二女，江枫急急赶回洛阳居，只见七宝和尚身着锦袍，头戴方巾，紧随郭天同的身侧，正在各处巡视。郭天同行动自然，一脸冷漠，果然已把韩霸模仿得十分神似。

七宝和尚明明看到了江枫，但却视而不见，连望也未多望江枫一眼。

好厉害的酒肉和尚，镇静的工夫，已到油盐不浸的境界。他不但自己神色不动，而且，巧妙地一个转身，遮住了郭天同的视线。

以江枫之能，竟然无法判断出郭天同是否看到了他，如若是看到了，这年轻人的镇静工夫，也列入了上乘身手。江枫很满意这几个师徒、父子们的表现，他们在强敌环伺的洛阳居中，表现的恰如其分。

目前这平静的洛阳居，已被江枫点起了几处火头。不论那一处火势冒出来，立刻就掀起一阵惊风骇浪……。但使江枫不解的是何以王龙之死，竟然被压了下去，一个副总管身份的人，死了竟无人追查。

梅花这条线该引出一些什么样的风波，江枫无法估算？这是出道以来，第一次成功的施展出“惑心术”，梅花陷入多深，能否自拔，江枫都无法估计，这两天故意避开梅花，用以求证效果。

现在，江枫正行向梅花厅。

江枫原想由欧阳昭夫妇口中探索出，几位师长替他布下的后援力量，有多少可用的人，但却使江枫非常的失望，竟然只有欧阳昭一家四口。

当然，江枫心中明白，这四个人力量十分强大。

欧阳昭夫妇的武功造诣，足可和当今武林中第一流高手对抗，最意外是雪、霜二女，竟然是习练了天狐夫人的武功，这初期反击行动中，倒是真应了以毒攻毒的策划，邪术大对决。

忖思之间，已行近梅花厅外。

今夜梅花厅中有宴会，厅中灯火辉煌，透出了紧闭的门窗之外。

什么人会在梅花厅中宴客？

因为，那是一座小巧的厅堂，客人不会太多，超过四个客人，就会有拥挤的感觉。

但这里价格却又特别昂贵，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

江枫缓步向梅花厅中行，还有一丈左右时，花树丛中，突然闪出了一个全身黑衣的店伙计。

黑衣人年纪很轻，但身法奇快，人影一闪，已拦在江枫的身前，低声说道：“你是田公子？”

江枫点点头，道：“不错，我是应梅花姑娘邀约而来。”

“所以，我才在这里等你……”黑衣人道：“跟我来吧！先到菊花厅中坐坐。”

“可是，我……”

总不能空入宝山而回，江枫想问出一点消息。

黑衣人一把抓住了江枫的右腕，拖入花树林中，道：“梅花姑娘忙得很，

现在不能见你，特别交代我在这里等你，我已经在冷风中站了半个时辰。”

“对不住啦！……”江枫没有反抗，微带歉意地说道：“在下见到梅花姑娘之后，一定要她谢谢老兄。”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你是说，梅花姑娘会听你的话吗？”

江枫心中一动，立时提高了警觉，道：“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唉！风月场中的甜言蜜语，确也当不得真。”

“不过，梅花姑娘对你还是不错……”黑衣人道，“她约你捧场，因无暇见你，竟为你安排了菊花厅中的小宴，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听到捧场两字，江枫心中的疑虑尽消。这个黑衣人，把他看成了梅花石榴裙下之臣……。

但这也说明了梅花的举止十分小心，绝不轻易把心中之秘泄漏给人。

“去看看秋花双婢也好，在洛阳居中能和青凤相抗的，大概以秋、冬花婢为首了……”江枫心中暗暗忖道，“如能把秋花双婢也争取过来，大概可以控制洛阳居中十之七八的实力了。”

菊花厅中只燃着一只红烛，光亮有些暗淡，空无他人。

“你坐一会吧！我要走了……”

黑衣人说完，转身就走。

“等一下……”

江枫仔细地打量那黑衣人，竟是从未见过的人。

这又使江枫发现了一樁隐密，这洛阳居中，还隐藏着一些看不见的力量。

黑衣人脸上有些不耐的神情，道：“还有什么事啊？”

“在下一个人坐在这里方便吗？……”

“这只高燃的红烛，是表示已经有人定了这个房间……”黑衣人道，“这个人就是你，菊花、桂花都在忙，她们腾出身子，自会过来招呼你，老兄，你身上只要带了足够的银子，包你是平安无事。

如果是没有钱，那就很难说了，这里是长安的销金窟啊！这里有最美的姑娘，最好的酒菜，可要黄金、白银铺成路，才能大摇大摆的走进来。”

“说的也是啊！在下和梅花姑娘，只不过见了三次面……”江枫有些心疼地说：“已经花去了我带来的一半银子。”

银子似是引起了黑衣人的兴趣，笑道：“你的一半银子是多少？”

“三万两吧！那可是立可兑现的银票啊！”江枫皱起了眉头说。

黑衣人笑一笑，道：“这就难怪梅花姑娘会对你另眼看待了……”转身一跃，消失在门外的夜色中。

江枫暗道：“这家伙不像一般应付人员那样拘谨，而且身手相当高明，看起来，好像还有点江湖经验……。”

但闻娇笑之声，传入耳际，也打断了江枫心听思绪。

转头看去，只见菊花、桂花，鱼贯相随着行入了厅中。

江枫对二女，早已耳熟能详。但秋花双婢都是第一次见到江枫真正面目，四只眼睛盯在江枫的身上打量。

厅中的灯光虽不明亮，但秋花双婢目光过人，自然把江枫由头到脚，看个清清楚楚。

江枫隐藏了一切，构成魅力的特质。

现在，他只是个普通人，身材瘦削，五官清秀的男人。

菊花、桂花，似是都喝了不少的酒，脸色绯红，酒气逼人。

只听桂花叹息一声，道：“我还认为长了两个鼻子呢？想不通啊！梅花怎会要我们照顾他呢？”

“至少，他不难看啊！……”菊花微笑着说，“那张脸有点灵气，眼睛也不错，好像瘦弱一点……”

“说他是白面书生吧！皮肤却又不白……”桂花道，“这种人，随手就抓一大把，梅花怎会……”

“别胡说……”菊花截住了桂花的话，接道，“也许人家腹有诗书，胸藏锦绣呢？”

桂花笑一笑，道：“喂！你就是田公子吧！”

“是！在下田玉。”

“梅花要我们招待你……”桂花拉开一张椅子，在身旁坐下，道，“说吧！想吃什么酒？”

“田某不会喝酒。”

“想吃什么呢？……”桂花道，“总不能连东西也不会吃吧！”

江枫被评头论足，冷讽热嘲，闹的心头火起，但他却强自忍下，他想试验一下，一个普普通通的江枫，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桂花叹息一声，提高了声音，道：“亮灯，上菜。”

一个黑衣人迅快奔来，晃燃一枚火摺子，点起灯火，他动作熟练，片刻之间，四盏垂苏宫灯，尽被点燃，菊花厅中，立刻大放光明。

黑衣人退出厅外，顺手带上房门。

江枫早知这些送酒菜的黑衣人，身手矫健，平常隐身室外，未经招唤，不会进入厅中，也是一批训练有素的人，但他却不知道秋花双婢和冬婢梅花，手下另有专门差遣的近侍。

今夜，终于被江枫发觉了。

这些人，江枫都未见过。

江枫一直留心着洛阳居中每一个人，二十四个镖手，八十四个店伙计，每个人的形貌，他都记在心中，虽然不知名号，但一见都能认得出来。

但今晚上见的两个黑衣人，江枫已肯定过去没有见过，心念及此，不禁心头一震。忖道：“难道新来的人，突然之间，有许多高手赶来此地，是不是准备要有所行动了？他们要对付什么人呢？邓飞和七宝？还是钱缺和秦八公那一批人？……”

想到此处，江枫的心神乱了。

厅门被人推开，两个年轻的店伙计送上酒菜。

江枫仔细看了两人一眼，认出是洛阳居中原有的人。

桂花斟满了三只酒杯，看也不看江枫一眼，端起一杯酒，道：“田公子，我敬你，……”

也不管江枫是否已端起杯子，自己先一饮而尽。

这个文弱的男人，实在没有看头，这杯酒，只是表示了对梅花的敬重和友谊。

江枫被桂花一声田公子惊醒，但却并未被桂花的冷漠、轻视激怒，端起酒杯，一口喝下。

这场酒喝得乏味至极，桂花表现的冷淡、轻藐，任何人都很难承受。

亮起了灯火之后，桂花就未再看过江枫一眼，她心中一直在为梅花不值，

怎么会看上了这一个文弱，畏怯的男人。

桂花的两道目光一直看着厅门，她希望梅花早些来，也好交差了事。

但菊花却发觉了江枫的可爱。

原来，江枫心有所思，担心今夜就会有一场搏杀，心中一直在盘算，一旦冲突展开，如何要保护住七宝和尚等人的安全？

又如何才能探听出他们行动的消息，无心再掩饰自己，顿然神光充盈，散发出诱人的魅力。

可惜，桂花未再看他一眼，但菊花却在细细品评，看的痴了……。

梅花姑娘来势如箭，几乎是飞跃而入。

她一向举止优雅，看上去，是那种温柔、娴静的姑娘，这种破空而来的架势，立刻就给人一种十万火急的感觉。

桂花心中暗暗冷笑，付道：“这种男人，长安街头上到处都是，还怕我们吃了他不成，看你那付猴急的样子，梅花呀！梅花，你样样强过我们，这一次是阴沟里翻了船，……”口中却笑道：“梅花姐姐，我们可是照着你吩咐办事，全心全意地接待他。”

“谢啦！……”梅花神色严肃看看菊花、桂花一眼，道：“有急事，子时行动，去把荷花、菱花找来。”

果然是领袖人物，江枫心中暗道：“大概内宫一系派住在长安的首脑人物，就是她了。”

娇柔的梅花姑娘，一下子把脸拉了下来，竟然有一种令人畏惧的冷凜。菊花、桂花竟然一齐站了起来。

“去啊！把菱花、荷花找来。”梅花传出了令谕。

“我去！”

桂花一闪身，出了厅门。

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梅花仍然无法忘情江枫，伸出纤纤玉手，拉住江枫，温柔地说道：“对不住啦！今夜很忙，只怕没法子招呼你了！”

江枫噢了一声，道：“什么事啊？”

“和外人无关的事！……”梅花道，“突然发生的，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

梅花没有再说下去，江枫自然是不便追问。

“要把田公子安排一下才行……”菊花开了口，也不知是讨好梅花，还是真的关心田公子，声音温柔，无限关怀地说，“一旦刀剑出鞘，玩上了命，只怕很难有时间来照顾他了！”“说的是啊！……”梅花道，“今夜的行动，恐怕波及全场，那里是安全的地方，很难划定，洛阳楼那面会有些什么反应，完全无法预料，我……”

“这样吧！我还是回到客栈中去……”江枫望着梅花，双目中满是情意的接道，“明天，我再来看你……”

“不用来了……”梅花说，“如果是我还活着，明天初更时分，我会去见你一面，唉！二更之后，还不见我，你就不要再留在长安了。”

“可是，我……”

江枫装作出无限的依恋，双眉愁锁的痛苦神情倒也入木三分。

“不用为我难过……”

梅花不再避忌菊花，偎入了江枫的怀中。

江枫感觉那依偎入怀的力量很大，恨不得把整个的身体，都深入了江枫

的身体里……。

一向玩男人于掌股之上的梅花姑娘，一旦动了真情，竟然是如此的深切，如此的无法自拔。

梅花紧偎着江枫，行出了菊花厅，行入了阴暗的花树丛中。“我去找过你很多次，……”梅花说，“可是，你都不在旅馆中。”

“来了一个长辈，逼着我回杭州去……”江枫说，“我们谈了很久……”

“我不是怪你……”梅花说，“只是想念你……”但闻衣袂飘风之声，桂花带着荷花，菱花，飞跃入菊花厅中。

“快些亲亲我，离开这里……”梅花说，“记着，明晚上初更时分在客舍中等我！”

江枫本想再套出一些内情，但已被梅花的小巧樱唇堵上了嘴巴。

推开江枫，梅花长长喘一口气，道：“快些走吧！”反身一跃，人已飞入菊花厅中。

江枫举步行去，这里他路径很熟，绕过两道树墙，行入了小径上。

但见灯光闪动，耳际间响起了送客之声，想是各方都已奉到了令偷，尽快把客人劝走，因为，这时间，正是酒客云集，华灯高照的营业高峰。

一个高大黑衣人，突然由一束花树后，行了出来，迎上江枫，说道：“快些回卧室去，邓飞正召集紧急会议，酒馆来的几桌客人，看上去十分可疑！山雨欲来风满楼，看来，这洛阳居今晚上，要发生剧变，郭天同绝对应付不了，快些去恢复韩霸身份，应付大变……”

是七宝和尚的声音，这位空门奇人，果然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洛阳居的任何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江枫赶回卧室，郭天同准备出门，一见江枫，急急说道：“总管已派人催了两次，大师父一直示意我拖延时间，现在已经拖不下去了，幸好你及时回来……”

“我知道，你恢复本来面目，换上了夜行装束……”江枫说，“但不要乱跑，留在这里，要你出动的时候，我会来通知你。”

口中吩咐郭天同，人也开始更换衣服，戴上了人皮面具，挥手熄去室中灯火。

江枫带上了房门，直奔邓飞的住处，立时由暗影中闪出两个黑衣人拦住了去路，但看清了来人之后，立时闪让到一侧，道：“总管已经候驾多时了。”

江枫举步前行，心中却暗暗忖道：“这洛阳居种满了各色花树，白间极为悦目，但在夜幕之下，大家都穿着黑色的衣服，混战起来，实是难分敌我……。”

忖思之间，人已踏入了客厅。

室中点燃着两只红烛，但可清楚的看到各人面目。

邓飞高居首位、左首以七宝和尚为首，坐着北剑胡萍、南刀段九、胡元三人，右首排坐着四个灰衣人，第一个白髯垂胸，身材高大，脸红如火，斜背了一只黄布袋子，也不知藏的什么兵刃。

依序而坐的三个灰衣人，年纪也都在五十上下，身上佩带了不同的兵刃。

江枫不认识四人，但推想四人必是天马总堂派来的人……。

看起来，天马总堂的耳目也是十分灵敏，内宫一系中的行动，并未逃过天马总堂的监视。

邓飞神情冷肃，但对江枫仍保持了相当的客气，拍拍身侧的座位，道：

“坐吧！副总管，大家都在等你。”

“属下发觉了一些可疑的变化……”江枫说，“忍不住去追查一下，所以，晚来了一步，请总管饶恕。”

把拳一个长揖，表现的恭谨，把邓飞心中积存的一点怒火，也完全给压熄下去。

留心观察的七宝和尚，瞧的心中直乐，暗道：“这才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啊！乱世英雄，风尘奇人，以毒抑毒的高手……。”

“这就难怪了……”邓飞道，“副总管发现了什么样的可疑变化？”

“我发现了一些不属洛阳居的人，却穿着类似侍应的衣服，出现在洛阳居中……”江枫说，“他们的年纪很轻，而且每个人都似具有了相当的武功……。”

“一共有多少人……”邓飞说，“他们都出现在什么地方？”

“多少人，属下未查清楚，……”江枫道，“出现的地方在梅花、菊花两厅之间，同时，属下也发现了荷花、菱花、菊花、桂花、梅花五个花婢，会聚在菊花厅中，似是在商量什么？”

“嗯！……”邓飞点点头、道：“这大概不会错了……”目光转到那白髯老人的身上，接道：“看来，这里的首脑人物，大概是梅花姑娘了，丁老得到的消息是……。”

“老朽已十余年未踏入江湖了，对那些后生晚进的人了解不多……”丁老一持长髯，接道：“堂主命老朽率领三位护法赶来洛阳居，为邓总管助拳，老朽一切唯邓总管之命是从，至于敌人是男是女？何等身份，老朽不愿知道，也不想多问！”

这是个软钉子，碰得邓飞愣住了，竟不知如何接言。

震于丁老昔年的威名，邓飞不敢出言顶撞，也不敢回绝丁老人的援助，更不便太过示弱，当真是轻不得，重不得，不知如何才能应付的恰到好处。

幸好江枫开了口，笑一笑，起身说道：“丁老言重了，以丁老的赫赫威名，本应该主持大局，调兵、遣将，应付变化，但丁老是洛阳居中的贵宾，实在不敢有劳，韩某人代总管先向丁老致谢……”恭恭敬敬，对丁老人抱拳一礼。

丁老人一挥手，冷冷道：“不用客气。”

江枫微微一笑，对老人的轻藐冷漠，完全不放心上，转对三个灰衣人，抱拳笑道：“洛阳居副总管韩霸，见过三位护法。”

三个灰衣人相互望了一眼，大概是被韩霸谦恭的态度感动，微微欠身，算是还了一礼，齐声说道：“副总管请坐下说话。”

口气虽然不小，但用词还算客气。

胡萍、段九、胡元，六只眼睛瞪着江枫，心中却暗暗想道：“这个人的处事方法，已完全脱离了江湖人的气质，不争名，不争气，能忍人所不能忍，已达到行略代谋的上乘境界了。”

但闻江枫笑道：“多谢三位护法，也感激总堂对洛阳居的关心，目下的情形十分明显，是我们这个组合的内部之争，只是本堂中人处落下风，一切操之在人，只能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幸得丁老和三位护法大驾亲临，使我们实力大增，至于今夜中的情势变化，我们处于守势，只有坐以待变，待敌势临头，再由丁老和三位护法酌情裁决，如果非打不可，自由洛阳居的人，先行迎战，我们支持不住时，再由丁老和三位护法援手，是否可行，还请四

位指点？”

邓飞没有出言干预，显然是对江枫的处置，深表赞同。

事实上，江枫完全不认识这四个人，但他侃侃而谈，好像早已闻得四人的大名，语气中倍极推崇。

丁老人点点头，道：“这样安排很好，能够不伤和气，把事情摆平下来，才是上上之策。”

口气之中，竟似对敌人有所偏袒。

江枫心中付道：“任你奸似鬼，也要把你拖下水。”人却转身对着邓飞道：“丁老德高望重，照着丁老的意思办事，绝不会吃亏，总管是否同意属下的意见？”

“很好，很好……”邓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又见江枫频频以目光示意，只好说道：“多臂神魔丁西山老前辈，三十年前已名震江湖，见多识广，今日之事，自该以丁老前辈的马首是瞻。”

江枫心中付道：“看来，邓飞是有意地点出丁老人的名号了，只可惜，他未把另外三个人也说出……。”

七宝和尚保持了相当的平静，但胡萍、段九，却听得心头震动不已，久闻大名，未曾一晤的老魔头，竟然在这么一个亦敌亦友的局面下见面，此人凶名久著，已在江湖上消失十年以上，想不到竟也投入了这个神秘的组合之中。

丁西山对邓飞话中有褒有贬，显然是大感不满，冷哼一声，道：“宾不压主，如若邓总管不以老朽之言为是，老朽立刻告退。”

“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江枫道，“总管点出丁老的名号，丁老英名盖世，晚进这厢，早已经大感振奋了……”

“好一番花言巧语……”丁西山接道：“纵然是满口谎言，也听得人心头舒坦，过了今夜这场风雨，老朽倒是指点你两手功夫，以示奖励，……”

“多谢丁老的爱护，但愿今夜在丁老的神威笼罩之下，能够平安渡过……”江枫苦笑一下，住口不言。

“你倒是说下去啊！……”丁西山道，“难道几十个晚生后进的小伙子，娇滴滴的大姑娘，还真能移山倒海，闹翻这洛阳居不成？”

敢情他不是偏袒敌人，而是轻视敌手？

“丁老……”江枫神情严肃他说，“堂口上人和内宫一系争逐权势，已非一日，咱们在各地都被迫落下风，洛阳居日进斗金。为目下堂口上最重要的据点，内宫中人，久存霸主之心，今宵之争，恐难善了！……”

“你是说，他们会真刀真枪硬干了……”丁西山脸色泛起了怒意，道，“老夫既然来了，岂容他们得逞。”

江枫眼看已激起了丁西山的火气，心知不宜再火上加油，这个燃爆火药的事，留给梅花们去点吧！

立刻，换上一副笑脸，道：“说得也是，也许仗凭丁老和三大护法的威望，真能使他们知难而退呢？”

他没有忘记，给三大护法，也戴上一顶高帽子。

果然，三张冷冰冰的脸上，都泛现出了笑容。

七宝和尚只看得暗叫过瘾，几乎忍不住鼓掌叫好，江枫这小子虽然没什么江湖阅历，但却把准了江湖人物的性格，一番话挑拨起他们的好胜之心，离间既成，却又抽出涉足……等着一场好戏上演。

乖乖，这小子身负着高深难测的武功，胸藏了千般奸谋狡计，一个可当得十万雄兵，……是个极可握的对手，但愿他会是个可爱的朋友……。

大和尚正想的入神，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急奔而入，说道：“禀总管，梅花姑娘带着春、夏、秋八位花女和一批黑衣人已到了大门外面。”

江枫低声说道：“总管，别忘了向丁老请示！”

邓飞吁一口气，道：“丁老，他们已找上了门！请丁老裁示。”

“好！让他们进来，老夫倒要看看他们是不是都生了三头六臂……”丁西山不再自谦，摆出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式，但也承担了这场劫杀的责任。

老奸巨滑的丁西山，终于入了圈套，只他一出面和梅花答上了话，就要承担胜负生杀的大责重任。

但邓飞却有着大权旁落的感觉，一挥手，道：“去，叫他们进来。”

江枫侧转身躯，施展传音之术，道：“总管，解决了这场纷争，丁老也不会留在洛阳居，内宫一系有备而来，咱们几个人，应付不了。”

一语提醒梦中人，邓飞暗叫了两声惭愧，立刻改换一副笑容。

就是这一阵工夫，梅花已带着春、夏、秋、三季花女行了进来。

但梅花的身后，还跟着四个全身劲装的大汉。

江枫打量四个劲装大汉，年纪要比洛阳居的镖手、侍应大一些，都在二十五六岁左右，四个人一样的装束，一样的兵刃，背插一把弯月刀，斜挂一具革囊。

春花四女佩的长剑，荷花、菱花各佩双刀，桂花、菊花，手中提一只三尺长短的黑色棒子。

梅花却赤手空拳，未带兵刃。

四季花婢，用的兵刃不同，也证明了她们在武功修为上各有所长，她们本身的艺业，似是都各依本身禀赋习练，这是中原各大门派有所不及之处。

“邓总管……”梅花娇面上一片冷厉，道，“杀死王副总管的事，你还记得吧？”两道目光由丁西山和三个灰衣老者的脸上掠过，盯注在邓飞的脸上。

邓飞淡淡一笑，道：“当然记得，王龙副总管以下犯上，不遵令谕，已为本总管下令除去，这件事已呈报总堂，……”

“杀人偿命，总管该听人说过吧？……”梅花道：“今夜梅花奉命，来讨取这笔血债。”

“大胆……”江枫冷冷地喝道：“你是什么身份，敢对总管如此无礼？”

梅花斜睨着江枫，微微一笑，道：“韩副总管，没你的事，乖乖的退一边去，我欠了你一份情，你也许还能保住这个副总管的位置，反正你也作不了总管，何必跟着邓飞躺这次混水呢？”

邓飞一皱眉，忖道：“怪了，江枫这小子一脸冷厉，怎会有这么好的人缘呢？”

“梅花姑娘，你错了……”江枫冷冷地接道：“这洛阳居中的总管，为洛阳居中首脑，综理一切事务……”

“韩霸，我记得，我已告诉过你，我们到洛阳居来，是客卿身份，是来帮你们的忙……”梅花粉面上如罩寒霜，语气也转的十分阴寒又道，“我已经劝过你了，尽到了心意，听不听，你自命主意吧！”

江枫未再接口，却转脸望着丁西山，一副恭候裁决的神态。

丁西山两道目光，一直盯在梅花的身上打量。

敢情他已为梅花的娇美的容色吸引住了。

“原来是有了后援……”梅花神情冷峻的说，“想来是天马总堂派来的高手了？”

江枫心中暗暗打鼓，忖道：“这几个老家伙如果为四季花婢的美色迷住，今晚上这场戏就无法唱得完美了，千算万算，竟然未算出这个大大的漏洞。”

“你叫梅花，……”丁西山开了口。

“不错，姑娘叫梅花……”打断了丁西山的话又接道：“天马总堂中人，最好不要介入这件事情，否则我们也只好向宫主请援了！”

“老夫认为，彼此之间，尚未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如果能及时悬崖勒马……”丁西山道，“可避免不少伤亡……”

“可以，……”梅花说，“只要把杀死王副总的凶手交出来，我们立刻撤走！”

江枫心中忖道：“丁西山早已怒火满胸膛，现在却温的像团棉花，难道他心中很畏惧内宫实力吗？”

但闻邓飞说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是本总管下令杀死了抗命的王副总管，姑娘一切冲着我来就是。”

他承担起责任，但也说明了杀人的并不是他。

“好啊！那就由总管抵命吧？……”

打蛇顺棍上，不找凶手了，只找总管，这不是报仇，是明摆着的夺权，目光一掠桂花、菊花。

不用下令，只是一个眼色，桂花、菊花，已向前冲来。

江枫一横身，迎向二女，七宝和尚、胡萍、段九，也跟着站了起来。

但闻丁西山冷冷喝道：“都给我站住……”

江枫依言停下，但二女却未理会，桂花右手一挥，抓向江枫。

她们手中明明提着兵刃，但却收起不用。

江枫凝立不动，桂花纤巧的手指，快搭上了江枫的肩头，江枫仍未闪避。

这份镇静的工夫，连桂花也心生敬服。

当然，江枫不是善男信女，有着任人宰割的气度，他在等，准备等到最后关键，再施反击。

果然，丁西山动了，右手拍出一股强劲的掌风，击向桂花，力道雄浑，迫的桂花不得不收回已搭上江枫左肩的右手，疾退三步。

江枫暗暗吁一口气，忖道：“这头老狐狸果然是狡诈百出，让人无法猜测出他下一步的行动。”

桂花淡淡一笑，道：“你终于忍不住了？”

“老夫既然来了，岂能眼看你们行凶、伤人……”丁西山拂髯一笑又道：“内宫一系，都是你们这种小姑娘吗？有没有能够作得主意大人，出来和老夫说几句话？”

梅花冷笑一声，道：“我就是能作主的人，什么话，尽管对我说吧！”

丁西山道：“好吧！打了小的，不怕老的不出头……”“老匹夫，好大的口气……”

也许是梅花存心激怒丁西山，也许是她自负成就，真没有把丁西山看在眼里。

但一句老匹夫，确已激起了丁西山的杀机，怒声喝道：“小贱人，我活劈了你……”

挥掌下击，带起了呼啸的风声。

这一掌，力道奇强。

梅花竟然不闪避，右手食、中指二指一并，迎向了西山的掌心点去。

一股锐风，像锥尖一般刺了出去。

丁西山感受到掌风被那股锐利的尖锥穿过，大大吃了一惊，迫的他收掌闪避，也激起了更强烈的怒火，大喝一声，双掌连环劈出，展开一轮猛攻。

强猛的掌风，震得厅中物具摇动，也飘扬起厅中人的衣袂。一代魔头，内力雄浑，果非小可。

但见梅花娇小，玲珑的身躯，在掌风交击中回转，指点、掌切，全用的斩脉突穴手法，竟然把丁西山一轮强猛的攻势挡住，而且还常常迫的丁西山收臂缩拳，闪避反击。

邓飞只看的双眼发直，他原认为丁西山的精湛功力，赫赫威名，三五招就可以收拾了梅花，那知两人缠斗数十合，竟然是秋色平分。

表面上看，丁西山似是占了优势，梅花一直在丁西山强猛的掌风中回旋转动。

一开始就是这样，数十回合之后，仍是如此，丁西山的掌力不见衰竭，梅花的身法仍然是那么灵动。

但看的最吃惊却是胡萍、段九，想不到年纪轻轻，又有点娇弱的梅花，竟是一位如此难缠的对手……。

丁西山久战不下，胸中怒火高烧，但对梅花灵巧反击，心中又有些戒惧……。

这两种情绪混合成一种临敌时少有的犹豫，一直盘算着是否该全力出手，施展绝招置敌于死……。

但如一击不中，也可招来梅花的拼命反击和对方全力群攻。

丁西山估不透江枫和七宝和尚技艺如何？只能把三位随行的护法作为算计的实力。

以梅花作为标准，三名护法，也只各抵一人，优劣之势，已约略可见，是个敌众我寡的局面，刚才的自负和一股怜香惜玉之心，顿然消失……。

但闻梅花一声娇笑，道：“天马堂的高手，也不过如此而已，当心，姑娘我要反击了。”

掌法一变，易守为攻，刹那间指、掌幻起，环绕在丁西山大穴、要害之间。

果然是，立刻搬回了劣势，迫的丁西山，有点手忙脚乱，应付不暇。

江枫冷眼旁观，发现了梅花有如附身影子一般，紧随在丁西山的身形四周，完全是近身肉搏。

丁西山不及梅花灵巧，近身之搏，先已吃了大亏，空有一身深厚的内功，雄浑的掌力，却无法发挥出来。

这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梅花以智慧选择了对已有利的打法。

江枫正想开口，提醒丁西山，只要把梅花逼出三尺以外，这场搏斗鹿死谁手？还很难说，但如像这样的打下去，肯定丁西山非败不可……。

用不着梅花伤他，单是一个累字，也要把丁西山拖倒。

但话将出口时，江枫心中一动，又改变了主意闭口不言。

梅花是敌人，但天马堂中的丁西山，也是敌人，一旦丁西山毁在了梅花手中，天马堂可能有更激烈的反应，这座洛阳居，就成了他们互相争夺的重

点，内宫一系中人，如若败了，自是也不甘心，亦必遣派高手增援。

这洛阳居日进斗金，谁也不愿意毁了它，谁也不愿退出去！

这座小小的地方，岂不是成了内宫和天马堂的高手搏命之处，惨烈的血战，在暗中进行，谁都不愿张扬。

我江枫只要在中间维持一具微妙的平衡，不让他们任何一方获得绝对优势，恶战就会持续下去，对内宫和天马堂的实力，大作消耗……。

江枫想到了得意之处，忍不住嘴角间泛起笑意。

但邓飞一直在暗中留神着江枫，经过了今夜的一番冲突，邓飞对这位属下的才智，又作了一次评估，只觉他不但武功难测，用间行谋，无不高人一等，这个人一定要好好地拉住。

看场中搏斗，丁西山由盛而衰，已处劣势，江枫却泛起笑意，忍不住低声说道：“副总管，你看这场仗再打下去，会有一个什么结果？”

江枫心生警觉、转过身子，低声说道：“丁老以己之短，对人之长，吃亏太大了。”

邓飞道：“这开始一战双方都是主脑对搏，如若丁老不幸落败，咱们就十去七八，再想挽回大局，只怕是不太容易，那时，我们这总管和副总管的职位，不但要拱手让人，能不能保住性命，也很难说了！”

江枫心中暗道：“看起来，邓飞是真有些急了，这个人对我越来越信任了，由他坐主总管的位置，对我们的活动，倒是方便不少……。”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以属下的看法，丁老不应该败，只要他把搏斗的方法修正一下，也许就可以扳回劣势？”“要如何修正呢？”

“总管可以提醒丁老一下，要他把梅花逼开三尺……”江枫说：“然后，丁老就可发挥出深厚的功力，以强猛的掌力，压制敌人的灵巧变化，使梅花无法尽展所长。”

“对！我也是这个看法……”邓飞接道：“梅花如此顽强、难缠，实出一人的意料之外，但不知其他的八位花女武功如何？”“以属下的看法，梅花是四季花女之魁，花女中没有人强得过她……”江枫道，“倒是那四个身佩弯刀的年轻人，都是杀手型的人物，刀法上必然有出人意表的变化，不可轻视。”邓飞点点头，道：“那是说丁老这一仗，绝对不能败了……”“对！总管快提醒一下丁老，再这样打下去，他已经支撑不了好久，就要伤在梅花手中。”

“丁老！用不着和一个小丫比试招术、身法……”邓飞提高声音，道：“以下老深厚的内功，以泰山压顶之势，强打力攻力克强敌，就胜数可期了……”

这番话说的十分明显，丁西山自然明白，突然退后三步，疾快的劈出了两掌。

两掌合一，汇集成一股强力的暗劲，挡住了梅花的攻势。梅花被掌力逼近了三步，正想欺身再上，但丁西山已不容她再施故技，长拳、快掌，一抡猛击，果然，把梅花逼挡在三尺之外。

这一下，轮到梅花吃苦头了，她被逼在三尺之外，掌、指都无法近敌之身，完全无法对丁西山构成威胁，倒是丁西山可以从容的运掌出击，逼得梅花纵跃闪避。

这当儿，突有一个黑衣人，大步行出，道：“把这个老匹夫交给属下吧！”

他口中说话，弯刀已经出鞘，话说完，一溜寒光，已攻向了丁西山。

但闻一阵利刀破风之声，一把鬼头刀横里飞来，架住了弯刀，道：“你小子想打，就由老夫陪你玩几招。”一个灰衣护法，人随刀至，挡住了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手起刀落，唰唰唰！连攻了三刀，三刀如一，串成一片寒光。

灰衣老者手中的鬼头刀，如涌起的一围光圈，硬把三刀接了下来，道：“说说看，你是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老夫刀下不斩无名之卒。”

黑衣人冷冷说道：“你是……”

“天马总掌护法刘清……”

“弯刀十三号，你拿命来吧！”

弯刀一转，突然由一个怪异的角度中刺了过来。刘清心中一惊，他刀封四路，却料不到弯刀的攻势，竟从一种极不可能的角度攻了出来。

这就斗得刘清有点手忙脚乱，快退两步，才把一刀架住。弯刀十三号，冷漠一笑，道：“你死定了！”

陡然以身护刀，直向刘清扑来。

刘清身经百战，却从未见过这种打法，人在前，刀在后，这不是诚心送命吗？

就在他心中一犹豫间，锋利的弯刀，深入内腑。剧烈的疼痛，反使得刘清的神志忽然清明。

不用查看伤势，刘清已知道自己活不成了，那一刀切开了心、肝要害，暗中提聚了数十年修炼的一口真元之气，鬼头刀一式横斩，寒芒流动，生生把那黑衣人腰斩两断。

刘清全力挥出一刀之后，前胸开裂，鲜血狂喷，身躯倒地，气绝而逝。

好惨烈的一战，交手两招，一刀一命。

丁西山急劈两掌，逼退梅花，望着刘清的尸体，长长吁一口气，道：“同归于尽……”

“不错……”梅花冷冷接道：“他们修习的就是一击夺命的武功，只求一击杀敌，自身的安危，从不计较，这就是死士，那一位愿意再试一次……”

江枫也被那一刀所动，目光转注到三个黑衣人的身上，只见他们神色冷静，对同伴之死，完全无动于衷，那股轻谈生死的冷漠，看的人心生寒意，心中忖道：“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敌人，只不知他们是为药物控制神志，还是经由一种特殊方法训练出来的死士，很可惜，刚才未能全神贯注，看清楚他的出刀方法，是否有破解的办法？”

这时，一个黑衣武士，已经步行了出来，缓缓拔出弯月刀，说道：“弯刀十二号，那一位不怕死的，请来一试。”

这些人没有姓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表示出他的身份，这说明了，他们不会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只是一种争霸江湖的工具、杀手……。

这些人能把刀法练到诡奇莫测的境界，一刀取命，必具有相当的天份，这样的人，又怎肯舍命为人，甘作杀手，看他们神智清明，又不似被药物控制的人，问题必然出在训练的方法上，找出个中的隐密，才能解去这些人的束缚……。

江枫想到了关键之处，暗中下定决心，集中全力找出个中的神秘原因。

但闻梅花冷笑一声，道：“诸位既然没有胆敢迎战的人，那就束手投降吧！我们只要惩处元凶首恶，不会多作杀戮……”

江枫收摄心神，转眼看去，只见两个灰衣护法和丁西山脸色铁青，一语

不发，神情十分尴尬、怪异。

那是心中既不甘受梅花言语讽激，又不敢出面迎战，愧恨交织而成的感觉，形成的怪异神色……。

第八回洛阳居凤静暗流涌

但整座大厅中脸色最为难看的，要算是邓飞了，他心中明白，梅花口中的元凶、首恶，就是指他而言。

如果，丁西山决心罢战退走，只有他必须放手一战，因为，他心中很明白，战死虽然可怕，但被擒将更为悲惨，那将是求活不能，求死不成的悲惨局面。

心中凛怀畏惧，使得邓飞竟然不敢妄插一言，生恐多言招祸，使得了西山借机下台。

因为，邓飞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丁西山击败梅花的一战上。

江枫默查场中情势，心知无法激起丁西山的斗志，想保住洛阳居这个据点，只有挺身迎战了。

但这个据点，决不能失去，挺身而出，也是最坏的打算，心中盘算了一阵，缓缓说道：“丁老，弯月刀的武士，似乎是专业杀手，他们以自己的性命，争取杀人的机会，只要能避开他致命的一击，他们就任凭宰割了。”

“有道理啊……”丁西山说道，“你们洛阳居的人，也该有人出面，试试这些杀手的威力了。”

“说的也是，洛阳居中的人，应该出面了……”江枫道，“那就由在下先挡这一刀试试，不过，丁老和两位护法要看仔细，韩某人以命犯险，给三位一个审查敌势的机会，但如要保住洛阳居这个据点，还要靠三位之力了。”

“好！老夫答应你……”丁西山说，“只要你出面接下这一击，不论你是生是死，以后的事，由老夫和两位护法承担起来，拼上我们几条老命就是……”

“有丁老这个话，在下死而无憾……”江枫目光转注到两个灰衣老者身上，接道：“两位护法，怎么说？”

“我们唯丁老之命是从……”两个灰衣老者，齐声说道，“韩副总管舍命试刀，老夫等相信，必可找出破解那一刀之法。”

江枫道：“好！诸位一言如山，韩某人信得过……”举步向前行去。

“韩霸，你为洛阳居舍命就义，邓某人绝不会忘记你一番忠心豪情。”邓飞认定，江枫必死于那一刀之下。

“在下受总管爱顾、提携，理应舍命报效。”

“副总管，让齐某人代你接这一刀……”七宝和尚大步而出。

这就是正邪之间的不同之处，邪以利害为主，正以义理为先，七宝和尚感觉到江枫是主持大局的人，不应以身涉险，就抱着牺牲自己的心情，冒险出战。

胡萍、段九争先恐后的行了出来，但却被江枫挥手拦住，笑道：“退回去，好好保护邓总管……”举步行近黑衣人，伏身捡起了地上的弯月刀，接道：“来吧！在下就以这柄弯月刀，接你一招。”

梅花冷冷的睨睨了江枫一眼，道：“副总管果然是忠心护主啊！”

江枫道：“大不了一条命嘛！这就叫人死留名啊！”

弯刀十二号回顾了梅花一眼，似是在请示机宜。

这些杀手，悍不畏死，但却又具有了绝对服从的精神，江枫也不得不佩服，这是极为成功的训练了。

“杀！”梅花神情冷肃地下达了令谕。

杀字出口，人影飞起，弯月刀化成了一道寒芒，斩向江枫。

江枫手中的弯月刀向上撩起，刀光幻化出一圈银瓦，护住胸腹要害。

但同一阵金铁交鸣，弯刀十二号攻出的凌厉一刀，竟被江枫接下。

丁西山和两个灰衣护法，都全神贯注看江枫接这一刀，江枫接下了，而且平安无事。

“哼！韩副总管竟然是深藏不露的高人……”梅花冷冷说道，“我倒是看走眼了！”

“过奖，过奖……”江枫道：“区区只是全力运刀，把防守的刀势集中于尺许方圆之处，勉强接下一击罢了。”

人的感受很奇怪，刘清被弯月刀十三号武士，发刀取命，使丁西山、邓飞等个个胆颤心惊，但眼看江枫竟能接下这一记弯月刀，立刻又有着不过如此之感，气势为之一振。

江枫不但接下了一刀，也简明的说出了他接下这一刀的方法。

那是全力运刀，定战迎击，护住胸腹要害。

丁西山微微一笑，道：“老夫几乎被这一刀唬住了……”目光转注到左首灰衣老者身上，接道：“周护法，洛阳居的韩副总管虽能接一刀，只可惜他已无反击之力，周兄去接这一阵，不用手下留情了。”

言下之意，仍极轻视江枫。

“是！周某人全力以赴……”缓步行出，同时抽出了兵刃。

那是一面彩色艳丽的长形八卦牌，周边锋刃如刀，柄长一尺五寸，牌长两尺八寸，横宽也在两尺以上，这种外门兵刃，不在一十八般兵刃之内，最大的特色是，具有盾牌的作用，防守面很大。

丁西山要他出战，显然是心中早有计算了。

灰衣老者走的很慢，步履也十分沉重，显然是一面走，一面在运集功力，人至厅中，右手突然在牌柄之中，又抽出一把柳叶形的尖细长刀，左手八卦平举胸前，柳叶刀隐于牌手，冷然说道：“周源候教？”

人影闪动，十四号武士突然直冲而上，硬向八卦牌上撞去。

这不是拼斗，简直是送命，只见人影冲了上来，却不见刀光何在。

但周源却是一点也不敢轻敌，一收八卦牌，护在身前，右手的柳叶刀直刺而出。

刀如闪电，由黑衣人的左胸直穿而入，宣透后背。

但那黑衣武士被刀沿穿的身躯，仍然向冲去，周源左手的八卦牌向前推出，以拒挡那黑衣人向前飞冲的身躯。

突然间弯刀飞出，一抹冷芒，由侧面攻入，周源一条执牌的左臂，被齐肘切断，但那向前推进的八卦牌，却未停止，撞击在黑衣十四号武士的身上，强大的互撞之力，击碎了黑衣武士的头颅，人也推摔到八尺外。

黑衣武士是活不成了，但周源断了一条左臂，血如泉涌，人也疼出了一身大汗。

丁西山运指如风，连点了周源三处穴道，止住流血，低声道：“周兄，挺得住么？”

“还好，总算保住了这条老命……”周源痛苦的说：“这是真正的死士，防不胜防！”

丁西山取出一粒丹丸，投入周源口中，接道：“周兄，快请坐息一下。”

周源吞下丹丸，缓步退下。

弯刀武士不畏死亡的悍勇，再一次震慑了人心，他们只求伤敌，不顾安危的打法，连丁西山这等身经百战的老江湖，心头也泛起寒意，想不出他们下一次动手时，又用什么样的花招伤人。

回顾了江枫一眼，丁西山心中忖道：“这小子，怎会接下一刀，安然无恙，难道他，他们在洛阳居中长日相处，有了交往，彼此手下留情……”

想到此处，不禁心头火起，冷笑一声道：“韩霸，下一阵，又该你们洛阳居的人接战了？”

“这个……”江枫心中暗暗骂道：“为老不尊，反复无常，你耍老奸，那就别怪我笑里藏刀了。”

“这个，那个，于事无补……”丁西山道，“老夫只是觉着有些……”

“是了！丁老准备毁弃诺言？……”江枫接道，“咱们早已说好的，在下接过一刀，以后，有丁老和几位护法应付，言犹在耳，丁老就忘情了么？”

“胡说……”丁西山怒道：“老夫只是觉着奇怪，以你那点微末之技，怎会接下发刀，毫发无伤，刘、周两位护法，武功胜你十倍，竟然一死一伤，老夫心中，自然要有些怀疑了！”

梅花看他们窝里反，自起争执，也示意暂停行动，冷眼旁观，最好是他们自己打起来，以收渔人之利。

“丁老怀疑什么？”韩某人接下一刀，“除了我本身的技艺之外，还运用了我的智慧，封住了他刀势的变化，以丁老之能，只要用心想一下，应该不难明白了。”

丁西山想了一下，倒也不错，如果周源的八卦牌能早一点推出，或是向左移动半尺，弯月刀就无法斩到他的左臂了。

但对方这拼去性命的打法，几乎是一定可以找出敌人的破绽，因为，任何一招武功，都无法完美无暇……。

但闻江枫接道：“在下再提醒丁老一声，这些杀手，能提住一口真气，使生命中的潜能，作了高度的发挥，重伤垂死之际，仍有反击之能，稍一大意，就能上当，丁老和护法，亦请千万小心。”

丁西山点点头，道：“说的有理，你是个很精明的人，不过，这一阵还是要洛阳居的人出手，老夫再观察一下他们的刀法。”

江枫回顾了邓飞一眼，想请示一下，他觉着这一阵独断独行，有些喧宾夺主……。

那知邓飞一转头，看见装作没看见，故意回避了江枫的目光。

江枫暗暗一笑，忖道：“也好！你既有心回避，我就放手大干一场了。”

心意暗定，冷笑一声，道：“丁老既是心中怀疑，藉口毁约，晚辈们百口莫辩，只好认了，现在，请丁老吩咐清楚，要晚辈们如何作为？韩某人这厢洗耳恭听了！”

这番话软里带刺，听得丁西山大感窝囊，但江枫占了一个理字，而且强敌当前，也不是翻脸的时刻，强按下心头怒火，道：“不要罗罗嗦嗦，你们再接一阵，以后的事，由老夫接下，不过，老夫带的人手不多，如若对方下一阵展开群攻，大家也只有全部卯上干了。”

“好！丁老吩咐下来了，韩某人只有遵从……”缓步而出，接道：“梅花姑娘，韩某人再接一阵！”

“韩霸……”梅花神情肃煞地道，“人贵自知，你该明白见好就收的道理，你已经逃过了一次劫难，难道非要溅血厅堂，你才甘心吗？”

“唉！没有法子啊！我当了洛阳居这个副总管，总得听命行事……”韩霸道，“就算人生如戏吧！也得唱什么像什么呀！”

他戴的面具，形象冷厉，是属于那使人畏惧、讨厌的一形，这番充满无奈的言语，虽是委婉，却是一点也不能博得同情。梅花冷笑一声，道：“你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菱花，去杀了他，不用手下留情。”

派一个花婢出战，倒是完全出了人的意外。

菱花应了一声，飞身而出，就在身形飞跃的同时，双刀已然出鞘，两道寒芒，同时攻出，形如利剪。

江枫手中仍然握着柄弯月刀，弯刀摇动，挡开了双刀，低声道：“菱花，我是副管管的身份，你这样以下犯上……”

“犯你个大头鬼呀！你去死……”菱花双刀一紧，攻势更见猛厉，刀光幻起一片寒芒，直压下来。

江枫被困在一片刀光之中，看上去，处境十分凶险，胡萍、段九形色紧张，手握剑把、刀柄，随时准备冲上去，解救江枫之危。

但七宝和尚却是一片宁静。

事实上，江枫的武功如何？大和尚也不是真的知道，只不过他外拙内秀，头脑慎密，武功造诣，也高过了胡萍、段九甚多，目光锐利，洞查细微，发觉了江枫防守的圈子虽小，但运刀从容，慌而不乱，明明露出了很大的破绽，但却总是能及时堵塞那是有意的装作，困难的程序，比一击取命，要难上十倍。

因为，江枫要蒙骗的人，是大行家，丁西山和邓飞及梅花姑娘。

这是一场很奇妙的打斗，江枫在险象环生中，接下了菱花一百多刀。

在菱花的感觉中，刀刀都可以杀了江枫，但总是差那么一点点，被江枫及时用刀架住，或是闪避开去。

丁西山看的皱起眉头，大声喝道：“住手。”

声音十分宏大，但菱花却恍若未闻，双刀攻势，更见凶恶，刀刀攻势取向江枫要害。

“菱花，退下来，时间很长，不用急在一时……”梅花的声音很小，但菱花一收双刀，退了两步，看看江枫，冷冷说道：“韩霸，你平时很神气端着副管管的架子，到处呼来喝去，我还认为你真有几下子，想不到竟是个绣花荷包，中看不中吃啊！”江枫木然的脸上，七情不动，看不出菱花这番锐利的激讽之言，是否伤到了他的心？

其实，江枫心中正自暗笑，对自己这番装作，甚感满意，忖道：“鬼丫头，我江枫那里得罪你了，你竟这么恨我，咱们记在帐本上，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捉弄你一番才行……。”

“韩副总管，你还好吧……”丁西山的声音很冷漠，叫人弄不清是关心？还是讽刺？

“丁老的命令，韩某人只有全力以赴，是生是死，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丁西山倚老卖老地冷笑一声，道：“你虽然帮忙不大，未毙一敌，但你还有勇气出战……”目光一掠邓飞和七宝和尚等，话锋忽转，接道：“不过，我心中仍然有很多的疑虑未失，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是！丁老心中既有疑虑，应该查个清楚……”江枫回答的不亢不卑，若无其事，丁西山微微一怔，道：“很好！很好！希望你们都是清白的，是老夫过虑了。”

梅花突然冷笑一声，接道：“邓飞老迈昏庸，韩霸只是个不入流的江湖人物，就算他们诚心归服，我也会把他们遣回天马总堂，洛阳居不会用他们，你用不着担心我们会拉拢他们！”

“听你的口气，似是挑明了跟天马总堂作对了……”丁西山道，“这可是贵宫主的意思？”

“你不是天马总堂的长老吗？……”梅花说，“带了三名护法，明目张胆的帮助邓飞，不是摆着向内宫挑战吗？哼！掩耳盗铃，一点也没有男子汉的气概！”

丁西山被骂的老脸一热，道：“小丫头别太嚣张，今日胜负还未定局……”

“能够挺身一战的，只有你一个人了……”梅花冷笑道，“勉强算上那个活着的护法，也只能算上半个人，我随便派个人，就算杀不了他，也可以把他缠住，洛阳居中这批人，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是个配搭，目下的情势，已不是众寡悬殊可以比喻，你是个老江湖，应该看的很清楚，识时务的，立刻撤走，我允许你把邓飞、韩霸等一批人，一起带走，怎么样？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了，同不同意一句话？我已经没有耐性和你磨菇下去了！”

她年纪轻轻，但口气老练，似乎是久历江湖的人物。

丁西山看看邓飞、韩霸，道：“你们两位听到了吗？我想听听两位的意见？”

邓飞缓缓站起身子，就算他装聋作哑，但这等指名姓的问话，也无法再装作下去了。

这一阵他冷眼旁观，也很用心听了双方的谈话，对情势发展，十分了解，丁西山虽是列名江湖高手的人物，但独木难支。

今日之局，胜算极微，江枫虽使人莫测高深，但适才对菱花一战，只是个勉强自保之局。

洛阳居中的镖手、侍应，都是内宫一系中人，算起来，都是梅花的助力，敌强我弱，一目了然。

江枫虽曾说过，长安城中，另有奥援，只可惜，总堂答允派人相助之后，未再和他们接触，这个时刻，未便找他们来，纵使找他们来了，也未必是梅花之敌？

他是积年老贼，盘算过胜负得失之后，决定了走为上策，他要保留下韩霸、齐四等一批心腹，助他突围，今夜决战，绝不能牺牲这些人，只有推出了丁西山和一位还受伤的护法挡灾，解危了。

心念已定，才一抱拳，道：“丁老不耻下问，邓某就斗胆陈言了，今夜之战，唯丁老马首是瞻，可战则战，如是无法致胜，则暂避锋芒，亦无不可，以丁老识见之广，威望之重，任何决定，我们都唯命是从。”

这番话，除了词意婉转之外，就是替丁西山又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到内容，却是说了等于没说，不但没有一点主见，连一点建议也未提出。

丁西山点头微笑一下之后，突然呆住，他也是老狐狸了，陶醉一下，立刻清醒，道：“邓飞，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你可否说的明白一些？”

邓飞道：“今夜既有丁老主持全局，咱们全听你的了！”

丁西山长长吁一口气，道：“邓飞，老夫只是来此助拳，可不便独断独行，该走该战，得要你拿主意了。”

江枫心中忖道：“丁西山分明已有怯战之意，只是拉不下这张老脸，想借邓飞之口，找个台阶下来，他是天马总堂中长老，身份不低，今夜把他坑

陷于此，总堂很难忍下这口气了……”

正想煽风点火，引诱梅花下令出手，那知梅花意已动了杀机，突然一挥手，身后两个黑衣杀手，像两支离弦弯一般，激射而出，冲向丁西山。

发动的突然来势如电，丁西山连话也来不及说了，双掌齐出，迎击两人。

为了保全老命，丁西山是全力出手，双掌聚集了毕生的功力，果然是威力惊人，两个向前冲来的黑衣人，被那股强猛的掌风击中，同时跌摔在地。

丁西山一击得手，心神大定，哈哈一笑，道：“老夫还认为他们铜打铁铸的人，真能挡得住千钧掌力……”

但见寒光飞闪，两柄弯刀，疾射而出，来势快速已极。

丁西山微微一笑，双刀已透胸而过。

敢情那弯刀之后，有一条极细的索绳，系在两人的手腕之上，他们向前飞冲之时，已全力运刀，用身体硬接下掌力，卸去掌上的劲道，弯刀才脱手飞出。

当真是以性命换取这脱手一刀。

丁西山上半个身体，已被两柄弯刀切开，就算是华佗重生，也无法救活他了，但他却仗一口真元之气，支撑着身躯不倒，圆睁着双目，瞪着江枫。

也许他突有所悟，发觉了江枫才是真正身怀绝技的高人，他一直被玩弄于掌股之上，也许他希望江枫对他有所交代。

“丁老，我说过，他们垂死之前，定有凌厉的反击，十分可怕，现在，我要修正一下，他们是故意迎向死亡，以制造杀人的机会，丁老，两命换一命，他们也被你震碎内腑而死了。”

丁西山双目一闭，尸体栽倒。

梅花两道清澈，冷厉的目光，凝注着江枫，道：“韩霸，还看出什么？”

“这些杀手，为什么一出手，就形同疯狂，……”江枫答非所问他说，“自绝生路，只求凌厉的一击，如是一击不中呢？”

“我也是觉着奇怪，你怎么能避开他们的一刀，而无损伤？……”梅花道，“告诉我，我就解答你心中的疑问。”

江枫叹口气，道：“也许我出手气势软弱，没有还击，只求自保，全采守势，他们感受不到威胁，消去了誓不两立的感觉，刀势就不那么凶狠了。”

梅花皱起柳眉儿，想了一下，道：“也许是有些道理，但不会全然如此，你的防守紧严，他们看不出搏命一击的机会、破绽，无法全力出手……”

“也可能是我手中借用的这柄弯刀，是他们常用的兵刃，爱屋及乌，手下留情……”

“他们不会手下留情的……”梅花接道：“韩霸，我有些估不透你了，告诉我，愿不愿意留下来…”

“姑娘的意思是……”

“留在洛阳居，还作你的副总管……”梅花说：“我给你的权限，绝不会低于邓飞。”

说的很明白了，邓飞这个总管，已被开革，但却把江枫留下来。

江枫回头看去，只见邓飞瞪着一双闪动绿光的魔眼，看着自己，心中暗自盘算道：“天马堂大概认为丁西山和三个护法，足以抗拒强敌，暂时不会再有援手赶来，今夜如要保全邓飞，恐将放手一战，他们对我已然动疑，打胜了这一战，势必要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混入洛阳居这番心血，恐将尽付流水，如不理邓飞的生死，投入内宫一系，天马总堂失去了这个据点之后，

说不定会忍下这口怨气，那就不知道要拖延到几时，才能再找到引起双方火拼的机会。”

这是个非常困难的决定，江枫沉思了良久，仍无法作出决定。

但闻梅花说道：“韩霸，你对邓飞的一片愚忠，也该清醒一下了，他不是真的对你了，刚才还要你以身涉险，难道你还不觉悟么？”

邓飞道：“事关各位的生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邓某人不相信你梅花姑娘杀了韩霸之后，会放过老夫……”

“对！你是祸首，非死不可……”梅花冷厉他说：“韩霸，你如拖延不作决定，那就连你也杀了……”

“我不能背叛总管。”江枫终作了决定。

“好！想不到韩副总管，还是个满怀忠义的人。”声音娇甜，清脆动人。抬头看去，只见青凤在王嬷、李嬷，左右护从之下，缓步行入厅堂。

“是你，青凤……”梅花愕然色变。

“是我，梅花姑娘是不是有些意外……”青凤打断了梅花的话，接道：“三足鼎立，各有专司，保持了洛阳居的和平局面，所以，我不喜欢被人破坏，何况，这里是日进斗金的花国乐园，一旦造成血腥杀戮，可能使这里变得门可罗雀，……”举手一招，洛阳楼的侍应领班高大斗，带着六个黑衣人快步而入。

“把这些尸体抬走，掩埋起来，不能留下痕迹，不许传出风声。

高大斗应了一声，立刻动手，抬走了厅中尸体。

“梅花姐姐……”青凤吩咐过高大斗后，转望着梅花，接道：“小妹绝无和你为敌之心，但洛阳居这个地方，花了无数名匠的心血，投入了大批的财物，一旦毁去，实在可惜，就算你今夜杀尽了这里天马堂的人，但天马总堂岂肯罢休，他们已经正式派出长老、护法出面，绝不会放弃这里的利益，彼此展开了争斗拼杀，这里就永无宁日了？”

“说的有理，不过，我已杀了天马总堂中派来一位长老、一位护法，又重创了另一护法，天马总堂恐已不肯善干罢休……”梅花说，“何况，小妹是上命难违，青凤姐有以教我吗？”

“你们也有伤亡，……”青凤道，“双方就算扯平了，以后的事，由天马总堂和贵上去设法解决吧！如是你双方都不肯罢手，长安厅外，旷野千里，找一处决战拼命的地方，绝非难事，又何必一定要在洛阳居中拼杀呢？”

青凤忽然出面干预，完全出了邓飞的意料之外，就是江枫也没有想到，青凤为什么要躺这一池浑水，在天马堂大势已去时，才出面阻止梅花，是不是别有用心？这两个源出一门，今夜会不会也闹出一场火拼来？

“青凤姑娘的意思，是要小妹罢手了？……”梅花淡淡的笑道：“看样子，小妹如是不听劝告，你我之间，也将是无法善终了！”

“洛阳居收入丰厚，我们三方面均分利润，每个月大家都有数万两银子进帐，……”青凤道，“谁都没有吃亏，看在钱的份上，何不各退一步，相安无事？”

梅花道：“如果两份均分，岂不进帐更多些？”

青凤笑道：“逐出天马堂的人，我们平分他们一分……”

“就是如此了……”梅花说，“我们迎客侍酒，青凤姐更是风靡了长安，天马堂的人，却把住了总管的位置，作威作福，我们以姿色风情换得的黄金、白银，却要分给他们一份，这难道算公平吗？”

“梅花，天马堂的人，出过大力，拼过性命，才换得今天这个局面……”青凤笑道，“他们流过血汗，开疆拓土，立过大功，今日坐享举银，并无不当，再说，没有他们居中缓冲，贵我双方，只怕也不会平安无事，三足鼎立，总比双方对峙易较相处“看来，小妹是无法说服你了……”梅花道，“这件事好叫小妹为难！”

“不用为难，据实转告贵上……”青凤神情突转严肃他说道：“大事情，你我都无权决定，闹垮了洛阳居对大家都无好处。”

“好吧！青凤姑娘如此坚持，小妹只好从命了，今夜之事到此，小妹会请示宫主裁决，届时自当先行通知青凤姑娘……”回顾桂花、荷花一眼，接着道：“我们走！”

青凤道：“多谢赏脸……”

梅花回过头，道：“如是他们要出手报复，那就不能怪小妹全力还击了！”当先步出厅门。

青凤似有心若无意的望了韩霸一眼，道：“韩副总管，劝劝邓总管，以和为贵，真要动手，约到外面去，不要影响了洛阳居的生意。”

带着王嬷、李嬷，退了出去。

江枫虽然告诉了青凤不少的事，但仍然保留了大部分的隐密，他化身韩霸的事，就未告诉过青凤，但那深情款款的一眼，却看的江枫心头发毛，忖道：“难道她已发觉了我的身份？果真如此，青凤比梅花就高明太多了。”

目睹两批人马全部离去，邓飞才回过头看看仅余的灰衣护法，道：“今夜情形，陈兄是亲眼所见，希望能回总堂帮助邓某美言几句！”

“邓兄放心，今夜兄弟亲眼看到了邓兄处境的艰辛，丁长老溅血殒命，兄弟要早些回报总堂，我想十日之内，应该会有裁示传到，邓兄请等佳音，兄弟这就告辞，连夜上路，周兄留在这里养伤，还请费心照顾……”

邓飞道：“这个当然，绝不会有所疏忽……”

江枫突然上前一步，低声道：“陈护法，要特别说明那些弯刀杀手的事。”

陈护法点头，转身一跃，消失在夜暗中。

看他行色的匆急，显然内心比邓飞还要焦急。

“大概不会再有事情了……”江枫道，“大家休息时，别忘了小心戒备。”

七宝和尚、胡萍、段九跟着江枫回到了住处，胡元留在室外警戒，江枫唤出郭天同，围坐一桌，研商大计。

酒肉和尚先提出问题，是否还应该留在这里？留下来要不要增强实力？

江枫沉吟了一阵，道：“尽可能留下来，人在此地，才能挑起天马堂和内宫一系的人，展开拼斗，江湖可用的力量太少，天马堂却云集了大批高手。

而且，大都是绿林道上的盗匪、魔头，他们助纣为虐，帮助那个神秘组合，征服了武林中大部分的门派。

现在，要他们以鲜血赎罪，和内宫中人拼命，该是天道循环，理所当然，何况，他们早已为人列为清除的目标，非被整肃屠戮不可。

我们从旁加把劲，只不过促使这场大对抗提前爆发，拖的时间愈长，对天马堂愈是不利，他们都已是进入老迈之境，对手却都是年轻男女，趁他们还有余勇可卖时，让他们为武林大义尽份心力，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他们命运早定，所以，诸位用不着心存慈悲，这就是我们留在洛阳居最大的目的。”

“好！让天马堂这批魔头们先挡锐锋，是逐虎吞狼的高招，胡某人全力拥护。”

“洛阳楼的歌女青凤，似乎是另一股力量代表……”段九说：“看样子梅花对她畏惧三分，她从中作梗，会不会影响到咱们的计划……”

“今夜的情形不同，如非青凤出面，那就会逼得我们全力出手……”江枫道，“因为，邓飞已无可可用之兵……”

“我和尚一直担心你江老弟被丁西山言语套住，豪气涌生，一肩承担，所幸，你总能及时回避，屈己从势，老弟，这份自我约束的忍耐工夫，我和尚是大为佩服。”

“我看梅花似是已对江老弟动了怀疑……”胡萍说，“倒要预防她追根查下去……”

“这方面，我会小心……”江枫道，“大势对我似不利，武林之中已很难聚集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堂堂正正的和敌人一决胜负，只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敌制敌的方法，让他们自相残杀……”

神情突然间转变的十分严肃，接道：“所以，非万不得已，诸位不要轻易出手，一旦出手，务求全力毙敌，以保隐密不会外泄，而且，诸位最好能经常聚集一处，必要时合力应付危机。”

这番话弦外有音，明显的说出此情此景，不是讲面子、逞英雄的时机，对敌的手段，不用拘泥于江湖传统。

没有回答什么？

几个人同时点点头表示领教。

“我准备在洛阳居外建立一两处隐密的据点……”江枫说，

“可以利用作传讯的地方，使内外勾通，和钱老前辈保持着联络，必要时也可以作为避难的地方。”

用作避难的地方？这就听得七宝和尚、胡萍，段发，睁大了眼睛看向江枫。

因为，能够避难的地方，主事人的智慧，武功，都要具有相当水准才行，必要时能出手拒挡敌人的搜查。

“可请易花手张四姑亲自主持……”七宝和尚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担负起这等沉重的任务。

“不是，我想请欧阳吟雪、吟霜两位姑娘主持……”江枫道，“四姑要坐镇风雪小馆。”

“她们从未在江湖上走动过……”胡萍道，“年纪也太轻了一些，担承如此重大的责任，会不会太过沉重！”

他说的很含蓄，但已点出了用二女担负如此的大责重任，不很适合。

“胡前辈的顾虑甚是，一日之前，我也会有相同的看法……”江枫笑道，“但现在，我想她们已具有应付江湖一些诡诈，多变的能力了。”

“这个……”段九道，“江老弟可否说得清楚一些？”

“她们和父母息隐深山，一直在苦练上乘剑技，造诣甚高……”江枫笑道，“张四姑传授给她们快速的易容手法，她告诉了她们江湖上险诈人心，但更重要的是她们早已习练了天狐夫人的技艺……”

“这倒是大大出人意外了，她们纯洁清雅，如盛放在深谷中的幽兰，我和尚很留心观察过她们，却是一点也瞧不出来！”

“是的，她们隐藏地很深、很好，连我也被瞒过了，……”江枫说，“直到她们自请出动，才露了一手给我瞧瞧，所以，诸位尽可放心，她们只要稍经历练，应变之能，绝不在梅花之下。”

七宝和尚点点头，道：“好极了！看来江老弟还有很多的伏兵、布署……。”

江枫心中暗道：“就只他们一家人这点本钱，加起不过四口……”

但并未说出来，此时此情，多给人一些希望，会增加他们奋斗的勇气，所以，江枫来一个笑而不答，使人莫测高深。胡萍站起身子，一抱拳，道：“江老弟才冠江湖，手握智珠，我们一切听命行事了。”

“布署停当，我会尽快通知你们……”江枫轻轻叹息一声，接道：“此地情形，诡诈多变，诸位请多珍重……”

突闻的一声，一粒小石子飞入室内。

这是胡元传来的讯号。

段九低声说道：“可能是总管来了！”

江枫淡淡一笑，提高了声音，道：“情势比人强，我看劝劝总管向梅花姑娘求和才是上策……”

“最好是投效过来……”

梅花突然出现门口，缓步行了进来。

江枫霍然起立，摆出一副迎敌的姿势。

七宝和尚、胡萍，段九、郭天同，也跟着站起，拉开了架式，心中却是暗暗惊道：“这丫头来的好快，警讯传来，人就赶到。”

“不用紧张，我不会伤害你们……”

梅花口气很大，似是根本没有把几人看在眼里。

“只是想和你谈谈……”梅花媚眼转动缓缓由七宝和尚等几人脸上掠过，却仔细的打量了郭天同一阵。

幸好，郭天同是本来的面目出现。

但梅花那目光有如磁石吸铁，几人顿然感觉到心神震颤，郭天同的反应特别强烈。

江枫吃了一惊，忖道：“好恶毒的用心，竟然用出了‘迷魂大法’。”

正筹思破解之法，梅花一双勾人魂魄的桃花眼，已转到了江枫的脸上，道：“韩霸，这些人都是你引入洛阳居的朋友？”

“是！……”江枫道：“这些人都已经过总管允准……”

“我知道，邓飞在洛阳居建立起一批完全属于自己的力量……”梅花恢复了常态，她已感觉到这些人都无能抗拒“迷魂大法”不足为患，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拉到身边来，收为己用。

邓飞，没有能力保护你们，除非天马总堂，真的准备放手大干，再派遣高手到此……”梅花接道：“但也只是多添些战死的冤魂，拖延一段时间，终归是难逃败亡，我答应收容你们，仍留在洛阳居中，不过，你们要先行投效！”

“这个……”江枫为难地说，“可否让我们商量商量？”

梅花的目的已达，微微一笑，道：“好！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她已认定这些人不足构成威胁，回答的十分大方，而且转身离去。

“怎么如此大方……”段九奇道，“好像她来此目的，只是为了劝说我们几句？”

“我看，她已经达到目的了……”七宝和尚说，“她已对我们施展过‘迷魂大法’……”

“大师高明，梅花在这方面造诣之深，春花四婢是难望项背……”江枫道，“她已自信随时都可以征服我们，用不着再多费口舌了，诸位要多加小

心，梅花可能会对诸位个别施术……”

“这就麻烦了……”七宝大师道：“刚才她不过匆匆一眼，和尚虽未被她勾去魂魄，也觉得心头震动，如若她专心施术，对准我和尚下手，和尚就在劫难逃了。”

胡萍、段九、郭天同，回想刚才情景，实有心神摇荡之感，不禁脸色大变。

“世上真有这等邪门的事情……”胡萍说，“这比刀、剑加身，更为可怕，江老弟，你得想个办法才行！”

“他们能在无声无息中征服了武林各大门派，这大概是重要的手段之一……”江枫道，“兵不刃血，使天下英雄拜服于石榴裙下，果然可怕。”

“和尚领教过春花四婢的媚力，我和胡兄、段兄大概可以抗拒，对梅花恐怕就无能为力了，要是被她飞了几个媚眼，我们就束手就缚了，这个仗那还能打得下去，我想‘迷魂大法’功能力到梅花这等境界的，绝非一人，如是找不出抗拒的办法，江老弟，能够帮你的人，那就屈指可数了！”

“像梅花这等身具媚术大成的人，应该不会太多，因为，这必需先天具有媚力的人，才能达到境界……”江枫道，“梅花很适合习练这种武功！”

“江老弟呀！……”七宝大师说，“有上十个人个这样的妖女，就天下大乱了，那还需要许多？拿歌姬青凤说吧，她如习练‘迷魂大法’，成就绝不会在梅花之下，只此二人，只此一术，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了！”

“是啊！江老弟，这段日子里，我们全心投入，苦研武功，相互指点，彼此切磋，心窍大开，数月之功，胜过往昔十年的进境……”段九说，“就算遇上一流高手，自信也可放手一战呀，但如刀未出鞘，剑犹在抱，就被人几个媚笑，弄得丢盔弃甲，还手无力，反身投敌，为虎作伥，那就生不如死了！”

江枫沉吟一阵，道：“以邪制邪，必得请求修炼的深浅，恐非短期所能奏效，不过，有一种收摄心神的功夫，可以抗拒这种媚术，且有速成之效，名叫大悲真诀，只有七七四十九个字，运功时诵真诀，很快能心神宁静，大概可以拒抗‘迷魂大法’的媚力……。”

“不是大概，而是一定可以……”七宝和尚说，“这是我佛抵御外魔干扰的心法真诀，佛门中失传绝学，想不到江老弟能让它重现江湖，当真是……”

“大师心中如有质疑之想，咱们以后再说……”江枫苦笑道。“现在时机迫促，咱们先学真诀。”

一向放荡不羁的七宝和尚，突一改故态，神情庄严的合掌躬身，说道：“是！和尚拜领厚赐……”缓缓跪了下去。

他这么如奉纶旨的一做作，胡萍、段九、郭天同，都跟着跪了下去。

江枫脸上戴着面具，看不出他的神色如何，但可从他两道目光中看出严肃的神光，授受之间，立刻被一种庄严的气氛所笼罩，江枫念出大悲真诀，众人跟着背诵，连念了十余遍，感觉到胡萍等都已记熟，才解说了配合真诀的调息方法。

江枫端端正正地站着讲，七宝和尚、胡萍、段九、郭天同神情肃然地跪着听。

这等佛门大乘无上心法真诀，会令人生出诚敬无比的感觉，脸上神情充满庄严。

“为了抗拒妖女媚术，诸位可以选择真正愿为武林大义献身的人，传授真诀神功……”江枫严肃地说，“不过，在人选方面要留心一些，一旦传授非人，流入魔教，那就知道会发生什么变化了！”

七宝和尚等敬谨受教，缓缓站起身子。

江枫一挥手道：“诸位请回去吧！”

七宝和尚、胡萍、段九，招呼了胡元，一齐离去。

郭天同一躬身，道：“在下呢？”

“你立刻恢复韩霸的身份……”江枫道，“有什么变故，立刻和七宝大师等会合，一起行动，遇到为难之处，和师商量。”

挥手熄去火烛，离开了洛阳居，匆匆赶回了客栈之中。

江枫的推断不错，刚刚脱衣上床，室外已响起了叩门的声音。装出一副惺松睡眼，燃起了灯火，打开木门。

只见梅花一身轻装，站在门外。

“是你……”江枫揉揉眼睛，脸上是一副惊喜交集的神情，一把抱起了梅花，行入室中，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好担心啊！”

“我不是好好的吗？关上门、抱我上床，真的有点累了……”梅花媚眼流波，微带撒娇地说道，“我要躲在你的怀抱里，好好的睡一觉。”

江枫拴上室门，笑道：“只怕是睡不好了？”

“为什么？……”

梅花脸上情爱横溢，无限温柔地说。

“我的瞌睡虫被你赶跑了，我现在精神饱满，饥饿难耐，好想吃了你！”江枫抱起梅花的娇躯，滚上牙床。

“刚经过一场凶险的搏杀……”梅花纤巧的玉指，轻抚着江枫的脸颊，道：“洗个澡，就忍不住跑来看你，唉！你真是我命中的魔星，似这般难以自拔，不知如何得了啊！”江枫缓缓放开紧抱入怀的娇躯，满脸关怀的说：“告诉我，怎么回事？”

“我奉命清除洛阳居中的闲杂人等……”

江枫打断了梅花的话，道：“那些人是闲杂人等？……”“怎么！你也关心洛阳居的事？……”梅花双目盯注在江枫的脸上问。

“洛阳居中的人，我只关心两个，第一个当然是你……”“第二个呢？是菊花还是桂花？”

“都不是，那个人是男的，是洛阳居中的副总管……”“你是说韩霸？”

“对！就是他，他帮过我的忙，我欠他一份情。”“这个人一张脸冷厉如刀……”梅花道，“但却有一份叫人感叹的愚忠，我很想放他一刀，但他却不知好歹，不过，我已经帮你交代过了。”

“你杀了他……”

江枫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梅花微微一笑，道：“没有，他虽然面目可憎，不过，倒是有点男子汉的气概，他没有挟恩求报，也没有提过放你的事情，日后，我会留点机会给他，保全他一条性命就是。”

江枫心中忖道：“看来，不论如何的严酷训练、也无法完全抹杀去与生俱来的人性，这是他们的严重缺失，如何去掌握运用，才能够拨乱反正……”

“你在想什么？这等入神……”梅花道，“美人在抱，也不知怜惜、享

用。”

“我在想……”江枫道，“今夜的洛阳居，一定是血雨腥风，惨不忍睹，梅花，我们走吧！这种日子，如何能过得下去，日夜为你的安危担心，我……”

“不要耽心我……”

梅花似是大受感动，双目中竟然有泪水涌出。

江枫暗暗叹息一声，举手帮梅花拭去泪痕，心中忖道：“她真情流露，如此的缠绵相依，我真能辣手摧花，置她于死吗？”一念动情，决心尽可能劝梅花弃暗投明，至少，也留她一条生路。

“我只是一个流浪在人间的孤女，自我记事那天算起，就被人收容在一座深山中的大宅院内……”梅花无限黯然地说道，“我不知谁是生身父母，但也养成了我的独立，坚强性格，只知一味争强，出人头地，整个的生活过程，充满着奸诈，直到遇上了你，才知道我也有软弱、温柔的一面……”

突然一整脸色，娇声笑道：“尽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是江湖中人，怎会知道江湖中事，抱紧我，田玉，让我在活着的时候，多尝些情爱滋味……”

灵活的娇躯，蛇一样缠上了江枫。

相处时极尽娇柔、缠绵，但天色一亮，梅花就立刻起身下床，穿上衣服要离去。

她虽然迷恋失控，还未到忘我之境。

江枫却一把拉着了梅花，道：“这般的来去匆匆，要我排遣这相思之苦……”

“我会尽量抽时间跑来看你，田玉，不过，这两天恐怕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午时有重要客人要来，我担心抽不出身子，所以，偷得这半宵辰光，匆匆来去……”

“什么样的客人？是王孙公子，还是长安城中的大豪、名绅“不是那些人……”梅花虽然极尽小心，但心为情牵，不自觉间泄漏了隐密，道：“是我的师门中人，我不能有丝毫地疏忽，我知道这很委屈你，但事后，我会尽力补偿……”伏身一吻，破窗而去。

走的匆匆，连开门的时间就等不及了。

江枫已心中明白，今午有内宫一系中要人赶来，洛阳居中的火拼局面，因青凤出面制止而暂息干戈，但内宫一系中人，肯否罢手，今天才能作最后的决定。

内宫要人来的如此之快，天马总堂呢？

如果天马总堂早已派人在暗中监视内宫一系中人物的举动，用不着邓飞的飞鸽传报，也不用那位陈护法回去说明，天马总堂应该早已得到了消息，是放弃洛阳居这块在嘴的肥肉，以避免正面冲突？或是增派高手，不惜全力一战？

青凤所属的天王门一系，是否会全面卷入这场冲突？或是袖手旁观，等着坐收渔利，如果，这个组合中还有更高的人物，会不会出面阻止，从中调解……。

乖乖，好戏连台，也许这个神秘大组合中幕后人物都将插手这次的纷争，一一显露出来，至少，也该会露出一点头目，给人追索……

想到此处，江枫也睡不安稳了，穿好衣服，匆匆离去。

他没有回到洛阳居，却赶到了风雪小馆。

看天色尚未大亮，张四姑已知道有要事相商，立刻叫起了欧阳昭、罗兰夫妇。

但最先进入厅中的，却是雪、霜二女。

“江大哥果然是言而有信，一大早就来接我们了……”吟雪微笑如花地说，“要我们做什么？尽管吩咐！”

“水里水中去，火里火中行……”吟霜接道，“只要你江大哥说一声，我们就全力以赴，绝不推托。”

不再刻意隐藏天狐技艺，两个山居十余年的纯洁少女，似乎突然间变了样子，言笑之间，媚态横生，那种撩人的娇俏，和青凤、梅花又自不同，有如幽兰送香，甜酒醉人，天狐技艺，果然更适合女子习练，看得江枫也不禁为之一呆，忖道：“这两个丫头，再经历练，放胆施为，只怕不让天狐夫人专美于前，当世英雄，能有几人不服在石榴裙下，那真要天下大乱了，但愿她们能收放自如，隐敛锋芒……”

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喝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你们江大哥是何等人物？竟敢班门弄斧，展现风情，不怕惹火焚身，自讨苦吃吗？”罗兰崩着一张脸，快步行入厅中。

“想不到啊！两位姑娘已得天狐夫人的真传……”江枫整肃神情，缓缓说道，“不知她们是否已到了自我敛收的境界了？”

“应该可以，她们习练天狐的武艺，已有十年以上的时间

……”罗兰说，“我虽然极尽小心的转授她们的口诀，也几乎沾染了一身狐气……”

“不是几乎，而是已经有了……”欧阳昭大笑而入。

“我可是没有练过……”罗兰道；“有些武功和媚态结合，我在传授她们的时候，都是把眼睛闭起来的。”

“带三分娇媚情态，才把我整治得服服贴贴呀！……”欧阳昭笑道，“我可是从没有反对过你练天狐武功！”

“我看你倒已经是满身的狐气了……”罗兰叹道，“你以为我不想练哪！我是怕老公吃醋，天天吵个没完……”

“唉！泡在鱼池里，那能逃得过沾上腥气……”欧阳昭道，“你没有习练，但你传授两个丫头十几年天狐神功，你敢说，全都把它忘去了？”

“说的也是啊！……”罗兰笑道，“天狐神功太诱人了，想忘了它，谈何容易？”

江枫转头看去，只见雪、霜二女，肃容而立，一派端庄，心中大感快慰，点点头，道：“好！两个姑娘已能收放随心，一切就操之在己，嫂夫人果然是教导有方了。”

“老弟，天未亮就赶来风雪小馆……”欧阳昭低声道，“想必有重大事情了？”

张四姑手捧木盘，上面放着六碗冰糖燕窝汤，接道：“来！边吃边谈吧！”

欧阳昭笑道：“江老弟，托你的福啊！一大早就吃到这种可口美味……”当先取过一碗。

江枫微微一笑，双手取过碗匙，道：“大姐，麻烦你了！”

张四姑召过二女入座，才缓缓坐下，笑道：“罗兰，你这个老公口德不修，当心他心怀不轨呀！”

“没法子啊！狐妻狐女，我就是想端也端不起来呀！……”欧阳昭道，

“江老弟，我倒想请教一下，你是天狐夫人的嫡传弟子，你们师生之间，授受武功时，是不是和一般的师徒一样，师严徒恭，肃然受教？”

江枫心中明白，欧阳昭这等放荡不羁，言笑轻浮，是在解除自己心中的压力，试想一个男人，尤其是自负英雄的男人，妻妖女媚，倾惑众生，要他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个事实，心湖不波，是何等艰涩、痛苦，他在追寻各种理由，以适应这件事情，所以，问的问题，都很尖锐。

有了这个谅解，江枫很平静，笑一笑，道：“不同于一般师徒之间，因为，天狐的武功，力求美化，太严肃就格格不入了，何况，媚态撩人，巧笑倩兮，也是天狐门技艺的精华，运剑于秋波一转之间，出掌于回眸一笑之中，春风俏步里蕴藏杀机，媚眼轻抛中追魂取命。我在习练这些武功时，还要学轻盈舞步，摆动腰身，那个苦就吃的大了。”

“那可真是难为你了，江兄弟，一个大男人，要练出春风俏步……”欧阳昭道，“可真是不容易呀！”

“好了吧！你心憋了十几年，一直想问清楚这件事情……”罗兰道，“今日总算心愿得偿，现在，该让江兄弟谈谈正经事了。”

“对！……”欧阳昭道，“我胸中早无块垒，江老弟一番话，更使我胸怀大开，丫头们放胆施为吧！你们能风靡江湖老父也与有荣焉。”

张四姑道：“执大义，不拘小节，你能想得开，才是豪杰胸怀，江枫，说吧！你一早跑来干什么？”

“十万火急，否则，小弟也不敢一大早来惊动诸位了……”

“说的酸气冲天，全然不沾狐气……”欧阳昭道，“我们都在恭候差遣，你就不用客气！”

江枫仔细的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江老弟，果然是才华非凡，短短几个月，就让他们窝里反，刀兵相见……”欧阳昭豪气干云地说，“现在，咱们是不是趁机杀出，一举击垮洛阳居？”

“洛阳居还要保存，让他们高手尽出，在那里全力对决，当然，咱们要坐中点拨，使他们欲动不能，摸清楚他们幕后首脑，再作致命一击……”江枫说道，“咱们人手太少，力量不大，无法全面反击，只有擒贼先擒王了，但敌势庞大，非同小可，所以，小弟想先做一些安排，一方面加深他们的裂痕，让他们挥戈自残，一面俟机狙杀他们的重要人物，散布疑云……”

“听起来，你已经胸有成竹了……”罗兰说，“可否把计划说出来，我们全力配合。”

江枫道：“敌人实力，强我百倍，以寡敌众，智谋当先，但能否成功？小弟不敢预言，只有尽我之力，决不辜负几位师长的期望、重托，是成是败，只有委诸天命了。”说出了一番布署计划。

“好计划，雪、霜两个丫头，例是很适合执行初步计划，你就带着她们去吧……”欧阳昭道，“我们会尽快和钱缺连络，随时候命。”

他准备一家人都全力投入这场江湖大决战中，生死荣辱，在所不计了。

江枫目光转注到张四姑的身上，道：“大姐，小弟的计划，安排布置的事，有劳你出马了……”

“好！我立刻去找个适当的所在，动手布置。”张四姑有求必应的说。

“大姐，小弟的意思是……”江枫说，“由你带领着雪、霜两位姑娘坐镇在那里，风雪小馆的事，就委托欧阳兄嫂承担了。”

“好啊！我这把年纪了，你竟然要我带着两个丫头去卖弄风情……”张四姑有些生气的说，“大姐这一生，除了你江枫之外，从没有让男人碰过一下，我……”心里一急，连藏在心里的秘密也抖出来了。

话出口，才觉着太过露骨，一张脸顿泛羞红。

江枫也不禁微现愧色，双颊飞红。

“张姨……”吟雪突然插嘴，道：“你带我们下山就是为了帮忙江大哥，如今爹和娘都同意了咱们投身江湖，你怎么能打退堂鼓啊！”

“是嘛！张姨，江大哥人单势孤，你不帮助他，谁帮他呢？……”吟霜道，“再说，我跟姐和张姨常住一起，也可研究天狐神功。”

两个丫头怕张四姑坚决拒绝，逼江枫改变计划，多日的期待，岂不化作泡影，忍不住开口劝说。

吟霜人小鬼大，许诺更具诱惑，她说研究天狐武功，其实就是传授，明白的告诉张四姑，跟我单独住在一起，咱们传授你天狐武功。

天狐夫人的艺业，对女人最有引诱的力量，招数奇绝，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它能使青春常驻，张四姑怦然心动。“四姑，我看你很适应习练天狐武功，你学的不是正统武学，和天狐技艺，颇多近似，学起事半功倍……”罗兰笑道：“天狐武功，表面上冶荡妖媚，风骚入骨，但内在的却是庄严的，不习练这种武功，无法体会……”

“罗兰，我可以练吗？……”张四姑有些怀疑地说：“难道天狐门没有阻止。”

“天狐夫人传我各种口诀时，没有告诉我有什么限制……”罗兰说，“就算是有，但我不知道，就等于没有。”“这个……”张四姑犹豫地说：“我如不是守着师门规戒，早就把五行遁术传给吟雪、吟霜了……”

“大姐，不用考虑这件事，天狐门的技艺适人而传，大姐很适合练习天狐门的武功……”

“可恶……”张四姑打断了江枫的话，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传给我？”

江枫微微一笑，道：“其实，大姐早就开始学了，只不过大姐不知道那是天狐门的武功罢了。”

张四姑想了一下，突然感觉到脸上发热，但心中却有丝丝甜意，忖道：“原来他对我情义甚重，早已暗把天狐门武功传授给我，我竟是全然不知。”当下微微一笑，道：“好嘛！去就去吧！反正大姐这一辈子是被你吃定了。”

“罗兰……”欧阳昭开了口道，“天狐武功，既有这么多好处，你为什么还不练呢？”

“我……”罗兰惊喜地望着丈夫，道：“我能练吗？”

“为什么不能。我都同意了，谁会反对。”

“可是！我练出了一身媚态娇气，你不会生气吗？”

“那好啊！我可以大饱眼福，最好也传我几招，我们一家人都练了一身狐气，谁也不用说谁了……”欧阳昭转头望着江枫，接道：“老弟，我可学么？”

“当然可以，不过大嫂……”江枫笑道：“传授大哥天狐技艺时，可要选择一下，别要他练成了一身勾引女人的本领，那就麻烦大了。”

“我不会传他惑心术，我自己也不练它……”罗兰道，“只传他搏杀敌人武功、对抗被女人勾引的本领。”

罗兰心中明白，江枫借着说笑话的机会，暗中警告她，天狐夫人的武功，

有很多是不适宜一般男人学的，立刻表白了心意。

江枫很满意罗兰的答复，回顾着欧阳昭道：“欧阳兄，你已经见过钱缺了，这坐镇风雪小馆，连络八方英豪的事，就由贤伉俪承担了。”

“放心了……”欧阳昭笑道：“我和老叫化一见如故，谈的很投机，会和他保持联系，你一道令谕下来，我们立刻出动。”

“小弟承情……”江枫目光转注到张四姑的脸上，抱拳一礼，肃然说道：“大姐，小弟欠你的太多，不知道如何报答了，只有记在心里了。”

“干什么呀？……”张四姑微带羞意地说：“看你正经八百的样子，简直不是江枫了，完全没有了狐气。”

“是！小弟记下了，以后不再正经就是……”语声一顿，接道：“我要告辞了，洛阳居情形随时有变，郭天同恐怕应付不了。”起身向外行去。

吟雪、吟霜双双离坐，跟了出去。

行近大门，吟雪才低声说道，“对不住了江大哥，我们一看到你就无法控制自己，忍不住嘛……”

“江大哥……”吟霜接道：“我们不是展现媚术啊！我们是真情流露。”当真是越描越黑。

江枫点点头，加快了脚步，出门而去。

洛阳居中一片宁静，已没有昨夜那场溅血横尸恶战的痕迹，花色依旧悦目，花香依旧袭人，……不知它是否知道，它即将化作乌有，随风而去……。

但人生呢？明知死后万事空，但活在世上时，却放不下权势的欲望，本来是充满着祥和宁静的人生，却因此掀起了腥风血雨的斗争，到处是恨、害、恶、欲……，威名赫赫的丁西山，昨天还神气活现的指使邓飞，但一夕之间，黄土埋骨，就此消失……。

昔日的美人、名将，而今安在？真是大江东去，浪淘尽风浪人物……。

“副总管早啊！……”声音起自身后，不过数尺之遥。

江枫大大吃了一惊，暗道：“此地何地，此时何时，我怎能如此的神不守舍，松懈警觉……。”

回头望去，只见长衫毡帽的七宝和尚，站在三尺之外。

四顾无人，七宝和尚突然踏前两步，低声道：“老弟，想心事啊！”

“我在想，布署既定，行将展开的，却是一场无情的屠杀，而且是不择手段，极尽奸诈能事……”江枫苦笑道：“人生如此，还有什么意味？”

“说的是啊！老弟，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我和尚躲入空门，逃避了几十年，可惜最后还是逃不过这场劫难，只好挺身而出，这一点，我和尚实在比不过老叫化，他杀人无数，而且杀得理直气壮……”

看看江枫正在凝神静听，七宝和尚吁了口气，接道：“我和尚也曾劝过他，要他手下留情，免遭天遣，他却豪气干云的回答说，杀一人救了千百人，老叫何罪之有，如果说天道溃溃，硬要老叫化死于非命，老叫花也死的心安理得，俯仰无愧天地，当然，刀光剑影，追魂夺命，是不如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俩影双双，谈情说爱，那种气氛来的舒适……”

江枫突然深深一揖，道：“大和尚，受教了！”

七宝大师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忖道：“他是组道逐魔的主帅，如果首先动了妇人之仁，心志不坚，这个仗那能打得下去？”

心神定下，才想到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急急接道：“老弟，总管邓飞一早离开，此刻尚未见归来……”

“噢！四季花女那边，可有什么消息，……”江枫道，“梅花姑娘是否也离开了洛阳居……”

“梅花姑娘在昨夜决战之后，离开了洛阳居，黎明时分归来……”七宝和尚说，“不过春、夏、秋三季花女，都已经集会于菊花厅中，不知在商讨什么？”

“大师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有你这么一位思虑慎密的高手，坐镇这里，对我江某人的帮助太大了……”

“和尚只是尽我所能而已……”

江枫只觉七宝和尚山藏海纳，叫人有些难测高深，是个可以寄以重任大将之才，当下问道：“胡、段二位掌门人的武功，进境如何？”

七宝和尚微微一笑，道：“彼此互以绝技相授，进境一日千里，两人的基础本极深厚，再加上肯下工夫，如若我和尚的看法不错，他们都已具有抗拒梅花的能力，技艺绝不在丁西山之下。”

“好极了……”江枫道，“我相信大师的估算，……”

“胡元和郭天同，进境亦很快速，算上我和尚，虽只五个人，但勉强算得上是一支可用之兵。”

“好！张四姑已带着雪、霜二女展开布置，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挑起他们全面火拼，咱们再找机会暗中狙杀，逼出他们的首脑人物，找出祸源罪魁，一举歼灭，也许可以消除江湖这场大劫数了……”江枫道，“就我所知，内宫一系中，今天有高手赶到，会不会暂息干戈，今天应该有个决定。”

“江老弟，你对青凤了解多少？”

“她是属于另一系的人马，和内宫一系中人早有心病，但也不一定会支持天马堂，这个充满神秘的大组合中，有多少派系，我不知道，就眼下所知，这洛阳居中，已有三个不同的派系，互相争逐，大家都不愿意放弃这里的利益……”

江枫道：“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我们的机会，至于如何的狙杀他们，到时候，再见机而作，目前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邓飞的行踪，是否正在和天马堂来的高手碰面，二是内宫一系中来的人，是何身份？四季花婢齐聚菊花厅，那是说，他们会赶到这里商量，我回去沐浴更衣，然后就在花树丛中游走……”

七宝和尚接道：“要郭天同恢复本来面目，就由你带在身边，我会和胡、段两位掌门人，带着胡元、装作巡视，也在花树林中巡弋，最好我们双方能以目视的距离内活动，以使相互照应。”

“好！就这么办……”江枫道，“记着，要他们带上兵刃、暗器……”

梅花确实会合了四季花婢，集会在菊花厅中。

但菊花厅的四周，却有着森严的戒备，二十四名镖手，有一半集中在这里，八十四名店伙计，也有二十名集中于此，三十二个人布置了一片缜密的警戒网，任何人也无法接近菊花厅五丈之内，而不让他们发觉。

果然，那些年轻的镖手和赌场、饭庄中的年轻伙计，都是内宫一系中人，这些人平常迎客、送菜、上菜、奉酒，一旦有事，竟都是可以用作对敌的人手。

但七宝和尚江枫的活动，也极尽小心，他们没有闯近菊花厅，只是远远的监视。

看上去，就像布署在最外一层的守卫。

辰中时刻，果然发现了四个镖手导引着一女一男，穿越花树，直行入菊花厅中。

胡萍隐身一座花树丛中，看的甚是清楚，发觉了一对男女也都是二十四五的年轻人，比四季花婢的年龄大一些，男的手提一个黄色的布袋，女的罩着一件银狐皮的披风，腰中似是佩有兵刃，但却瞧不清楚是什么形状。

显然的，那是一种奇形的短小之物。

他们堂堂而行，毫无避忌。

胡萍心中忖道：“怎么不见最让人头疼的杀手人物？”心中反而有些失望，在胡萍的心目中，天马总堂最难抗拒的，应该是那些黑衣弯刀的杀手……

负责监视邓飞举动的七宝和尚，也匆匆行了过来，低声道：“老弟，邓飞回来了，同行四人，和尚认识了两个，一俗一道，另外两个人，和尚竟然是认不出来，不过，看他们衣着装束，似不是中原人氏。”

胡萍也带着胡元赶来，和江枫、郭天同会聚一处。

事实上，此刻洛阳居的花树林中，人影流动，江枫等一批人，也早就落入对方的眼中，但双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互相监视，未引起正面冲突而已。

“那一道一俗，是什么人物？比丁西山如何？”江枫低声问七宝和尚。

“非常难缠的两个家伙，老道人是三十年叛离武当派的天虚子，算起来，还是现代武当派掌门人的师兄……”

“什么？……”胡萍打断了七宝和尚的话，道：“天虚子，也投入了天马总堂？”

口气中，充满了惊讶。

点点头，七宝和尚接道：“那个俗装老者，曾是各大门派合力围剿，逼他跳入长江的刁鹏。”

“九头鸟刁鹏。”胡萍说，“果然是一代凶恶的魔头，这两个人，任何一个，都应该比丁西山高上一筹了。”

“所以，这一次如果再起冲突，那就比上一次热闹多了……”酒肉和尚道，“江老弟，这一次，咱们是否还要帮衬邓飞。”

“当然，就算我们想投入内宫一系，他们也未必会收容我们……”江枫并未为天虚子和刁鹏两人的威名震动，淡然说道：“其实，邓飞也只把我们当作聋子的耳朵，配搭，完全没有把我们放在眼中，我们也正好藉机隐藏起来，非绝不得已，不可出手，走！咱们见邓飞去。”

胡元和郭天同，留在邓飞宅院外的花树林中，江枫带着七宝和尚、胡萍、段九，直闯入厅堂之中。

“正想派人去找你，你却及时而来……”邓飞招呼江枫进入厅中，但却示意七宝和尚、胡萍等，退出厅外等候。

七宝和尚等也表现出绝对的服从，抱拳一礼，退了出去。

“这就是我对四位提过的副总管韩霸……”邓飞道，“忠心卫主，保护洛阳居……”

就借邓飞说话的机会，江枫已目光转动打量了厅中四人。

一个发髻全黑的青袍道人，背插长剑，细眉小眼，看上去有点瘦弱，一点也不起眼，想来就是天虚子了。

另一个髯发如霜，大耳阔口，右领上有一条鲜红的刀疤，左手只余下了大、食、中三个指头，可想当年他受伤之重，这个人，大概是九头鸟刁鹏了。

另个两个，全身大红色的衣服、但皮肤很黑、年龄大约在三十至四十之

间，红色的衣服上，绣了几朵金色的火焰、看上去十分诡异。

这四个使江枫心头震动的却是那个看上去全不起眼的天虚子，他是现任武当掌门人的师兄，应该有七十以上的年纪了，但他须发未白，脸上不见皱纹，弱小的身体，却有两只和身体不成比例的大手，手背青筋暴出，一眼可见。

这些都需炉火纯青的内功修为，才能出现的徵相，尤其是那一双青筋暴起的大手，表现出了他握剑的有力、稳定，这个人的剑术造诣，不但已登堂入室，也可能已有了惊天动地的大成就，是一位可怕的剑客。

面对着如此沉潜的大行家，江枫立刻提高了警觉，神莹内潜，隐敛了双目中的神光。

果然，天虚子两只小眼睛，一合一闭，立时有如电光似的在江枫的脸上扫掠而过，不禁皱了一下眉头，淡淡一笑，道：“邓总管很夸赞你，你有一片忠心，也就够了。”言语之间，似极轻视。

“是！韩霸受教。”

第九回九头鸟惊服供天马

就是那么毫厘之差，江枫先一步，隐去目中神光，使得天虚子无法窥出虚实，对江枫也就放在心上了。

认为邓飞一直称赞他，只不过是為了表扬他的忠诚，何况，他对江枫表现出的诚惶神态，也很满意。

“邓飞说，你接下了内宫杀手一刀，……”刁鹏道，“而那些杀手击出的一刀，可以取去丁西山和刘清的性命，我怎么也瞧不出来你能逃过那一刀之危。”

“也许是属下的运气好一些，我把他身之力，凝聚在一刀之上，护住了前胸要害，那杀手一刀，正击向是处，所以，接下了一刀。”江枫尽心解说

着。

“一刀能杀了丁西山，却留下你一条性命，我刁某人实在想不通了！”

“小刁……”天虚子笑道：“人的运气，很奇怪，当年，你全身重伤，跳在长江里，竟然逃了出来，是不是也算奇迹呢？”

这是刁鹏一生中最大的恨事，谁要揭了他这个疮疤，立刻翻脸，可是他不敢顶撞天虚子，脸红脖子粗的，垂首不言。

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天虚子一开口就揭出了九头鸟刁鹏最大的疮疤，虽然非常有效的制止九头鸟对江枫刁难，但也暴露出他为人的凉薄、尖苛，那就勿怪他虽是师兄的身份，武当上一代掌门人，也不肯传位给他了。

“道长……”邓飞急急于释去刁鹏的窘态，说道：“内宫一系中人，不知如何行动，咱们是坐以待毙呢？还是……”

还是怎么样，邓飞没说下去，他明白天虚子的性格，语气虽然温和，但如和他的心中的想法不合，一下就尖刻如刀，让你下不了台。

“禀总管，内宫中已有一男一女赶到，正和四季花婢在菊花厅会商……”江枫道，“他们辰中时刻赶到。”

“好！很详实，勿怪邓飞称赞你，连我老道也有点喜欢你了，记不记得来人有多大年纪？”

“一男一女，年纪都不太大，约在二十五六岁左右，男的手中提了一个黄色的布袋，女的披一件银狐披风……”江枫道：“却瞧不出他们带的什么兵刃？”

邓飞道：“这就奇怪了，怎么只有两个人来呢？”

“有什么好奇怪的？……”天虚子接道，“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把一批人手，安置洛阳居外。”

“是是是……”邓飞道，“这么简单的事，属下竟然是想不起来。”

连邓飞也自称属下，显见这位天虚子，不是一般长老、护法的虚衔，当是握有实权的人物。

“小刁……”天虚子微笑道，“你的点子多，说说看，该怎么办？”

尽管刁鹏心中的羞愧怒火未消，但却不敢稍现迟疑，接道：“我看，彼此已心照不宣，用不着突施袭击了，干脆挑明了干，当面鼓，对面锣的敲打一阵，谈不好，大家约个地方对着干一场……”

“有道理……”天虚子点点头，道，“不能毁了洛阳居这棵摇钱树，邓飞……”

“属下在。”

你去通知他们一声，要他们领头的出来，和我老道先见个面，谈谈斤两，谈不好再豁开了干，这叫先礼后兵啊……”

“是！属下立刻就去。”

这天虚子的权威，和丁西山的完全不同，邓飞连一句推托之词也不敢说。

江枫拦住了邓飞道：“有事属下服其劳，总管怎可轻身涉险，还是由韩某去吧！”

邓飞回头望天虚子，天虚子微笑颌首，邓飞才低声说道：“旨在传讯，不可和他们冲突……”

刁鹏冷冷的接了一句，道：“记着带他们口信回来。”

“是！”江枫当真是温良兼恭让，五德俱全，使每个人都感觉到他和睦易处，刁鹏本来对他心存成见，此刻，竟也消减了不少。

七宝和尚肃立室外，凝神倾听，暗暗感叹不已，忖道：“也真的难为他了，如此的压缩自己，非大智大勇，很难办到。”

江枫没有和七宝和尚等招呼，看也未看几人一眼，一直地奔向菊花厅。

他知道天虚子神目如电，任何一个细微小节，都无法逃过他的监视。

一路上，江枫盘算着如何开口，但人距菊花厅还有三丈多远，已被守卫的镖手给围了起来。

就在江枫离开厅堂后，天虚子微一摆头，九头鸟也突然站起了身子，双臂一抖，穿窗而出，人影一闪不见。

他外号九头鸟，果然有着飞鸟一般的身手。

这是监视，当然，也有点接应的意思。

江枫停下脚步，道：“我受命传讯而来，请见梅花姑娘。”

梅花已飞身而至，目光扫掠了江枫身后的花树一眼，道：“说吧！”

“天虚子道长，想和贵方的领头人见次面，大家谈谈……”江枫道，“也许能化解去一场干戈。”

菊花厅中传出来一个清冷声音，道：“答应他，梅花师妹，中午时分，在迎宾阁中见面。”

梅花点点头，道：“韩副总管听到了吧！”

“是听到了……”江枫说，“我原话传报，如果没有变更，那就中午见了。”

转身直奔回邓飞的住处厅堂。

九头鸟刁鹏，却已先一步回归原坐。

江枫一抱拳，道：“他们已答允中午时分，在迎宾阁中见面。”

天虚子点点头。

江枫道：“属下告退，先到迎宾阁去安排一下。”

“韩霸，尽量避开冲突。”邓飞无限关怀地说。

他对这位属下，是越来越着重了。

江枫笑着点点头，转身出厅。

这一次，他带走了七宝和尚等人。

迎宾阁的掌柜，本是邓飞的亲信，但却因春花四婢的先到，控制了整个的局势。

在四季花婢中，江枫和春花四婢处得最好，四个花女，对他仍保有一份敬意。

“副总管，我们奉命来此，预作布置……”桃花说，“我们不希望和副

总管冲突，但我们也不能就此退出去，这要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合作……”江枫说，“天马堂也派来了绝顶高手，这一次谈判失败，可能会引起一场大战，我们虽然不是主要的人物，但却未必会有上一次同样的幸运了，说不定，把我们都卷进去，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事情闹起来，给他们布置一个很好的谈判环境，也许会使他们心情愉快，谈判顺利，免去了一场杀戮。”

“有道理啊！……”桃花道，“可是我们怎么合作呢？”

“第一，都不能存有私心，设下暗算对方的布置……”江枫说，“第二，厨下酒菜，也要各派一人监视，使双方人马，能吃得安心。”

“好……”桃花点点头，道：“还有第三吗？”

“有！上菜进酒的侍应人员，都要经过搜身，不能暗带兵刃、毒药……”江枫道，“作好这三件事情，我们已算尽到了心，他们能不能谈判成功，那就不是我们能管的事了。”

“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办。”

春花四婢和江枫良好的合作，果然布置出了一个气氛很好的议事所在。

天虚子、九头鸟，邓飞三人与会。

内宫一系中由来的一男一女和梅花参与。

守在议场的人，是春花四婢、韩霸、胡萍、段九和七宝和尚。

真正的杀机、紧张，却是双方未参与会议的人，他们带着兵刃，守候迎宾阁外的花树林中，一旦会议闹翻，大战立即开展。

这些人包括了夏、秋四婢的荷花、菱花、菊花、桂花，和十二人精选的镖手。

天马堂以两个来的红衣人为首，加上郭天同、胡元，即邓飞四个亲信侍卫。

天虚子望望对面而坐的年轻人，笑道：“老道天虚子，是天马总掌的三位副总堂主之一，阁下是……”

“内宫宫主的首座，弟子，金带武士的班头，黄龙。”

“好、好，老道相信你可以作主了……”

“在下已得宫主授权……”黄龙道，“如是谈的事超越了黄某的权限，自会向宫主请示。”

“天马堂和内宫本是一个组合中人，合力创办了洛阳居，加上了天王门中人，三足鼎立，各有职掌，但贵宫中人，却突然向总管邓飞突袭，而且，杀了本堂中的长老丁西山和护法刘清，又重创一位周源护法，……”天虚子道，“阁下可有什么解释？”

“事实上，用不着解释……”

“这话怎么说？……”天虚子语气已转冷漠。

“因为，邓飞先杀了本宫派驻在此的副总管王龙……”黄龙道，“他是宫主门下的三龙之一，也是黄某人的师弟，如果一刀一剑的搏杀而死，那也罢了，但我相信，他是身遭暗算而死。”

“老道听说，王副总管是抗拒总管邓飞的令谕，出手犯上，才被杀死的。”

黄龙淡淡一笑，道：“黄某人很难相信邓总管能杀死我那位师弟，我说过，如若他是搏战而死，只怪他学艺不精，死了算啦，但如是身受暗算，那就是有计划的谋杀行为了。”

天虚子一皱眉头，道：“邓飞，王龙的尸体埋在哪里？”

“大白天运尸不便，已为药物化去……”邓飞口中回答，心中却是惊骇万分，王龙隐匿他的身份，今日才知他是内官宫主的门下弟子，三龙之一，这么一位人物，韩霸用的什么武功，让我一掌就把人打死了。

“这就没办法查了……”天虚子道，“不知黄班头有何良策？”

“不是没有办法……”黄龙说，“让旧事重演一遍，就可以证明了！”

“旧事重演……”天虚子道，“黄班头可否说的清楚一些？”

“好！在下自任王副总管，请邓总管把那天发生事故的经过，重行演习一遍……”

“那是包括一掌击毙了……”

打断了邓飞的话，黄龙接道：“如果邓总管能一掌把我黄龙打死，那就不用追究王龙的死因了！”

“这个……这个……”邓飞有口难言。

“怎么回事，吞吞吐吐的，难道几句话就说不清楚么？”天虚子已有不悦之色。

“回副总堂主的话，我只是传出口谕，可没有亲手杀他。”

“那是什么人下的手呢？”天虚子也有些好奇了，一掌能击毙内宫三龙之一，这个非同小可。”

“我！……”韩霸挺身而出，道：“王龙以下犯上，罪有应得。”

全场中人大都愣住了，天虚子、九头鸟、黄龙、梅花和那身披银狐皮披风的少女，十道眼神，全都投注在江枫的身上。

“韩霸，你不要妄图顶罪，这要真本领，硬工夫才行……”梅花说，“你就是立刻自刎死了，也无法掩护元凶。”

“老道也有些不太相信，邓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真的，……”邓飞道，“我说该死，韩霸就一掌击出，打死了王龙。”

黄龙道：“王龙师弟的武功，虽然差我一段，但却非你能一掌击毙，何况韩霸了？”

天虚子冷冷说道：“韩霸，讲实话，如有虚饰掩遮，我要把你乱剑分尸！”

“字字真实啊！副总堂主不信，何不让旧事重演一次……”江枫道，“那就可以完全证明了。”

“你如失手呢？……”

天虚子道：“韩霸，你一掌打不死人，怎么交待？”

“任凭副总堂主处置，……不过，……我那一掌，王龙没有闪避……”江枫道，“重演旧事，扮装王龙的人，也不能闪避才行。”

天虚子点点头，道：“黄班头，你觉着韩霸的意见如何？”

黄龙两道目光盯注在江枫的脸上，看了一阵，道：“你是说，你是攻其不备？……”

“王副总管有没有准备？我不知道，但我绝不是暗算他……”

江枫说，“他抗拒上命，罪不可赦，总管说他该死，我就击出一掌，倒是想不到会把他打死了！”

“不可能的，就算王师弟没有戒备，你那一掌，也未必能打中他，打中了，也未必致命，除非他已先受暗算……”黄龙道，“你小子名不见经传，那会有如此本领。”

江枫淡淡一笑，道：“阁下呢？你黄龙这个名字，韩某也是第一次听人说起……”

黄龙脸色一变，道：“我要立刻杀了你……”双肩一晃，人已离坐飞起，落在厅中。

他实在忍不住像韩霸这样身份的人，出言污辱，激怒之下，似已乱了方寸。

天虚子微一摆头，九头鸟刁鹏站起身子，双肩一晃，又见他举步扬腿，人已飘落到江枫的身侧，道：“黄班头，咱们正在讲理，怎么忽然变了脸要出手杀人哪！……”

“韩副总管出言无状，我要教训他一顿，……”

“要教训韩副总管，也轮不到你出手……”刁鹏打断了黄龙的话，接道：“天马堂的副总堂主天虚子道长在此，再说刁某人以长老的身份，也可以处理韩副总管的事。”

“是啊！……”天虚子接口说，“你要旧事重演，老道同意，黄班头可是要改变主意，出尔反尔？”

“那倒不用，只是加上一点彩头？……”黄龙道，“如若韩副总管一掌取不了在下的性命，那就把他交由在下处置如何？”

天虚子瞧着刁鹏，道：“小刁，你看这个条件如何？该不该答应人家？”

他说话慢条斯理，语气也很和善，但内容却是恶毒、刻薄，只要暗中示意，却要别人说出结论，去作恶人。

“刁某的看法，如果韩霸失手挫败，咱们倒也是不便维护他了。”

江枫暗道：“这牛鼻子老道生性好生凉薄，勿怪他无法在武当派中立足，正大门户之中，岂容下这等阴险人物。”

“韩霸，你要自求多福了……”天虚子说，“黄班头说得有理，刁长老也表赞同，老道也不便维护你了。”

“……说的也是，黄班头站着不动的让我打一掌，如是我没有办法取人性命，副总堂主把韩某交给人家处置，倒也是合情合理了。”

江枫没有哀求天虚子体念下属，予以维护，反而大加赞同天虚子的决定，这不但大出了天虚子的意料之外，连九头鸟也有点莫测高深，呆呆的望着江枫出神。

但邓飞的脸色却很难看，他明白这个后果，韩霸绝对没有办法，在黄龙全力戒备之下，一击取命，这一注是输定了，把韩霸交过去，会有些什么样的遭遇？那就不忍想下去了，定然十分悲惨。

但最震惊的却是黄龙，韩霸的反应，完全出了他的意料之外，难道这个世界上真有视死如归的人……

黄龙看到过训练杀手的方法，完全是抹杀了他们的人性、心智，才能成功的训练出一个不知道死亡可怕的杀手。

但韩霸并没有失去人性，心智迷乱，为什么会如此的沉着、冷静？

除非他有着极强的信心，一掌毙敌，他不是已经一掌打死了王龙吗？

“黄班头……”天虚子阴阴的说道：“如是韩霸这小子一掌把你打伤了，这胜负之约，应该如何分法？”

“这个……这个……”黄尤道，“自然算是我黄某人赢了！”

“这就不太公平了……”天虚子道，“一掌打死你，我们赢了，伤不了你，我们算输，但一掌打伤你，应该是一个不胜不败的局面，你没有败，我们也不能算胜才对。”

“这就很难论断了……”黄龙道，“真要公平，那就要界限的十分清楚

才行，韩霸一掌如能打得我仆倒于地，还是暂时无法开口说话，就算你们赢了……”

“好就这么办……”天虚子道，“韩霸，你可以运集功力，准备出手了！”

“在下早已蓄势待命，只待副总堂主一声令下了。”

“好黄班头准备好了么？”天虚子急急地说。

“慢一点……”和黄龙同来的少女，缓缓站起，解去身上的狐皮披风，露出一身玄色劲装，接道：“韩霸这一掌是他个人的生死，还是代表了天马堂出战？一掌打死了黄龙，我们回头走了！洛阳居还维持现在这个局面，如是韩霸败了，贵堂准备如何表示？”

“我看韩霸和天马堂的关系不大，他身份卑微，如何能代表天马堂……”天虚子说道，“我老道才算是天马堂中真正的代表！”

江枫虽然全力在压缩自己，但仍被天虚子那句身份卑微的话所激怒，忖道：“他出身正大门户中人，心地的阴险恶毒，尤过绿林道上人物，出卖武当门中的机密，也必然十分彻底了，这个人留他不得……。”

玄衣少女淡淡一笑，道：“黄龙，你太吃亏了，韩霸一掌能打死王龙，其掌上工夫，必然有特别的造诣，就算一掌打不死你，也可能让你受到伤害，但韩霸在天马堂中，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你要快意恩仇，出手杀了他就是，用不着订下这一掌之约！”

“不！……”黄龙两道目光凝注在韩霸的脸上，道：“我若一刀杀了他，太便宜他了，所以，我要挖出他的心肝，祭奠王龙师弟，但天虚子不是易与的敌人，双方放手一战时，胜负很难预料？至少可能使韩霸有逃走的机会，何况，我一直想证实一下，王龙师弟真正的死亡原因？”

暗中提聚了功力，缓缓行入厅中，接道：“道长，韩霸交给在下的处置的承诺，不会改变吧？”

“不会……”天虚子笑道：“老道再给你个承诺，你胜了，就给你半个时辰，让你活杀韩霸，祭奠师弟，在这半个时辰之间，老道绝不出手阻扰！”

“道长这有些太过分了……”邓飞道，“何况，看着他们活杀我们的人，也有损副总堂主的面子啊！”

“邓总管多虑了……”天虚子道，“一个人决定要死了，死的方法，又有什么关系呢？千刀万剐和一刀毕命，都是一个死字，何况，黄龙只有半个时辰活杀韩霸的时间，韩霸一咬牙就忍过去了。”

邓飞老脸涨红，但却不敢再言。

韩霸突然转过头来，目注天虚子，古怪一笑，道：“副总堂主，有罚也该有赏，我如胜了，副总堂主要如何奖赏属下呢？”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韩霸，老道看不出你有任何胜算的机会，你如真的胜了，老道就任你提一个条件就是！”

“道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韩霸道，“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副总堂主到时候，可不能借词推托，赖不认帐啊！”

“混帐，老道这一生中，也许做过不少有干天和的事，但却从没有说话不算过，所以，老道答应了让黄龙活杀你，届时绝不会出手救你。”

“知道了……”韩霸转向黄龙，道：“黄班头，这是以命赌命的事，在下会全力施为，你要好好的准备了。”

春花四婢和韩霸相处较好，此刻都流露出无限同情神色，看向韩霸。

段九低声道：“齐兄，韩副总管这一掌成吗？”

七宝和尚道：“大概可以吧！”

心中却暗暗忖道：“一掌击毙了黄龙，现露出真正武功，这个副总管，那里还能作得下去？打不死黄龙，势必引起一番恶斗，这个副总管的身份，大概也保不住了，只是不知他是否早有计划，调集了人手，要一举歼灭洛阳居的敌人。”大和尚虽然思虑缜密，但一时间，也看不同江枫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只好暗中通知胡萍、段九，全神戒备，听江枫之命行事。

韩霸的一张脸虽然难看，但声音却出奇的平和，道：“黄班头，小心了，形势逼人，怪不得我了……”一掌拍向前胸。黄龙全身衣服，突然鼓起，人却站着未动。

果然，准备以他深厚的内功，接下一掌。

全场中人，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江枫落掌一击上。黄龙能以护身真气，鼓起衣服，就算是韩霸练过铁沙掌，甚至少林派的大力金钢掌，也未必能在一击之下，伤到黄龙。邓飞因无法能保住这个对他帮助极多的属下，竟然心生惭咎，垂下头去。

九头鸟却吁口气，道：“下一场，要看黄龙如何来活杀韩霸了？”

“不自量力……”天虚子道，“就是自取死亡，怪不得别人了？……”

但闻黄龙喝道：“你……”张嘴喷出一口浓血，立刻倒了下去，以他深厚的功力，竟然也只能说出一个你字。那一掌不见快速，只是轻飘飘的落在了黄龙的前胸之上。梅花娇躯一闪，人已落到黄龙的身侧，扶起黄龙的身子，道：“大师兄，大师兄，你是怎么啦？”

纵然，事实俱在，梅花还是不太相信韩霸能一掌劈死了黄龙。

“没有救了……”那玄衣少女道：“他吐出的一口浓血中，包括了他的心肺内脏……”

“是！……”梅花缓缓收回按在黄龙后背的左手，道：“也震断了大师兄的心脉。”

“韩霸……”梅花抬头看看江枫，道：“你……你究竟是什么人？用的什么武功，如此的霸道，一击之下，震断心脉，兼碎五腑，你说实话啊！你是谁呀？”

梅花心中的震撼，已到了无法自制的境界，她一直不曾放在眼中的韩霸，竟是个身怀绝世武功的高人，失控的泪水滚滚而下。

以韩霸表现的武功来说，如有杀她梅花之心，十个梅花，也被杀死了。

玄衣少女飞落在梅花身侧，低声道：“不要哭，振起精神，准备应变！”

天虚子和九头鸟所受到的惊震，绝不在梅花之下，能一掌击散黄龙护身真气之后，又断心脉，碎去内腑，九头鸟自知绝没有这份功力……。

“副总堂主，咱们胜了……”刁鹏说，“韩副总管是深藏不露的高人，我们赢得是光光彩彩。”

“邓飞，我要办你个匿隐高手的罪名……”天虚子道，“像韩霸这等身手的人，你竟然不通报总堂……”

“副总堂主，用不着扯上邓总管……”韩霸道，“我记得你答应过，韩某人如果胜了，可以向你提出一个条件？在下没有记错吧？”

“不错，不错，你要提出一个老道能够办到的条件才行？”

口气中已有变化，预留了退步。

邓飞似乎没有听到天虚子的呼叫，只是呆呆的望着韩霸出神。

“黄龙的年纪轻了一点，所以，他的内功还未到精纯的境界，

……”韩霸说，“所以，属下想再找一个人试试掌力如何？”

天虚子道：“好啊！对方还有两个人……”

“她们是女人，而且，比黄龙的年纪还轻……”韩霸说，“属下希望找一个修习过三十年以上内功的人。”

“你可是想拿我老道试试吗？”

“副总堂主，身份何等尊贵，韩某人岂敢动此妄念。”

“嗯！除了我老道，这大厅之上，有三十年以上功力的人，只有邓飞了，你可是想拿邓飞试手？”

“还有一位，九头鸟刁鹏刁长老。”

“不行，副总堂主千万不可答允他……”刁鹏急急说道，“这小子忽东忽西，既要对付内宫一系中人，也对付天马堂中人，我看是可疑的很……”

“说的对！小刁，也对付天马堂中人，那就由你出手抓住他，问个明白？”

天虚子下达了令谕之后，也不着刁鹏的反应，目光转注韩霸的身上，接道：“生死大事，老道不能下令让别人站在那里任你出掌，你只有凭仗武功，和刁鹏一决胜负了？”

韩霸淡淡一笑，道：“属下遵命！”

转身行向九头鸟笑道：“九头鸟是天下第一凶鸟，不知你那一身武功，是否也有九头鸟的凶狠？来！韩某人让你先机，出手吧？”

刁鹏早已蓄势戒备，准备全力一击，但韩霸指明了要他先行出手，心中忽动疑惑，收住欲发的掌势，淡淡一笑，道：“韩霸，老夫和你无怨无仇，你怎么一切都冲着老夫来呢？……”

“邓飞对在下有提携之恩！……”韩霸说，“天虚子副总堂主又高高在上，在下那敢冒犯，除了你，这大厅之中，再也没有适合的人了……”

“韩霸，你搞错目标了，我是天马掌中的长老，是你的朋友”

啊！”刁鹏道，“眼前这迎宾阁中，还有你很多的敌人，你能把他们一一击毙，那可是大功一件，也可混上个总堂的护法干干。”

江枫心中付道：“杀了刁鹏，暂消一时气忿，倒不如在他心中播下一些猜疑的种了，让它们发芽成长，天马总堂中云集了天下的恶人，要他们作君子行径，自是缘木求鱼。”

一念及此，心中气怒顿消，微微一笑，道：“刁长老，副总堂主已传了令谕，咱们如不动手过几招，是藐视了副总堂权威，此后岂不是麻烦多多，为了给副总堂主一个面子，咱们只好动手一战了。”

刁鹏道：“韩兄准备怎么一个打法呢？”

口气大变，竟和韩霸称兄道弟起来，一下子，把彼此的身份距离，拉近了十倍。

“我看，咱们动手以十招为限……”

“十招，太多了吧？……”

刁鹏打断了韩霸的话，接道：“自己人哪！过手个三两招，能给副总堂主一个交代，也就够了？”

两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大，有意给天虚子听了，天虚子确实听得清清楚楚，但却故作未曾所闻，微闭双目而坐。

梅花和那玄衣少女，一面低声交谈，一面注视着场中变化，看韩霸忽然向刁鹏挑战，也就按兵不动。

“十招……”韩霸固执地说，“但你攻我九招，我只还你一招，我就出

口的话，一向不喜更改！”

“这个……”九头鸟心中不停的转动着，忖道：“这小子当真是狂得很哪！九招狂攻，我如还不能取他性命，不用他击那一招，我也无法再混下去了，就算是天虚子，也无法让我刁某九招，你小子是死定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韩兄的意思是，你不还手，让我攻你九掌……”

“不错！而且拳掌兵刃，任你施为……”韩霸的口气，越来越大的，说道：“你号称九头鸟，想必阴手、暗器，也是你的专长，也把它算上吧！只要你能把我杀死就行，不过，发出一次暗器，也算一招，你要记清楚了。”

这番话声音不大，但全场中人，都听得如雷贯耳，天虚子也听得霍然睁开双目，盯住在韩霸的脸上瞧着。

邓飞、梅花，等都听得呆住了。

七宝和尚暗暗念佛，付道：“简直是太夸张了，你九招不能还手，九头鸟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施展，十成武功，可以发挥出十倍的威力，天下高手，有谁能挡得住刁鹏全力猛攻的九招。”

倒是九头鸟刁鹏听得心中有点发毛了，又恨又怕，但也激起了他全力施展的决心，吁一口气，道：“韩兄果然英雄，刁某人恭敬不如从命了。”

韩霸冷冷的说道：“你可以出手了，时间宝贵，我不能等你太久了。”

刁鹏冷笑一声，突然飞扑而上，一道闪电般的寒芒，飞卷而至。

乖乖，一出手就亮了家伙，一把宽面双刃刀，是一种既犀利，又阴狠的兵刃。

刀势快得如划空的闪电，飞旋的寒芒，笼罩了七尺方圆，真是夺命追魂的一击。

七宝和尚忖道：“我和尚如不还击，就无法闪避开这一刀。”

连天虚子也有着不出剑，很难抵御这一刀之威的感觉。

但韩霸却闪避开了，身子像飘起的飞絮一般，在飞转刀光中飘落在刁鹏原来的落足之处。

看上去，就像两人很快的交手换了一个位置。

九头鸟一连三刀，一刀比一刀凶狠，刀光几乎笼罩半座大厅，但就是差那么一点距离，没有伤到韩霸。

三刀已过，九头鸟气势大挫，这是他刀法中的三记绝招，一上手就全力施展出来，竟然无法伤人。

“不要气馁，刁兄，你还有暗器没有施展，不过，发暗器时，要认准位置，要是伤到了别人，人家找你讨取公道的话那就大煞风景了，何况，错伤了副总堂主，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啦。”韩霸的语气，非常平静，就像老朋友话别一般。

“我看不用再玩下去了，刁某人认输就是。”

那三刀攻势，是他三大精湛技艺之一，连对方衣角都未碰到，如果抖出了压箱底的本领，一击不中，那只有束手就戮的份了。

经过一番思索，九头鸟决心放弃孤注一掷的打算。

“刁兄执意停手，韩某人不能勉强，但我这一招，可是非要还击不可。”

“只望韩兄手下留情，刁某人这厢恭候了……”言罢，闭上双目，一副情甘受死的神态。

突然来的变化，令人意外的惊骇，莫可预测的结果，使得九头鸟刁鹏这等江湖凶人，也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不得不用心去想，越想越怕，

就变成了完全屈服，这就是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江湖人，失去了那股凶狠的霸气，也就丧失了再战的勇气。

韩霸果然拍出了一掌。

那是一股轻飘飘的掌力，任何人都看到出来，那掌力不会伤人。

但刁鹏却感觉到一股尖锥一般的暗劲，直透骨髓，耳际间同时传入了韩霸的声音，道：“这是独门点穴手法，没有人能够解它，但三日内，不会发作，我会在三日内，约你见面，你如妄图解除伤穴，那就自找苦吃了。”

但闻韩霸哈哈一笑，道：“刁兄如此的谦让，霸某人怎敢相犯，这就两下拉平了。”

“对呀！天马堂中人，怎能自相残杀……”天虚子一脸笑容的说道，“韩霸，老道以副总堂主的身份，指派你和内宫一系中谈判……”

“是不是具有决定和、战的全权代表？……”韩霸接道：“无权无能的代表，韩霸声东击西人可不愿干！”

天虚子微微一怔，道：“当然是决定和、战大权的代表。”

“多谢副总堂主的信任……”韩霸目光转注到梅花的脸上，接道，“煮豆燃豆箕，相煎何太急，梅花姑娘，天马堂下，藏龙卧虎，集天下奇人于一堂，我韩某人只是一名马前小卒罢了，能罢手时且罢手……”目光突然停在玄衣少女的脸上，冷冷的说：“你出来，我要在三招之内，取你性命！”

玄衣少女微微一怔，道：“我！”

“对！你和黄龙千里迢迢的赶来这里，才引这一场火拼、风波，不杀你无法了局，……”江枫目光中泛起杀机，接道：“再说黄龙之死，你又何忍独生？”

“我是谁？你可知道？……”玄衣少女冷笑一声又道，“黄龙是我的朋友，但我们不是情侣，你不要胡说八道。”

江枫心中付道：“听口气，她好像不是内宫一系中人，那就更好，杀了你使问题复杂一些……。”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不管你是谁？但你破坏了这洛阳居中的和睦，只此一椿，就是死罪……”

“死罪，……”玄衣少女气极而笑，道：“你是个什么东西，能够定我死罪，我……”

“你非死不可……”江枫扬手推出一掌。

不闻掌风呼啸，不见惊人威势，但却闻那玄衣少女噢了一声，全身一颤，七窍鲜血涌出，然后，缓缓的倒了下去。

梅花就站在那玄衣少女的身侧，但却没有一点感觉。

“梅花，鲜血染红了你的脸，你稍为用一点心机，内宫就不敢动你，洛阳居仍是个花国乐园，你不犯人，我相信不会有犯你……”江枫目光转向邓飞道：“总管，这里的事，暂时告一段落，属下先行告退。”转身向外行去。

七宝和尚一施眼色，胡萍、段九，紧随在江枫身后而去。

一口气行回卧室，江枫才回头对七宝和尚，道：“守住房门，给我一个时辰的调息时间。”

七宝和尚一点头，吩咐了胡萍、段九守在门外，人却跟着江枫行入了内室。

江枫取下脸上的面具，露出一张苍白的脸色，道：“大师，我好累，人究竟是血肉之躯啊！……那一掌……”

“快些运气调息，不要说话，和尚助你一臂之力……”七宝和尚伸出右掌，抵在江枫背心上，内力源源涌入江枫体内，引动了江枫体内真气，流向四肢百骸。

迎宾阁的大厅中，天虚子和梅花等一批人，全都呆住了，没有看出韩霸那一掌是怎么回事？

那玄衣少女就那么死了。

梅花惊魂复元，轻轻叹息一声，抱起了玄衣少女的尸体，道：“四位师妹，带上大师兄的尸体，走！”

春花四婢听得梅花的吩咐，才如梦初醒一般，抱起了黄龙尸体，匆匆离去。

原本预期是一场惨烈的恶战，但却成了江枫的个人表演，技震全场。

“邓飞呀！你这个总管干的实在舒服啊！……”天虚子道，“有了这么一位身怀绝技的副总管，可以高枕无忧了。”

邓飞搓着手，面有愧色的说：“惭愧呀！惭愧！我知道他有些深藏不露，可是没有想到他竟是如此卓尔不群……。”

“副总堂主……”刁鹏说，“我看韩霸的身手，应该有总堂中长老的身份了？”

“唉！说到他武功之高，就算副总堂主的身份，也不为过，那一掌之凌厉怪异，比老万那招魂一掌还要高明，可笑万方和丁西山竟是有眼不识金山玉，当面错过了这等高人，……”天虚子微笑说，“邓总管，韩霸那一掌，叫什么名堂？”

“这个，这个，属下也……也……？……”

“副总堂主，不用问他了，问也是白问，……”刁鹏道，“重要的是要如何安排韩霸？”

“对！邓飞，你有什么意见？……”天虚子两道目光盯注在邓飞的脸上，看得邓飞面色如土，手心中直出冷汗。

“我看属下应该辞去这个职位……”邓飞说，“由韩霸接掌洛阳居的总管。”

“问题是，他肯不肯屈就……”刁鹏说，“副总堂主慧眼识人，逼他露相，但他一举间连毙两名敌人的首脑人物，显然已不会再作蛰伏，有如大鹏展翼，要一飞冲天，怎会把洛阳居这个总管的身份，看在眼里？”

刁鹏被称九头鸟，果是人如其说，尽管他心中对天虚子极为不满，但仍忘不了抓住机会就拍上一记马屁。

“小刁，你说，应该如何安排韩霸？……”刁鹏正想毛遂自荐，以便早些见到韩霸。

但邓飞已抢先说道：“对！属下和他相处的一直不错，这件事，就由属下去办，尽快向副总堂主回报！”

天虚子道：“了解韩霸的心意之后，老道再向总堂回报，小刁，去通知外面的人手，要他们暂时住在客栈中逍遥几天，不用进驻洛阳居了。”

梅花也传出了令谕，随同黄龙同来的剑士、杀手，也暂时不得进入洛阳居中，一面遣入向宫主呈报洛阳居中的变化，事件重大，梅花已不敢擅作主张，也不知该如何处置？

邓飞直行到韩霸的住处，大出意外的是竟被胡萍和段九挡住。

胡萍很婉转地说：“副总管正在调息，指令我们紧守门户，任何人不能

擅自闯入，这一点，请总管多多鉴谅。”

如果在早一天，邓飞会立刻大发脾气，当然，胡萍、段九也会当面开销，吃一顿排头。

但现在，邓飞邓忍下去，笑一笑道：“好、好，韩副总管醒过来……”

“我们会告诉他总管来过，请他立刻去向总管报到……”段九也学会了讨好的语气。

“不！去通知我，我来看他……”邓飞说，“韩副总管是洛阳居的大功臣，也是天马堂的大功臣，你们要好好的侍候着。”江枫恢复得很快，邓飞来的时候，他已坐息醒来，但他没有迎见邓飞，却在和七宝和尚研商大计。

这些时日相处，江枫发觉了七宝和尚不但头脑缜密、料事如神，武功的深厚，也高出了钱缺等很多，但他能深藏不露，而且，一藏数十年，江湖上都知道酒肉和尚和老叫化是一对风尘知己。

两人的武功，也在伯、仲之间，不相上下，事实上，酒肉和尚胸罗之博，武功之强，三五个老叫化也不是敌手，但江枫却发觉了这个隐密，那是酒肉和尚助他行功时，表现的深厚功力。深诘之下，酒肉和尚才说出了心中秘密，竟是江枫师父神僧无相大师留给江枫的一个助手。

无相大师化了半年时间，指点七宝和尚的武功，但却要他游走风尘，隐匿实力，不得轻易炫露出来。

半年时间，不是很长，但七宝和尚却熟记了各种要诀，二十九年来一直密练、苦修，早已登堂入室，身集大成，连当年传艺的无相大师，也没有想到这个酒肉不戒的野和尚竟能举一反三，修炼成今日的高明身手。

江枫了解了内情之后大为放心，有这么一位高手跟随身侧，帮他独挡一面，江枫就可以腾出身子，放手施为，也就把布署的计划，全都告诉了七宝和尚，而且要他大力栽培胡元、郭天同，使他们早成大器，以成为对付强敌的高手。

七宝和尚笑一笑，道：“两个孩子都不错，我和尚当尽全力教导，绝不藏私，但你也不要期望太高，我和尚的武功，得自神僧指点，那是正统武学，必须花费多年时间，才能奠定雄厚的基础，可不能和天狐夫人的翹艺格比，诡奇辛辣，出人意表，我看眼前能当大任的倒是雪、霜两位姑娘，她们可能已承继了天狐真传。”

“好眼光……”江枫笑一笑，道：“她们藏真的本领，可不在你和尚之下，我几乎被她们骗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放心的重用她们了，天狐技艺，贵在速成，两个丫头练了十几年，这方面的成就，可能已不在我之下了，数月之前，我还为独撑大局苦恼，想不到师长们恩情深重心愿，然后……”突然住口不言。

“然后，怎么样啊？……”七宝和尚听出了弦外有音，但就是想不出江枫心中痛苦之源。

这位外拙内秀的大和尚，对自己料事之能，一向颇为自负，闻弦歌而知雅意，但这一次，却是心念千转，想不出困扰江枫的原因。

“天狐技艺，在三位师长的武功中最易成就，也最邪气，对抗魔教武功，也最能发挥效用。”

“那好啊！老弟，目下江湖，遍布邪恶，以魔制魔，应该是最有效的手段了。……”七宝和尚说，“江湖义理，早已为邪恶掩遮，逐不走这一天阴暗，也无法论道说理，老弟，所谓霹雳手段，菩萨心肠，不用为此自苦。”

“我步入得太深了……”江枫痛苦地说道，“狐性过重，但又无法控制得很好……”

大和尚有点明白了，笑一笑，接道：“头悬梁、锥刺骨，红袖添香夜读书，只要能把书读好，如何一个读法，那就不用计较了，酒、色、财、气，有四大戒，我和尚三戒不空，但酒肉穿肠过，佛在我心坐，不义之财，取不伤廉，拿过来布施众生，算是替他们作功德，说到气字，如不是这股气忿难平，和尚早就找一处清静寺院，养心怡性，安安逸逸过日子了，又何苦奔波劳碌，为他人作嫁衣裳，独独一个色字，和我无缘，那要拜我这副尊容之赐了，老实说，真要有一位绝色美女，情甘布施，我和尚能不能自制得住，可是一点点也没有把握。”

四大戒，我和尚犯了三戒，但我却活的心安理得，杀一人，救千百人，为什么不杀？除一恶，胜为百善，就算死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我和尚也认了，割肉饲虎，虎壮伤人，怎么办呢？我和尚禅功不深，这一点有些想不通？……

江枫倒是被逗笑了，道：“你这歪理十八章，听起来，倒也是振振有词啊！”

“两情相悦，心愿得偿，死而无憾，活得甘心……”七宝和尚道，“至于别人的看法如何？又何必放在心上，目下江湖情势，正邪决战在即，执大义，不拘小节，技艺有高低，真理只一个，你肩负大任，那就只好牺牲一些了，阴阳相生也相克，你不克，那就等人克你了，何况，你输不得啊……”

江枫脸上阴霾尽去，笑一笑，接道：“好啊！大和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放心，放心……”七宝和尚道，“我和尚和老叫化，都会在地狱里等你。”

雄风重振，江枫一跃而起，道：“说的也是，三位师长，临去时那份遗憾的神情，仍叫我惴惴难安……”

“他们品尝了慈悲的苦涩，……”七宝和尚道，“所以，只传你武功，却没有留下限制你的规戒，对吗？”

江枫点点头。

“但我和尚相信，他们给了你辨认是非的能力，他们教你武功，也让你读了很多的书，培养你这么一个人材，化了他们多少的心血？如让你出入仁途，立身庙堂，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但却把你放入江湖，那是因为这里需要你，他们一念之仁，留下了祸患，成了荼毒武林的大害，可能他们也受到了暗算伤害，所以，才全力培养你，要你完成他们的心耗，……”

“有一点我一直也想不明白……”江枫道，“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告诉我元凶首恶呢？也可省去我花费很多时间在暗中摸索。”

“这就是潜移默化，要你在不知不觉中全力投入……”七宝和尚叹一口气又道，“九华大会之后，三位老人家就潜隐不见，我想，那时候他们自知身受暗算，无能为力，才把希望投注到你的身上。”

我和尚不知道他们如何撑下来的，但我想他们一定活得很辛苦，把毕生的修为，耗消在延迟死亡的时间上，也让对方莫测高深，不敢明目张胆的胡作非为，才勉强维持了武林一段平静岁月。”

“至于他们不肯直接告诉你首恶是谁……”七宝和尚道：“我想是怕你

沉不住气，直接找上门去，逞一时豪壮之气，误了大事，那不但授敌以可乘之机，也将揭穿了他们受伤之秘，有些事必须要一段艰辛的过程，才能淬炼出锋芒，凝聚成力量。”

江枫一抱拳，道：“我应该叫你一声大师兄了，多承指教啊！……”

“那倒是不敢当了，无相大师兄传了我半年武功，但却未准我列入门墙……”七宝和尚笑道：“你才是正统主帅，我和尚只是恭候差遣的部将，老弟，别要妄自菲薄，消磨了你的豪壮气势。”

这时，胡萍探首向房中看了一眼，道：“九头鸟刁鹏求见！”“这个人大有用处……”江枫点点头，笑道：“我在小客厅见他。”

只是一座小小厅堂，除了一张茶几，四张木椅之外，别无陈设。

七宝和尚守在厅门口，刁鹏进入了小厅之后，和尚就立刻带上房门。

江枫早已在厅中等候，亲自倒了一杯茶，道：“刁兄，请用茶。”

刁鹏接过茶杯，四下打量了一眼，叹口气，道：“这么小一个地方，可真是委屈韩兄了，邓飞这老小子，真是小家子气……”

“没有办法啊！这里是顾客第一……”江枫道，“自己人就只好委屈一下，能有个安身的地方，也就行了！”

“邓飞见过韩兄了……”刁鹏道，“兄弟本要请命来见韩兄，却被邓飞抢着了先鞭……”

“邓总管到此时，兄弟正在调息，彼此没有见面……”“好极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刁鹏笑道，“这就是缘分，韩兄，兄弟已经向天虚子副总堂主提过了，洛阳居副总管这个职位，实在太委屈你了，应该另作安排。”

“天虚子的意见呢？”江枫直呼天虚子，未再加副总堂主四个字，那种傲然，冷漠的口气，似乎并未把天虚子摆在心上。“在等你韩兄的决定……”刁鹏道，“看样子他会尊重韩兄的志愿。”

“天虚子在天马总堂有多大份量？”江枫说，“总堂主之下，有几个副总堂主？那一个最有权势？”

刁鹏沉吟了一下，道：“总堂主之下，有四位副总堂主……”

江枫接道：“一掌追魂万方，还有天虚子这位道长，我已经见过两个了，还有两位是……”

“天马行空司徒艺……”刁鹏道，“此人驯马之能，天下无双，天马渡危的天马，都由他驯练而成……”

“还有位呢？”

“金凤凰申雪君，那是一位女的了……”

江枫提出心中的疑问。

“不错，是一位巾帼英豪……”刁鹏道，“韩兄心中有何打算？希望能告诉刁某，刁某当尽我之能，说动天虚子副总堂主，以完成韩兄的心愿！”

“多谢刁兄的关顾……”江枫道，“只是韩某人已习惯于洛阳居的生活，一时之间，尚无离此的打算！”

“好吧！邓飞已有辞去总管，让由韩兄接掌之意，刁某这就去说服副总堂主，要他下令责成邓飞交出总管的职位……”

“这个使不得……”江枫道，“邓总管有提携韩某之情，我怎能忘恩负义，谋夺他总管之位，倒不如一切照常。”

韩某唯一的一希望是总堂能授邓总管较大的权力，允许他扩展力量，以便能和内宫一系中人，长期对抗……”

“经过了此番挫折，我看内宫一系中人，也该收敛一下了，……”刁鹏说：“短期之内，他们也许不会再有行动。”

“这个，韩某的看法不同……”江枫笑一笑，道：“我们侥幸胜了两阵，内宫对此事，必然怀恨甚深，洛阳居太赚钱了，他们不会放弃这块肥肉，如果内宫一系人马再一次发动攻势，必将是谋定而后动。

一旦发动，将是惊天动地的凶猛攻势，天马堂如不能在洛阳居布署下强大实力，势必被人全面扑杀，那时再想夺回来，只怕是困难重重了。”

刁鹏点着头，道：“高见呀！高见，我就没有想到如此深远，我立刻去见副总堂主，转达韩兄的看法，早作布署、准备……”

他说走就走，真的站起了身子。

“慢些，慢些……”江枫伸手拦住了刁鹏，道，“这件事，天虚子能够作得了主吗？”

刁鹏沉吟了一阵，道：“我们来时，也带了一批人手，有四位护法，两位长老，还有十几位随行的香主，但他们都暂宿在洛阳居外，待命行动，韩兄技镇现场，也就免去了一场搏杀。

论实力，我们这一行人，算相当不错，但如内宫一系倾巢而来，或是集中了大部分力量时，就不是我们能敌了，所以，这件事，恐怕还得由总堂作主，这是大动干戈的事，天虚子只怕还不敢逾越？”

“还有件事，我一直想不到，请教刁兄？”

“只管吩咐，兄弟不能回答的，也必转告上去，尽量给韩兄一个答复。”

“今日之局，咱们应该算是大获全胜，韩某人离开之后，天虚子为什么不下令，一举尽屠内宫中人，独霸下洛阳居呢？这应该是个很好的机会呀？”

“不错，机会是千载难逢，只可惜天虚子副总堂主，心中有些顾虑。”刁鹏大约是发觉了韩霸还有很多话要说，只好又走回原位坐下。

江枫心中忖道：“不知道这刁鹏知晓多少秘密？但今天一定要把它全掏出来。”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顾虑？这就怪了，既有顾虑，干脆让给别人算了，天马堂中人忍下一口气，就可以少丢掉几条性命。这可是拎着脑袋打江山，不是拿人命开玩笑啊！”

“唉！韩兄，这中间有个很大的原因，近两年来，内宫一系中人，处处在和天马堂中人争夺权势，控制地盘。

天马堂也一直是到处退让，以避免造成了全面的大冲突，这一次洛阳居的事件，是天马堂真正开始反抗的一次！”

“为什么呢？天马总堂中的实力不如内宫，是吗？……”江枫道，“还是别有顾忌，不敢放手一战？”

“我不知道内宫一系中的实力如何？但天马总堂却是聚集了近百年来，江湖中的精英人物，三十六位长老，七十二个护法，和数百位香主，千名以上的骑士，……”刁鹏略一思索，接道：“这些人的实力，已超中原武林任何一个门派，但仍不是天马堂真正的实力……”

江枫心头一震，忖道：“果然，江湖上的大奸巨恶，尽集在天马总堂，当真是群魔乱舞，妖氛弥天……”

“真正的实力，是总堂主和四位副总堂主了……”

“对他们五位，再加上福寿院中的六大楼主，才是天马总堂的真正实力……”

怕引起九头鸟的疑心，江枫未追问六大楼主的姓名、身份，却改口说道：“既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为什么还要忍让？”

“天马堂、内宫、天王门，本就是一个组合，……”刁鹏道，“天马堂以聚集的江湖人物为主，天王门和内宫却是训练的新人掌权，大家各自发展势力，就引起这些无法避免的冲突了……”

江枫由青凤口中得到天王门的一系的讯息，比九头鸟还要丰富，所以，一转话题，接道：“看来，我们这个组合十分复杂，还未完成武林一统的霸业，自己就窝里反，相互残杀起来？……”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刁鹏无限感慨地说：“双雄不并立，何况三足鼎，也许是四雄争霸，五强相残……”

“四雄、五强……”江枫道：

“刁兄，又是怎么回事？”

“刁某人武功，算不上江湖中顶尖高手，但我自信的观察力，有着过人的敏锐，我感觉到有一股隐在暗中的力量，操纵着这个组合……”

“这倒有理……”江枫说，“也许在天马总堂、天王门、内宫系统之上，还有个真正的首脑人物……，可是这也只有四雄啊！那里来的五强？”

“有！另一股隐藏在暗中的力量，一直在导引着天马总堂和内宫中人的冲突……”九头鸟说，“那是一根看不到的索绳，却把天马总堂和内宫连接在一起……”

江枫心中一动，付道：“我加入这场混战，只是近半月的事，难道另外还有人在暗中导引不成……。”

心中疑虑大起，接道：“刁兄，几时发现了这件事情？”

“唉！应该有半年以上了……”刁鹏道，“只是找不出一痕迹。”

江枫心头一松，道：“刁兄，你这么急急的来见我，是不是想要我解去你受制的穴道？”

“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刁鹏道，“求解伤穴，是我心愿之一……”

“噢！你还有第二个心愿了，说出来听听吧？”

“交你韩兄这个朋友……”刁鹏道，“我姓刁不是好人，但却有一片结交的韩兄的诚意。”

江枫道：“好……”右掌挥动，三起三落，拍中刁鹏三处穴位，笑道：“刁兄，说服天虚子副总堂主，让我留在洛阳居，邓飞仍然是总管身份，我以副总管的身份，行事还方便一些。

最重要的是，天马总堂要大力支持邓总管，韩某人愿为先锋和内宫人马一决胜负……”

这番话像拜托，也像命令，九头鸟竟然抱拳一礼，道：“我尽力而为。”转身大步而去。

七宝和尚推门而入，笑道：“九头鸟以诡诈闻名江湖，这一次，也翻不出你老弟的手掌心了！”

“我要他感觉到伤穴未愈，但也不会发作……”江枫微微笑道：“像一把无形的心锁，使他永远带着一份烦恼。”

“也可以试试看天虚子能不能找出他受伤的穴道？……”七宝和尚道：“但你如何对付邓飞，可已胸有成竹？”

“支持他，要他坐稳总管的位置，也要他成为天马堂中重要的人物……”

“好办法！由他顶着这个总管的位置，你就可以来去自如了……”七宝

和尚笑道：“我们好好地保护他，让他声誉日隆。”

第十回雪霜女情开诱江枫

邓飞和江枫经一番深谈之后，简直感动的热泪盈眶，江枫不但替他背上了杀死王龙的罪名，而且，还大力支持他洛阳居总管的职位，最重要的自愿留任副总管，不为任何利禄、名位所动，誓共进奶。

所以，邓飞在晋见天虚子时，竟也能表现得不亢不卑。

天虚子早已得知九头鸟传来的消息，这老道士想了很久，还是想不通，韩霸为什么会邓飞如此忠诚、拥护。

所以，在接见邓飞时，一直不停地在邓飞身上打量，似是要持穿邓飞的肺腑五脏，可惜，看了很久，仍然，找不出一点可以令人敬服的地方。

但却看得邓飞心中发毛，忍不住道：“副总堂主如若认为属下才不足当此大任，当然可以调属下离开这个职位，另委贤能接任，至于韩霸愿否留任副总管，那就请副总堂主跟他当面谈了。”

“你很适任现职……”天虚子笑道，“因为，你有一个忠诚拥护你的副总管韩霸，何况，万副总堂主也对你不错，曾经面托我照顾你，不过，天马堂上是否肯放开手和内宫大干一场，我也无法作主，我看总堂主也不便擅自作主，恐怕要召集福寿院中六大楼主研商一番才会有个决定。

我这就动身回去，快则十日，迟在一个月內，定会有一个明朗的消息，也许我会再回来，说不定老万也跟着我一起来，你就等候回音吧！这段时日里，可要多多珍重。……”

这番话顿然使邓飞有些慌乱起来，急急说道：“副总堂主，我们两挫内宫中人的锐气，杀死了宫主门下三龙之二，这个仇恨已经结得很深了，如是总堂不支持洛阳居，邓某这个总管，那能干的下去？”

“有韩霸在这里，我想可以暂时撑得住场面，……”天虚子笑道，“老道只能答应你，在总堂未决定是否对抗内宫之前，你们如被逐离了此地，总堂可以不追究你的罪责……”

“如内宫再派高手到此，我想，他们不会留下活口……”邓飞道，“撑不住，我们只就有死路一条，千祈万托，希望副总堂主能早作决定，我们在这里恭候佳音了！”

天虚子淡淡一笑，道：“邓飞呀！走马行船三分险，何况在江湖上打滚的人，你已活了六十多岁，死而何憾？”

邓飞微微一呆，口中连应了两个是字，心中却暗暗骂道：“你出身正大门户，但你心地的险狠、生性的残酷，就算下五门出身的绿林人物，也是望尘莫及了。”

这时，坐在一侧的九头鸟突然接口说道：“副总堂主，为了使邓兄安心，属下想留下来，助邓总管一臂之力！”

“你要自愿留下来，小刁，你没有喝醉吧？”天虚子看着九头鸟，脸上是一股大感奇异的神色。

“属下滴酒未沾……”刁鹏道，“属下留下来，也是为副总堂主树立德威。”

九头鸟果然不凡，一记马屁，拍得天虚子怪异的脸上忽然绽开了笑容，道：“好吧，你有些豪气，老道就把带来的四位护法，十位香主留下来，由你指挥，至于鲁长老和你身份相若，留下来，对你反而碍手碍脚，老道带他回总堂去。”

“多谢副总堂主……”

刁鹏是真的感激，竟然一撩衣襟，跪了下去。

邓飞跟着也矮了半截。

天虚子挥挥手，让两人起来，说道：“老实说，对内宫中人那份跋扈气势，我老道也是看不下去，但我们杀了内宫宫主两个弟子，理亏在我，星火燎原，何况，你们烧起的是一把大火，闹下去，可能会造成一场大火拼，没有充分的准备之前，谁也不敢担起这个担子，就是总堂主也没有这么硬的肩膀，再说，老道还担心另外一件事，不知是否会引起另一场大风波出来……”

“什么事？……”邓飞道，“也和属下这洛阳居有关吗？”

“当然有关……”天虚子道，“你该记得，韩霸杀死那位玄衣姑娘吧？她已说明了不是内宫一系中人，但韩霸仍一掌要了她的命，这一掌威镇全场，我老道也自叹弗如，可是，为什么呢？一定要杀死她？如果，她是另一系中的人，咱们岂不是多结了一个强敌？”

他没有说的很明白，但邓飞和刁鹏都听得心中有数，而话中有话，对韩霸已动了一些疑念。

他性格阴毒，表面上，事事徵求别人意见，其实心中早有定规，又会随机应变，对人刻薄寡情，但对事物的观察，却又洞见细微，入骨三分，当真是老谋深算，奸滑无比。

邓飞道：“副总堂主可是怀疑韩霸故意在煽风点火，引起纷争？”

“我没有这样说呀！……”天虚子道，“也许他年纪不是太大，好胜之心还强，想在老道面前露一手，让我瞻仰瞻仰……”

“副总堂主是一语中的……”九头鸟道，“韩霸如是个平庸之辈，早就被黄龙活杀了，这可是性命交关的事，实也怪不得他出手狠毒？”竟然为韩霸辩护起来。

“说的也是，如果不是他那两掌，说不定早已闹出个血淋淋的局面了，……”天虚子道，“不论胜败，双方都会有很大的伤亡……”

站起身子接道：“事情紧急，老道就立刻动身。”

说走就走，双肩一晃，人已如轻烟般穿窗而出了，消失不见。

是有意的炫露，一种绝顶高明的轻功。

这是迎宾阁一间大客房，邓飞探着窗外看了好一阵子，才回头叹息一声，道：“刁长老，副总管好像对韩霸动了怀疑？这就麻烦了？”

“不用担心……”刁鹏道，“天虚子副总堂主一向多疑，对谁都会存着一分怀疑。”

“可是，这件事非同小可……”刁鹏打断了邓飞的话，接道，“邓兄，你每个月平均解缴总堂多少银两？”

“大概，两万到三万之间……”邓飞道，“刁长老……”

“不用这么客气，咱们平辈论交，我叫你邓兄，你叫我刁兄、老刁都成，就是别再叫长老。”

“兄弟恭敬不如从命，刁兄，这件事……”

“两万多两银子，几近总堂每月开支的半数……”刁鹏接道：“总堂多处事业收入，都被内宫一系中人抢去，目下收入锐减，就上下情况而言，总堂受不了这个损失，少了洛阳居这份收入，总堂很可能入不敷出，所以，他们必需支援洛阳居……”

邓飞道：“真的……”

“当然真的，总堂也明白日后收回比现在保有困难百倍，所以，他们不会任令洛阳居再落入内宫一系手中，……”刁鹏笑道：“总堂中人几乎大都由这笔收入中，分到一些利益，他们自不会坐视不管，老实说，你一咬牙真要撤离，总堂中人，可能会比你更紧张！”

刁鹏又道：“我常住总堂，长老的身份，不高不低，也有参与机要的机会，所以，我对总堂中的情形，了解较多……”

邓飞道：“就邓某所知，总堂不是还有大笔的黄金储存吗？”

“不错，总堂还有五万两黄金存着，……”刁鹏说，“但那是老本啊！用一个少一个，非不得已，谁也不愿动用……”

“有道理……”邓飞道，“这么说来，保护洛阳居的事，用不着我担心了……”

“但你担心一下也好，至少，让天虚子副总堂主看到你的紧张，……”刁鹏放低了声音又道，“这表示你不知道他心中想法，他一向不喜欢了解他心中想法的人。”

“承教，承教……”邓飞感激的抱拳一揖，道：“如果，天虚子副总堂主面报总堂此行经过时，言语间伤到了韩霸，说他故意制造冲突，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一点，更不用你多虑了，……”刁鹏笑道，“他如此批评韩霸，那无疑是自打嘴巴，他坐镇现场，指挥全局，弄出如此一个大纰漏来，如何能自圆其说，所以，他会一路思索，想出一个漂亮的说法出来。”

邓飞道：“但副总堂主，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对，细细的想一想，今日的事，也确有可疑之处？韩霸如果没有一掌击毙那玄衣少女，事情就不会如此复杂了？”

“怎么？总管也怀疑韩副总管？”刁鹏道，“面对强敌，还要受到自己人多方逼迫，他能忍下这口气，已经是不容易了，如果换了我们两个，具有那等高明的武功，会不会翻目相向呢？……”

“唉！他曾把一口怨气，发泄在刁兄身上，但刁兄对他，却又是如此的关注，……”邓飞道，“韩霸知晓此事，定会对刁兄，极为感激。”

刁鹏摇摇头，道：“说起来，当真惭愧，我逼他出手伤敌，而且又出言讽刺，如是换了我刁某人，绝不会留下那个人一条性命，但韩霸却放过了我，在下心中存了一份深厚的感激，所以，我要留下来，希望能对洛阳居略尽绵力……”

“这就不敢当了……”

只听一阵急促步履之声传来，打断了邓飞未完之言。

“什么人？……”

邓飞霍然站起，厉声喝问。

步履声在门外停下，一个清亮的声音传了进来，道：“属下胡七求见总管。”

“进来吧！”

胡小七就是胡元的代号，推门而入，说道：“两位风尘满身的中年人，自称是总管多年的好友，求见总管。”

“可有名帖？”

“没有，也不肯通报姓名，但他们说，只要一见面，总管就立刻可以认出他们。”

胡元说出了两人的模样。

“有这等事，……”邓飞有些茫然地说，“会有什么入呢？我到洛阳居的事，老友故旧知晓的不多！”

九头鸟也直冷冷的在观查着邓飞，看出他不似作伪，淡淡一笑，道：“邓兄，来人能找上迎宾阁来，显然已对你的行踪十分清楚，……”

“刁兄的意思是……”

“出去看看，兄弟陪你去，如若是找麻烦的，那就不用带他们进来了……”刁鹏说，“就在迎宾阁外面，把他们撂倒。”邓飞点点头，道：“胡小七，能不能把他们的样子，形容一下？”

胡元沉思了一阵，道：“两个人的个子，都不太高，四十到五十之间，长的有点神似，应该是一对兄弟，带着一样兵刃，是一种很奇怪的兵刃，像刀，但又不是刀……”

“月牙刀……”邓飞道，“刀的尖端，有一个形如月牙的东西，……”

“对！就是那种怪异的兵刃……”胡元说，“在下从未见过那样的兵刃！”

“老邓，可是已猜到他们是谁了……”刁鹏微微一笑道，“是朋友？还是仇人？”

“朋友！不过二十年没见面了，怎么会找来洛阳居呢？……”邓飞放低了声音，道：“他们没有加入天马堂，不可能知道我在这里？这件事有点古怪？”

“怎么？连二十几年老朋友，也不相信！……”刁鹏语意双关地道：“除非他们投入了天王门，当今江湖之上，还有那个门派，敢和天马总堂为敌？”

“对！对！刁兄一言提醒梦中人，咱们去瞧瞧吧！”邓飞并未叫胡元带路，当先向迎宾阁外行去。

迎宾阁外，果然站着两个不高不矮的中年人，年约五十左右，两鬓微斑，腰中各挂着一支江湖上极少人使用的月牙刀。

但大出意料之外的是邓飞并未立刻向两人招呼。

胡元站在邓飞身后数尺，一副人微言轻的低姿态，实则全神贯注，留心着情势的发展。

他奉命留守迎宾阁，职司护卫邓飞，但暗中却要注意情势的发展，必要时立刻传报江枫。

明明是邓飞二十年的故旧，为什么邓飞竟似全不相识。

胡元看的愣住了，暗道：“这是怎么回事？江湖诡变，果然是很难测度。”

事实上，刁鹏也看得一脸迷糊，邓飞可以装作不识二人，但两人怎的也不识邓飞呢？

原来，刁鹏和邓飞并肩而行，走在一起，两个中年汉子，四道目光分在两人脸上转动，不知在看些什么？

刁鹏脑际间灵光一闪，道：“邓兄，小心！”

邓兄两个字一出口，两个中年人突然扑向了邓飞，刀光闪动，直取要害。

两个人，两柄月牙刀，展布出的刀光，足足有七八尺方圆，完全把邓飞圈罩在一片刀光之中。

刁鹏的宽面双刃刀几乎是两人月牙刀出手的同时，也离鞘而出，闪飞起一道寒光，迎向那落向邓飞的一片刀幕，护住了邓飞。

胡元暗暗赞道：“好快的一刀，当真是凶名之下无虚士，这九头鸟果然是难缠的人物。”

他心中念转，手中的长剑也离鞘而出，杀了上去。

九头鸟那一刀具有相当的威力，封开一把月牙刀后，立时向另一个大汉攻去。

刁鹏对自己的武功，具有强烈的信心，攻敌必救，一招解危。

那知对方竟然全不理睬刁鹏的刀势，月牙刀仍然指向邓飞的左胸。

幸好胡元的长剑，及时而至，挡住了月牙刀。

九头鸟却看一呆，付道：“这两个小子，全不顾自己的生死，只求伤敌，算什么武功。”

就在他一怔神间，那柄被他封开的月牙刀，忽然卷地飞旋，转向邓飞双腿。

这一招变出意外，刁鹏吃了一惊，大声喝道：“老邓，快些闪避呀！……”喝声中飞身而起，头下脚下，手中双刃刀插地如桩。

金铁交鸣声中，闪起一溜火光，封住卷地如雪的月牙刀，左袖扬动，四支亮银棱，脱手而出。

四棱皆中，右首大汉，噢了一声，立刻毙命。

胡元人已从邓飞身后穿出，反手一剑，刺入了左首大汉心脏要害，当场了帐。

这一剑有如神来之笔，绘出了一片艳丽彩色之章，看的邓飞、刁鹏，都为之神色一动了。

这正是南刀门段九的反手一刀，但已被胡元运用到剑法变化之上。

“好剑法，老邓啊！你这批手下，……”刁鹏道，“个个都是高手嘛！”

“刁兄夸奖了……”邓飞在两柄月牙刀攻袭过程中，表现的镇静，确有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的气度。

使刁鹏心中暗生敬服，但也对邓飞这等不知死活的举止，有些不满，忍不住冷笑一声，道：“奇怪呀！老邓，如若在下手中之刀，晚那么一丝丝，封不住对方的月牙刀，你那两条腿，还能够保得住吗？”

邓飞行近两个中年大汉的尸之前，伸手在两人的脸上揭下了两副人皮面具。

这时，露出两张年轻人的脸来。

敢情，来人是经过了精密的易容手法。

刁鹏凝目望去，由两人的脸上判断，来人最多在二十三四左右。

但闻邓飞说道：“也许保不住我的两条腿，不过，邓某人对刁兄的武功，很有信心……”

“少灌迷汤，刁某人不吃这个，但我奇怪的是，你怎么能肯定我刁某人会拼上全力救你，这是拿老命开玩笑的事，像你邓兄这样的老江湖，怎会不分轻重？”

“这是一种判断能力……”邓飞道，“我一见他们时，已知道他们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死亡杀手改扮，他们无法肯定的认出来刁兄和我的身份？如不是你那一句邓兄小心！他们还需要一段犹豫时间，但最终仍是难免一战了。

这些死亡杀手的可怕之处，就在他们认这一个目标之后，不计本身的生死，只求伤敌，也不理会别人的攻击，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他们奉命杀死的人！丁长老和刘清、周源两位护法，都死伤在他们的手中。”

“内宫一系中训练的杀手……”

“对！……”邓飞说，“今天，兄弟能逃过一劫，全凭刁兄相护……”

“你的护卫，也很不错……”刁鹏的目光投注在胡元的身上。

邓飞把目光凝注胡元身上，脸上是一种感激和怀疑组合而成的怪异神色，道：“是的！你很不错。”

“多谢总管……”胡元躬身抱拳，表现出了很高的崇敬和礼貌。

“关于刁兄心中之疑，兄弟也有解释……”邓飞说，“这些死亡杀手，都有锐利的杀人眼光，只要兄弟闪避、还手，被他们瞧出了破绽所在，那就会全力攻杀，怪招连出，追魂、夺命，凶厉非凡，但如兄弟站着不动，他们找不出破绽所在，就只有向我发动一般的攻击，有刁兄在旁相护，他们又不会对你下手，以刁兄的技艺，胜算很大，所以，兄弟赌这一记，算是被我赌赢了。”

“原来如此……”刁鹏说，“他们施用的兵刃，就是这种月牙刀吗？”

“不是！是一种锋利的弯刀……”邓飞说，“兵刃的不顺手，也是他们威力减弱的原因之一。”

“看来，对事物观察方面，刁某是大大的不及邓兄了！”

“如果易地而处，我相信刁兄亦必有应付之道……”邓飞道，“现在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内宫一系中除掉我邓某之心，十分积极，明取暗袭，不择手段，兄弟也该作一些防备措施了！”

“不错！刁某可以把留在长安的四位护法，十位香主调入洛阳居来，以增强人手。”

“非不得已，不能在这里动手，这样吧！……”邓飞说，“刁兄可以把四大护法中的两位调入洛阳居，再调两三位香主进来，余下的仍留在洛阳居外，等待刁兄之命。”

“好！就这么安排，刁某亲自走一趟，把他们重新布署一下，……”大步向外行去。

目睹刁鹏去远，邓飞下令收拾现场，一面举步向花树林中行去。

胡元受命保护邓飞，只好紧随身后。

林中幽静，四顾无人，邓飞突然停下脚步，回顾着胡元，道：“你们都是韩霸引来的人，个人身手不凡，刚才那反手一剑。不但邓某人自叹弗如，就是刁鹏也看的心生敬佩，我不明白，你们这等身手高明的人物，怎肯屈就洛阳居的镖手？”

这番话很难答复，一语失错，就会露出马脚，胡元谨慎小心的思考了一下，道：“不到这里，又能到哪里去呢？总管心中如有怀疑，何不去找韩副总管谈谈呢？”

“他已经告诉了我很多事……”邓飞道，“现在，我必须了解的一件事是，你们几人的武功，是不是都很高明？”

“这个，没有一定之规，属下很难回答……”胡元说，“不过，有点可以向总管说明的，我们几人之中，在下的身手，是最差的一个了。”

邓飞点点头，道：“你也不叫胡小七了？”

“属下是姓胡……”胡元恭恭敬敬的回答。

“只要你们没有陷害我的用心，邓某人也不用多问了……”

“总管应该感觉得到，韩副总管和我们，都在尽全力保护总管。”

“好！你很明确的说出来这一点，也就够了！”邓飞果然不再多问，步出花树林，直向往处行去。

胡元紧随身后，一副全神护从的样子。

洛阳居地区广大，花树遍布，虽有多次的搏杀，但都局限一隅，再加上有意的掩遮，都未传播出去。

所以，洛阳居的生意，并未受到影响，依旧是客如流水马如龙。

只是梅花姑娘却请了病假，专为梅花而来的客人，无不失所望。

江枫恢复了本来面目，亦来探视梅花，他求证一下，‘惑心术’对人的影响，能有多久。

梅花经过了连番的大挫折之后，是否还把这个一度刻骨难忘的男友，放在心上。

此刻洛阳居中的饭庄、赌场，虽然仍照常营业，但却已壁垒分明，原本分布在各处的年轻镖手，大部分集中酒客买醉的饭庄中，赌场方面，却集中了天马堂的人手，维护着场子。

洛阳楼是最安定的一个地方，青凤的身份，已经摆明了，天马堂和内宫中人，都不敢侵犯到她。

洛阳楼的事，也就没有人插手多管了，一切由青凤接管。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分配银子，原本是统收统支，盈余下来的三分均分，如今却成了三分天下，各人收到的，就归各人所有化名田玉的江枫，步入了梅花厅中。

这里是梅花专用的宴客雅室，只见房中一片幽暗，和别处灯光辉煌不大相同。

原来，此刻，已经是掌灯的时分。

这时候的洛阳居中四季花婢的住处，早已戒备森严，倒不是防备游客误入天台，而是阻止天马堂中人前往窥伺。

七宝和尚两度遣人前往巡视，但都被内宫中严密的守卫拦下，而且态度坚决，完全没有通融的余地，摆出了不惜一战的决心。

大和尚心中明白，那列入禁地的所在，很可能正在酝酿着一场阴谋，掩蔽着一些秘密。

如若内宫早已有人赶到。

那人也来的十分秘密，天马堂中人早已派了人监视了各处要道：但却没有发现有内宫中高手赶到。

四季花婢的住处，虽然不大，但却集中在一处。

平常这一群美女居住的地方，并非男人禁地，遇上了大出血的客人，也会被引入各人的闺房中小坐，但却有一个严厉的规定，绝不能在这里翻云覆雨，顶多是楼楼抱抱，温香拥满怀但四季花婢也并非完全无法亲近，但那个代价可就大的吓人了。而且，每个人的行动，都十分隐密。

当然，她们别有目的时，也会主动的投怀送抱。

江枫听了七宝和尚的说明，决心一探究竟，先回到和梅花约定的客栈一趟，店小二告诉他，梅花没有来过……。

江枫就立刻赶往梅花厅中……。

也许真有高人到来，点醒了梅花，脱出了情网，也许她已然身受禁制，无能独自行动……。

“是你……”桂花缓步由黑暗的屋角中行了出来，道：“梅花身体不舒服，要休息几天，过几天再来。”

她一直没有发现到江枫的可爱，心中十分轻视，讲完话，连连挥手，示意江枫赶快离去。

桂花不在灯火辉煌处接待客人，却跑到梅花厅中黑暗一角里躲起来，用心何在？

这个秘密，引起了江枫强烈的好奇。

“桂花姑娘啊！小弟已很久没有见到梅花姑娘了……”

“多久啊？……”桂花被江枫温柔态度，引起了一份同情，目光转投在江枫的脸上。

“大概，总有两三天了吧！”

“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桂花有些机讽地说，“两三天你就忍不住了，田公子，我看梅花就是被你这一股磨劲给磨得受不了，才不肯再见你……”

“不！……不是啊！……”江枫装出一股陷身情海的迷惘，道：“我想再见梅花姑娘一面，告诉她一件重要的事！”

“告诉我吧！我会转告好……”

“我想离开长安了……”

“要走了？……”桂花道：“到哪里去？”

“是回家……”江枫道：“如果我生意作的顺利，明年，再来探望梅花姑娘！”转身向外行去。

“慢一点……”桂花道：“我会告诉梅花姑娘，你明天此刻再来一趟，也许梅花姑娘会抱病见你，至少，我会在这里等你，给你一个交代。”

她可以不把江枫放在眼里，但她却不敢开罪梅花。

“能不能麻烦你桂花姑娘，现在去告诉梅花一声？……”江枫说，“我就在这里等她，明天中午，有一帮客人要运货南下，小弟准备和他们同行。”

“你家也在江南？……”

“是！小地方杭州。”

“这个……”桂花沉吟子一阵，道：“好吧！你坐在这里别动，等我回来。”

“多谢姑娘……”江枫缓缓在一张木椅上坐下。

看他一副诚诚敬敬，为情惘然的样子，桂花就多瞧了两眼。这一看，顿觉着芳心一动……。

只见人低首垂目而坐，双手放在膝上，脸上是一股自怜自苦的神色，透出了无比的渴望和期盼，但却又拘谨的像一个刚拷打过的小媳妇，集凄惶愁苦于一身，是那么动人怜惜，是那么引人同情。

这就激起了桂花的侠气，和潜伏于内心深处早已被严酷训练掩遮住的女人天性——母爱。

感觉到这个男人是那么悲苦无助，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缓步行近江枫，伸出纤巧玉手，把江枫的头脸，拥入怀中，柔声说道：“田公子，别这样折磨自己，不论你有什么困难事情，我都会帮助你，乖乖的坐着，我去去就来。”

她感觉到自己正在帮助一个天下最需要帮助的人，要当仁不让，全力以赴，内心中温柔洋溢，竟然伏下身子，送上了一个深长的香吻，才转身而去。

这是天狐夫人‘惑心术’中的苦字诀，竟然也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威力，当真是艺入佳境，无所不能了。

目睹桂花去远，江枫缓缓站起身子，在梅花厅中搜查了一遍，不见有人潜伏，也就肯定了桂花留在这座梅花厅的目的，是在等人！

江枫不解的是，桂花既然受命在此地等候，那个人定然十分重要，却又

为什么不能直接到梅花的住处商量？

难道来人不是内官中人？

所以，必须先往梅花厅中见面，明白了来人的用心后，再作决定。

如果不是内官中人，来人又会是个什么身份呢？

江枫猜测不出，但可以预料的是在如此紧张时刻，梅花绝对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接见一个和全局全然无关的人，这个人究竟是谁？

忖思之间，微风飘然，桂花已飞跃而入，站在江枫身前，道：“田公子，事情有些变化，暂时无法把消息传给梅花，这里你不便久留，快些走吧！”

他受惑不深，这一阵奔走来去，似是已清醒不少。

江枫也明白再留无益，站起身子，准备离去，忽见红灯一闪而隐。

桂花突然出手，一把抓住江枫的右腕，低声道：“走不了啦！”

藏在这里吧！你自己千万小心，形迹败露，必死无疑，我也救不了你！”

不待江枫回答，牵着他走入屋角一张木几之旁。

木几上置着一只很大的花瓶，插了几支晚冬的腊梅，散发幽幽清香。

这是很好的藏身所在，置花的木几前面，有两张太师椅挡住，留下了够大的空间。

桂花就在左面那张太师椅上坐下。

江枫心中忖道：“无心插柳柳成荫，想不到会有这样一个意外的机会，见识一下来访的神秘人物！”

但闻一阵轻微的步履传入耳际，行入了梅花厅中。江枫凝神倾听，发觉进入厅中的人，至少有三个以上。桂花迎了上去，低声道：“梅须逊雪三分白……”一个低沉的男子声音，道：“雪却输梅一段香。”江枫暗道：“这暗语倒也订的客气，彼此谦让一番。”桂花奉命迎客，阁下可否取下面纱，让贱妾拜识金面。”“老夫老矣！羞以丑容见姑娘。”

“唉！这么说来，贱妾是无缘识荆了！”

“来日方长，姑娘又何必急在一时呢？”

江枫忖道：“春、夏、秋、冬四季花婢，不但姿色秀丽，武功高强，似是也读了不少的诗书，才兼文武，来访之人，竟也能对答得体，不见粗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但闻桂花说道：“剑摇山河动……”

“刀映日月明，桂花姑娘，老夫不能耽误太久，劳请早些通报吧！”

“好！桂花带路。”举步向外行去。

只听衣袖挥动之声，耳际响起那低沉的声音，道：“室中有人，老夫赏他一把断魂香……”

江枫心中一动，赶忙闭住呼吸，只可惜，仍是晚了一步，一味异香扑鼻，立刻晕了过去。

好霸道的迷香。

江湖上凶险万端，有些时候，虽有着绝世武功，却也无法派上用场，保全自己。

梦里不知身是客，江枫清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布置简单的雅室之中。

说简单，确实简单，这房中除了那张宽大的双人床外，只有一个木制的长条桌子，两张竹椅，桌子上放置着一面铜镜。

倒是床上的锦帐绣被，颇有富豪之家的气概。

另一个特色是房间很小，但却打扫的非常干净。

看窗外日光明亮，应该是近午时分。

想昨夜晕倒时，是华灯初上，夜幕低垂时分，这一晕竟然过去七八个时辰之久，不禁暗暗一叹，忖道：“江枫啊，江枫，你如此的大意粗心，能有几条命丢……”

“江大哥，你终于醒过来了！……”吟雪笑容如花，手捧一个加盃瓷碗，缓步行了进来。

江枫挺身坐起，才发觉上身光裸，吃了一惊，又急急躺了下去，目光四顾。

吟雪缓缓把手里的瓷碗，放在木桌上，顺手拉过一张竹椅，在床边坐下，道：“江大哥，你看什么呀？”

“衣服，我的衣服呢？”

“洗了……”吟雪道：“衣服、裤子，还有一双臭袜子，全都洗了……”

江枫但手一摸，连内裤也未穿着，可真是裸卧被中，寸缕未着，不禁一皱眉头，道：“我的内衣裤……”

“连你的人都清洗了，内衣裤还会穿在身上下成，……”吟

雪笑道：“江大哥，你是不是有点害羞啊！”

江枫叹息一声，道：“什么人出的主意？什么人帮我洗澡？”主意是张姨拿的，她说你全身脏臭，非要好好的清洗一下不可……”吟雪暧昧一笑，道：“有事弟子服其劳，张姨下了命令。我们只好动手脱你的衣服了……”

“你们？还有谁呀！”

“我了……”吟霜款款莲步走进来了，接道：“好一阵刷洗呀！姐和我两个人，把你放在一个大木盆里，足足洗了半个时辰！”

“我有那么个脏法吗？”江枫道：“我记得昨天才洗过澡啊！”“大概是残脂剩粉吧……”吟霜道：“张姨说你脏，我们就只好拼命帮你洗了，江大哥，你知道么？你的脸上、嘴上，都留着残余的胭脂。”

江枫想起昨夜桂花那深长的一吻，顿觉双颊飞红。

“是嘛！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吟雪笑接道：“应该是玉人在抱，轻爱密怜，怎么会闹的身中迷药，晕迷得不醒人事，江大哥，你和什么姹女鬼怪约会，闹出了这么一个大煞风景的结局啊！”

“当心啊！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二物不算毒……”吟霜低下头去，小巧的樱唇，几乎碰在了江枫的嘴上，道：“最狠女人心哪！”

江枫急急转过脸去，道：“离远点，江大哥的嘴巴很脏！”“幸好，昨天把你洗干净了……”吟霜笑道：“江大哥只喜欢吃胭脂，我和姐都要跟张姨学着去涂脂抹粉了。”

二女幼年习练天狐神功，全身肤色白里透红，有如三月中桃花，动人已极，天下最好的脂粉，也调不出那么美的颜色。“不不不……”江枫急急接道：“你们的肤色艳如春花，千万别用脂粉掩遮去珠玉丽质，国色天香。”

江大哥的意思，可是说我们丽质天生，长的差强人意了……”吟雪道：“不知是由衷之言，还是哄我们几句，让我们听得高兴？”

江枫心中明白，狐性多疑，这几句话，似是玩笑，也是试探，如是言语中有了错失，很可能会刺伤二女的心。

天狐武学，顺情放纵，她们也许不会计较心中情郎，有多少红粉女友，但却十分重视自己在情郎心中的地位，用情深如刻骨，外表妖媚，内心却专情贞洁。

他习练天狐武功，知之甚深。

江枫心中十分不愿承认二女是红粉知己，闺中膩友，但经过昨夜那一次裸身清洗，恐已经难再推托之词……。

再看二女，四道清澈的目光，凝神深注，充满着深情期待，只好叹息一声，道：“你们两个人，当真一点也不了解自己吗？”

“不了解……”吟霜微微摇头，道：“所以，我们要江大哥给我们一个品级，使我们知道自己有多少的份量，也好……”

也好怎么样，吟霜没有说下去，但江枫却接了口，道：“如论品级，江大哥给你们定级九品……”

“啊！……连个七品的知县也轮不到啊！……”吟雪道：“勿怪我们百般的奉迎取悦，江大哥却一直不把我们放在眼中了？”

“姐！九品官员，大概只是个驿长的身份，……”吟霜神情黯然地说，“过去，咱们是自作多情，今后，可要自重自爱一些，不要再惹人生厌了……”

“对！人间九品，只是个小小的驿长……”

吟霜词锋如刀的打断了江枫的话，道：“这么说，我们连人也不是了？难道是一对不修私德的小狐女？”

“你们如是一对狐女，江大哥岂不成了一只大狐狸，但我的意思是、你们确不是人，是瑶池中的九品莲花、谪下凡间的小仙女……”

“真的吗！……”吟雪的双目中泪光涌现，道：“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是真的，江大哥言出衷诚，如论你们之美，当今美女，恐已无人能够及得了。”

“是不是绝世美女，我们并不放在心上……”吟雪说，“我们习练天狐神功，知道合籍双修是天狐神功中最高的境界，听说，不但可以延年益寿，永保青春，而且，也可能攀登仙界，长生不老……”

江枫呆了一呆，道：“谁告诉你这些事情？”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吟雪道：“我和霜妹练了十几年的天狐神功，心灵上也有了这种感觉！”

“仙道无凭……”江枫道：“羽化登仙，肉体飞升，只是一种传说，江湖奇人中，以张三丰追求仙业最为具体、积极，但也没有留下可资考证的仙迹，吟雪，你如心存此念，只怕大大的失望了。”

“江大哥，我不要追求仙业！……”吟霜笑道：“我只要快乐充实的活个几十年也就够了，我要生儿育女，养两个娃娃，过过当娘的瘾头，可是，我们练的武功，隐隐有采补的技巧，那还能嫁作常人媳妇吗？……”

“只要你不存心害人，就不会伤人……”江枫道：“天狐神功虽然诡异，但却无妨，嫁了人一样可以过正常的日子……”

“那多麻烦呀！闺房私情，还要处处小心……”吟霜道：“岂不是太辛苦了，我看哪！还是跟着你这只大狐狸比较安全，也免得失足成错，造恨人间，小狐女配上大狐狸，那就天下太平了。”

江大哥，不要再拒人于千里之外了，我们开始练习狐神功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是你的人了，我们见你的时日虽短，可是你已经在我们心中成长了十年，你该知道：天狐神功，会使人早熟。

娘虽然是传授我们武功的人，但她涉入不深，还体会不出狐心相印，技艺相吸的天狐武功神髓……！”

“想不到，你们已达到了这等境界，江大哥倒是失敬了。”

吟霜道：“我不信你真的瞧不出来，你只是存心逃避罢了，江大哥，你究竟在怕什么呢？”

我们的爹娘不是已经给了你明确的表示吗？

张姨也不反对我们委身相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已齐备，也不算有愧伦常圣德，你就委屈点，免去洞房花烛那一道俗礼吧！”

突然掀开棉被，钻入被窝，娇躯如蛇般，缠了上去。

她豪放大胆，尤过吟雪。

吟雪看着吟霜的纵情恣放，竟然是全无顾忌，微笑如花的道：“霜妹，你怎么不用点狐媚手段，让江大哥品评一下。……”

“你瞪着一对大眼睛，看的那么入神，我纵有千百手段，也有些施不出来呀！……”吟霜道：“小妹我功力虽深，可还是头一次接近男人……”

“原来是还有点害羞……”吟雪笑道：“那就让姐姐帮你一把，江大哥，酒肉和尚把你送来这里，偏偏你又晕迷不醒，害得我们两姐妹一夜未曾合眼，为了查验你的伤势，看遍了全身每一寸地方，想一想，我们确也无法再嫁别人，这不能怪我们，是天意，在劫难逃啊！”

她自言自语着，也钻入了被窝之中。

二女热情洋溢，极尽娇柔，把江枫折腾得热血沸腾，情欲奔放。

但二女却又紧守着最后一关，蓬门不肯为君开。

她们未经人道：男女相拥，亲吻抚摸，觉着十分好玩，但江枫这个苦，可就吃的大了，被二女撩逗的欲火难禁，却又不便强迫二女就范，当真是受尽了欲火焚身之苦，还得咬着牙克制自己二女都是大行家，江枫又不便施展出天狐武功，平息欲念，也不能施展异术诱对方，真是进退不得，急出了一头大汗。

也许是张四姑早已经隐身在暗中观看，也许是她这危急时刻正巧赶了回来。

只听张四姑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好了，丫头们，起来吧！要懂得适可而止，再这样折腾下去，你们的江大哥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二女冷静下来，发觉了江枫红似火，全身热的烫人，不禁吃了一惊，匆匆起身下床，刚理好满头乱发和折皱的衣服，张四姑已推门而入。

看了江枫咬牙而卧的神态一眼，再看看二女形貌、神情，张四姑心中一动，暗道：“三个小风流，在床上扭成一团，竟然能不及于乱，保持清白，简直是有点神乎其说，如非我亲眼看到，实难相信。”

雪、霜二女回顾了张四姑一眼，齐齐躬身一礼，道：“张姨，江大哥好像病了。”脸儿飞红的跑了出去。

绝！跑出去就算了，吟霜特别回头，一下子带上了房门。

张四姑心中忖道：“人小鬼大！……”

人却一屁股坐在江枫的床沿上，道：“你中的一步倒，那是迷魂药物中最厉害的一种，药效奇速，而县晕迷的时间又长，好像要十二个。晨辰才会药性消退，完全清醒，你好像提前醒了过来。”

江枫点点头，神情却十分怪异。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你们三个纠缠了近一个时辰，两个丫头，仍是完璧，这一点君子之风，大姐倒是不能不佩服了。”

伸出细巧的玉手，按在江枫的头上，道：“好烫啊！霜丫头没有骗我，兄弟，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被她们整惨了……”江枫欲言又止。

张四姑皱皱眉头，道：“说呀！怎么回事？两个丫头帮你检查伤势，裸身洗浴，就算身为人妻，也不过如此罢了，你们狐哥狐妹，一脉相承，我看，你就收了她们吧！先让她们安心工作。拒挡强敌，以后的事，以后再想办法？”

“她们都告诉我了，我也明白无法推拒了，所以，才被她们闹成了这个样子？”江枫苦笑一下，接道：“大姐，不要碰我，我被她引动心火，真气岔经，再闹下去，真要一命呜呼了。”

张四姑是何等经验丰富的人，何况江枫那副被欲火焚烧的情景，立刻心中明白，叹口气，道：“你如此自苦，还不忍逼诱她们献身，大姐十分感动，这大概就叫作盗亦有道吧！幸好大姐来的及时，我会救你的……”

江枫眼红如火，望着张四姑默然不语，但神情间却流现出无比的感激。

张四姑宽衣解带，尽去了全身的束缚。

她虽是已届中年，但仍然玉肌雪肤，曲线玲珑，胸体的完美，如二十许人。

江枫掀起了棉被，张四姑鱼一般滑入了被中……

第十一回黑天鹅寻仇险丧命

七宝和尚在风雪小馆中见到江枫，却又是华灯初上的入夜时候。

张四姑带着吟雪、吟霜张罗出一桌子美味佳肴。

但一席客，也就只有六个人。

欧阳昭夫妇之外，就是江枫和七宝和尚，唯一的外宾是老叫化钱缺带来的秦八公。

张四姑似是忙活的很高兴，怪的是吟雪、吟霜也笑的十分开心。

罗兰拍拍旁侧的木椅子，道：“四姑坐下来吧！”

张四姑笑一笑，拉着吟雪和吟霜缓步入席，道：“老叫化，四热炒四冷盘，六个大菜，十四道全上了桌子，今天我要你的脑满肠肥，顺着嘴角流油，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馋嘴！”

“放心！放心！老叫化保证是吃到盘子见底，这可是一生中难得遇上几次的仙会，胀破肚皮，老叫化也只好认命了。”

雪、霜二女情怀初开，狐性展露，笑的如花解语，如玉生香，使得初睹玉容的秦八公看的痴了，暗道：“世上竟有如此动人的美女，洛阳居的四季花婢，也是望尘莫及了。”

“钱叔叔，我们正在跟张姨学她的烹饪手法，可不要一次吃伤了，我们学会了，会常常的请你吃的……”吟雪微笑：“钱叔叔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是大吃客，我们还要钱叔叔品评一下我们的手艺。”

“不害羞的丫头，你们张姨是易牙术的天才，加上多年试练、体会，才有今日成就……”罗兰说，“精通的青菜萝卜，到了她的手中，也会变出可口佳肴，岂是三五年能有成就的？”

“我可没有你说那大本领，调料不全，谁也无法做出来可口美味……”张四姑笑道：“别小看吟雪、吟霜，她们的聪慧、悟性，出了人意料之外，罗兰，后生可畏呀！再过个三两个月，我就没有东西教她们了。”

江枫听得心头一跳，急急接道：“大师，我想知道：你怎么把我救出来的？”

大和尚佛法精深，坐那里七情不动，直到江枫问上他，才开口说道：“和尚一直在暗中保护，见你进入梅花厅，不见出来，就进去把你带出来，交给了张姑娘，才知道你中了江湖上最厉害的迷魂药物‘一步倒’，如非张姑娘见多识广，瞧出药物来历，那就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了？”

“处处留心皆学问……”江枫说，“我想不到他临去之际，会突然撒出一把迷香……”

仔细的说出了事情经过，接道：“大家请用点心思想想，那神秘人物究竟是谁？我们先来喝酒，我敬诸位一杯。”一种沉重，无形的压力，使得大家的酒兴都提不起来，佳肴美味，也无心品尝，匆匆的吃过一顿酒饭。

雪、霜二女收拾了残席、碗筷，送上一壶香茗，坐在张四姑的身后。

她们知机适变，心知此刻是研商大计的辰光，安安静静地坐了下来。

“我们夫妇久居深山大泽，对江湖中的人人事事，全不了解……”欧阳昭说，“只怕无法提供一得之愚了！”

“江湖上，还有那一个门派中的高手，有此独行其是本钱……”江枫说，“能和内宫一系中人，平行论交。”

“如是江老弟说的不错，就证明了他们早有勾结，和尚想不出那一个门

派，会有这么一位人物！”

“老叫化二十年明查暗访，细数武林高人，实在找不出这位神秘客人的身份，真叫人大费思量了。”

“一步倒迷魂药物，出在巫山神女峰明月观中，……”张四姑说，“江湖中非人人可得，但能取到此药的人，却也不在少数，就目前江湖下的形势而言，能挥手撒毒，迷倒江枫这等身手的人物，应该不多，各大门派已然没落，连自保都有些力不从心，纵有几位高手，内宫一系中人，也未必会和他們合作，诸位，何不想想天马总堂中的高手呢？”

“高啊！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内宫中人，处处和天马堂中人争夺地盘、权势……”七宝和尚道：“自是有可能和天马总堂中人，早有勾结了？”

“对！放眼江湖，已经没有了他们可以争斗的对手……”江枫道：“那就只有窝里反，自相残杀了？”

“大有可能……”老叫化说，“问题是什么人？天马总堂，群魔汇聚，倒是有不少这样的高手！”

“一般人手，也不会使内宫一系中人，折节下交，所以，那个人身份必高……”江枫道：“天马堂有三十六大长老，七十二位护法，这些人不会是内宫中人结交的对象，除此之外，还有总堂主和四位副总堂主，总堂主大权在握，自不会勾结外人，四位副总堂主……”

“江兄弟，你对天马堂的情形，似是很清楚啊！……”钱缺说，“但不知是否知道四位副总堂主的姓名？”

“一个碰巧的机会，使我对天马堂的内情，了解不少……”江枫道：“四大副总堂主是天马行空司徒艺……”

“此人精通相马，驯马之术……”钱缺接道：“武功也十分高明，但却很少在江湖上走动，想不到，竟然被天马总堂罗致，当了副总堂主！”

“第二位叫金凤凰申雪君……”江枫道：“听说她的绝技是十凤齐飞……”

“无人能在十凤齐飞下，全身而退……”张四姑接了口道：“称为绝技，当之无愧……”

“对！当年四大凶煞垂涎申雪君的美色，曾联手伏击，准备把她生擒回去，但却伤在了十凤齐飞之下……”七宝和尚说，“后来，四大凶煞在九华在会上伤在金丹书生的大罗掌下，这位巾帼女豪，应该是白道中人，怎会当了天马堂的副总堂主呢？”“自那一战之后，申雪君就未在江湖上出现过，江湖多变，被罗致入天马堂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就老叫化子所知，当年申雪君单念金丹书生，好事难谐，翻目相向，两人还大打出手，拼了一场，申雪君受伤逸走，不知所终，原来，进入了天马堂中。”

江枫道：“第三位天虚子，出身武当……”

“他算是武当叛徒……”钱缺说，“但剑术上的造诣，却是一代奇才，原因是，他能把武当剑法中弃之不用的惨酷剑招，混入施展……”

“江某可以肯定，那个神秘人物不会是他，他没有那么高大的身材，何况，也能听得出他的声音，余下的一位副总堂主，叫一掌招魂万方。”

“也是一位大魔头，老叫化子认识他，这个人善恶难定，杀人全凭喜怒为之，也许就是他了！”

“不会……”七宝和尚道：“第一，万方远不够这个份量，要内宫中人

和他平行论交，第二，万方到过洛阳居，对天马堂表现出一片忠心，第三，如果是他，绝对逃不过江老弟的法眼。”江枫点点头。

“江兄弟，这四大副总堂主，你都说出来了，但总堂主是谁呢？……”张四姑道：“这总用不着保密他的身份吧！”

“小弟是真不知道……”江枫道：“为了不让他们动疑，小弟没有追问？不过，这件事，应该不是太难！”

“别看的很容易，天马堂中人，都知道有一位总堂主，但知道总堂主是谁的人？就未必很多了……”张四姑微笑道：“你想想看嘛，那人能把上位副总堂主一一的说给你听，但却不提一句总堂主的姓名……”

“大姐的意思可是说，他们也不知道？……”江枫神情肃然地说。

“我是这样想，知道了，他早就说出来了，他能仔细地告诉你天马的事情？”张四姑说，“分明是在讨好你，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手段征服了他，但我可以肯定他有求于你。”

江枫愣住了。

“张姑娘的分析，应该不错，那个总堂主神秘的很……”七宝和尚笑道：“这件事很快就可能求证。”

“唉！看起来，我江枫远是太嫩了！”

“别太自谦，你可以读书万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张四姑嫣然笑道：“但江湖经验，却是要点点滴滴地累积起来，我们都有很多地方不如你，但都愿以心中所知补你的不足，也愿意为你付出任何的牺牲代价，希望我这些坦然直言，不会伤害到你。”

“不会的，大姐，小弟受教良多。”

欧阳昭哈哈一笑，道：“汇涓滴而成大河，江老弟，不管那位总堂主是什么人？但他绝不会和内宫一系中人勾结！”

江枫点点头，道：“对！如果是天马堂中人，可能是福寿院中的六大楼主之一了！”

“六大楼主……钱缺奇道：“那里又冒出来了六大楼主？”

“是的！天马总堂中有座福寿院，里面分为六大楼，各有楼主一人，所以，他们六个人和四位副总堂主才是天马堂中真正的主办人物……江枫说，“我不知道六大楼主是什么人物，但必然是江湖中的巨凶老魔，有些事，总堂主似是也不能独断独行，必需要召集六大楼主和四位副总堂主会商之后，才能决定。”

“这就大有可能了，……”七宝和尚道：“不管六大楼主受到如何的崇敬，身份如何尊高，但他们并无实权……”

“那就假定神秘人是六大楼主之一，咱们也用不着揭穿这件事情，……”罗兰道：“我们的目的是，挑起他们的互相杀戮，天马堂中实力如此强大，足可和内宫一系中人放手一战，有一个奸细在其中作祟，那就使内宫中人掌握一些先机！”

“用敌人的力量，打击敌人，这个策略订的高明……”张四姑说，“我们已散播罗网，希望能尽快收到效用，让他们猜忌日深，拼杀更烈，水浅鱼自现，到他们主持的人物出动，大概就可以找出真正的首脑了，现在，该听听老叫化和秦八公有些什么收获了？”

江枫点点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向钱缺的身上。

“老叫化的消息不好，所以，不太敢提出报告，秦兄聚集的实力，近日

也无法扩张，江湖大局，形如一池死水，复生之机，恐怕要全看江老弟的进展了！……”

“别说的这么无奈，此刻形势，比起三个月前，形如天壤之别……”七宝和尚道：“把你知道的据实说出来就是。”

“对！没有一番震动江湖人心在作为，就很难聚集起一股力量，……”欧阳昭道：“我们早已有决心孤军奋战，没有聚集起后援之力，并不意外，钱兄，用不着难过，也不用有所避忌、只管把事实说出来。”

“对！老叫化已尽了心力，但少林、武当，两大支持武林正义的主力，似已完全被渗透，控制，他们如派出人手助战，只怕反会是我们的敌人……”

江枫点点头，笑道：“传承的规律、授艺的法则，如不能大幅更变，中原武林，必将日趋没落，钱前辈不用力此感伤，我们这番行动，虽是为武林正义奋战，也是为一些变改催生，但不知此刻已聚集在长安的有多少人手？”

“我看这要秦兄说明了，……”钱缺道：“不过，可能会让诸位大失所望了！”

秦八公长长吁一口气，道：“包括各大门派中人，聚集在长安的，有七十九名，不过，能和钱兄并列的高手，勉强可以算出两个，一个是少林寺的铁佛大师，一个是武当门下的青鹤道长，余下七十名人手，大约有三十名可以派上用场，其他的，也只能摇旗呐喊，壮壮声势。”

“人数不少啊！钱兄，三十名可用之手，就由钱兄负责，编作三队，由铁佛大师、青鹤道长和秦兄各率一队，眼下无事可作，找一个适当的地方，要他们习练武功，……”江枫说，“如有需要时，兄弟再通知诸位行动。”

“老叫化教领台命。”

秦八公接道：“秦某人立刻带他们离开长安城内，我和钱兄早已找好一处隐密所在，暂时栖隐是地，一面候命效力，一面再设法招罗人手。”

“好！就这么决定了，……”江枫道：“钱兄、秦兄，先行请回吧！”

钱缺、秦八公站起身子，辞离而去。

七宝和尚道：“我和尚代替江兄弟送客。”紧在两人身后而去。

“勿怪江湖上听不到一点反对的风声，看来，他们这一番征服江湖的布署，十分精密，……”张四姑道：“统治得也很严谨，江枫接道：“这些力用于对敌，自不可恃，但在大局形成对峙局面时，他们登高一呼，或可是为敌所用的力量，有所觉醒。”

张四姑道：“这件事，你安排得很好，目下最重要的事，是我和吟雪、吟霜，应该如何行动？我选的那个地方，距离洛阳居不远，如果开一家茶楼酒馆，我相信可以吸引不少洛阳居的客人，不过，也将会引起不断的纷争。”

“为什么？……”欧阳昭奇道：“可是怕招惹起洛阳居的注意吗？”

“这只是原因之一……”张四姑道：“但最重要的还是一对宝贝女儿，秦八公来此作客，就引起他两眼发直，如果要她们当炉卖酒，提壶冲茶，相信很快就会引动长安城的游蜂狂蝶，我们没有洛阳居那么大的气势，这纠纷还能少得了么？”

欧阳昭望了二女一眼，点点头，道：“四姑啊！才跟你出去三天，怎么两个丫头就变了样子？”

“父母的遗传啊！爹英俊，娘美艳，生出女儿，兼得了两人之长，再加上天狐武艺，怎会不风情万种，惹人迷惑……”张四姑道：“用不着洛阳居的人来找麻烦，我看，每天就闹得头晕脑胀了，江枫啊！你作个决定吧！这

件事该怎么办？”

江枫望望二女，发觉她们眉梢、眼角间风采飘荡，那股迷人的味道：是男人都应该无法抗拒，不禁叹息一声，道：“大姐既然不愿抛头露面，我看得改变个方法了。”

罗兰也发觉了，二女媚态横生，就算敛收起天狐武功，单是这天生丽质散发出的魅力，就叫人难能抗拒了，心头亦为之震动，忖道：“两个丫头怎么了，这两三天的工夫，已情怀开动，风情飘飞，但仔细察看，发觉二女仍属完璧，这究竟是怎回事呢？”

“四姑，你真是教导有方啊！我教她们练了十几年的天狐武功，就不如你这两三天的训练，真是成就惊人啊！”罗兰有点心疼，也有佩服地说。

“怎么能怪到张姨的头上……”吟雪说，“还不是娘教导之功，过去，我们蛰伏深，每天见到的就是爹娘两个，就算已习成天狐的技艺，也是无法发挥啊！”

“是嘛！长安城中那么多红男绿女，自然会引发出我们争胜之心，……”吟霜说，“这就如山洪暴发，就一发难收了。”

罗兰淡淡一笑，道：“反正，娘不如张姨就是，早知如此，该早些把你们交给张姨，也许早成气候了。”

张四姑只有苦笑，憋了一腔怒火，一股脑儿发在了江枫的头上，道：“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可没有要你改变方法，大姐认命了，你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说吧！你准备怎么办？”

对张四姑江枫心中有一份深深的愧疚，她确实为江枫在燃烧自己，敬重过份，就变成有点怕了，点点头，道：“好！千错万错，错在小弟一人，大局平定之后，小弟以性命向大姐请罪，要我死、要我活，只凭大姐一句，小弟知道：我亏欠你的太多了。”

“怎么？你在诚心呕我吗？……”张四姑余怒未息的说。

“不！小弟言出衷诚，绝无一字虚假……”

江枫的双目中蕴含了泪光，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这不是天狐技艺，而是至情至性的流露。

“张姨！你把江大哥骂哭了，……”吟雪黯然说道：“他是身负在任的英雄，你不能这样折磨他呀！”

“张姨！你想骂人，就骂我跟姐吧！骂的不消气，打我们一顿也行，别再怪江大哥了，他好害怕你生气呀！”

张四姑怔住了，她绝未想到江枫对她用情是如此之深，心中那份感动，真到了情甘效死的境界，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笑道：“张姨那里是怪他，我是请命啊！他是主帅，要张姨去死，张姨也难说个不字啊！”

罗兰也有着意外的感觉，天狐传人，怎会有如此深恩厚情。

这就是人性，任何精绝的技艺，也无法改变的人性。

这也使欧阳昭和罗兰对江枫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大姐，天狐武功，虽然淫荡诡异，但那只是它的外表，真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反而是情真意重，倍于常人，天狐夫人的后期为人，可为佐证……”

“不要说了，看你平常潇洒不群，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似乎是天塌了，也不关你的事，……”张四姑说，“怎知道是纸札的人，几句话就会热泪盈眶，一个大男人，也不害羞啊！以后，我再不会跟你抬杠了。”

她数说江枫，但自己的眼泪却像下雨似的滴滴嗒嗒向下滚落。

“四姑，你是女中豪杰，我是从未见你哭过，今天实在开眼界了，……”
欧阳昭大笑道：“江兄弟，大丈夫流血不流泪，你可是不能哭啊！”

“既然出了丑，干脆就大哭一场吧！……”张四姑大笑起来，笑声和泪水混在一起，看上去别具情趣。

罗兰取出手帕，拭着张四姑滚落的泪水，道：“我明白你心中委屈，哭吧！哭出你心中所有的爱和恨。”

“我已经没有恨了……”张四姑说，“罗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这一生中真的已再无遗憾。”

罗兰回顾了欧阳昭一眼，默然无语。

“看什么？……”欧阳昭大声说道：“你如是有了三长两短。我还能活得下去吗？”

“这句话，我想了几十年，今天总算听到了……”罗兰微笑如花地说，“你没有事就找我吵架、气我、呕我，其实，我心中很明白，你情深如海，可是你为什么不肯说出来呢？要不是江兄弟和四姑这一闹，也逼不出你这句话来，千万句甜言蜜语，也没有这句话来的踏实。”

“你呢？……”欧阳昭道：“我是说出来，……”

“问的好！你死了，，我绝不独生，花容月貌，为君赏，……”罗兰笑道：“携手共青冢。”

“这才是神仙眷属，上穷碧落下黄泉，阴阳无阻隔。”欧阳昭放声大笑。

“爹！我们呢？”

吟雪双目深注欧阳昭。

“你们……”欧阳昭果了一呆，道：“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死？”

“我们死了，也就罢了……”吟雪道：“我是说江大哥死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欧阳昭道：“这个，这个……罗兰你说呀？”

“问问江兄弟吧！”

江枫心头震动，但却又无法开口。

“要我问什么呢？江兄弟，这丫头真把我问糊涂了？”张四姑微微一笑，接着道：“两个丫头的心意我清楚。”“好！你清楚，你就说出来吧！……”
欧阳昭道：“我可是瞎子摸象，摸不到头脑何在？”

“两个丫头要你一句话，……”张四姑道：“也在要江枫的承诺。”

“这个……”欧阳昭有点明白了，苦笑一下，道：“我看，就由你四姑作主了，她们也是你的徒弟，我看，我和兰儿就全权委托了。”

张四姑看看罗兰，道：“罗兰，你有什么意见？”“我……我不知道：妻从夫意，就由你作主吧！”张四吁一口气，看看吟雪、吟霜，道：“你们呢？”“也由张姨作主！”二女齐声回答。

张四姑的目光盯注江枫的脸上，道：“兄弟，你可有什么高见？”

“只有一个……”江枫道：“大姐吩咐下来，小弟无不从命，但一切都要等江湖上大事底定之后，才能算数，如果我不幸战死了，那就一切作罢！”

“江大哥，你死了，我们也不能活下去……”吟霜道：“你活着，随便做什么，我们都不会管你，但你死了，我们希望和你并坟墓穴……”

不重生前重死后，二女用情的深刻，也不让父母专美了。

张四姑道：“好！由此刻起，你们就是江枫的人，生为武林效命，大局安定后，再变婚姻，张姨保证江枫一定堂堂正正的娶你们，但我可不保证你

们是排行第几？”

“大家都知道天狐神功妖媚惑人……”吟雪道：“却不知道天狐武功邪中有正，娘只口述，没有练过，不知道一旦它情有所钟，就会终身不渝，但外在表现的仍然是烟视媚行，贞节在寸心之间。”

“好了，老子已经明白你们的心意……”欧阳昭道：“但婚嫁的日子不完，现在用不着改口称呼吧！”

“那就不是天狐弟子了……”江枫道：“天狐武功重实质，不重外表。”

只听一声重重的咳嗽，七主和尚大步行了进来，道：“诸位的家务事，谈完了吧！”

欧阳昭笑道：“你和尚可是在背后偷听啊！”

“我和尚如说没有听到，不但你们不信，连我和尚自己也不相信……”

“你听到多少？出家人戒打诳言，可要实话实说啊……”张四姑叮上一句。

“该听到的，我和尚听到了，不该听到的，和尚一转头，全都忘了。”

“那最好！大和尚，你是位有道高僧，现在，我们想听听你对敌之策。”吟雪几句话扭转了话题。

“对！和尚也正要谈谈这件事情，开酒楼茶馆这档事，就此作罢，两位姑娘绝代风华，很快会引起敌人注意。”“大和尚有何良策……”江枫道：“我们不宜再取守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应该展开一阵凌厉的攻势，使他们阵脚自乱。”“不错！所以要展开狙杀，和尚的看法是以内宫一系中人为主，逼他们全力投入……”七宝大师说出了自己的一番计划。那是一种严密的布署狙击，一波不成，一波再起，选定了对象，就非要杀死不可。

酒肉和尚的狙杀计划，虽是连环出手，层层阻绝，但投入的人力并非很多，主要的执行人是雪、霜二女。

张四姑和罗兰或前或后，猝施杀手，一击之后，立刻撤走，绝不恋战，算是第一助手，再下来，就由欧阳昭和七宝和尚联手，必杀无赦，江枫殿后一击……。

但七室和尚并非主张滥杀，狙杀的一定是第一流高手，先作选定，再作布置，而且由张四姑策订出多样的传达方式，选择狙杀的对象，却由江枫和七宝和尚决定。

当真是标准的以毒攻毒，以寡狙众的策略。

张四姑精湛的易容手法，可使一个人瞬间身份改变，容貌易形，二女已是大有心得，在长安城中这等繁华人多的地方，最为适用。

二女初当大任，一副跃跃欲试的心情，吟雪娇媚一笑，道：“和尚伯伯，早一点选个狙杀对象啊！侄女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是啊！我们立下功劳，就炒几样可口小菜请你喝酒……”吟霜说，“希望你每天都喝的飘飘欲仙。”

“小丫头……”欧阳昭道：“伤禽怒击，困兽反扑，那是他毕生功力所聚的凌厉反击，愈是高手，气息愈长，反击也最可怕，你们觉着那是好玩哪！”

“令尊说的不错……”七宝和尚目注二女缓缓说道：“未确定一击能够毙敌时，更要特别小心，强敌垂死的反击，不可逞强硬接，能闪避，最好闪避，有些人受伤后，会装作诈死，引人上“那就有他们的苦头吃了……”吟雪笑道：“天狐武功中有很多惩戒奸、诈的手法，专对付阴险邪恶的人……”

“怎么？狐性十疑，制敌百变，这一篇天狐技艺总纲你们也学过了？”

江枫望了二女一眼，道：“精通此术，天下无处不可去得，你们……”

“我和姐天生丽质，又得了爹和娘的聪慧遗传，是天生的狐门弟子……”吟霜娇声笑道：“天狐门十疑、百变，技艺浩瀚，壮阔千里，可也得承继有人啊！姐和我当仁不让，挑起了发扬光大的重任，江哥哥，你可知道娘传了我们这一篇天狐技艺总纲之后，我们有些什么感觉？”

七宝和尚忽然发觉了吟霜说话神情语气，配合着一张樱桃小口的嘴形变化，特别突出了那红嫩的双唇之美，那一声江哥哥，更是撒出了一把娇媚，醉人若酒，连定力高强的大和尚，也生起了亲亲那张嘴，死而何憾的感觉……。

罗兰定定神，喝道：“二丫头，你在干什么？大和尚是长辈，怎可目无尊长？”

“我只是借和尚伯伯深厚的禅功、定力，试试看，我的天狐魅力，到了什么境界！”吟霜道：“对不住了，和尚伯伯，过一天我请你喝酒，给你赔罪……。”

七宝和尚苦笑一下，道：“我不知道你们江大哥的感觉如何？但我和尚却真有点应付不来，虽未心神荡漾，却已绮念横生，丫头们，下不为例，大和尚这点道行，罩不住啊！”

江枫笑道：“惑心术媚波四溢，而且，能集于一点展现，让七宝大师低头，应该已登上了八成境界，真是难为你们了。”

“唉！江老弟，这怎得了啊！儿大不由爷，……”欧阳昭无限感慨地说，“这两个女儿，我可以不要，可是你以后要怎么忍受？万紫千红春无限，香风千晨引蝶飞，练武功练到了这种境界，真要一醉解千愁了。”

口气之间大为同情这位未来的女婿。

“江枫已是天狐门掌门，……”罗兰笑道：“可没有你这样的小心眼！”

“四季花婢，歌坛青凤，个个都是人间尤物……”张四姑笑道：“江枫还不是应付的头头是道：欧阳大哥，你不用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了！”

“爹！真的不用担心……”吟雪道：“武林大局，恢复了宁静之后，爹讨厌我们这种样子，我们会把武功散去，那就成了标准的深闺弱女，处处依靠丈夫的小媳妇了。”

“大丫头，这种话，不可随便出口，……”罗兰道：“习练过天狐武功的人，一旦散去功力，你可知道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吗？”

“知道：如鱼失水，如花凋零，会变的枯萎失色，……”吟雪黯然的说。

“这又太严重了，……”欧阳昭爱女之心，顿然高涨，接道：“荣、枯之间，竟有天壤之别，难道就没有中庸之道么？”

“没有……”江枫笑：“所以，她们不能散去功力，只有更上层楼，进入上乘境界。”

“女儿的事，由她们自拿主意吧！……”罗兰道：“老实说，她们的武功成就，早已不在你我之下，说到对敌的手段、心机，我们已有不如，你我已尽了教养的责任，用不着再为她们操心了。”

“对对对，大和尚，有没有兴致喝一杯……”

欧阳昭突然感觉到他的看法、论点，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作法，有着一段相当的距离。

“固所愿也，不敢请尔，走！喝酒去。”大和尚站起了身子。

“我去帮你们作两个下酒的小菜……”张四姑也站起来，跟着两人离去。

望着三人离去的背影，江枫叹口气，道：“虽然是情势逼人，但我们的行事方法，确也有一点叛经离道：勿怪欧阳前辈有些看不惯了。”

“没法子啊！他学的正宗武功，讲究的是堂堂正正的做人，一板一眼的做事……”罗兰笑道：“现在已经好多了，过去啊！那种一丝不苟的性格，像一只装满了盐水的大酱缸，不管你是山珍海味，都把你淹成酱菜。”

江枫笑一笑，目光一掠雪、霜二女，道：“说说看，你们对天狐武功总纲，已有了多少成就？”

“娘传我们天狐武功，只说不练，我们虽然已把口决心法，深印心中，但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吟雪说，“有些技艺，必需器具辅助，才能发挥。我和霜妹研究摸索，虽然找出了一些代用器具，但却有着不够犀利的感觉！”

“不错，欲善其中，利其器……”江枫道：“现在呢？”

“自和张姨见面之后，情况大为改善……”吟霜看了母亲一眼，接道：“张姨的江湖阅历丰富，又精通各种小巧异术，和天狐百变技艺，若有一脉相通之势，经她指点，我们已打造了十几处精巧、犀利的辅助器具，已在苦练，相信可以派上用场了。”

江枫也不追问二女详情，微微一笑道：“精通百变技艺，可节省了不少气力，说到四姑的武功，却和天狐功艺相近，她的五行遁术，移花接木，更是独步江湖的奇技，你们学过没有？”“张姨一点也不藏私，认真的倾囊相授，只是我和霜妹太笨了，练到现在，五行遁术，还没有登入室……”

“不错了……”张四姑缓步而入，打断了吟雪的话，接道：“当年张姨练了一年，还没有你们这一个月成就大，只不过张姨这些武功，需用的器具太多，有些烦人。”

“大和尚提出的狙杀计划，只是纲领……”江枫看着张四姑，道：“细节方面，还要大姐精心策划一下。”

“我会番心思，不过，要狙杀什么人？我倒希望你多想想再作决定……”张四姑道：“我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他们彼此猜忌，互相残杀，应该注重在挑拨、离间之上。如果发雷霆攻击，连番狙杀，会不会使他们心生警觉，消除隔阂，再作紧密的合作，全力对外。”

“大姐一语惊心，切中其弊，小弟会谨慎从事，……”语声一顿，突然施低了声音，道：“我想混入天马总堂去，实地观察一下天马堂的实力，大姐的看法如何？”

“我看暂无必要……”张四姑说，“天马总堂中虽然汇聚了江湖上的魔头凶邪，但你已知晓了大概情形，真正神秘的是天王门和内宫中人……”

“四姑说的对……”罗兰道：“你不用冒险混到天马总堂中去，真正的拼杀所在，还在长安，天王门和内宫一系中人物所以神秘，那是因为他们只有门下弟子在出面活动，如果能逼他们老一辈的人现身出来，我相信以四姑的经验之丰，必可看出他们的真正来历，树有根、水有源，我不信他们是凭空跳出来的，何况，还有七宝大师和老叫化两个见多识广的江湖通，五十年来的江湖人物、大概都逃不过他们两位的法眼。”

“有道理，就这么决定了，狙杀计划不变，我会小心决定，想办法把钱缺召回来，顺便要他带一批精明的人手同来，请大姐替他们改扮一下，我想在长安四周广布耳目。”

“这个办法不错……”张四姑道：“你现在除了了解洛阳居中变化之外，

对洛阳居外的敌势消长，全不知晓，本来，我准备带着两个小美人，帮你探查洛阳居外的，现在二女以执行狙杀为主，倒是不宜再分身旁顾了。

钱缺带的这批人武功不足以担当大任，但大都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动的人物，他们的观察能力，就非我和二女能及了。”

“大姐不要谦虚了，两个小美人欠缺江湖阅历，说她们能者无所不能，未免言过其实……”江枫笑道：“至于大姐你，可要能者多劳了，老叫化带来的人手，你要帮他们编组一下，然后，分派他们监视的区域，订一些注意的规戒，至于风雪小馆这个地方，除了老叫化外，暂时别让他们知道：你也不用和他们直接见面，一切都透过老叫化传达，最好把他们之间的横向连系，也予切断，由老叫化选几个武功较高，存有必死决心的人，负责串连，收集各处的见闻资料，特别重要的，大姐和我连系一下，一般性的事务，大姐就用我的名义，代我处理了。”

“好！我会谨慎从事，你的顾虑很对，不论如何小心布署，也难免百密一疏……”张四姑侃侃而谈，“我相信他们逼供的手段，必是凶残绝伦，能够忍受的人，绝无仅有，心存必死的人，也要早有准备才行，一旦失手，立刻自绝……”

“四姑，真的那么可怕么？……”罗兰凝注着这位闺中好友问道：“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些准备？”

“应该有，……”张四姑神情肃然地说，“罗兰，那种匪夷所思的施刑手段，绝对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至少，我就不相信自己能熬得过去，何况，我们女人还有更可怕的遭遇，那就是凌辱，他们加诸的暴力行为，会使人有生不如死的感觉，不过，我相信以你武功上的成就，就算遇上他们最强悍的人物，也有自保的机会，至少可以逃走，自绝是最后的手段，确定了他们会对你施展残酷的刑求，凌辱时，那就以死去逃避吧！不论多美的女人，死了之后，就会失去诱人的魅力。”

“大姐，别说的那么可怕，……”江枫道：“你把罗兰和吟雪、吟霜吓坏了！”

“江大哥，不要担心我和霜妹……”吟雪道：“天狐十疑，已把人性中极恶，狡诈，估算在内，制敌百变，更是有着应付各种意外的准备，真要有个人，能够把我们制住了，使我们无法反击，那个人是了不起的人才，我们只有认命了。”

这番话听起来，有着相当的自负和悲壮气势，但也表示出了强烈的自信。

“江大哥，别误会呀！我们被人制服了，也绝不会给他污辱我们的机会……”吟霜说，“姐说的认命，也就是自绝的意思。”

吟霜的解释，表达了一种贞洁的承诺，江枫内心中很感动，也有些不安，两个小美人，一再的表白、说明，不再有任何避忌，赤裸裸的奉献出全部情爱，一寸芳心，但江枫却不敢作同样的回报——承诺……。

他明白二女很希望得到他的一些表示，江枫也确为二女动心，如若有机会让江枫作个选择，他倒真的希望能携带双美，逃避开江湖上的纷扰，傲啸山林，常伴清风明月，那是何等快乐的神仙眷属。

可惜，他肩负清除江湖妖氛大任，已经没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所以，他不敢陷溺太深，也不敢表达出对二女的眷恋情意，何况，他也觉着自己有些不配，他的生命中已挤入了太多的女人，虽然大部分是心存敌对，意在利用，是以媚术，内功拼出的胜利，但那些女人确都是人间，万中选一的美女，

她们受过严格的训练，能够把女人的温柔、魅力，发挥到极致的境界，如醇酒醉人，留给你无穷的眷恋相思，不过，她们都缺少了吟雪、吟霜那份纯净之美，那种娇中有雅，媚里含真的少女情态……。

不知二女是心存捉弄，还是要逼出江大哥的一些承诺，四道清澈的目光，凝注着江枫，脸上是一股自怜自惜的神色……。

江枫被那四道眼神压迫得心神不安。

眼看江枫的窘迫之状，张四姑暗暗好笑，忖道：“今天我如不管他，在罗兰的放纵之下，二女步步进逼，真要闹得他灰头土脸了。”

心中念转，人却重重咳了一声，道：“丫头们，去泡壶新茶来，我要和你们的江大哥研究一下人手布署。”

二女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罗兰笑一笑，道：“四姑，我去看看你大哥和大和尚喝醉了没有，两个酒鬼碰在了一起，真还叫人担心呢？”

紧追二女身后离去。

“江枫……”张四姑微笑道：“我还没有见过你如此局促的样子，天狐技艺，果然不凡，二女的造诣之深，可是已不在你之下……”

“我倒不是怕她们媚术惑人，小弟怕的是她们的如海深情，……”江枫道：“大姐知道：小弟不能给她们任何的保证、承诺，但目下情势，已然迫的我无法逃避，……”

“你准备怎么办呢？……”

“我想闪……”“闪得了吗？……”张四姑打断了江枫的话，道：“她们已禀明父母，父母已默认了你这个女婿，她们可以明目张胆去找你呀！揭下来你脸上那张人皮面具，你如何还能在洛阳居中存身……”

“闪得一时是一时了……”江枫皱了眉头，道：“至于到洛阳居去胡闹，大姐如不给她们撑腰，我相信她们还不敢那样放肆天狐门不重俗凡礼法，也不禁男女欢爱，但也有三条大不赦的戒律，触犯了任何一条，都是死罪，最轻的处罚是追回武功，我看罗兰所得，是全部天狐武功，那就不可能不知三条戒律……”

“既然有管她们的条律，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张四姑道：“你可以摆出掌门人的身份，教训她们一顿，要她们以后安分一些，别再缠纠你就是。”

“那三条戒律是，叛逆通敌，欺师犯上，谋害同门，那一条也用不上……”

“有啊！……”张四姑打断了江枫的话，道：“你可以办她们犯上啊！……”

“行不通的，何况，小弟已答应了大姐，这桩婚约，两个鬼丫头借题发挥，明白的告诉了父母，举止行动间，再无避忌……”江枫有些急了，低声道：“我如不闪开些，和她们常相聚会，我担心无法控制自己，一旦双体合欢，不但无法向欧阳兄嫂交代，也会使大姐难看。”

“我倒不在乎自己难看……”张四姑笑道：“罗兰知道天狐门中有合体双修之法，也不会放在心上，但欧阳昭却很难认同，两个丫头千方百计的争取老子认定你这个女婿，就是怕一肚仁义道德的父亲，看不惯她们那种缠绵相依的神情和你相处，看起来，两个丫头相当成功。”

欧阳昭已默认了你这个未来的女婿，就算你们之间，日后行为出轨，他们已布局成功，就等着收网抓鱼了。”

“大姐，你一定要帮这个忙，阻止这件事情……”江枫道：“我希望未

正式迎娶她们过门之前，能保存着一份清白，一旦我战死沙场，心中也可了无遗憾……”

“只怕是行不通了……”张四姑道：“两个丫头近日之中，问了我很多男女间事，她们最害怕的是受了身孕，那就铁证如山了。”

“如果大姐能吓吓她们，……”江枫接道：“使她们心存顾忌，那也是帮了小弟一个大忙了。”

“非常抱歉，大姐的作为，和你想的完全是背道而驰，……”张四姑笑道：“我告诉了她们避孕的方法，这在大姐来说，自然是雕虫小技，她们唯一顾虑是，怕伤了父亲的心，现在，欧阳昭也认了你女婿的身份，两个丫头的难题，都已消失，已构不成阻力，你这无意的襄王，只怕逃不过两个小美女有心布下的天罗地网了。”

“大姐呀！你要救救我呀！老实说，我觉着自己不配，娶她们进了门，以丈夫的身份，和她们洞房花烛，我才会有稍减罪恶的感觉。”

“江枫，这件事，我是帮不上忙，如果作梗太多，恐怕将引起她们的误会，两个小美女真要合起来对付我，大姐绝对罩不住，……”张四姑肃容说道：“你和她们见面不过是两个多月，但你在她们的心中，已经活了十几年。……”

“这话怎么说呢？……”江枫道：“小弟可没有入人之攀的神通？”

“严格的说起来，是罗兰播种下的情爱种子，大约是天狐夫人对她提过你这么个人……”

张四姑沉思了一阵，接道：“她在传授二女武功时，就把你添油加醋的形容一番，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也许罗兰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但二女却印象深刻，她们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大师兄，这个印象，在她们心中成长，随着年龄，日渐深刻，我听二个丫头说过，她们三四年前，就把你当作话题讨论，画出了你各种不同的形貌样子……”

“这怎么会呢？……”江枫道：“罗兰也是在长安你这里和我见面，过去根本没有见过我，她怎能描绘出我的样子呢？”

“她只提过你，把你在心中描绘成各种不同样子的是吟雪、吟霜，……”张四姑道：“你要知道：她们从小在深山中长大，十一岁之前，只见过两个人，那就是她们的父母，欧阳昭和罗兰，吟霜十二岁那一年，我进入大巴山中，探望罗兰，我是她们见到的第三个人，但你的影子，却已在她们心中成长了十年左右。”

江枫忖道：“二女年龄，大约只有一两岁的距离，她们三岁那年就开始习练天狐武功，勿怪有如此惊人的成就了。”

但闻张四姑接道：“她们把你看成了先入师门的大师兄，也把你想作了心中的情郎、爱侣，更奇怪的是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去练天狐武功？等到在风雪小馆中见到了你，比她们心目中最好的描绘更强十倍……怎不叫她们如渴骥奔泉，难以遏止呢？再加上你们狐味相投，相吸相引，她们聚积了十几年的相思，一旦成真，情爱暴发，如山洪溃堤，只宜疏导，不可拦阻。”

何况，她们只希望自己得到一些关爱，并没有干与你和别的女人往来，不管她们的天狐神功，到了那一重境界，但她们还纯净的很，你只要稍示温存，略表爱意，她们都会全力为你效命。

我已经告诉她们，你混在脂粉群中，是为了武林大局，那股神秘力量，以女人为统治江湖的力量，我们就只好反其道而行之了，她们根本没有独占

你的意思，颇有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的禅思呢！”江枫苦笑一下，道：“大姐，你这是在帮我，还是劝我？”

“都不是，我只是想说出来，我自己的看法，……”张四姑道：“她们早已知道了你我之间的事，但她们不但没有妒恨，反而处处想给我们制造机会，大姐过去对你的风流韵事，虽然不闻不问，但有时想起来，也会有惘若失的难过。

可是两个丫头，却不会，她们只想取得她们的一份，心中就很快乐了，我现在，真的是心胸大开，就算你携美同游，在大姐面前摇来摆去，我也能视若不见，全无妒火，因为，我已经得到了太多，而且，是那么真挚、感人，我这些转变，老实说，都是因观察二女举止以及和她们交谈所得。”

“看来，她们真的已参透了天狐武功的上乘真谛，摆脱了世俗之见。”

“谢谢江大哥的夸奖，……”吟霜手捧茶盘，缓步而入，道：“我们只想帮助你，只想让你快乐，我和姐都愿化作春雨，使你绽开出一朵最鲜美的花，照耀武林，光辉江湖，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会阻扰你……”

“我和霜妹早就商量好了，……”吟雪提着茶壶行了进来，接道：“我们只付出，不要求任何报偿……”

“事实上，在我们付出的过程中，我们已得到了满足、快乐……”吟霜道：“我们会尽量不让姐和我带给你任何烦恼，那怕是一点点，也非我们所愿，我们要作一件事时，都考虑再三，除非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

“不要紧，我们想不到，张姨会指点我们……”吟雪笑道：“张姨传我们的易容手法，再加上五行遁术，我们潜入洛阳居，亦非难事……”

“说不定会隐藏在你的身边哪……”吟霜又接了一句。

“千万不可，千万不可……”江枫大为紧张地说，“我知道你们张姨的五行遁术的易容手法，非常高明，真要潜入洛阳居中，确实不易寻找，但此关键时刻不对，不能心存游戏，误了大事！”

“好嘛！好嘛！江大哥不喜欢我们游戏误事，我们不去就是……”吟雪温柔的说道：“但我们如有事请命，要如何才能见你？”

“这个……”张四姑道：“我已想好了一个办法，咱们在长安城中，布置了一座居住之处，你们可以放心，不会让你们受委屈了，那地方是深宅大院，还要请一些仆从女婢侍候。”

吟霜笑：“好啊！我自懂事之后，都是自己动手，从没有要别人照顾过我，能在张姨的安排下，用个丫头，过过千金小姐的瘾头也好！”

江枫道：“好！就这么决定了，我也该回去了……”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回到洛是居内，才知道正发生了一件不可开交的大事。

原来，梅花来拜访韩霸，但却被胡萍、段九拦在门外，梅花要入内查看，胡萍不肯，一切等韩霸回来之后再说。和梅花同来的是一个全身黑衣神情冷峻的少女，她一直静静的站在梅花身侧，没说过一句话。

但她的神情间，似早已流现出不耐，却一直用力在克制着。刁鹏听到了消息，匆匆赶来，但看到那少女之后，立刻悄然退走。

幸好，江枫及时而归。

七宝和尚打量了那少女一眼，神色突然一变，但他已来不及向江枫说什么了！

原来，梅花已迎了上去，道：“正要找你……”

江枫接道：“好！我住的地方狭小，咱们到迎宾阁中谈吧！”“不用了，

何处黄土不埋骨，就在韩副总管住处谈谈吧！”那一直沉默的少女，突然开了口，果然是出语惊人，字字如铁锤击岩一般，听得人心头震动。

“既是如此，请入内一谈吧！”

江枫向前一步，带路而行。

七宝和尚示意段九去告诉邓飞，人却紧随在梅花身后而入。原来，那黑衣少女自和江枫对话之后，一切变的主动，人也抢在了梅花之前，紧随在江枫身后。

江枫头未回顾，但暗中却凝聚了全身的功力戒备。那黑衣少女见到了江枫之后，身上突然散播出一股冷烈的杀气，胡萍和七宝和尚也立刻感受得到。

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人，已知那黑衣少女是为江枫而来，未见江枫之前，一直隐匿起锋芒、锐处，不让杀气外露。江枫见客的小厅，果然是既小又布置简单，七宝和尚伸手拉上房门，江枫也不再客套，冷冷说道：“看样子，梅花姑娘似是急着找我，现在，可以说了，有何见教？”

“我找你……”黑衣少女接道：“梅花只是陪我来的！”

“你是……”

“黑天鹅……”

“是绰号了……”

江枫神情也冷厉起来，冷重的杀气，也立刻散发出来。“果然是一位高手，深藏不露，……”黑天鹅道：“我不是内宫中人……”

江枫道：“是专程来找我韩某人了。”

“不错，因为，你无缘无故的杀了我们一个人……”“是那位玄衣姑娘了？……”江枫道：“她也是一只天鹅了，”错了，她如是一只天鹅，相信你也杀不了她，……”黑天鹅道：“可惜，她只是一只喜鹊，才死在了你的手中！”“我被搞胡涂了……”江枫道：“又是喜鹊，又是天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黑天鹅道：“你既然如此孤陋寡闻，也不用和你多费口舌了江枫接道：“好！那就言归正传吧！你找我，已经找到了，准备干什么？也该说明白了。”

“杀你，替那位喜鹊报仇……”黑天鹅道：“你准备好了，我就出手！”

“早就准备好了……”江枫道：“你随时都可以出手，不过，我还是要把话说个清楚，那位喜鹊姑娘，伴随黄龙来洛阳居中找麻烦、天马堂中人已经再三忍让，我们已在各处，损失了不少的地盘，这里不能再丢了！”

“所以，就派了这扮猪吃老虎的韩霸来作副总管？”黑天鹅道：“梅花姑娘告诉我，她早声明过不是内宫一系中人，但你还是杀了她。”

“也许在下听错了，她只说不是黄龙的情侣……”江枫道：

“就像你姑娘一样，说了半天，还未说出你真正的身份？天鹅、喜鹊，又是怎么样一个组合，和内宫一系中，有什么交情？为什么要帮他们和天马总堂中人作对？”

黑天鹅道：“你不知道喜鹊是什么身份，出身何处？但你杀了她，我现在就为她报仇？”

右手一扬，拍向江枫。

这座狭小的客厅中，双方的距离很近，但手就可以触及到对方，这一掌拍向前胸，闪避都不容易。

但江枫没有闪避，右手一抬，五指反向黑天鹅的右腕扣去，动作奇怪。

“好！……”黑天鹅微一挫腕，易掌为指，点向江枫的人中穴。

江枫突穴截脉，封闭了黑天鹅一连十二招的攻势。

这地方太小了，无法闪避，也无法飞腿攻敌，两人一番交手，全在掌指的变化上抢制先机。

一轮抢攻之后，黑天鹅攻势一缓。

但江枫却借机展开了凌厉的反击，指点掌切，把黑天鹅逼退了两步。

黑天鹅心头震惊，这个人果非小可，原本想来，杀敌不过是举手之劳，那晓得竟然遇上了真正的高手。

这狭小的厅房，就成了她必败的限制，因为，有很多绝技，无法在如此狭小的空间施展。

江枫也暗暗称赞黑天鹅的高明，几乎被迫的要全力施展，才能够应付下来！这个女人身手绝对在梅花之上，只是不能预测，杀了这黑天鹅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心中念转，变招更见快速，一招‘智珠在握’，扣住了黑天鹅右腕脉穴。

黑天鹅立刻全身受制，有如砧板上肉，听凭斩割了。

江枫左手扬起……

“你不能杀她……”站在一侧观战的梅花大声叫道：“她不是内宫中人，杀了她，你会后悔的……”

“我已经杀了一只喜鹊，仇恨已结，再杀一只天鹅，有何不可？”江枫大声的回应，目光却一瞥黑天鹅脸上神色。他发觉黑天鹅的脸上，是一种惊愧交集的神情，似是对被扣穴生擒一事，感到意外，也没有悍不畏死的气势。收回了左掌，江枫缓缓说道：“梅花姑娘的意思是，要我放了她？”

心中暗作决定，逼梅花说出这黑天鹅的来历。

“少杀一个人，对你有什么坏处？……”梅花说，“何况你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仇恨。”“放了她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江枫道：“在江湖上我就多了她一个仇人，日后，她如遇上机会，自然会出手报仇。”

梅花道：“那你是非要杀他不可了？”

江枫道：“是啊……”

“她真的不是我们的人……”梅花道：“她号称黑天鹅，天马堂中人，也该知道她的身份啊！”

但闻一阵步履声传入耳际，关闭的大门，被人推开。邓飞当门而立，瞧了黑天鹅一眼，道：“韩霸，快些放人！”江枫微微一怔，道：“放人？她是专程来杀我的呀？”邓飞急道：“但你还好好的活着，毫发无伤。”

“如若属下放了她，她再找属下报仇……”江枫道：“岂不是自寻烦恼吗？”

邓飞有些急了，高声说道：“邓某人保证不会，快些把人放了。”

江枫松开右手，放了黑天鹅。

邓飞毕恭毕敬地说，“洛阳居总管邓飞，恭送黑天鹅姑娘。”

“你这位副总管的身手不错……”黑天鹅道：“我欠了你一份情、有机会，我会报答。”

一拉梅花，大步而去。

邓飞抱拳躬身，送走了黑天鹅，道：“韩老弟真的不认识她吗？”

“不认识，……”江枫道：“还望总管指点，指点？”

“黑、白、红、黄，四天鹅……”邓飞道：“是天王门中的人，在天马堂和内宫一系中争斗日烈之际，自然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咱们不

能杀她，把天王门逼得和内宫一系联手。”

“放了她，她会和我们合作吗？……”江枫道：“奇怪的是，她既已进了洛阳居，为什么不和她们自己人联络呢？却找上了梅花？”

邓飞低声道：“你说她们自己的人，是指那个？”

“青凤……”江枫道，“天王门中的人，总管真的不知道么？”

邓飞点点头，道：“知道：但却无法证实，肯定。”

“青凤、黑天鹅，……凤、鹅、喜鹊，……”江枫似有所悟的道，“她们用鸟派名，分出等级，凤为百鸟之王，可能是最高的一级了！天鹅应该在凤之下，是第二级了。”

“不错，不错，天王门中最活跃的人物，就是四大天鹅了。”邓飞道，“她们既然出了面，看来，天王门，也不准备置身事外了，这件事，我应该早一些报上总堂，也好让他们有所准备。”

江枫道：“总管的意思是天王门中人，会帮助内宫一系中人，对付我们了？”

“现在，黑天鹅已经插手了”邓飞道，“但青凤又似是偏向我们一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杀了一只喜鹊，可能是黑天鹅的手下，所以，她来找我报仇……”江枫道：“纯属私人行动……”

“不管如何？这件事，就不能隐瞒，我得传报总堂……”

“不用总管费心了……”刁鹏快步行了进来，接道：“我已经代你效劳，呈报总堂去了。”

邓飞嗯了一声，道：“刁兄，用的什么方法呈报？”

“信鸽，而且三鸽并飞，十万火急……”刁鹏道：“黑天鹅不足为敌，但她代表的力量，就十分可怕了！”

目光转注到江枫的脸上，接道：“韩兄和黑天动过手了？”

“不错，如非总管下令放人，也许，韩某人早已让她血流五步，死于此地了，不知刁兄，何以认识黑天鹅。”

“去年七月，天王访问天马总堂，四大天鹅随行保驾……”刁鹏道：“总堂中人，有很多见过她们。”

“这么说来，天王和总堂主应该有些交情了，可是，黑天鹅又为什么要帮助内宫中人……”江枫道：“那天我杀死的玄衣少女，据黑天鹅说，她是一只喜鹊，刁兄可知道：天鹅和喜鹊之间，是怎么一回事啊？”

“一只天鹅四只鹊，喜鹊是天鹅的手下，但天鹅只有四个，以服色分别……”刁鹏道：“喜鹊有多少？如何一个分法，是天王门中的秘密，别人就不知道了。”

江枫微微一笑，道：“总管如是晚来一步，在下宰了黑天鹅，那就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局面了？”

“总堂一定会追查这件事情……”刁鹏道：“但不知者不罪呀！韩兄不认识黑天鹅，杀了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黑天鹅的武功不错，在下胜得侥幸，这地方太狭小了，她有些施展不开，天鹅嘛！总要能飞能跳的地方，才能施展开手脚。”

邓飞双目盯注在韩霸的脸上，瞧了一阵，道：“韩兄弟，你……你的武功，究竟到了什么境界，还有多少绝招未曾施展，你的出身……”

江枫哈哈一笑，道：“总管，你问的太急了，这些事，总管想知道：我

一定会详细奉告。”

“不止是我，再说，我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好副总管就行了，……”邓飞道：“但天虚子副总堂主就不同了，他限我在今夜之前，问出你的出身来历，然后，用飞鸽传报总堂。”

“好！等一下，我就写给你……”江枫又转注着刁鹏，道：“以刁兄见识之广，猜猜看他们下一步，会有如何的行动？”

“黑天鹅锐气已挫，在没有新的援手赶到之前，他们应该不会再有什么行动了……”刁鹏说，“目下最大的问题是，黑天鹅这次挫败，会在天王门中发生些什么影响？”

江枫道：“刁兄的意思，可是说，天王门会因黑天鹅这番挫败，会和内宫中人联手了？”

“这个，很难肯定了，黑天鹅在天王门中的身份品级，不是顶高，只不过，地常常追随在天王身侧，近水楼台，能和天王谈上私话，如是她加油添醋的无中生有，那就可能影响到天王的判断和决定了。”

“刁兄分析入微，十分有理……”江枫道：“但最重要的是总堂的看法和态度了！内宫一系，夺取天马堂的地盘，天王门又何当没有这份心意，只不过，远没有付诸行动罢了。”刁鹏道：“韩兄高见，这一点，兄弟也尽快转报总堂，提供参考。”

江枫心中暗暗骂道：“人老成奸，这两个人，个个滑不留手，连一句有担当的话，也不肯说。”当下挥挥手，道：“总管和刁兄请回吧！刚才一番恶战，兄弟实在有点累了，我要坐息一下才行。”

“可是，你的出身来历……”邓飞望着江枫，有些艰涩地说。“等一下，我会派人送过去……”

刁鹏一抱拳，道：“好！韩兄请休息，兄弟先告退。”邓飞也只好离开。

七宝和尚送走了两人，回到江枫的卧室中，笑道：“是不是有些失望？”

“对！这两个人老奸巨滑，有功就抢，有过就推，……”江枫道：“看的叫人生气！”

“其实，两个人都有话要告诉你……”大和尚说，“不过，他们担心被对方抓住把柄，谁也不肯先说实话，你推我托，打起太极拳了。”

江枫笑一笑，道：“所以，我就把他们赶走，要和你研究一下，该如何行动了？”

七宝和尚低声，道：“可是想狙杀黑天鹅？”

“我想去见见青凤，探听一下天王门真的态度如何？……”江枫说，“黑天鹅武功不错，但还不到我们狙杀的水准，放手一战，我相信三十招，你可以取她性命。”

“青凤呢？是不是可以收为我用？……”

大和尚问了几句使江枫很难回答的话。

“现在，还不敢肯定。不过，下番工夫，要她投过来，也不是太难的事……”江枫道：“但我的看法是，她如真肯帮我们，留在天王门，比投效过来，用处大的多了。”

“我和尚也有同感，放心去吧！这里我会安排。”

“还得请你帮个忙……”江枫笑道：“想想看，我是个什么出身，才能让天马总堂中人相信我？”

“这个，得仔细推敲一番了，你武功高强，已是人尽皆知，要具有说服

力的身世，才能使人相信……”

“慢慢的想吧！……”江枫说，“想好了，就写出来，派人送给邓飞，然后，再告诉我。”

“好！此刻是紧急时刻，不要留连温柔，五更之前，一定要回来。”

江枫微微一笑，道：“保证在五更之前，……”正准备推窗而出，突然一阵乒乒乓乓之声，传了进来。

耳际间响起了梅花的声音，道：“他可以杀死我，但我一定要见他。”

江枫行出室外。

只见梅花和段九动手，双方虽然未亮兵刃，但掌劈、拳击，倒也打的十分激烈。

江枫沉声喝道：“住手！”

段九收掌而退，道：“副总管出来了，姑娘有事，自己对他说吧？”

梅花双目凝注着江枫，道：“我要和你单独的密谈一次。”既要单独，又是密谈，那是不能让别人听到了。大和尚委识趣的笑道：“好！我替两位把风，你们好好谈吧！”

江枫微微一笑，道：“请吧！”把梅花向小厅中让去。那知梅花一伸手，拉住了江枫，冲向江枫的卧室。江枫的卧室，布置的也简单，除了一张宽大一些的木榻外，只有一个衣橱。

梅花拉开衣橱，很仔细的看了挂满的衣服，目光才转到江枫的脸上，道：“韩霸，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

第十二回众豪侠暗伏迎杀手

话是一句充满着柔情蜜意的话，只是说的时机不对，气氛不对，听起来就有点突兀了，缺少了那种款款深情，撩人心态的魅力。

“这个……”江枫沉吟了一阵，道，“以梅花姑娘之美，若说在下不会动心，那是欺人之谈，不过，说韩某会为美色痴迷，那就是小看我韩某人了，在下是一个颇有自知，能够把握分寸的人，我了解自己，绝不是那种能使美女动情的男人。”

梅花道，“但你正在突显自己，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是什么意思？”

江枫一时之间，想不透梅花的用心？

“这就使我全心全意的去注意你，终于被我发觉了？你就是那个男人！……”梅花微微一笑，但却是一个凄凉的微笑，充满着幽苦无奈的微笑。

江枫心头震动了一下，但并未承认，故作茫然的道：“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田玉……”梅花道，“你就是田玉，你可以掩遮去你的形貌，但却无法完全掩去你那种眼神……”

“梅花姑娘，这说法太玄了吧？……”江枫笑道，“不错，我一直在隐藏自己，只可惜形势迫人，逼得我动手自保……”

“是杀人？……”梅花冷冷接道，“不是自保，有些人你可以不杀的，但你还是杀了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你知道吗？你韩霸的威名，已很快传了出去，达到了千里之外。”

“那好啊！江湖中人，不是求一个扬名立万吗？名传千里，该是件大大的荣誉……”

“这已经不是那种群雄纷起，逐鹿武林的时代，你的强悍，会招来无数的强敌围杀，就我所知，你已被列入了必杀的对象，正有多位一流高手，赶来长安，快则明午，迟则明晚，你就会陷入了被围杀险境，我不是危言耸听，韩霸……”梅花幽幽说道，“我只是要求证一下心中疑惑？我两次去客栈中找你，但你不在了，我没有惊动店中的人，也没有留下任何音讯消息，桂花告诉我你来过，但你却在中了一步倒迷香之后，突然失踪。”

韩霸轻轻叹息一声，道：“梅花，你究竟想得什么？目的何在？”

“我要证实你是不是田玉的化身……”梅花说，“那个害得我魂萦梦绕的男人，我几番深思，觉着是你，我要证实自己的想法？”

“这恐怕很难了……”江枫道，“你要如何证明呢？”

“我和他共浴戏水，肯定他没有带面具……”梅花苦笑一下，道，“所以，我请求副总管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仔细的瞧瞧你，是否戴有面具？”

她双目盯注在江枫的脸上，又道，“制作的太精巧，看不出一点破绽。”

“以你的目光、经验，全神注视之下，还瞧不出破绽，应该不会假了……”

“所以，我还有一个验明证身的办法。”梅花苦涩一笑，接道，“虽然，这件事羞于出口，但为了求证我心中之疑，也只好冒险一试了！”

江枫心中忖道，“看来，我有不少的破绽落在了她的眼中，此后有所行动，要更加当心才是。”

“说说看吧！能够答应的，我尽量配合……”

“我不会让你副总管有吃亏的感觉，答应我的求证条件，我会补偿你。”

“补偿我……”江枫笑道，“如何补偿呢？”

梅花冷冷地说道，“我对你最大的吸引力，大概是我这一副差强人意的美丽了，只要副总管答应让我查验一下，证明你不是田玉，你就可以得到我这个身体。”

江枫皱一下眉头，道，“这个，是不是太过儿戏？”

梅花冷冷说道，“我一点也不喜欢你，但我绝对不会食言，你可以先点我两处穴道，当然，如果副总管希望能以别的物品，梅花能够作到，一定从命。”

江枫道，“你先说说看，要如何检查我？”

“脱下你的衣服，……”梅花说，“你背上有一颗黄豆大小的硃砂痣。”

江枫心中一动，暗道，“四姑也告诉过我，那一点小痣，红艳欲滴，非常鲜美，我自己虽然没有看到过，但想来是不会错想到梅花床第间的温婉娇柔，不禁暗暗一叹，道，“梅花，只为了证实一下我的身份，你不觉着付的代价太大了吗？”

如果我是田玉，我会轻视你，如果我不是田玉，那就更可悲了，你要陪一个自己绝不喜欢的人上床，心中必然会留下了根深的创痛？”

“不是创痛，而是一条人命……”梅花道，“我没有对他作过任何承诺，但我自己暗下决心，除他之外，绝不会再让别的男人碰我的身体。”

“胡说……”韩霸冷冷说道，“你是洛阳居中四季花魁，如若情有所钟，从一而终，这个生意，那里还能作的下去，你最近很少接待酒客，已经使很多慕名而来的人，败兴而去。”

“好了，韩副总管，你们天马堂现在只管赌场，酒馆能赚多少钱？和你们完全无关了……”梅花道，“洛阳楼由青凤主持，你们不敢过问，我也希望，你们别再侵害到饭庄的收入，韩霸，你已经结下了太多的仇恨，希望你能够稍作收敛一些，至于我，我会给田玉一个交代的，你如愿意赌一下，很可能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一个男人！”

江枫呆了一呆，道，“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背弃了自己许下的誓言，我不能让田玉感觉到窝囊、委屈，所以，我还他一条命！”

“你是说，你会为田玉殉情而死……”江枫心中大大的震动了，这些内宫一系中训练出来的杀手，都是千中选一的美女，她们以美色诱人，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怎会生出为情殉身的念头，难道‘惑心术’真能够让一个人死心塌地的永相追随，不再改变么？”

想到此处，江枫突然惊出了一身冷汗，暗道，“张四姑女中豪杰，轻淡天下男人，和我接触时，犹是处子之身，那是说明了，她已下定了终身不嫁的决心，但却被我施术，破去她数十年的坚贞志节。

两个小狐女，犹在少女怀春的年龄，但却不求生时相依、永不分离，竟先求死后同葬一穴。

青凤只求一个妻子名份，似是心愿已足，梅花本是广布色身的杀手，竟也会生出了一身殉情之心！”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天狐技艺的魅力，还是奇术真能惑心，使她们迷失了自我，……。

梅花沉思了良久，突然说道，“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韩霸，你确有惊人的武功，我们也非常佩服你把自己隐藏的很好，你可能是天马总堂中全

力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才，把你安排在洛阳居中。

不论你是何等的英雄好汉？如何出类拔萃的武林高手？但你只是一个武夫，一个江湖豪客，你不会懂那种两情相依，相思刻骨的情怀，生死等闲事，两情何忍分的绝俗意境，那是超脱人间生死的情操，一个只知操刀杀人的武夫，那里能够明白？除非，你就是田玉的化身。”

江枫淡淡一笑，道，“梅花姑娘，如若我是田玉，岂不是成了一个可怕、可憎的骗子，骗了你的人……”

“也偷起了我的心……”梅花苦笑一下又道，“我好想你是田玉，因为我渴望见到他，也希望你不是田玉，也好放手施展，和你一决胜负。”

“这么说来，梅花姑娘对我韩某人，一直是手下留情了？”

“不管你是否相信？那都无关重要，我求的，只是我自己一个心安……”梅花闭上双目，高举双手，道，“你可以出手了，点中我两处穴道，然后，我们就开始这场赌约……”

“再说清楚一点……”江枫道，“我不是你想的田玉呢？”

“就在这里，你立刻可以得到我，我会尽力承欢，让你尝一下世间最好的风流滋味，从此梅花凋谢，世界上再也没有我这个人了……”

“自绝而死……”江枫道，“何苦呢？”

“我再让男人碰了我，实在有些愧对情郎，以死谢罪，我死的心安理得……”

“只怕田玉那个小子，不会有这种想法……”江枫道，“如果他真的喜欢你，一定会再来看你，如是他一去不回，你死的有何价值？”

“韩霸，我们不谈这件事了……”梅花道，“我说的你不懂，你说的我听不进去，如是你一点也不喜欢我这个人，可以换个人，四季花婢，任你挑选一个，我担保能使她们自荐枕席，当然，你如果练了不能破身的武功，那就谈谈别的条件，要银子，要珠宝，我都愿尽我的能力凑出来，何况，我要求的事情，是那么简单，对你，不会有任何伤害……”

“伤害大了……”江枫笑一笑，道，“你不能肯定我是什么人？就不忍心对我下手，决定了我不是田玉化身，你就要放手和我拼命，这件事，是不是很严重呢？”

“就算我求你吧！……”梅花真的急了，眼泪也夺眶而出，道，“就算证明了你不是田玉，我也没有办法说出去，你可以立刻杀了我！”

“如果是很不幸，我是田玉呢？”

梅花眨动了一下，道，“你是田玉？”

“我是说，假如我是田玉呢？姑娘是不是要杀了他？”

“不会，他求过我离开此地，和人共赴江南，常住在西湖之畔，那是何等诗情画意的生活，可是我拒绝了他……”梅花道，“出手吧！韩霸，我尽快证明了这件事情。”

“不用证明了，我就是田玉……”一个转身，取下了精巧的面具，恢复了本来面目。

梅花双目凝注在江枫的脸上瞧了良久，道，“果然是你，你好坏，好恶毒，把我整得好悲惨！”

“梅花……”江枫正容说道，“我没有伤害你，反而尽可能的手下留情，你应该明白，我有着杀死你的本领，也有很多的机会，但我没有下手！”

“为什么不下手呢？是狠不下心肠，还是旧情难忘？……”梅花道，“死

在你手里，至少比别人杀了我好过一些，田玉，你接近我，骗去了我的感情，用心何在？现在，应该说个明白了？”

江枫道，“好吧！说清楚，我们都可以作个抉择，我确会为你的美色所动，我也不是一个十分专情的人，我不是天马堂培育的人，只能说，我在配合天马堂中人的行动，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全力杀我！”

“那你究竟是什么人呢？代表了那个门派？用心何在？……”

梅花道，“能不能和内宫中人合作，我会全力为你作保！”“不可能的，梅花，天马堂没有办法收罗到我，内宫一系中自然也不可能，梅花，那晚上用一步倒迷倒我的人，是不是天马堂中人？”

梅花十分为难的沉吟了一阵，终于还是点点头，缓缓向江枫行去，缓缓偎入了江枫的怀中，道，“我心目中的田玉，一直是个弱小畏怯的男人，想不到你是如此的强大，我现在，真需要你的保护！”

“可以，梅花，只要你愿意，我会尽我能力保护你。”“可是你要我背叛内宫是吗？她们养我长大，传我武功，我……怎能背叛她们？”

“梅花，你不是背叛他们，只是选择了一个更有意义的使命……”江枫长长吁一口气又道，“整个武林，都在她们的压制下，变成了一片死寂，再也看不到充满豪情的侠士们，佩刀飞马，奔走在江湖上，再也听不到豪壮悲歌，仰天长啸的英雄气概，再说天马堂帮他们打下了天下，如今飞鸟尚没有全尽，他们已开始收拾天马堂了，至于你们，我相信，都是大汉的子民，但你们除了知授业的恩师之外，可知道身世来历，你们是有父母的，但你们见过吗？”

“没有……”梅花说，“师父说，我们都是孤儿……”“这应该是最卑鄙的谎言了，你们都是孤儿，都长的那么美丽，这怎么可能呢？……”江枫神情肃然地说，“梅花，你聪明绝世，应该早想到的，这一种欺骗……”

“你是说，他们杀了我们的父母……”

梅花脸色惨变，人却更紧的偎在江枫怀中。

“我没有查证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敢给你斩钉截铁的回答，也许你们是被偷来的，当然，杀人灭口，那是最安全的办法了！”

“你说的对！我也早怀疑过这件事情，……”梅花道，“但我们所受的训练太严酷了，几乎是有些使父母蒙羞，所以，我们不想问起父母家人，只把思念之情摆在心中，当然，心中也是有些害怕，不敢去问？就这样在那种严酷训练中长大了。”

江枫点点头，道，“我很高兴，你早有这种怀疑了，那证明我是言出衷诚，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肯不肯告诉我？”

“你说吧！……”梅花双臂伸出，搂紧了江枫，道，“别再丢弃我，什么事我都告诉你。”

她脸上泪痕尤新，但樱唇轻启，泛起了微微的笑意，真是女人心，海底针，不知道她又想到了什么？

江枫低下头去，轻轻在那半启的樱唇上亲了一下，笑道，“你们这些花婢，一个个都长的如花似玉，如何在接受严酷的训练中，而又能使美丽不受伤害。”

“这就是她们的高明之处了，……”梅花道，“当然，我们必需先天具有美女的条件，再加上她们后天中小心的培养，我们训练虽然严酷，但生活却被照顾的很好，我每三天，都要洗一个药水澡，足足要泡上两个时辰，所

以，我们的肤色光滑，十六岁开始了那玷辱先祖的训练，我们把习练的媚术，真枪真刀的用在男人身上，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陪着一个全无感情的男人，要把他迷得昏天黑地，我们糊糊涂涂的失去了宝贵的贞操，然后，还要亲手杀了他。”

江枫轻轻一叹，道：“果然，背弃人性的训练，要灭绝你们的人性！”

梅花道：“可悲的是，要杀了三个玷过身子的男人，才算训练完成，我也杀过三个人，不过，我也许是聪明一些，除了第一次，被他夺去了贞操之外，另外两个人都未玷到我的身子，就被我杀了。”

“可怜的男人……”江枫道，“真是死不瞑目啊！”

“你难道希望有很多的男人跟我上床……”

“当然不是……”江枫道，“我是说你们选的男人，未必都是登徒子，你们选中了，他就死定了，他可能是一位孝子，是一位君子……”

“但他们如真能七情不动。忽视我们的诱惑，我们是不会杀他的……”梅花说：“他醉于美色，当然有取死之道了。”

“这标准太高了，以你们的美色，天下男人，能有几个人不受诱惑……”江枫道，“所以，你们在出道之前，至少都已是杀过三个人的凶手了！”

梅花叹息一声，道：“但我却一斛斗栽倒了你的怀中……”

“你可以放心，我不会杀你……”江枫道，“我要你为江湖上的道义效力，和我并肩作战。”

“田玉不是你的本名吧！韩霸也不是，你是谁呢？究竟要做什么？……”梅花道，“告诉我实话，我才能有所决定？”

“我叫江枫，志在恢复江湖上的清明世界，我也有一批朋友帮助我，他们人数不是很多，但却是个个身负绝学！”

“江枫，江枫……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也没有听师长们说过，你混入天马堂中，就是要利用天马堂中人，和我们对抗吗？”梅江轻轻叹息一声又道，“天马堂的力量确实很大，不过，他们已自腐虫蛀，有一些绝顶高手，已投效我们……。”

“他们都是积年老贼，个个都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应该知道利害得失才对，倾巢之下无完卵……”江枫道，“你们用什么方法，使他们背弃了天马堂呢？”

“女色、权利……”梅花道，“他们也许经历过很多的女人，但鲍没有习练过媚术女人的厉害，可以给男人最高的享受，再行以大权得利，积年老贼也一样自甘入彀了！”

江枫道，“人性中这些弱点，恒久不变，谁又能逃利锁色诱呢？何况是绝世的美色，再加上迷魂之术……对了，梅花，你对我用过迷魂大法没有？”

梅花摇摇头，道，“没有，我好想施展，让你如醉如旖的，依附着我，但我不忍心，我怕你会被引诱得神魂颠倒，无法自拔，瞎撞胡闹，丢了性命，谁知你竟是如此一个厉害人物，真是白费了我一番好心。”

江枫道，“现在，我们之间，已说的很清楚了，你准备作何打算呢？”

“还没有弄清楚，我心中还有疑问？……”梅花说，“我一向定力很强，怎么忽然间对你迷恋得如陷深渊，无法自主，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用了迷魂奇术？”

江枫微微一笑，道，“你说呢？”

“应该用过……”梅花道，“我知道不论如何俊逸的男子，也不能一下

子让我以心相许，但你却害苦了我。”

“是用过……”江枫点点头，道：“我如没有习练过这些奇术，早被你迷晕头了。”

“那是什么武功？”

“惑心术……”江枫坦然回答。

“这就难怪了，是迷魂大法中最高的一种武功，勿怪我落入下风……”梅花叹口气又道，“谈谈我吧！你准备如何处置我？”

“像现在一样，你还是我的红粉知己，只不过，要帮助我对抗你们那个邪恶的组合……”江枫道，“包括天马堂的人手在内！”

“你的机会不大……”梅花说，“我接到的通知，内宫一系中已派出六大杀手，赶来长安，专门以你为狙杀对象，江枫，你那个韩霸的外貌，早已被绘成了图像，呈入内宫，我想每一个杀手的手中，都已有了你的形貌，我看，由现在开始，可以弃去韩霸那个外貌不用了。”

“我不会弃去韩霸的身份，他们要杀韩霸，我正好用韩霸引诱他们出现……”江枫道，“现在，似是已无法再玩捉迷藏的把戏了，各方已出动高手，也该真刀真枪的上阵了。”

“你好像很有信心？”

“是的，梅花，我如没有信心，又怎肯拉你过来，陪我牺牲。”

“唉！生死一事我倒是不在乎了，我早已经准备为你殉身，我是说，我投效过来，你是主帅身份，我还能和你像过去一样，同床共枕吗？”

“一样……”江枫道，“唯一的不同是，我认识了很多的女人，我保证她们不会妒忌你，但你也要宽容她们。”

“这个我明白……”梅花说，“验证你对我的魅力，我相信你可以逮住菱花那个丫头！”

“怎么？夏婢菱花……”江枫奇道，“你的重要助手，不是秋花双婢吗？”

“表面上是如此，冬花为首，秋花次之，但菱花不同，她掌握了通向内宫的讯息，有些事，连我都不知道，她直接可以向宫主提出报告。”

“厉害呀！厉害，这等复式的布置，很容易把人导入歧途。”

梅花道，“酬君之情甘为奴，我可以投效过来，不过，你可不能十天八天不理我，……”

“不会的，梅花，你的心投入我们，但人还要留在那里，像现在一样，……”江枫说，“彼此暗中通讯，当然，如若你遇上了什么危险，立刻可以逃来此处。”

“那个戴着假发的和尚，也是你的人吗？”

“不错，江某不在时，都由他作主，我会通知他们，……”

“我不知道，秋花双婢会不会受我的影响，……”梅花道，“我们对师门的忠诚，一向都由三宫主所掌握，所以，我们只要用人，不必怀疑他的忠诚，菱花的身份，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还是她自己来告诉我的，她是三宫主的耳目，有一套很神秘的传讯方法，可以在一日夜内，传递数千里……”

“那是信鸽了……”

“应该不是，我没有问过菱花，不该我管的事，我一向不问江枫点点头，道，“好！这件事交给我办，有事就和我的人连络，他们会尽快告诉我，也会迅速给你支援……”

“怎么？撵我走啊！……”梅花一用力，抱着江枫倒在了床上。

温存片刻，江枫低声说道，“梅花，这里不行，和尚段九，都在门外，他们会听得清清楚楚。”

梅花站起身子，理一下鬓边散发，笑道，“我也没有这个胆子，惊天动地一闹，以后怎么见他们？可是……”

“这几天我会去看你，不过，别太讨厌韩霸那张脸！”“我要你现在的脸，它令人陶醉……”梅花突收敛起款款深情，正容说道，“别忘了，逮住菱花那个小丫头，你如能抓住了她的心，她会告诉你很多的惊人秘密。”

“我试试看吧！不一定每次都灵。”

“一定要用‘惑心术’，务心一击必中，否则， she 会把消息传入内宫，我走了，今天总算解去了我心中一个大结……”“慢一点……”

梅花突然回过身子，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盯在江枫的脸上，道，“你还要干什么？这里不行嘛！”

“那夜，施展一步倒把我迷倒的人是谁？你见过没有？”“见过……”梅花说，“不过，我是奉命见他……”江枫颌首微笑，笑的有点诡密。

梅花双眼一瞪，道，“你别想歪里去了，他已经七十多岁了，须鬓如银，那会看上我们这种小丫头，他可能是三宫主布设色网下的俘虏。”

“真是上行下效啊！……”江枫笑道，“你们内宫一系，上自宫主，下至花女，全都把美色当作了兵刃施用，而且是无往不利。”

“碰到你，就算她倒楣了，我看三宫主的道行，也未必是你敌手！”梅花笑道：“三宫主是教我们习练媚术的人，据说，她迷魂大法，已入了第七重境界，一笑之下，能销人魂，日后，你要是碰上了，给我小心一些，还没有感到别人的心，却被别人觊觎魂去……”

“有这样厉害么？……”

对了，顺便提醒你一声，菱花就是三宫主亲传的弟子之一，迷魂术之高明，我是甘拜下风，你千万不可大意。”

转身一跃，去势如箭。

她不能走的太慢，一慢就不想走了。

江枫召来了段九和七宝和尚，说明了梅花投降决心，最后，却又加上一段话，道，“内宫一系，以术法控制弟子，梅花是否真能挣脱这个控制，也无法完全认定，所以，交往之间，仍要保持几分谨慎。”

七宝和尚点点头，道，“现在，是否要改变一下行动，先抓菱花那个丫头？”

江枫摇摇头，道，“明日过午之后，他们派来的杀手，就进入了长安，随时会展开对我的狙杀，那时，他们也会严密的监视我的行动，这个行动，不是梅花指挥，就是菱花从中操纵，那时候，就可以辨别出梅花是真心归服，还是别有用心，也可能看出来菱花在四季花婢中的份量！”

“我们的监视网路，还没有布置起来，人家却早有安排了，我们想到接力狙杀，别人已付诸行动，我想，我们还手一击，必让它全军覆没才成……”七宝和尚道，“这里的人手，就显得不够分配了。”

“那就调他们出来吧！最好先和四姑连络一下，行动时，能有掩护，能不让敌人发现真正面目，那才是最好的行动，让他们莫测高深。”

“好！和尚立刻去找张姑娘商量，段兄也请告诉胡兄，也要天同、胡元知道，我们已经真的展开了对敌行动。”

段九点头而去。

七宝和尚目睹段九去远，才抵声说道，“这件事，你要不要和青凤商量一下，我看，双方这一交手，可能就挑明了立场……”

“最好的办法是，还把这笔帐记在天马堂中，非必要我们不要出面，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

“好办法！……”七宝和尚点点头，道，“咱们尽量保持暗来暗往，使他们互相猜忌，如能把天王门再拖进来，那就更热闹了，也更显得扑朔迷离，很难理一个头绪出来。”

“我试试看吧！”江枫道，“你和四姑最好也把我行动路线拟出来，我们不能让他们选择下手的地方。”

“对！便于他们下手，更利于我们反击，不过，你还是要小心一些……”七宝和尚道，“他们派出的专任杀手，这狙杀的手段，必然是花招百出，令人防不胜防了。”

江枫点点头，道，“我坐息一下，洗个澡，换件衣服再去。”

“不错，梅花留在你身上的脂粉香气，还是相当浓烈。”

大和尚笑一笑，转身离去了。

江枫却被那一笑，闹得十分不安，忖道，“这个禅门高僧，不知是轻淡我，还是在激发我，我江枫日夜在女人堆中打滚，想起来，也真是羞于见人，可是，大和尚，我并非放纵贪馋，我是不得已啊！谁要他们全用些女人呢？”

青凤楼一切如昔，但王嬷、李嬷对江枫的欢迎，却不似想象中那么亲切，甚至有点冷淡，只对江枫点点头，就避了开去。这时，歌坛夜场已过，是二更过后的时分。

青凤已卸去了浓妆，换了一身轻便衣着，倚门而立，微笑迎客。

江枫有些紧张的，道，“她们好像不太高兴？”

“你是说王嬷、李嬷？”

“是啊！脸上不见笑容，神情十分冷淡……”

青凤打断了江枫的话，接道，“她们恨你冷淡无情，这么久，还不来一次，昨天，还听她们说，你来了就摆点脸色给你看看……”

“要是今天不来呢？……”江枫低声道，“她们怎么样？”“明天，她们就要骂你一番……”青凤笑道，“明天再不来，那就问题大了！”

“怎么样呢？”

“她们会守在庭院和楼门口处，……”青凤道，“要你凭仗武功打进来。”

江枫一伸舌头，道，“今天可还算来的巧啊！”

“别跟她们一般见识，我知你最忙的很，今夜来看我，必然是有很多事，想和我商量？”

“还有一件事、今夜我想留下来，贤妻可肯允许？”“当然可以，既以身相许，何事不可为君付？……”青凤笑道，“不过，你那么一个忙法，怎么可能抽暇应付这儿女私情呢？”“你怎么知道我很忙……”江枫道，“这几天，我在哪里？”“应付内宫一系中人，已够你辛苦了，何况，还有一只天鹅飞来搅和……”青凤笑一笑又道，“我相信，近日之内，必有大批高手赶来，专司对付你的工作！”

江枫吃了一惊，道，“你怎么知道的？”

“唉！我们已是夫妻，为妻怎能故弄玄虚，我就只好实话实说了！……”

青凤探首向外瞧了一眼，才低声说道，“王嬷、李嬷，都不知道我有这个本领，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千万不可泄漏出去。”

江枫呆了一呆，道，“什么本领。”

“嗅觉！我能在五丈之内，分辨出一个人身上的体香，你想想看吧！我在什么时间，知道了你的身份。”

江枫叹息一声，道，“想不到天王门中，有如此的人才，太可怕了，任何的易术法，都在你面前失去了效用？”

“别那么自艾自怨的，妾身这一点超越他人的本领，已为丈夫所用……”青凤笑道，“此刻，只要贱妾在君身侧，任何高明杀手，也别想潜近你五丈之内。”

“可是，你……”

“我不能长在你身侧，是吗？”

“对呀！……”

江枫想到内宫中派出六大杀手，来长安取他性命，如有青凤这个人守在身侧，随时可以侦知有人欺近身来，那才是安全的保护。

“这就只好请君自重了……”青凤笑一笑又道，“再说，我就算不计较天王门的追杀，守在你的身侧，只怕也会碍你的大事，第一个，梅花就不会罢休，她可以容忍你及拥别的女人，可不一定会容得下我，何况，影响所及，你也无法再施展奇术，去捕捉别的女人。”

江枫只听得头皮发炸，这青凤，虽然说的含蓄，但她好像看到了很多事情一样？不禁叹息一声：道，“清凤，你好像在暗中监视了我的行动。”

“言重了，夫君，有两次在暗中保护你，……”青凤笑道，“让我发现了不少事情，不过，你放心，身为正室，我的气度，绝非一般的小妾可比，我说过不管你，绝不会中途变卦。”

江枫心中明白，再要欺骗，真可能惹恼青凤的，只好从实招来。

一直说到梅花已暗中归降，内宫派出了六大杀手来对付他、四季花婢中，菱花才是转运令谕，掌握各种讯息的人，梅花要他逮住菱花，当可侦知很多的机密消息。

青凤听得很用心，也很入神，江枫这一番详细说明，个中有一大半都是她不知道的事情。

“真的是累坏你了……”青凤无限同情地说道，“我身为人妻，却不能堂堂正正的站在你身旁帮助你，真是一大憾事了！”

“不用，青凤，你现在的身份，给我的帮助更大，更多，……”江枫道，“问题是你。王嫵、李嫵，肯给你多大帮助，如若你正面反抗天王，他会怎么惩罚你，你有没有机会通知我……”

“我也正在思索这件事情，老实说，三五日内天王就可能驾临长安，你如这两天还不来，我真的要去找你了，现在，我们正好研究一下如何处理这几件大事？……”青凤低声道，“王嫵、李嫵，也已卷入了这件事中，两个人武功卓绝，是两个很好的帮手，你去请她们过来，谈谈这件事情，记着，要留给我说话的时间，我会把一切的罪过，套在她们头上，至少，也要她们自觉涉足深陷、已经无法自拔了。”

“你如此推赞两人，想来，她们必有特殊的武功造诣，……”江枫站起身子，道，“好吧！我去请她们来。”

青凤一把抓住了江枫的右手，贴在自己的脸上，道，“江郎，小心一些，好话多讲，多陪小心，千万不可意气用事，不论你受到任何委屈，贱妾都会补偿，为了我，把她们拉过来。”

江枫叹口气，道，“我会全力以赴，……”

青凤缓缓站起身于，把脸儿贴在了江枫的前胸上，道，“她们骂你，你也要忍下来，她们骂你一句，你可骂我十句……”

“我懂了，她们骂，我不还口，她们打，我不还手，这总可以了吧……”江枫低声回答娇妻。

“还不够……”青凤撒娇的笑着。

“还不够啊！……”江枫道，“难道要她们杀了我……”

“她们不会杀你，因为，她们好喜欢你，我要你像我对你一样。”

“怎么样啊！……”

“必要时，对她们撒个娇。……”

“什么？……”江枫像是突然被人用针刺了一下，道，“这个，我会？”

“那你就施用‘惑心术’吧！总之，要把她们拉过来，她们是强敌，也是最好的助手。……”青凤道，“执大义，不拘小节，我就能睁着眼，看你和其他的女人鬼混，你就不能为我忍受一点委屈吗？”

“好好好，我答应就是……”

“江郎，别说的那委屈，这件事说来说去，也还是为了你……”

“为了我……”江枫心中大感不服，忖道，“我宁可她们是我的敌人，也不愿这样的委屈自己！”

“江郎，不要心中不服，她们两个人如不合作，我绝无法逃过天王的迫害，我们已有夫妻的名份，就算你有戴顶绿帽子的涵养，我可不愿背弃了许下的誓言。”

江枫呆了一呆，道，“她们肯帮忙，就没有这种危险了吗？”看来，绿帽子的压力，十分强大，像江枫这样的人，也会放在心上，能逃避就尽量的逃避。

“当然，她们联手，至少可以拒挡天王五十招以上……”青凤道，“她们练的灭绝神掌，也可以要天王的性命。”

“即是如此，我小心从事就是。”

看江枫已被完全说服，青凤才放了手，任令江枫离去。

王嬷嬷、李嬷嬷，正坐在房中生气，两张脸一般的冰冷难看。江枫进门就是一个长揖，道，“晚进江枫，特来向两位嬷嬷请安。”

王嬷嬷看了江枫一眼，冷冷的转过头去。

李嬷嬷却连看也不看江枫一眼。

江枫僵在那里了，心中却暗暗忖道，“我如施展奇功‘惑心术’不知道会有些什么后果，证诸梅花的情形，可能是常日想忆，有这么两个人纠缠着我，永远不要想安静下来了……”心中盘算结果，这惑心术是万万不能施展，沉吟了一阵，接道，“晚进近日中连遇麻烦，常常闹的神魂不安，所以少来问候，还请两位嬷嬷原谅，王嬷嬷冷哼了一声，道，“你可知道，你冷落了凤儿，她虽然不说出来，可是，我知道她心中难过！”

李嬷嬷道，“凤儿，可是我们的心肝宝贝，谁也不许伤害到她。”

“是是是！……”江枫道，“晚进知道了，以后，定当抽暇多来探望凤姑娘……”

“嗯！这还像句人话……”王嬷嬷说，“你近日连遇麻烦，都是些什么麻烦？”

“还不是一些自负本领高强的人，找上门来……”江枫道，“不过，都被晚进给打发走了，总算是有惊无险。”

“以后，再遇上这种麻烦……”李嬷嬷道，“只要来告诉凤儿一声，她会帮你打发。”

“晚辈记下了……”江枫道，“适才凤儿和晚辈谈到了一桩很为难的事，凤姑娘无法作主，想请两位嬷嬷过去，代她拿个主意！”

王嬷、李嬷对望了一眼，王嬷忽然叹口气，道，“那一定是一件比天还大的困难了？”

李嬷低声问道，“我们去不去呢？”

王嬷道，“不去成吗？我们练了这一身灭绝神功，这一生别指望生儿育女了，也只有靠嬷凤儿和这小子尽点孝心了。”“说的也是啊！就算是天塌下来，咱们也得帮他们扛一扛啊！”李嬷道，“那就过去吧！”

王嬷站起身，轻轻在江枫脸上亲了一下，道，“听到了没有，你以后要对凤儿好，可也得孝顺我们。”

江枫心里直打鼓，暗道，“这一下幸好是亲在脸上，要是被她亲在嘴上，真不知道能不能忍受得住？”

心中念转，口中应道，“是是！晚进日后，定当好好的孝敬两位。”

“纵是谎言也开心，你小子就是这一点讨人喜欢……”李嬷是有样学样，竟然也在江枫的脸上亲了一下，接着道，“走吧！”江枫不敢伸手擦脸，只好转身带路。

看到王嬷、李嬷脸上的笑容，青凤放心了，江枫并未施展惑心术，但却好言好语的把两人请了来。

青凤移动坐椅，先让两位嬷嬷坐下，又捧上两杯香茗，才陪在一旁坐下，道，“义母、姨娘、凤儿想，天王该来长安了？”

“是应该来了，……”王嬷道，“他已经忍了三个月，我看也是忍不下去了！”

李嬷道，“上次他去时说过，事务繁忙，这一次至少要三个月，才会到长安看你，搬指头算一算，再有三天，就三月期满，绝不会再拖延时间。”

“那要怎么办呢？……”青凤说，“孩儿愁都愁死了！”

王嬷道，“你告诉这小子没有？”

目光凝在江枫的脸上。

青凤道，“说是说了一些，只是有些话不便开口，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明白了？”

“这种事，不能马虎，我得问个清楚……”李嬷目注江枫，道，“你可知道，天王到了长安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下，真把江枫给问住了，心中明明知晓，但却是无法回答，沉思了一阵，道，“凤姑娘说的语言不详，在下也听得似懂非懂？还得嬷嬷指教了！”

青凤心中暗笑道，“原来，你也有不能开口之苦，看来，我这个妻子身份，他是真在心中承认了。”

李嬷道，“你似懂非懂，那是懂一半了，我老婆子告诉你吧！”

青凤道，“姨娘，这种事，他知道了，怎么会受得了呢？”

“有什么受不了的……”李嬷道，“你本来就是天王的人，被这小子给横刀夺受了，他眼巴巴跑来青凤楼，抢了别人的女人，心中应该有数啊！”

这一下，江枫真的给闹一个满脸通红，但他心中明白，这可是紧要关口，

发作不得，只好，哑子吃黄莲，苦在心头。

青凤道，“他也知道，凤儿已不是女儿之身，可是，他还是答应了娶我为妻。”

王嬷点点头，道，“事情的困难，就在这里了，你是不便再陪待天王了！”

“绝对不行，看来，凤儿只有死路一条了！”

王嬷、李嬷同时皱起了眉头，沉吟不语。

江枫有一肚子的气，却也不知如何开口，此刻是话如锋镝，一开口就会伤人，为了江湖大局，江枫只有忍了。

谁要小子多风流，这就是风流罪难受！

江枫暗暗责骂自己，坐在一侧装傻。

王嬷长长吁一口气，道，“江枫，你现在应该是都明白了？”

“是！完全明白了！”江枫暗中咬牙回答。

“怎么打算呢？……”王嬷盯着问了一句，只问得江枫的全身发热。

“我看，要由凤姑娘决定了，……”江枫无可奈何地说，“或是由两位嬷嬷作主了呢？”

“我的决定只有一个……”青凤道，“自绝一死！”

“不能死……”王嬷道，“我们奉命看守你，你死了我们要如何交待？”

“但如要凤儿再奉侍天王，我是宁死不从……”

“咱们慢慢商量……”李嬷说，“天王爱你至深，他说过要你扶正的话。”

“那是骗人的……”青凤道，“四大天鹅，日夕追随在他的身侧，陪侍枕席，怎可能把一颗心系在我的身上呢？”

王嬷道，“凤儿，我们也知道你深爱江枫，但眼下时机太迫急，你如能通权达变，咱们多了一些时间，再想个完善之策。”

“义母，这一点凤儿难答允，我已经是江枫的妻子了，怎能再以身侍他人？”

“那只有逃走了？”李嬷道，“天王到此时，早已人去楼空？”

“逃哪里呢？……”王嬷说，“天下虽大，可是很难找到一处存身之地。”

“在下倒有一策……”江枫豪气风发地说，“两位嬷嬷如能安排一场单打独门，晚进愿和天王一决生死。”

“好家伙！果然是色胆包天啊！……”王嬷说，“你可知道天王武功何等高强，挥手碎碑，指透金铁，一身奇功，刀枪不入，你能和他一战吗？”

江枫道，“情势迫人，就算是战死了，也可瞑目九泉！”

“看来，他还真有良心，王嬷，咱们总不能放手不管，……”李嬷说，“让他们殉情而死吧！”

王嬷苦笑一下，道，“管得了吗？”

“管不了也得管哪！……”李嬷道，“帐是一笔，但却有两种算法，凤儿死了，你认为天王会放过我们吗？”

“当然不会……”王嬷说，“但目下情势，除了我们挺身而出，保护凤儿，不惜和天王一战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合我们两人之力，不知是不是天王敌手？……”李嬷说，“就算不是敌手，也可以挡他个三五十招吧？……”“不是胜负的问题，而是我们该不该和天王动手？”王嬷黯然说道，“我们是出身天王门的人，他是我们的主子。”李嬷道，“如此说来，只有坐以待毙了。”

江枫轻轻吁一口气，准备开口，但却被青凤以目光阻止，只好忍下。

室中一片静寂，良久之后，王嬷才缓缓说道，“你们休息，再让我想一夜，看看有没两全其美的办法！”

只听高大斗的声音，遥遥传了过来，道，“高大斗有要事请见凤姑娘。”

这是从未有过的事，青凤、王嬷、李嬷，全都听得一怔。李嬷道，“我下去看看，这小子深更半夜的跑来打扰，如果不是重大的事，老身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

青凤道，“咱们何不在厅中见他？”

王嬷道，“好！咱们下楼去！”

大厅中站着一个人全身淡青装束的少女，身佩双刀，竟是四季花婢中的菱花。

青凤早已知道她的身份，因为，江枫业已说出了她是掌管令谕的人，是梅花的助手，也是监视梅花的人。

青凤有些意外之感，缓缓说道，“原来是菱花姑娘，深夜来此，不知有何见教？”

“青凤姐……”菱花的嘴巴很甜，说，“洛阳居中连续发生大变，小妹相信以青凤姐姐之能，早已经了然于胸……”

“说我不知道，是骗人的话……”青凤道，“但如说我全知内情，点滴不遗，未免是自抬自高了，你们内宫一系中人，自成一个格局，和天王门很少来往，你们四季花女，也从未和我有所交往，就算我听到了一些风声，也不便出面查问，那一次我出面调解你们和邓飞的冲突，唯一原因，是怕你们双方闹的太厉害，会把洛阳居给闹垮了……”

“小妹知道。”菱花说，“小妹今番来此，一来是向青凤姐请安，二来是转达上命……”

“请安就不敢当了……”青凤心中忖道，“何不借机诈她一下，逼她露出一些口风，也算给江郎一点帮助了。”

立刻一沉脸色，道，“致于转达上命，我看来意就不够诚心了，据我所知，你们这里的首脑人，应该是梅花姑娘，她可是不屑来此转达上命了。”

“不是，不是……”菱花急急接道，“梅花确是我们的领头大姐，但这件事，她还不知道。”

“这就奇怪了……”青凤接道，“梅花还不知道的事，你怎么先知道了？”

“小妹是掌管传令的人……”菱花苦笑一下，她心中明白，已不宜隐瞒了，只好说道，“我们和宫中的连系，一向都由小妹承转，再由梅花下令执行。”

她一口一个梅花，看起来，她对梅花并非十分尊重。

“原来你是掌令……”青凤笑道，“倒是失敬了，但不知你和梅花姑娘的权位，如何一个分法？”

“当然是梅花姑娘为首……”菱花道，“只不过小妹有时会接到宫中的密令，指定要小妹作一些特殊的工作，小妹就不便再向梅花姑娘转呈了。”

“那是说，你是奉派监视梅花的人了……”青凤道，“是真正握有实权的人？”

“那倒不是……”菱花解释说，“梅花姑娘的武功，高过小妹很多，才智也非小妹能及，内宫派来洛阳居中的人，也明定她为首脑，但事权太过集中，难免有所疏忽，小妹只是奉命呈报一些疏失，以便宫主能及时下令纠正。”

青凤接道，“听说除了你们九大花女之外，还有贵宫中男弟子派来这里，

可有此事吗？”

“有！领头的师兄王龙，死于韩副总管手中……”菱花道，“黄龙师兄奉命追查此事，也被韩霸击杀，……”

语声一顿，接着道：“贵门中一位喜鹊级的姐姐，也死在了韩霸的手中……”

“黑天鹅来此问罪，也败在了韩霸的手中……”青凤接着道，“这个韩霸，实在可疑，不知菱花姑娘是否已查出了他的出身来历……”

“查不出来……”菱花道，“但据小妹推断，可能是天马堂暗中培养的一位年轻高手，他武功的博杂，出手的凶厉，绝不是一位师父能难调教出来，所以，宫主也同意了小妹的研判，决心除掉此人，一来为两位师兄报仇，也算稍慰那位喜鹊姐姐的九泉英灵了！”

青凤点点头，道：“贵上有什么要我效力之处，就请坦然相告吧！我权能所及，绝不推辞，但如非我能够作主时，那就要菱花姑娘原谅了，我也得请示决定。”

“当然，当然，绝不能让青凤姐为难……”菱花说，“小妹深夜拜访，最重要的是向青凤姐简报洛阳居中的情势，和本宫除掉韩的决心，希望青凤姐能够体谅，事实上，本宫中人已奉命向天王门示好，而且也有了成绩，黑天鹅姐姐，大驾亲临，和一位喜鹊级姐姐到此，应该是最好的证明了！”

青凤微微一笑，道：“一只天鹅四只鹊，四大天鹅手下，各有四只喜鹊听候遗差，她们也以追随的天鹅作姓，黑天鹅的手下，就是黑喜鹊……”

“小妹明白……”菱花展现了才慧，露出乖巧，接着道，“四位黑喜鹊的身份相若，以编号代替，以便指挥。”

“不错……”青凤道，“菱花姑娘还有什么上谕转告吗？”

“没有了……”菱花道，“本宫派来的专任杀手，明日中午，就可以进入了长安，他们可能和小妹连络，也可能不再连络，独立执行任务，他们的心中，已印入了韩霸的形像，又是单一的任务行动。”

“听你的口气，好像来的不止一个人了……”青凤道，“他们会不会在洛阳居中下手呢？”

“我不知道他们会在那里下手……”菱花道，“但我们绝不能低估韩霸，他杀了我两位师兄，尤其是大师兄黄龙，武功之高，二代弟子中首屈一指，不能想像韩霸用什么武功？一掌能取他性命，贵门中那位喜鹊级的姐姐，也是被他一掌拍死，就小妹所知，他出掌轻淡，看不出有何威势，但一掌拍出，却是追魂取命，不但杀了我们的人，也使他们天马堂中人，惊骇不已。

所以，小妹请求宫主派最好的杀手出动，来了几个人，小妹不很清楚，但绝不止一个人？”

“有什么要我配合吗？……”青凤低声问道。

“我看是不用了，小妹报告已毕，就此告退。”

说走就走，转身向外行去。

青凤没有挽留，也未送客，事实上，青凤也未迎客入座，大家都是站着交谈，自是不会拖延太久。

不知道王嬷、李嬷，是否也已知道韩就是江枫的化身，但两人却未多问，直接回到了房中。

青凤回到闺房，随手拴上房门，低声道，“要不要我从头说一遍？”

“不用了……”江枫道，“我听得字字入耳、夜已三更，睡觉吧！”一把抱起青凤，行向牙床。

“你真的这么潇洒，一点也不入在心上……”青凤微带忧虑地说道，“明枪明刀，我相信你能应付得过，但内宫中的专任杀手，却是专学习杀人机巧的人，他们杀人方法，花样百出，答应我，你要全神对敌，别让我未结婚就作了寡妇！”

江枫点点头，笑道，“放心，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御敌之策。倒是两位嬷嬷的事，是个麻烦，……”

江枫又道，“我担心不是那些专来对付我的敌手，而是你那位天王会突然驾到长安，……”

青凤已被放在床上，江枫正帮她宽衣解带，但却被青凤一把抓住了江枫的手，道，“我无法预计王嬷嬷和李嬷嬷会有些什么决定，毕竟她们是天王的心腹，也无法留下你帮助我，但我自保的环境很好，单是找个人取代我的歌声，就不太容易，那需要长时间的培养、训练，不过，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好自绝决心，决不会使你蒙羞……”

江枫听得又感动，又有些心疼，回报的方式是轻轻推开了青凤的手。

其实，凤姑娘早已经为郎陶醉，哪还有拒绝的气力，……。

相聚的时间不多，但江枫修习的天狐神功，奋勇无双，征服女人的力量是完全征服，身和心全部占据。

青凤得到了从未经过的快乐，那种满足的感受，更坚定了情甘效死的决心。

“为什么，你让人如此的迷醉……”青凤细巧的玉指，轻抚着江枫光滑的后背，道，“会叫人兴起了一夕情缘，死而无憾的感觉，江郎，去捕捉菱花吧！小丫头又奸又刁，但却胸藏了无数的隐密……”

“我看得出来，……”江枫道，“她虽然全力在表达出一种诚意，但却忍不住夹杂上几句谎言，确是天生的奸刁胚子，这也是她被选上拿令的本钱，这种人我不想再浪费精神去应酬她，必要时，出手杀了她就是！”

青凤呆了一呆，道，“可是，杀了她，你就无法得到她胸中藏有的机密了。”

“我看，那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了……”江枫豪情风发地说，“内宫中第二代弟子，大概已经没有人能斗过我们了，如果，她们派出的专任杀手，再落个全军覆没，大概，第一代的首脑人手，就要出动了。”

“全军覆没？你好像已智珠在握，很有把握了……”青凤道，“梅花能给你多大帮助？”

“没有把她计算在内……”江枫笑道，“对付内宫专任杀手，全由我的人出手对抗……”

“你是说梅花和我，帮不上忙了……”青凤道，“你能有多少人手？除了天马堂之外，实在人手有限了！”

“倒不是你们帮不上忙，尤其是你，具有的特异能力，是对付刺客最佳技能……”江枫笑一笑，道，“但我不希望你们太早曝光，你、梅花，以现在的身份应该给我的帮助更大……”

“可是，我身陷险境啊！时时都有被迫失身的可能……”青凤道，“难道你真想我死吗？”

江枫沉吟了一阵，道，“看王嬷嬷、李嬷嬷的反应再说吧？她们如心存故主，对你的支持，只是一时冲动，这里就不用蹲下去了，干脆跟我们一起，挑明了干吧！”

“那岂不是把天王门逼过去，和内宫联手了……”青凤道，“伤害太大了？”

江枫道，“无可奈何呀！你一个人留这里，纵然能想到让天王不能碰你的办法，但王嬷、李嬷，随时可以抓你向天王献功，岂不是太危险了！”

青凤淡淡一笑，道，“我不过是为情忧心，希望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如真逼的我放手反抗，江郎，你的妻子，绝不是好吃的果子，就算天王出手，百招之内，也无法伤得到我，两个嬷嬷的灭绝神功虽然厉害，但一对一，她们绝非我敌手，两个人，也无法困得住我。

天王门中只有两只凤，一只留在总堂，掌管文书令牌，一只在长安卖唱歌坛，论文才我也许要输给蓝凤三分，但武功上的成就，绝不输她……”

忽然偎入江枫怀中，低声道，“你的老婆应该是天王门二代弟子中第一高手，只是她深藏不露，天王和两位嬷嬷，都不知道她真正的成就。

因为她不愿意抢了蓝凤的风采，甘居蓝凤之下，所以，我们师姐妹，才保持了相当的情意。”

“好家伙……”江枫呆了一呆，道，“两个小狐女，隐匿成就，整得我七晕八素，你这只小凤凰，竟也是深藏密封，不露锋芒，你们心机沉深，我的日子就难过了……”

青凤狠狠的亲了江枫一下，道，“人家保存了十八九年的秘密，全都被骗了出来，我现在真正是全无隐密了，被你脱光身上的衣服，也被你挖去了心中所有秘密。……”

“那个蓝凤，掌理天王门中文书、令牌，是天王门中重要人物了……”

“怎么？想双凤并收啊！……”青凤笑道，“行！我找机会给你引见，现在，先告诉我两个小狐女是什么样的人物？”

糟啊！言多必失，江枫苦笑一下，道，“应该是天狐夫人的弟子，她们已练得大有成就，却一点一滴的现露出来，前两天，才算挖出了她的底子，原来，早已登堂入室，成就很高了，这一次，就由她们为主，对付行刺我的杀手。”

青凤笑道，“狐媚迷人，床第间婉转承欢工夫，必是贱妾能及了……”

“错了……”江枫道，“她们隐居练功，和我见面不久，我们之间，仍然是清清白白。”

青凤微微一怔，道，“这就难得了，我能不能见见她们？我想知道，面对着你这样一个男人，她们如何能把自己控制的那么好？”

“当然能，但要找个适当机会，……”江枫挺身坐起，道，“我该走了。”

青凤抓起一件长袍，披在江枫身上，道，“最迟两天内要告诉避免天王近我之身的办法，走！厨下早已烧好热水，我帮你擦个澡去。”

七宝和尚、段九、胡萍、胡元，一排并坐在江枫的卧房中，铺的一张大草席上。

江枫进入卧室，四个人同时站起。

敢情四个人早已接到郭天同传来的讯息，郭天同和胡元分别在室外警戒，现在正是郭天同当值时刻。

“和尚见过了张姑娘，她希望尽快见你一面……”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衡量过眼下的情势变化之后，我和尚擅自作主，把手集中在你的住处旁侧，以便于相互照顾。”

江枫暗忖：“果然是思虑精密，防制机先。”当下点头一笑，道，“好

极了，把两侧边间的墙壁打通，合成一体。”

“这个，和尚也和邓总管谈过，总管已经答允，天亮就要木工动手，我想两个时辰之内，应该可以完工。”

“一定要在午时前完工，诸位也尽量找时间坐息一下，保持体能……”江枫道，“明日午后，可能会有行动，我去见张四姑，安排一下迎敌之策。”推开窗子，破空而去。

他说的很明显，似是强敌已然压境。

张四姑已搬出了风雪小馆，住处离洛阳居只有两条街。

不过，掩护很好，前面是一家百年老字号的四海粮行，是一幢有五进的大宅子，张四姑高价租下了四五两进，而且，还允许粮行部分存粮放在原处。这里的房子有些老旧，但却非常宽大，住上三二十口人，不会拥挤，而且也不会让人注目。

江枫按图指引，找入了四海粮行，但见一片黑漆，不禁心中动疑，暗道，“四姑如若在此，定会派人引路……”

但闻暗影中传来张四姑的声音，道，“你的泰山、泰水，都在厅中候驾，两个小美人瞪着四只大眼睛，看了半夜，不见你的影子……”

“我……”

“别给我解释，想个理由告诉你那位老岳丈……”张四姑施展传音之术，打断了江枫的话，接着道，“他虽然已逐渐的开通，不过，那股刚正之气，还未全消，我看，他早等出火气，你想想，怎么就才能消气化火，进去吧！”

张四姑就站在厅间口处，推开木门。

厅中灯火辉煌，景物清明，欧阳昭、罗兰、钱缺、秦八公，都在等候。

雪霜二女脸上已见笑意，江大哥，来的虽然很晚，但仍然来了。

欧阳昭脸色如冰，如果江枫不是主帅的身份，也许早已经起身吼叫了。

罗兰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只不过，不像欧阳昭那么显明罢了。

江枫回顾了缓步入座的张四姑一眼，缓缓说道，“内宫中已派出了六个专任杀手，今天午时左右，可抵长安，他们狙杀的对象，是洛阳居中的副总管韩霸。……”

“韩霸……”钱缺道，“那不就是你吗？”

“对！正是江某，就我得到的消息，这六大杀手，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了我，所以，他们不择手段，不计身份……”

“他们是不是直接找上洛阳居去……”忍不住最先接口的竟是欧阳昭，而县语声平和，心中的怒气，似是已被这个震动人心的消息，冲走了大半。

“我如守在洛阳居中不出去，……”江枫道，“他们当然会找上门去，只不过，他们是何种身份出现，那就无法预知了！”

“还有什么？……”张四姑早已预计了对付杀手的计划，所以，这件事已早在她预料之中。

“四季花婢，虽是梅花为首，……”江枫说，“但真正掌理令谕的，却是夏婢菱花……”

“果然很狡猾的复式布置，首在诱敌，真正的攻击力量，却隐藏于腹、腰之中……”张四姑道，“还有吗？”

“有！更可怕敌人……”江枫道，“虽不计划中的袭击，但他突然的赶到长安，可能是全局发生变化！那就是天王门的掌门，天王，会在三天内赶来长安。”

张四姑呆了一呆，道，“这就真的不好玩了……”

“好家伙，一拥而来呀！看样子要大干一场了……”欧阳昭道，“咱们人手不多，真要好好计划一番才行。”

“所以，我忙了一夜，刚刚见到七宝大师，就匆匆赶来……”

眼看欧阳昭、罗兰，都已火消气散，江枫才适时地提出了解释。

倒是张四姑感觉到事态严重，急急说道，“江枫，天王门，还没有正式投入这拼杀，难免会涉及到天王门中人，也许，这是他们刻意的安排呢？”

“江枫，此事非同小可，只靠找我们这点力量，应付不易……”“你能调动天马堂中人吗？”

“也许能，不过，没有用的……”江枫道，“天王门和几个重要属下，都和天马总堂中重要人物认识，未到生死关头，他们不会冲突，目下在洛阳居的，有一位长老，六七位护法级的人物，就算他们肯出手，也担当不起大任，当然，我也不会让他们很轻松。”

张四姑道，“老叫化带来的人，我已编组完成，共分十组，散布在长安城中。……”

钱缺接着道，“张姑娘一番用心编组，果然是立竿见影，十个组，每组三人，交互支援，监视的范围，虽然不敢说遍及长安，但半个长安城，不算夸口，他们也经过简单的易容，老叫化和秦八公，也在一定区域中游走，更难得是张姑娘送了每组一筒机簧发射的梅花针，以御强敌，当然，他们也备好了自绝的药物。”

听到梅花针筒，欧阳昭突然一皱眉头，但却忍了下去，没有开口。

江枫道，“传讯的方法呢？”

“有五种之多，……”钱缺道，“我相信在一刻之间，消息就可以传到老叫化或者秦兄的耳中，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报到张姑娘那里。”

江枫点点头，道，“欧阳兄嫂，请和大姐一起坐镇此地，以便能及时驰援……”

“放心啊！……”欧阳昭笑道，“我们绝对听从四姑的调度，要我们打败仗，绝不求胜。”

“江枫啊！你既然在这里，就由你下达第一道对敌令谕吧！……”张四姑吁口气，道，“大姐我终是女人，自己知道魄力不够。”

“大姐不用谦辞，你善于策划，精于布置，贵门中的连络手法，能在混乱中，召聚自己人手，眼下第一件大事，先清除内宫中派来的杀手，由我诱敌，雪、雨两位姑娘为主力截杀……”江枫说出了心中的计划。

钱缺站起身子，道，“好！老叫化也去调整一下布署，全力注意六大杀手行踪，看看能不能掌握住他们的行止。”

带着秦八公起身而去。

吟雪道，“江大哥，我们也要去准备一下，不能有失天狐门的面子啊！”

“姐和我，虽然充满着信心……”吟霜道，“但第一次嘛！总难免有些紧张，江大哥，不陪你了。”

二女相视一笑，牵着手离开大厅。

“等了大半夜，真还是有点累了……”欧阳昭伸个懒腰，道，“罗兰，我们也该去坐息一下，说不定午后还有一场大战呢！”

罗兰道，“好嘛！出嫁从夫，你怎么说，为妻就怎么听了。”

“江老弟，你们天狐门的武功，果然厉害……”欧阳昭道，“随手就是

一碗迷魂汤，还真叫人喝的有些飘飘然呢？”

忍不住微微一笑，和罗兰联袂而去。

他笑的很开心，显是心中火气早消。

大厅中，只余下了张四姑和江枫。

“行啊！有你的……”张四姑笑道，“虽然你功力深厚，精神焕发，但我看得出来，你去风流了一夜，所以，大和尚找不到你，也不便去找，我相信罗兰也看得出来，两个丫头也许瞧不出破绽，但她们可以闻到你身上残留的脂粉香气。”

江枫暗暗忖道，“如非青凤帮我擦了一个澡，只怕大厅中人，都能闻到那些脂粉香味了。”

但闻张四姑道，“你一夜大战，也该回去休息一下了，何况，中午还要迎敌。”站起身子，转身欲去。

“大姐，小弟的事，瞒不过你，也从没有准备瞒你，……”江枫道，“现在，小弟要奉告详情。”

“不必吧！……”张四姑道，“那些床第间的卿卿我我，难道也要说给我听吗？大姐的度量再大，也会听得不舒服啊！”

“是要大姐帮忙……”

张四姑霍然转回身子，缓缓落坐，双目盯注在江枫的脸上瞧看，目光中是一片温柔和关怀交织的神色，道，“说呀！出了什么毛病？”

江枫坦然说出了一切经过。

张四姑点点头道，“想不到，你有如此大的成就，引凤上床，采花入握，那不是已经掌握了洛阳居吗？”

“但小弟觉着，让她们留在原位上，应该比投效过来的作用大些。”

“嗯！你还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张四姑道，“菱花本是一着暗棋，现在，突然冒出了头，大姐我的看法是，她可能已发觉了什么证据？梅花的地位，可能已经不稳，但严重到什么程度？要看她和菱花私人的情感如何了？菱花呈报内宫的禀文，如何编排梅花？”

江枫道，“小弟想不通，菱花如何能把消息传出去，内宫在那里？我不知道，但至少应在数百里外，我们曾仔细的搜查过，洛阳居内宫中人，没有饲养信鸽。”

“有一种猎鹰，比信鸽更有效用……”张四姑道，“她高飞入云，一日间往返千里，不但行踪难觅，而且还能捕捉信鸽，我相信天马堂的信鸽，已被捕去了不少，也掌握了天马堂不少的机密消息，但这种传讯的猎鹰训练不易，至少也要两三年时间，才有训练成功的希望。”

江枫道，“原来如此，……”语声一顿，接道，“青凤的事，大姐可有良策？此事关系重大，……”

张四姑嫣然一笑，道，“你抢了人家的女人，自己却又怕戴绿帽子，……”伸出右手食指，在江枫的顶门上，重重的点了一下，道，“去告诉青凤，今天中午，我去看她，只要她肯听大姐的话，我保管那位好色如命的天王不敢碰她，甚至连亲她一下的心情，也会消失。”

“那是什么方法，竟有如此的神效……”江枫忍不下心中的好奇，问道，“小弟可否先作预闻。……”

“不行，想知道，就去问问你那位准备以身相殉的贤妻吧！……”张四姑笑道：“法不传六耳，兄弟，你就忍一忍吧！”

江枫沉吟了一下，道，“大姐，小弟想在你的房中休息一下。”

“不行，你是诚心让罗兰和欧阳昭看笑话呀！何况，还有两个小狐女就住在我的隔壁，……”张四姑道，“一夜缠绵，难道还不够受用，回去洛阳居吧！对付过几个杀手之后，我会为你安排个小假期，约两个小狐女一起陪你。”

“大姐，雪、霜二女的事，慢慢再说，答应我的事，可不能变卦，……”江枫道，“我第一个沾你身的人，想念最多的也是你。”

“够了，兄弟，再灌我迷魂汤，会把我迷死，大姐这一生已为你而活，再也无法给你更多的东西了，……”张四姑轻轻把江枫拥入怀中，接道，“回去吧！胡萍、段九，都还在等着你遣派行动呢。”

江枫点点头，转身而去。

第十三回长街头杀手遭血裁

事实上，七宝和尚早已经先作了安排，胡萍、段九，奉令坐息，准备作江枫的护从、接应，胡元和郭天同镇守在洛阳居中。

大和尚把握的时间很准，江枫回到住处，刁鹏也正好赶到求见韩霸。

刁鹏是积年老贼，默查了胡萍等的住处忽然移到韩霸附近，已觉到事非寻常，所以，天还未亮，就赶来查看，果然发觉了七宝和尚等还未休息，查看就变成了拜访。

刁鹏刚刚落坐，江枫已缓步了行一进来。

看江枫衣着整齐，似是一夜未眠的样子，不禁微微一怔，道，“韩兄一夜未睡啊？”

“这两天是席不安枕，食难下咽，……”江枫叹息一声又道，“不知道有多少高手、刺客，已混入了长安城中，准备取代我韩霸之命，在下不得不防备一下了！”

“有这等事，刁某竟然是全然不知……”刁鹏道，“来的是那路人马？”

“内宫一系中遗派来的专任杀手……”江枫道，“刁兄来的正好，兄弟正准备遣人相请，只是不便深夜惊扰。……”

刁鹏接道，“韩兄如有差遣，尽管吩咐，兄弟是全力以赴。”

“对付刺客的事，兄弟已有计较，不劳刁兄烦心，只是洛阳居中的事，要刁兄多费心了……”江枫潇洒一笑又道，“我无法预料洛阳居中人，如何配合刺客的行动，只好把四季花婢交给刁兄监视了！”

“行！天虚子副总堂主临去之际，留下了六位护法，连刁某算上一共七个人，大概都可以派上用场，两个护法，已住进了洛阳居的宾馆中，四个人住在客栈，天一亮，兄弟就把他们全部调进洛阳居来。”

“好！我会报请邓总管和刁兄配合……”江枫沉吟了一阵，接道，“看起来，和内宫一系中人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但不知总堂态度如何？天虚子副总堂主，近日中，会不会重临长安？”

“这一点，兄弟还未接到指令……”刁鹏道，“此事关系重大，就算总堂主，也不便轻率决定，但也不会再拖下去，三五日内，应该有一个明朗的指示下来。”

江枫心中一动，低声道，“刁兄，咱们的总堂主，是怎样的一个人？说来，惭愧的很，兄弟虽然加入了天马堂，还不知道总堂主的姓名呢！”

刁鹏竟然也被问得呆住了，苦笑一下，道，“除了几个副总堂主之外，大约都不知道他真的身份！”

江枫心头一震，忖道，“这世间，还真有这等怪事，一个领导着十分庞大组合的首脑，和众多的属下，相处了很多年，竟然能把姓名隐起……”

“我知道，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刁鹏望着江枫脸上的怀疑神色，接道，“但这确是个事实，有时候，我曾在想，究竟是否有总堂主这个人……”

“慢来，慢来……”江枫拦住了刁鹏，招呼七宝和尚进入小厅，才掩上厅门，道，“你们齐兄（七宝和尚化名齐四），是自己人，也是韩某的心腹，刁兄以后有什么指教，找不到兄弟时，可完全告诉齐兄，……”

“好！有你韩兄这几句话，刁某人自当遵办……”转向七宝和尚一抱拳，道，“以后，还要齐兄多多关照。”

“言重，言重……”大和尚转向江枫，道，“刚刚传来的快报，第一批

派来的杀手，已在长安城西二十里分开，各自混入长安，行踪非常的谨慎、诡密。”

刁鹏听得一怔，道，“怎么？你们也布有眼线？”

“不错，我们的人手虽然不多，但分配、布署的还算不错，消息也还灵通。”

这番话全是胡扯，但在七宝和尚一番用心编排下来，只听得刁鹏全无疑。

由袖中取出一个黄绫表皮的折子，七宝大师恭恭敬敬交给了韩霸，道，“这是副总管要的资料，已经记述整齐，恭请过目。”

由于七宝和尚这番做作，害得刁鹏也不得不小心翼翼起来，江枫更加了几分敬畏。

“刁兄，总堂主身份尊贵，但属下众多，各种大小事情，都需要他决定，文书之上，总也有个称谓吧！”江枫得出了质疑。“有！但都是副总堂主代为发文发行，……”刁鹏道，“以司马艺和申雪君代办决行的事务较多，不过，凡是重大的事情，先在会议上讨论过了，所以，这多年来，也从未引起过争议。”“既是天马堂中的重要会议，他身为总堂主，应该参加吧？”江枫低声问道。

“不错，各种会议，他都是按时参加……”刁鹏道，“只不过那是一辆四周垂着檀木珠子的四轮车椅，总堂主，就坐在轮椅之中。”

“那是说，只要有这辆轮椅出现，就能够代表总堂主了。”

“就在下晋升为长老身份之后，具有了参加会议的资格，十余年如一日，每次总堂主都参与会议，就我记忆所及，他只有一次迟到了半个时辰，会议由司马艺代为主持。”

七宝和尚突然接道，“刁兄，你能肯定那座轮椅之上，每次坐的都是同一个人吗？”

“怀疑这件事的，不是在下一人，每一位初晋长老，都会有一段怀疑时间，胆子大的，可能会找个藉口探问一下，胆子小的，只有闷在心中了，……”刁鹏道，“不过，这件事过了三五个月之后，心中的怀疑，就自然的消除了。”

“为什么呢？……”江枫道，“是不是长久以来，那股神秘的力量征服了你们？”

“有点习惯了的感觉……”刁鹏道，“但最重要的是，他虽然坐在木珠延绕的轮椅中，但他每次，都说了很多的话，对各种讨论的事情，作出结论，我们可以准确的听出他的声音。”

“学过变音术的人，要模仿一个人的声音，可是轻而易举的事……”江枫说，“就算是声音一样，可也不能认定，轮椅上坐的就是总堂主本人？”

“那他的声音很特殊，充满着诱动人心的力量，三两句话也许可以模信出来……”刁鹏道，“但不可能长篇大论的模仿成功……”

“刁兄的意思，可是说那声音听起来很特殊，是吗？……”七宝和尚接道，“能不能具体的描述一下？”

“这样说吧……”刁鹏略一沉思，接道，“他的声音低沉、微带沙哑，但字字清楚，那座会议大厅很大，有时间，有二百以上的人参加会议，他的声音能够使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司马艺和申雪君也有这份能力，但可以感觉的出来，他们是在运气发志，用内功把声音送入每个人的耳中，就我刁某人而言，听总堂主说话，就没有这种感觉，他的声音一直是那么平稳，但却

渊源流长，延绕在大厅中，清楚自然，近身而坐，和坐在五丈距离这宾，完全一样。”

七宝和尚脸色一变道，“你能肯定那传遍耳际的声音，在五丈距离之后，完全没有分别吗？”

“是的……”刁鹏思索了良久，点点头，道，“完全一样，更叫人吃惊的是，那沙哑的声音，充满着强烈的征服能力，使人心为之动，习惯那声音之后，就逐渐的被那种声音占据了心灵……”

“是不是会生出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七宝和尚打断了刁鹏的话，接道，“但有所命，生死从之。”

“对对对……”刁鹏道，“就是这种感受，我相信熟悉那声音之后，没有人会抗拒那声音发出的令谕。”

“只是一种声音，……”江枫道，“不论是谁，只要能发出相同的声音，你们都会绝对服从，全力以赴，对吧！”

刁鹏呆了一呆，道：“对！熟悉了那声音的人，绝不会生出反抗它的意识。”

七宝和尚看看江枫，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大概是不会错了，……”江枫自言自语地说，“他果然还活在世上，‘天马渡危’多动听的口号啊！简单一句话，就一下子深入了人们的心中，不是绝顶聪明的人，怎会运用的如此之妙……”

“那声音，虽然可以征服人，也会伤人，但刁兄的口气里，却未听到有人受伤的事，……”七宝和尚道，“刁兄，请仔细的想想看，你是否有过受伤的感觉？”

“没有，……”刁鹏道，“也没有听说过有人受伤的事。”

他是老江湖了，虽然，江枫和七宝和尚说的隐晦、含糊，但仍被刁鹏听出了一些头绪来。

“那是更上层楼的精进表现……”江枫道，“不但不再伤人，而且，由霸道的压抑控制，转入了王道的缓慢征服，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控制，自甘效死！”

刁鹏忍不住了，接道：“那是什么武功？难道就是总堂主那种微带沙哑的声音？”

“蚀心魔音，刁兄可曾听过？……”七宝和尚道，“能叫人俯首听命。……”

“听过，……”刁鹏脸色冷肃，神情激动的接道，“武林中第一奇功，百年来蜚声江湖，刁某有幸，未遇到那位高人，据说魔音入耳能命敌自裁，役人效命，但受役人纵能不死，亦必心受重创，至少要卧床三月，才能复元，但这和总堂主的声音，有什么关连呢？……”

目睹刁鹏激动神情，江枫也为之神肃然，接道：“刁兄，不觉着有些奇怪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刁鹏道，“任何人出语轻侮到总堂主，都是大逆不道的事……”

“就在这里了……”江枫一面提聚真气，准备出手，一面说道，“我们并没有提到总堂主，刁兄怎会激动的无法控制，大有出手一拼的架势……”

七宝和尚口齿启动、一缕梵音，冲入了刁鹏的耳中。

刁鹏激动的情绪，突然平静了下来。

“大悲梵唱……”江枫双目凝注着七宝和尚，道，“你已经练成功了……”

“十年媳妇熬成婆，……”七宝和尚双目圆睁，宝相庄严他说，“二十年的苦修苦练，今日，总算功德圆满，早个十天半月，我远不敢献丑呢？”

刁鹏突然一撩衣襟的，对着七宝和尚跪了下去，道，“大梦醒来，顿悟前非，大师慈悲，请收弟子列入门墙，让我在报应临头之前，能获得一刻平静。……”

七宝和尚看看江枫，江枫微微点首，七宝和尚点点头，道，“放下屠刀，立即成佛，只是此刻情形特殊。”

“弟子明白……”刁鹏道，“在劫难逃，只求闻道再死，今生修不来，修个来世吧！”

“好！渡你入佛门，准列七宝座下，……”七宝和尚伸手摸摸刁鹏的头顶，道：“暂寄三千烦恼丝，大劫过后，再为你剃度戒斋。”

“多谢师父，一诺如山，弟子心愿已足了。”

大拜三拜，起身站在一侧。

“就是凭仗那改头换面，更上层楼的蚀心魔音，牢固的控制了天马堂中的高手……”江枫道，“他有恃无恐的稳坐着总堂主的位置，因为，有数百位江湖中的一流高手，为他效命，而且，忠心不二。”

“这真是太可怕了，如非恩师及时解去了我身受的控制……”刁鹏目注七宝和尚无限崇敬地说，“当真是活的浑浑噩噩，死则糊糊涂涂。”

“天马堂总堂主的身份，总算是揭穿了，……”江枫道，“这件事，要尽早通知张四姑，要她早些准备一下，此事非同小可，他如果存心扩展实力，很可能利用他更精进的蚀心魔音，在不知不觉中已统治了一了很多江湖人物。……”

“和尚也担心这件事情，天马堂很可能只是他一处明察，一定还有不少实力，集结在暗处，所以，他对内宫一系的侵犯，才多方忍让。”

“不错……”刁鹏道，“每当天马堂受到内宫一系中人的排挤时，群情激忿，大都主张全力反击，但每次都被总堂主压制下来，奇怪的是，只要他几句话，大家无不怒火消退，心平气和，现在想来，他在借这些事件，习练内功……”

“对！他不停的实习、修正，把一种霸道无比的魔功，练入了王道的境界，……”七宝和尚道，“他把自己藏于特制的轮车之中，除了便于安排替身，增强神秘之外，必然还有原因。”

刁鹏道，“会不会有什么残缺，不愿见人？”

“这个原因不大……”江枫道，“武功到了他那种境界，接续断肢，挖肉补疤，已非什么难事？就算有什么残缺，他也会处理的不着痕迹，实也用不着如此神秘。”

“这件事，暂且搁置……”七宝和尚道，“重头戏是先应付六大杀手……”目光一掠刁鹏又道，“大悲梵唱，尚存人间，你是第一个听到这种声音的人，不过，此事万万不可泄漏。”“弟子明白……”刁鹏道，“师父可以放心，由此刻起，弟子已把性命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抛弃不要，我绝对不会让总堂主生擒到我……”

“那倒不必……”江枫道，“生命是宝贵的，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应该保住它，我倒希望你能明哲保身，留在天马堂中卧底。”

“是！弟子明白了……”刁鹏发觉了七宝和尚对江枫的敬重，心想自称

弟子，绝对不会有错。”

七宝和尚挥挥手，道，“你去吧！记着江师叔的话，更要珍惜性命。”

“弟子记下了……”

刁鹏恭恭敬敬的对七宝和尚行了一礼，转身向外行去。江枫望望天色，正想去见见青凤，告诉她张四姑将会造访，突见一个黑衣的店伙计飞奔而来。

“直跑近江枫身前五尺，江枫才心中动疑，厉声喝道，“站住？”

“凶什么？……”竟是张四姑的声音。

“真的是维纱维肖，和尚也被瞒过了。”

“可能有两个杀手，已经混入了洛阳居，……”张四姑道，“雪、霜二女撒网晚了一步，被他们先到了一步。”“专任杀手，果然厉害……”七宝和尚有些紧张地道，“现在，要如应付，才能万无一失？”

“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张四姑目光凝注在江枫的脸上又道，“你要自己小心了，他们能混入洛阳居中，必有着很特殊的杀人方法？”

“我相信可以自保……”江枫道，“大姐尽管放心。”“就是不放心，我才赶来……”张中姑冷冷说道，“别太大意，他们不一定用暗器、兵刃袭击你，可能用毒，也可能用蛊、蛇、虫、鸟、兽。栖凤楼用不着去了，我会去见她，雪、霜二女，虽然守在洛阳居外，但她们太关心你，很可能闯进来，你要安排好自己的人，别要自己打起来。”

“我现在就出去……”江枫道，“好像是我一离开洛阳居，就进入了二女的保护区了？”

“不错，她们确费了一番心思，锋芒初露，已见才华，绝对是两个好帮手，我走了，你多珍重。”

闪身一跃，忽然消失不见。

“好快的身法。”和尚想不佩服都不行。

“那不是轻功身法，是一种‘潜隐术’……”江枫微笑着说。“是法术啊！”

见多识广的大和尚，也有些迷惑了。

七宝和尚接道，“兄弟，张姑娘已经示警的很清楚了，也不能轻心大意，我看，胡萍、段九，经过这一阵调息，也该恢复了，我去叫他们出来。”

“大师，我们已经候命多时了……”

两个穿着灰衣及膝大褂的人，缓步行了出来。

敢情两人早已经改扮易容好了。

穿的是长安城中的车夫装，也是早晨时长安城中活动最多的人。

因为，他们是负责清理长安街头上杂物、圾垃的人。江枫微微一笑，心中十分安慰，他们会自己选择最有利的形势、环境。

“两个杀手已经混入了洛阳居……”七宝大师道，“由此刻起，随时可能会出现凶险场面，两位尽全力留心四外景物，别让人接近江枫……”

“最重要的是，两位也要顾及到本身的安全……”江枫道，“很可能，他们会先向两位下手。”

“江兄放心，我们已经有了完全准备……”胡萍笑道，“他们如果真的攻击我们，那真是皇天保佑，给江少兄一个反击机会。”

“大概不会有那么笨的杀手……”七宝大师道，“他们早已了解江少侠的身手，此行的目的，也在对付江少侠，大概不会笨到先攻击别人，暴露身份，留给江枫还击的机会。”

“所以，我们很放心……”段九望着七宝和尚又道，“我们全力反击，很难留下余力，也无法控制轻重……”

“不用担心失手伤人……”七宝大师道，“和尚倒希望你们能一击取命，不给他们第二次机会，需知他们再度出手，可能有着同归于尽的打法，那就不知道，会有什么恶毒的手段了。”

大和尚虽然没有说明，但胡萍和段九都想到了它的可怕，两人相互看了一眼，心中暗作决定，真要有敌人二度出手，不惜以身相殉，也要阻止他，不许他接近江枫。

江枫举步向行去，步履从容的走了出洛阳居。

宁可冒点险，也不希望雪、霜二女闯入这里。

青凤也是一宿未睡，六大杀手，围袭江郎，她这个作妻子的那里还能睡得安稳，天已亮，立刻翻身而起，穿了一套早准备好的蓝布裤褂，希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半老徐娘，装作洛阳居中打杂的老妈子。

脸上涂了一些易容药物，还加了不少皱纹，揽镜自照，自觉着打扮的很像，才轻轻推开后窗，飞跃而下，借花树掩护，留出了栖凤楼。

“是青凤姑娘么？我奉命而来，为姑娘送一个保护清白的妙方！”

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黑衣的人，站在一株花树之旁。虽是穿着男装，但却清明的是女子口音。

“奉谁之命，是什么妙方？”青凤暗中戒备的问道。“江枫之命，可拒天王侵犯的药方！”

青凤心头一跳，道，“世上真有那种高明的药方子吗？”“有！所以，我才来，我们已动员了大批人手，保护江枫，用不着姑娘出手了！”

“你是谁？……”青凤低声说道，“他绝对安全么？”“我叫张四姑，青凤姑娘，江湖上，能一举杀死江枫的人，本已不多，何况，在他的周围，我们已布下了坚强的防守，天王随时可能赶到，那才是可怕的强敌，他最挂虑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要我尽快赶来。”

“张大姐，江枫提过你，佩服的不得了……”

“所以，我才被他骗的团团转，……”张四姑笑道，“当心啊！上了贼船，就无法全身而退，这以后，有得你的苦头吃了。”青凤微微一笑又道，“只要他心里面给予我一席之地，小妹倒是愿为他粉身碎骨。”

“唉！又有一个痴情女子，……”张四姑笑一笑，道，“你的易容手法太差，走！回房间去，我告诉你一点易容的诀窍，也传你一个自保的药方。”

“张大姐，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我好担心啊！六个杀手，对付他一个人，应付起来，真的不太容易！”

张四姑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今年几岁了？”

“刚满二十岁……”青凤说，“是不是太年轻了，少不更事？”“不要担心他，我相信，他能应付得来，……”张四姑道，“你这点易容手法，别说瞒不过行家，就是细心一点的江湖人，一眼就可以看穿。”

说服了青凤，两人又回到了棲凤楼。

张四姑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白净面皮，清秀轮廓，说不上很美，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魅力。

青凤也洗去了脸上的药物，展现出绝世容色。

张四姑轻轻叹息一声，道，“好家伙，天下的美女，都被他一下子吃干、抹净了……”

“大姐夸奖……”青凤笑一笑，道，“听说有两个小美女，姿色出众，比小妹尤胜几分，大姐，可要想办法给我引见引见？”“别担心两个小狐女，……”张四姑道，“她们是那种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的性格，也知道江枫不是从一而终的人，所以，她们很好相处。”

“这我就放心了……”青凤道，“我一直害怕二位漂亮的小妹容不下我！”

“青凤，你只要没有独占他的用心，就不会引起烦恼……”张四姑道，“他是乱世的英雄，中流砥柱，但却是天生的悲剧人物。”

这件事，以后再谈吧！你能如此关心他，足见爱恋之深……现在，先办你的事，大姐给你一些药物，十日内，包管那位色胆奇大的天王，也不敢碰你。”

“真的……”青凤展现了妩媚的笑容，道，“真要谢谢你，你是我的救命的恩人。”

张四姑道，“这药力只有十天，用过六个时辰之后，才会有效，何时应用，你自己算清楚了。”

取出一包药物，很仔细的说出了应用之法。

青凤不敢延误，立刻敷用。

张四姑看青凤一切妥当，才微微一笑，道，“六个时辰之后，会发出一股很难闻的味道，这股味道将使人退避三舍。”青凤吃了一惊，道，“大姐，这不行啊！这一来，江枫不是也不肯接近我了？”

“小妹子，这就要忍一忍了，反正只有十天，十天之后，一切形状复元，那股让人欲呕的味道，也会消失无踪了……”张四姑道，“天下事有利必有弊，那就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了的。”

“小妹知道了，大姐……”青凤神情严肃地说，“告诉江枫，要他在十天这内，别来看我，我不要他闻到那股难闻的味道。”

“好好好，我告诉他……”张四姑笑道，“大姐来看你，行不行呢？”

“当然好，……”青凤道，“我想，这几天，我一定很寂寞，大姐呀！你一定要来看我。”

碰上了张四姑这样成熟，亲切的女人，青凤忽然产生了强烈的孺慕之情，张四姑已对她具有了很大的吸引力，不自觉偎入了张四姑的怀中，低声接道，“我还要登台演唱，那股难闻的味道如是太强烈，会不会被听众闻到。”

“所以，你要好好处理它，……”张四姑道，“不让那味飘散太远，不过，我有一粒药物给你，你自己可以很快适应它，我走了，记着，急着见我时，就在居顶上插一片直立的竹叶。”

“好！天王的警觉很高，武功精湛，第一流的轻身术，也无法瞒过他的耳目……”青凤道，“不见屋顶上竖立的竹叶，大姐，千万不可闯入棲凤楼来。”

江枫步出了洛阳居，太阳远未完全出来。

很多身着灰衣的人，正在整理街道。

胡萍、段九，早已混入了那些人中，以江枫目光的锐利，一时间，也无法找出他们停身何处？

江枫想到了雪、霜二女，这地方已然出了洛阳居的大门，已进入了二女的保护范围之内。

但二女呢？

江枫目光转动，四下打量，目光可及之处，全都是打扫街道，收取垃圾

的灰衣人。

这座帝王之都，一直保持了美好的传统，街道上，打扫的十分干净。

一辆人拉着双轮木车，装满了垃圾，正缓缓向江枫行来。

江枫没有退避，却暗中一提真气，准备迎接挑战。

他年少气盛，技艺卓绝，口中虽然强调六个专任杀手的可怕，但那是用来应付欧阳昭和罗兰用的，内心之中，并未把几个杀手放在眼中，倒是张四姑那一番强调，使江枫提高了不少的警觉。

拉板车的是个五十左右的老人，满头大汗，气息粗重，似是拉得十分吃力。

江枫目光锐利，一眼就看透了那老人不是身具武功的人，立刻消去了戒备。

板车由江枫的身前行过。

突然，垃圾飞起，一道寒芒，由垃圾中飞射而出，射向江枫。

完全出人意外的一剑，双方距离既近，那一剑又快如闪电，江枫闪避已自不及。

眼看一剑就要刺中前胸。

一声凄厉的惨叫，传入耳际，鲜血喷洒中，刺中江枫的长剑，脱落掉地。

一个娇甜的声音，传入了江枫的耳际，道，“江大哥，他藏在垃圾车中，我就扮成一堆垃圾。”

是吟雪的声音。

江枫差一点冲口叫出了吟雪的名字。

但见一团高飞而起的黑影，怦然一声，摔了下来。

是一个全身黑衣的人，头脸都包在一片黑布这中，大概是为了防止垃圾的缘故，包头的黑布和衣服连在一起。

奇怪的是死了一个人，并没有引起任何骚动。

那拉车的老人，似是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停也未停过一下，一直不停的向前行去。

吟雪也没有现身，那娇甜的声音，似是由那辆垃圾车上传了过来，似乎是吟雪仍在那辆车上。

江枫沉吟了一阵，眼看打扫街道的工人，逐渐散去，只余一辆木板车，急驰而来。

车上伸出一只手，抓起了地上尸体，拖入车中，急急驰去。

由拉车人的眼神中，江枫看出了他是段九，抓走尸体的人，自然是胡萍了。

有些事，不能拖延，江枫突然后悔，竟然没有看看那杀手的真正面目。

太阳升高了，阳光照射大地，街上行人渐多，长安街头，又一天新的开始。

江枫暗暗忖道，“张四姑赞赏二女费尽心血，展现了才华，看来果然不错。”

接近这洛阳居的杀手，果然已在她们监视、掌握之下。

杀手藏入了垃圾车中，吟雪竟和他藏于一车之内，化作一堆垃圾也许并不太难，但让对方发觉，就有点难以想象了。

大概这就是张四姑的潜隐术，或移花接木了，小小年纪，有如此的耐心、忍性，果非小可了。

这时，一个中年妇人，右手挽着一个竹篮子，左手扶在一个小女孩子的肩头上，缓步行了过来。

那女孩只有十一二岁，但江枫仍然生出警觉，双目凝神，盯注在那女孩子的脸上查看。

江枫智慧卓绝，但江湖上的经验，并非太多。

看上去，那只是普通的小女孩，至少，江枫瞧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

行近江枫身前时，小女孩似是不胜负重，突然向地下蹲去。江枫一吸气，身子向后疾退三尽。

他并不知道是否有人算计他，这后退三尺，只是一种本能的防御。

可惜的是，只退了三尺，距离太近了。

那中年妇人在小女孩蹲下去时，似是失去了重心，跟着仆倒在地上。

江枫暗暗叹息一声，忖道：“看来，我是太多疑了。”正待伸手去扶那中年妇人一把，已蹲在地上的小女孩，却突然长身而起。

一下子长高了一倍，竟然是二十以上的少女，双手飞扬，两把淬毒银针，飞射而出，笼罩了江枫全身。

江枫吸一口气，全身衣服，立刻膨胀而起，右手挥动，拍出了一股掌风。

但真正的可怕人物，却是那中年妇人，只见她借势一滚，人已闪到了江枫背后，挺身而起，手中的竹篮子，抛向江枫。“江大哥，不要动，……”

是吟霜的声音，而且，声音就在身侧。

江枫没有动，他相信二女，她们一定会全心全意的保护他。一蓬黑色的烟云，就在中边一株树身上飞起，忽然间布散开来，护住了江枫。

抛出的竹篮中，正飞出千只以上的绿头大花蝇，蜂涌向江枫。

但却被那散飞的黑色烟云挡住，烟云消散，收缩成一团。那竟是一张黑色的丝网，操网的人也十分高明，一兜之下，上千的绿蝇，竟然无一漏网。

江枫一记强劲的掌风，击落了大部分射向面前的毒针，射向身上的毒针又被胀起的衣服挡住，跌落在地上。

跃起偷袭的少女，也被那一记强猛的暗劲，震退了三步。

但江枫同时左耳微微一麻，忍不住伸手抓去，竟然抓入手中一枚小针，长不过半寸，细如牛毛，但全身泛起了一片蓝汪汪的颜色，一眼间，就可以辨认出是剧毒淬练之物。

江枫急急运气，闭住行血。

“快些运气逼毒，你中的是天下七大奇毒之一的化血毒……”竟是张四姑的声音。

那亲切的声音，给了江枫一种极大的安定感，立刻闭上双目，运气逼毒。

他内功精湛，是江湖上极少见到的高手，片刻之间，左耳上一处细小的伤口处，突然流出一些黑血。

但闻兵刃交击之声，不远处似是正展开着一场激烈的搏杀。

一声冷厉的惨叫，起自身侧，江枫感觉到脸上似是溅上了微温的水滴，鼻息间，也闻到了淡淡的腥味。

是血。

激烈的战斗，就在江枫身边。

但江枫没有动，他明白，化血毒的厉害，如若中途分心停息，使内功迫集的毒血，散入经脉，再想把毒血回集起来，不但要大费气力，而且，成功的机会不大。

“江枫，听着，化血奇毒，一旦侵入内腑，神仙也救不了你，……”张四姑道：“不要回答我，因为，你绝对不能分心，闭上双目，全力逼毒。”

张四姑说着话，右手已取出一只锋利的小刀，看准了位置，一刀挥出。

“哎哟！张姨，你割了他一半耳朵……”吟霜的惊叫声突然顿住。

因为，一股黑色的血箭，在江枫内力逼迫下，激射而出。

“少了半个耳朵，总比他一条命好……”张四姑冷冷的接道，“准备好棉花、药物，血色见红，立刻替他包扎起来。”江枫确也有一股狠劲，张四姑才动手包扎左耳伤势，一面要江枫停止运气逼血，才叹口气，道，“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看看了，你是多么侥幸的逃过了这次劫难！”

江枫不知道这一阵运气逼毒，损失了多少鲜血，但一停下来，竟有些晕的感觉。

睁眼看去，只见那施放毒针的少女，已横尸眼前，胡萍、段九手中的刀、剑，血迹未干，想来是，两人合力出手，才击毙了强敌。

吟霜穿着一身枯树皮般的衣服，静静的站在一侧，视着一张微带歉意的娇媚脸儿，看上去有点怪，就像一截干枯的树干上，突然绽放出一朵艳丽的鲜花，给人一种极不调和的感觉。“姐姐担负起游动保护的责任，我却选择了门口那棵大树，所以，我潜隐在树身上……”吟霜笑道，“我推判他们会选定洛阳居大门口处，作重要的一击，幸好没有选错……。”江枫看看吟霜的衣服颜色，果然和门口忍受着隆冬风雪侵袭的老槐树，一般模样，心中又感动，又佩服地说道，“真是难为你们了！”

“不要这样嘛？江大哥，姐姐躲在垃圾中，忍受着那百物杂陈臭味，比我辛苦多了……”

“我知道。……”

张四姑冷冷的打断了江枫的话，道，“这一阵交手，你已经死了两次，你轻敌自负，竟然被一枚化血毒针射中，如非你内功精深，逼血快速，单是这一枚化血毒针，就要了你的性命！”“说来惭愧，……”江枫道，“我想不到，她发出毒针时，竟然留了余力，在我掌力发出之后，又悄然弹出了一枚毒针，“你那一掌，本可以取她之命，……”张四姑神色冷峻地说，“大概见对方是位姑娘，又动了怜香惜玉之心，所以手下留情“我……”

江大哥，不要难过，怜惜弱女，应是英雄行径……”吟霜道，“英友才能让美人动力，我和姐姐，都算是小美人啊！”

她尽量把自己投入，和江枫站一起，共同来承受各种任能、屈辱。

张四姑看了吟霜一眼，接道，“敌人来了两个，你看的很清楚，早该有防人前后夹击的打算，可是你竟然照前不能顾后，而且，也该早想到老姜辣心，后面的攻击，应该比前面恶毒一倍，可是江大少爷，你竟然把强敌给忘了……”

“那是江大哥早就发觉了我，才故意把敌人留给我来对付！”

“吟霜，要不插嘴，如若他一眼就看穿了你藏身之处，张姨的五行潜术，岂不成了骗小孩的玩艺了。”

“吟霜，不用帮我了，大姐教训的对！我确实太大意了，……”江枫苦笑一下又道，“大姐，也一直跟着小弟了。”

“大姐是受人之托，不得不来……”张四姑道，“吟霜那一剑的快速，是我毕生仅见，她叫你不要动时，剑已经刺入那人的身上。然后，才撒出天罗丝网，网住了那批绿头毒蝇。”

江枫转头看去，只见吟霜手中提着一个黑色的细丝网兜，网兜中聚满了绿头苍蝇。

那网兜收缩甚紧，网中的毒蝇，只能蠕蠕而动。

张四姑道，“六大杀手，已经死了四个，还有二个，仍未出现，他们那样沉着，必然是更厉害的人物。”

“由此刻起，小弟全心戒备，绝对不再给他们得手的机会了。”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你一念仁慈，已经丢了半只耳朵，如再存仁心，可能会丢了一只眼睛，一条腿了，那时，你又跛又瞎，再加上缺了半个耳朵，想想看，是个什么德行呢？”

“不要紧啊！江大哥瞎了跛了，我和姐姐的用处就更大了，我们可以天天陪着他，照顾他，……”吟霜道，“天下的女人，都不喜欢他了，我和姐也不会背弃他。”

这是誓言，也是盟约，赤裸裸的献出了一颗少女的心。

江枫竟然不敢多看吟霜一眼，却转望着张四姑说，“大姐，我真的少了半个耳朵？”

“怎么？你自己一点也不觉得吗？……”张四姑道，“你一身系天下安危，生死已不是你个人的事了，所以，我只好削去你半个耳朵，放尽毒血，虽然破了相，但却保住性命了。”

江枫苦笑一下，道，“幸好只是半只耳朵，如若小弟伤在手臂上，大姐也要斩断我一只手臂了？”

“毒蛇噬腕，壮士断臂，……”张四姑叹息一声又道，“为了救你一条命，我会毫不犹豫的出手挥刀。”

江枫脸色微变，笑一笑，不再多言。

笑的很勉强，笑容中透出了无限的凄凉。

张四姑心中暗笑道，“想不到他这样洒脱的人，竟然也会很在乎自己的形貌。”

只见江枫口中念念有词，声音低微，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江大哥，你没事吧？”吟霜大为担心地说，“不要耽心你的耳朵，你一直就是我们心中的人，你瞎了，跛了，都不会影响你在我和姐姐心中的地位，你越需要我们，我们会更感快乐。”

“我不会耽心自己变的有多么丑怪，……”江枫道，“我耽心的是会不会影到我的武功，吟霜，我们不能失败，对敌人多一分了解，我就增多了一分惶恐，我们的敌人众多，而且，十分强大，我们就算以一挡十，也无法抗拒他们，我们需要帮手，可是已经来不及训练了，我们增强实力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敌人那里争取过来。”

“我明白了……”吟霜道，“我会跟姐姐好好的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帮助你！”

张四姑暗暗忖道：“原来，他在担心破相之后，会影响到他的惑心术？这也难怪，缺了半截耳朵的男人，究竟是一个明显的缺陷，这世上，能有多少女人？真的欣赏缺陷美呢？”也会真的影响到他的惑心术了。”

“江枫！为什么不向我求助呢？……”张四姑道，“你忘了，大姐的医术，也十分高明啊！”

“是的！我知道大姐的医术和疗毒之能，举世无双。……”

“举世无双，倒不敢当，不过，一点小病小恙，倒是药到病除。”

江枫黯然说道：“大姐手术断耳，天下名医，有谁能重续断肌。”

“我能……”张四姑道，“如论你风流罪孽，缺了半截耳朵，也许可以减少你些罪恶，但你又肩负光复武林大任，偏又练了和形貌相辅为成的武功，唉！为了江湖大局，大姐只好免为其难的帮助你补上断耳了。

不过，这可是挖肉补疮的事，别人也帮不上忙，只有从你身上挖一块肉了。”

江枫真的信了，低声道，“那就烦劳大姐了。”

只听吟雪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两个人藏得很密，找不出一一点痕迹。”人随声到，出现在江枫身前。

“我们先回去吧！……”江枫道，“也许，他们会停一阵再下手？”

张四姑目光一掠雪、霜二女，道，“回去，洗个澡，换件衣服再来，江枫推断不错，他们暂时不会现身，出手了。”

“这一网血蝇呢？要如何处置？……”吟霜道，“我看只有用火烧了，可是，这面天蚕丝网……”

“交给我吧！……”张四姑道，“这种苗疆血蝇，培养不易，毁去未免可惜，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这血蝇很恶毒吗？……”江枫看着那一网毒蝇，只觉着惹人恶心、讨厌，却是瞧不出有什么可怕之处？

张口姑接过丝网血蝇，挥手令雪、霜二女退去，才缓步退入洛阳居中。

此时尚早，洛阳居中，还未开始上客。

江枫、段九、胡萍，紫随身后，直行入江枫宿住所在。

七主和尚迎了出来，看了张四姑一眼，欲言又止。

“说吧！大师，没有事能瞒过大姐，……”江枫道，“再说，我江枫的事，也不用瞒她！”

“是！……”七宝和尚道，“梅花传来了信息，三宫主已到长安，几时会来洛阳居，还未确定。”

但见刁鹏快速奔了过来，道，“总堂飞鸽传书，天虚子和另一个副总堂主，率领了八位剑手赶来，看样子，准备放手一战，不再退让了！”

江枫点点头，道，“咱们房里坐吧！”

刁鹏看江枫左耳上包扎了白纱，分明是受了伤，心中十分奇怪，以他武功之强，谁能伤到了他，心中疑窦重重，却又不便多问。

忽然间，发觉了张四姑手中提网，一网毒蝇，他久走江湖，识见广博，一眼认出是苗疆毒物，心中大吃一惊，急急向身旁侧横移两步。

原来，张四姑一身黑衣，脸上也涂了药物，看上去形貌诡异，完全不像中原人氏。

几人行入厅中，分别落座。

张四姑才缓缓说道：“刁兄，认出这网中之物么？”

“血蝇，此物产于苗疆，咬人一口，毒随血行，子不见午，午不见子，必死无疑，此等毒物，怎会在长安出现？莫非苗疆的老毒物，也到了长安。”刁鹏滔滔不绝，一口气说出了毒蝇的来历。

段九看看那绿头大苍蝇，道，“不过一只苍蝇罢了，无牙无刺的，怎会伤人？”

刁鹏道，“段兄，血蝇为苗疆十大活毒之一，千万不可小觑，它不但毒性奇高，而且飞行快速，口中一根毒刺，尖如利针。

刁鹏起身对张四姑抱拳一礼，道，“朋友上姓大名，提了一网血蝇，必是用毒的大家，就刁某所知，血蝇口利如刀，一般的丝网，绝对无法网得住它？”

“小妹张四姑，刁兄和我有过数面之缘，小妹虽然易了容，但声音没有变啊！”

“易花手……”刁鹏笑道，“失敬，失敬，想不到你也重入江湖了。”

“倾巢之下无完卵，没有法子啊！诸位小坐片刻，我去处置这些毒物……”

“我为姑娘引路……”

七宝和尚站起身子，当先向外行去。

刁鹏正欲举步随行，却被江枫叫住，道，“天虚子重回洛阳居，还有一位副堂主，是什么人？”

“传书中没有提起……”刁鹏道，“不过，绝不会是万副堂主。”

“为什么呢？”

“回师叔话……”刁鹏恭恭敬敬地说道，“如是万副堂主要来，书中必会提起，但略而不提，就大大的有学问了，也等于说明了不是万副堂主来……”

江枫点点头，道，“应该是他来，偏偏又不派他来！”

“对！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两位副总堂主，公务繁重，很少入江湖走动，一旦出动，就说明了此事的重要，绝对不准失败，总堂中没有这个规定，但天马堂中人却会这么想！……”刁鹏道，“至于那八大剑手，也必是总堂主亲自训练的剑手中拨出来的。……”

“不是总堂中的长老护法吗？”

“不是！剑手是一种特别的称呼，听说，总堂中训练了这么一批人，我们都未见过，是天马总堂中一批隐密人物这一次，竟然出动下手……”刁鹏说，“除了表示不再退让的决心之外，也有炫耀实力的意思。”

“这就热闹了，听说内宫一系中的三宫主，也到了长安……”江枫笑道，“双方一旦冲突，虽非对王的局面，可也是将对将的大场面了。”

刁鹏微微一怔，道，“师叔，这个消息，要不要传报入天马总堂？”

“对你有利的事，当然要报上去……”江枫笑道，“他们对你越信任，你办起事来越方便。”

“好！我这就去！”

刁鹏急急地向外行去。

张四姑缓步行了出来，接道，“江枫，我看你受伤的事，他也会报入总堂了。”

“大姐的意思，可是说，这个人不能信任？……”

“那倒不是，他对你的忠实，绝对超过天马堂，但他好大喜功的生性未改，有些机密大事，还不能让他知道……”张四姑说，“他不会出卖你，但他会不自觉地说出来，以表示自己的见多识广，消息灵通。江湖上，这种人很多很多，也不必太过责怪刁鹏。”

“对！他一生自负好胜，总希望出人头地，手握权柄，纵横自如，费尽了心机手段，希望能成为江湖上顶尖人物，……”七宝和尚道，“但真正的一个武林高手，是需要师承、天赋、机缘等诸般巧合，再加上全力苦练，才能达成的上乘境界，目前他，目光一掠江枫，接道，“刁鹏已存了必死之心，

忠诚不用怀疑，只不过，他心性还不够坚定，所以，有些重大的事情，还不宜让他知道……”

“有这样一个埋在天马堂的棋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们要好好运用，千万别伤害到他……”张四姑神情严肃地说道，“天马总堂来了两位副总堂主，内宫中也来了一位三宫主，天王门中的天王，也随时可以驾到长安，这是一场大盛会，如是一个处置不好，很可能会全军尽没，江枫，你准备如何应付？”

“我……”江枫愣了一下，道，“我想，我们的实力只能对抗一处强敌。……”

“对抗一处，也是一个很悲惨的局面，杀人一千，自损人百，你们没有这个本钱……”张四姑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挺身而出，不论胜负，都会让他们找出目标，他们很可能会暂罢私斗，全力来对付我们，如果，这三股力量合于一处，天下没有人能够抗拒得住，……”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相残杀，……”七宝和尚道，“但看样子，这次来的人，都很精明，要他们自蹈陷井，不是件容易的事。”

张四姑点点头，道，“现在，最重要的一析事，是放低姿态，……”目光一掠江枫，接着道，“以柔克刚，你要独任艰巨，周旋于三大势力之间，非绝对必要，不能妄动杀机，现在，我先帮你治好伤势，让你全头全脸的周旋于三大势力之间。”

江枫静静地躺在一张木床上，左耳伤口，早已愈合。

事实上，张四姑只在他左耳上开了一个较大的伤口，放出毒血。

张四姑精通医术，应该留下来照顾江枫，但七宝和尚和罗兰，竟然也守在病榻前面。

“现在，他已经完全晕迷了过去，一个时辰之内，绝不会清醒过来，有什么事？现在可以放心的交谈了……”张四姑道。

“张姑娘，要他卑言屈膝，是不是太委屈他了……”七宝和尚道，“这一点说服他的希望，恐怕不大。”

“我知道，所以，我才请两位帮忙……”张四姑神情肃然地说，“我们全都把生死置之度外，跟着他放手一战，成功的机会，也只有十之一二，我们这批人，死不足惜，但武林道将沦入魔教统制，永无翻身的机会了。”

“我们愿尽全力，说服江枫，希望他能配合你的计划，……”罗兰低声说道，“但我们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一旦，他不肯接受你的安排，你准备作何打算？”

“应该杀了他，至少，也要暂时把他囚禁起来。……”

“谁能取代他呢？……”七定主尚打断了张四姑的话，道，“目前为止，我相信江枫还不知道你真正的身份，你受命监视指导他的行动，为什么又不肯直接告诉他呢？”

“他是百年中难得一见的练武人材，也是唯一能在短短二十年内，身集三大奇人绝学于一身天才，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只有尽全力去维护他，帮助他，……”

张四姑道，“合我们三人之力，我相信有着很强的说服力量，万一说服不了，两位请立刻点雪、霜二女的穴道，带他们离开这里？”

“你呢？……”罗兰道，“留下来！”

“是！我留下来陪他，尽我之能，帮助他，和对方决一死战，我要让他

知道，在鲜血流尽，仍然无改变江湖大局时，这就是匹夫之勇，匹夫之勇不可恃……”张四姑道，“我会用生命陪着他，让他知道，坚持错误的代价。”

“张阿姨，你和妈一起走吧！……”吟雪、吟霜，并肩行了进来，道，“我们来陪江大哥……”

“不行，你们是再传薪火之源，二十年后重光江湖的希望所系，绝不能留下来，……”张四姑道，“令尊，已决定放手一战，不死不休，令堂亦要舍身决战，我花了无数口舌，才把令堂说服，要她带着你们离开，唉！你们这一搅局。……”

“张姨，我们如若和江大哥联手对敌，有没有突破重围的机会……”吟雪道，“何况，我们还有说服江大哥的机会，也许他会看在张姨的份上，答应你们的安排。”

“张姨，江大哥最听你的话了，只要你肯开口求他，我相信他会答应，……”吟霜微笑如花地说，“如若江大哥还是拒绝了你，你还有最好一个法宝可用，我保证江大哥招架不住。”

“那是什么法宝？……”

张四姑竟然被吟霜说的愣住了。

“哭！张姨只要肯掩面低泣，哭个伤心欲绝，我相信江大哥会答应你任何请求。”

这该是一件很天真，可笑的事，但张四姑竟然听得神情肃然，道，“为了江枫一条命，为了江湖大局，我可以哭一场，但你们要和张姨配合，不要站在一边看笑话。”

吟雪道，“张姨可要我们陪着哭吗？”

“那倒不必，但我要说明的一件事是，江枫如不肯委屈求全，洛阳居这一场血战，江枫连一分生存的机会，也没有……”

吟霜道，“张姨，能不能告诉我们，江大哥现在面对的敌人，都是些什么人物？我和姐姐全力施展，能不能挡住他们一点实力。”

“你们都是天才，你们也学得了天狐武功十之七八，再给你们三五年时间，很可能不让天狐夫人专美于前，不过，敌人实力之强，也出了我们的意外，……”张四姑说，“最重要的是敌方的三大势力中的重要人物，不约而同的都到了长安，如若他们三方合作，江枫就全无胜算，你们两个加上去，顶多能多杀了几个敌人而已！”

“最重要的是，江少侠杰出的表现，会引起敌人的震动团结，……”七宝和尚接道，“这三股力量结合起来，已经统治了江湖，如果他们再度结合起来，江枫领导我们这一批力量，绝对无法对抗……”

“大师父……”吟霜打断了七宝和尚的话，道，“现在，对方只来了几个人，我们就罩不住了，……”

“这中间可能是有些误会，张姑娘低估了江少侠的力量，……”七宝和尚道，“如若单打独斗，放眼天下，没有人能是江枫的敌手。……”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可以独挡天王，但如加一个三宫主，就未必能够应付得了？”……”张四姑道，“何况，天马堂还来了两位副总堂主！”

“两个时辰之内，尽集天下高手于此，也未必能杀了江枫，但如让他苦战两个时辰之后，还有多少余力可用，我和尚就不敢断言了，……”

目光一掠吟雪、吟霜，接道，“如有两位小美女从旁协助，那就如虎生双翼，给江枫一点喘息时间，他就可以撑上三五个时辰了。”

“这么说来，六个杀手找上门，我们是白白替他担心了，……”张四姑道，“这可是他自己制造紧张啊！”

“这个，我和尚就搞不清楚了，好像有一种叫作策略运用“哼！他在耍我们，是嘛？……”

“不是！大姐，我没有和尚说的那么好，……”江枫挺身坐了起来又道，“否则也不会身受暗算了，但也不是大姐想的那么坏。……”

“好啊！你根本就没有被我的药迷晕过去，我们说的话，你全听到了。”

“不错，我没有晕迷过去，但大姐的药物很厉害，我运足全身功力抗拒，才把药力拼诸身外。……”

江枫道，“我如没有诸位协助，武功再强十倍，也是没有用处，江湖上有些事，不是用武功能够解决，诸位都是三位师长，安排帮助我的人，今后借重之处过多，希望我们全力合作，能尽快的恢复了江湖上清平岁月。”

“世上真有你这么一个人？也被三位老人家找到了……”张四姑笑一笑又道，“看来，真是神佛有灵，武林有救。”

“是三位老人家的栽培，天知道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包括诸位在内，……”江枫道，“二十年前，他们已在诸位身上用功夫了！”

“虽然没人告诉我，但罗兰夫妇的行径，我确实瞧出了一点迹象，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她得了天狐夫人的全部真传，造就出了两个一代天娇的姐妹花，这些时日，我和雪、霜二女相处一起，才发觉她们技艺的精湛，早已非我能及，……”

张四姑目光转到七宝和尚的身上，接道，“酒肉和尚也是三位老人家摆下的一颗棋子，倒是完全出了我的意外，……”

“和尚只能算半个门人，我是机缘巧合，撞上了这个机会“大师，不用谦虚了，你花的工夫最深，成就绝不在江某之下，江枫何其幸运，能得到诸位的助力。”

“江大哥，我们今天露的一手，能不能看得过去……”吟雪道，“那一车垃圾，好臭、好臭，我整个人溶在一堆垃圾中，虽然闭住了呼吸，但仍然苦不堪言！”

“好极了，江大哥佩服得很……”

“张姨的五行潜术，易懂难练，……”吟霜道，“我潜陷在那棵树身之上，化去了不少的气力，几乎消去了攻击敌人警觉！”“非常好了，……”张四姑道，“张姨来做，也不过如此罢了，看到父们的学习潜能，张姨看到了武林中的希望。”

目光转到江枫的脸上，接道，“说吧！你准备如何应付目前的形势。”

“大姐撤走的办法，我不赞成，但我们要尽量避免和他们正面冲突，最高明的手段是挑起他们的冲突。”

“说来容易，做着难，……”罗兰接了口，道，“天马总堂来了两位副总堂主，内宫一系中来了三宫主，一明一暗的赶到，如何才能挑起他们的纷争呢？”

江枫道，“先劝住欧阳兄，不可燥进，把力量集中在四海量行，我先和天马堂两位副总堂主见面，如果一切顺利，由他们向年宫中人下手，……”

“不顺利呢？……”张四姑道，“是不是要孤注一掷，全力出手？”

“我不会逞一时豪勇，有负三位老人家的付托，我会见机而作，如能一举刺杀一位天马堂副总堂主，嫁祸给内宫中人，那才是上上之策，……”

江枫道，“不管是否得手，如是洛阳居无法存身，小弟会赶回四海量行，会合大姐，离开这里。”

张四姑点点头，说道，“希望你言行如一，我们恭候消息，罗兰，我们去阻止欧阳兄。”

拉起罗兰，向外行去，对雪、霜二女的事，已不再多管。

罗兰望了一眼，欲言又止。

第十四回翠玉刀勇击八剑士

“江大哥，娘和张姨已经承认我们长大了，从今之后，我们的事，由我们自己作主了，江大哥有什么吩咐，可以直接的下令我们了，……”吟雪说的神情严肃，一改往日的少女神情。“我知道，经过这一次考验，江大哥也感觉到你们可以独当一面了。”

“多谢江大哥，你也承认我们长大了，……”吟霜道，“张姨让我转告你一件事，凤姐绝对安全，叫你别耽心绿云压顶。”江枫的脸上，竟然也飞起了一片羞红，但又得硬着头皮，说，“你们都知道了。……”

吟霜接着道，“还有梅花姑娘的事。为了行事方便，张姨全都说给我们听了，如能得她们全力帮助，我想，对你的帮助很大。”江枫道，“两位有何高见？”

“把你的计划告诉我们，我们就全力和你配合……”吟雪道，“狐计多端，江大哥应该明白，别为我们担心，我们长大了，就该作些大人作的事。”

“好！……”

江枫点点头，说出了一番计划。

“果然是又奸又毒的好计划……”吟雪笑道，“张姨白白替你担心了，她虽然精于用兵、布署，但却少了那么一点狐气，对付天马堂这班邪魔外道中人，还是天狐门的方法管用。”吟霜道，“我们全力配合，至少可以使你的计划成功一半，不过，我们要去见见青凤和梅花，江大哥不反对吧！”

“看起来，我反对也没有用，天狐百变的心法，你们似乎是比我更有心得，……”江枫道，“能说动她们配合，你们就全力施展吧！”

吟雪微微一笑，道，“江大哥会慢慢发现，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牵着吟霜一只手，双双离去。

望着二女远会的背影，七宝和尚低声说道，“是两个好帮手，我看她早已胸有成竹了。”

“过去，是有些低估她们。……”

七宝和尚打断了江枫的话，接着道，“只一次考验，就确定了她们的成就，付于大任，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是问题，也是请教？

“以吟雪之美，竟然潜隐于垃圾之中，这需要多大的忍性，吟霜的潜木术，已得四姑的神髓，她只不过练了两个月，这证明了她们的天分过人之外，又肯认真的苦学，……”江枫道，“但最重要的还是她们剑术上的成就，一击取命，正是天狐剑法的精要。”

“这真要恭喜江少兄了，……”七宝和尚道，“这些勘手，大事定矣！”

“看看她们的表现吧！……”江枫道，“我希望这一次引起的火拼，有如燎原的星火，扩展去，让他们欲罢不能……”

但闻胡元的声音，传了进来，道，“刁鹏求见。”

“请他进来。”

刁鹏一脸严肃的神情，道，“两位副总堂，已驻进了迎宾阁中，请总管和副总管立刻晋见。”

“好！你见过两位副总堂主了……”江枫道，“是什么人？”

“除了天虚子之外，另一位是十凤齐飞申雪君，真是大大的出人意意外……”刁鹏恭恭敬敬的回答说。

“十凤齐飞申君……”七宝和尚有些吃惊地说，“有数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动了。”

“是！最奇怪的是，她驻入迎宾阁，茶也未喝一口，就下令召见江师叔，最后才加上邓总管，我看，邓总管只是聋子的耳朵，是个配搭，……”刁鹏道，“吉凶难测啊！我们要不要有些准备？”

“不要紧，我去见她……”江枫重新包扎了一下左耳伤势，笑道，“走！一路上告诉我申雪君的喜好、弱点，也好让我有点准备。”

“她表面端庄，神情冷肃，严格说起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有弱点，……”刁鹏道，“在天马总堂中，也难得见她一次，总堂主还常常主持会议，她连会议也很少出席。”

“天马堂四大副总堂主中，她是不是最具权势的一个？……”江枫道，“天虚子和她是否相处得来？”

“天虚子虽也是副总堂主身份，但和申雪君相差一段距离，大概只有听命行事的份，谈不上是否相处得来。”

谈话之间，已到迎宾阁外。

邓飞早已在花树林外等候，一见江枫，大步迎了上来，低声说道，“申副总堂主的脾气不好，应对之间，要小心一些。”江枫点点头。

刁鹏当先带路，进入大厅。

只见大厅中分站着八个青衣佩剑人，腰中横束了一条红色的带子。

江枫只看刁鹏神色，已经意识到八个青衣佩剑的年轻人，就是他口中所说的剑士了。事实上，八人腰中那条鲜红的带子，已特别突出了几人的身份。

一个身穿青缎子裙衫的美丽妇人，端端正正的坐在大厅中央。

似乎是座位、距离，都经过了丈量，她坐的地方给人一种主宰全局的感觉，就像她穿的衣服一般，朴素、清雅中又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

青衣妇人两道清澈的目光，盯住江枫的脸上，打量了一阵，突然微微一笑，道：“你叫韩霸？”

这时候的江枫，已完全恢复了韩霸的形貌，躬身一礼，道，“属下叫韩霸。”

“刁鹏……”申雪君的目光转注到九头鸟的身上，道，“你可是败在他的手中？”

“是！……”刁鹏恭谨的应道，“他手下留情，替属下保住了大部分的面子！”

申雪君点点头，道，“韩霸，杀内宫三龙之二，又杀死天王门下一只喜鹊的，也是你了？”

“是！属下为了天马堂的声誉，忍无可忍，才出手惩治他们。”

“天马堂中，还有如此忠实的部下，真是叫人失敬了……”申雪君微笑说道，“但你事先未得指示，事后也未向总堂呈报，虽然杀敌立威，但却无功……”

“韩某人不求有功……”

“过呢？”申雪君冷冷看着江枫。

“有过吗？……”江枫还注着申雪君道，“纵然有过，也该不算大过，对吗？”

“过还不小，所以，我亲自赶来，要把你押解到总堂中去，听候审讯！”话虽说的严厉，但脸上仍然带着笑容。

她笑的十分动人，但也显现出了脸上鱼尾纹的痕迹。

不论修为何等精深的人，也无法完全抹去岁月留下的痕迹。

“副总堂主，这就有些是非不分，强人所难了！……”江枫已有些火气，冷冷的撇嘴道，“押解两字，用的太过分了！”

“果然是一个强悍的人物……”申雪君道，“劝酒不吃，吃罚酒，那就有些大煞风景了！”

“既然不吃，那就绝不沾唇，申副总堂主不能为属下作主，也就罢了，但如要押解回到总堂受审，那就有些形同助敌了。”

“听你的口气，似是要抗命拒捕了……”申雪君的脸上仍有笑意，但口气却更见凌厉，接着道，“邓飞，这个韩霸是什么出身？”

“这个……属下不太清楚……”邓飞道，“我们用人唯才，什么出身，就查的不严了？”

“你是说，你一点也不了解了？……”

“属下只知道他文武兼备，十分能干，洛阳居中很多难题，都由他出面摆平……”

“邓飞……”

“属下在……”

“你好大的胆子……”

她真的发怒了，但脸上仍然有着笑容。

“用不着把怒火转发到邓总管的头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韩某人，虽然不是江湖上的名人，但大丈夫生有何欢，死有何惧？这件事，不论有多么重大，由韩某人一个扛了，用不着再牵涉到别人身上，申副总堂主，就请高抬贵手，放过我们的邓总管吧！”

“那是说，你愿意跟我回到总堂受审了……”申雪君道，“老实说，我们对你这个人，充满着猜疑？我们要动员很庞大的人力，查明你的底细！这才是，我要把你带回总堂的真正的原因。”

“我可以到天马总堂走一趟，但我不喜欢你的方式，我要来去自如，不受监视……”江枫道，“你可知道，内宫一系中人派来了六大杀手，取韩某的性命，幸好，韩某人命不该绝，逃脱了几次暗袭，只受了一点轻伤……”

“唉！内宫一系中派出的专任杀手，竟是如此的无能？……”

“他们不算很差了，伤了韩某人一只左朵，何况还有两个杀手，尚未现身，他们随时可能出现！……”

江枫目光转动，四下打量，好像那两个杀手，就可能隐藏在这大厅之中。

“这里绝对安全，至少，这大厅之中，不会有杀手潜入……”申雪君笑道，“不过，我看，你不是那种甘心束手就缚的人了，为了不留口实，说我以副总堂主的身份，以大压小，所以，我想展示一下武力，你可以仔细地看一下，如果你自信能够抗拒，尽管出手拒捕，如果你觉无力抗拒，那就乖乖的跟我走吧！”

看了八个剑手一眼，江枫冷冷说道，“就是这八位剑士了？”

“对！他们八个人，可以对抗八位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不要小觑他们……”申雪君道，“我不知道，你可以对抗他们几个，但我们先让你观摩一下他们的剑术，给你一个准备对抗他们的机会！”

“就算我韩某人想拒绝，只怕也是不太可能的事了……”江枫笑道，“副总堂主，我希望这笔帐，只算在我韩某人一个人的身上，不要再牵扯到其他

人的身上了。”

“好！我答应你，不管我能不能把你带回总堂去受审，都不牵扯上别的人……”申雪君笑道，“你还有什么要求？”

“没有了，邓总管，请退出大厅，此后，韩某人的事，由我一人承担，申副总堂主答应不牵扯别人，我相信她一言如山。”

邓飞看了江枫几眼，欲言又止，转身向外行去。

九头鸟刁鹏低声道，“请示副总堂主，刁某人是否可以留下？”

“可以，你站到我的身边，免得那流动的剑气，伤害到你了……”申雪君笑容突敛，脸色突然十分严肃，说道，“韩霸，留心了……”

突然扬手飞出了十枚制钱。

八个剑士，十枚制钱，多了两个出来，八人各自对付一个，多的两个就成了很大的漏洞。

因为，申雪君手力强劲，飞出的制钱，分布在整个大厅范围之上。

但见八个人影，同时飞起，八道剑光，布成了一剑网，全厅移动，十枚制钱，全落在剑身之上。

这一招看不出凶厉、稀奇之处，但却是真正的功夫，八人结合，绕厅飞舞，久久不落实地，这说明了每个人的轻身功夫，都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八剑如一，结合一处，表示他们之间配合的精练、稳健。

“好！好！配合到八剑如一，果然是非同小可，希望他们杀人的手法，也能配合到这种境界？”

申雪君叹息一声，道，“你是谁？胆大包天，当之无愧，取下你的人皮面具来，给我看看好吗？”

果然是神目如电，竟然瞧出了江枫戴了人皮面具。

江枫淡淡一笑，道，“韩某人自出道以来，还是第一个被人瞧破我戴了人皮面具，足见高明，不过，韩某人也有苦衷，现在内宫中人已派出了六大杀手追杀我，如若我韩某取下面具，显露出本来面目，天下杀手，全要集中一处，以取我之命为首要之务了。”

“你不但胆大包天，而且口舌如刀，……”申雪君道，“杀了你，我可以取下人皮面具，看到你真正的面目，我不相信你叫韩霸，也不相信凭空会跳出你这么一号人物，树有根，水有源，也许我们还是昔年旧识呢？”

江枫笑一笑，道，“看来，副总堂主的误会很深，我可以告诉你，咱们绝对没有见过，所以，在下用不着亮相了，要见在下的真面目，只有一个办法，杀了我，再取下我的面具。”“好狂的口气，杀……”申雪君真的忿怒了，这些年来，她养尊处优，哪里受过如此的戏弄？

八道剑光，暴射而起，寒芒展布，忽之间，布满了整座的大厅，似是一团光山般，压了下来。

当真是绵密如网，雀鸟难渡。

刁鹏在江湖上行走多年，就没有见过如此的剑网。

江枫也看的有些惊心，一提真气，运集了全身功力，身子升起，迎向剑网，一道翠绿色的光芒，同时飞起。

八剑合一的凌厉剑芒，终于逼的江枫亮出了兵刃。

但闻一阵叮叮咚咚的脆响，绵密的剑网，被荡开了一个大洞，江枫破网而出。

“翠玉刀……”申雪君惊道，“天狐夫人的随身兵刃，怎会到了你的手

中？”

“不错，正是翠玉刀……”江枫道，“这八大剑士手中的磁力剑，能使各种兵刃失控易位，可惜，它吸不住翠玉刀。”

“他们不用磁剑的引力，照样可以取你性命！”

但见八个红带剑士，用力一推剑柄，剑身上突然脱下了一个剑套。

原来，那些剑士的实剑之上，还戴了半个剑套。

所谓的半个剑套，是套在长剑的下半截，看上去，这把剑有些怪异，但却非常实用，半截剑套上的强大磁力，在灵活的操作下，常常会生出意想不到的妙用，引开敌人的兵刃，那虽是毫厘之差，但在高手搏斗中，就是致命的失误了。

这些剑士，不但内功深厚，技艺精湛，而且兵刃的高计，也费了不少心机，似乎任何一点微末小节，都在力求完善、犀利。

江枫心中重新作了一番评估，决心全力施为，一举间搏杀强敌。

不过，一番交手之后，江枫心中也明白这八个剑士，极善合搏之术，一下子杀死八人，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江枫迅速的想过了本身几招杀手、绝技，就想不出任何一招武功，能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泛升在心头的杀机，突然间淡了下来，近日的江湖历练，使得江枫学会了审度敌势，三思而行，感觉到一击无法成功，立刻改变计划，准备先找出敌人剑法上的缺点后，再行反击。

但闻申雪君冷冷说道，“就算天狐夫人还魂重生，也无法逃过今日之危，翠玉刀法中以天狐七斩，最为凌厉凶悍，你可以施展出来试试？”

听口气，她对天狐夫人似是十分了解。

江枫对三位师长的往事，虽非十分了解，但却隐陷知道三位师长之间，也有着一段情仇、恩怨。

但三个人都识大体，终能抛弃个人的好恶之念，合力造就出他江枫这个人，使三大奇人的绝技，集于一人之身，以避免各传衣钵，引志了彼此不服对方的心态，贻误大局。

“天狐武艺，以轻功、暗器见长……”江枫忍不住辩道，“翠玉刀法中天狐七斩，应该不列入天狐绝技之中。”

申雪君脸色一变，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天狐夫人的弟子吗？她自称盗亦有道，为什么会收个大男人作衣钵传人？”

看她激动神色，江枫心中突有所悟，暗道，“莫非三位师长之间的恩怨情仇，和她有关吗？”

但闻申雪君接道，“说话呀！我也许会放你一刀，如若你默不作答，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江枫突然躬身一礼，道，“老前辈认识天狐夫人吗？”

“哼！就算她血肉化泥，尸骨化灰，我也能认得出来。”

“看来，老前辈对她的恨意甚深……”

“不要叫我前辈……”申雪君接道，“天狐门中弟子，不配叫我。”

江枫叹息一声，道，“天狐夫人已逝世七年了，老前辈的积恨，也该消去一些了，……”

“她真的死了……”申雪君道，“狐计多端，谁能相信那头狡猾的恶妖狐呢？”

“老前辈，这就不厚道了……”江枫冷然说道，“晚辈说的全是实话。”

申雪群突然叹息一声，道，“老妖狐真的死了，我还真的有些难过！”

“父债子还，师欠徒还……”江枫道，“在下愿代师偿还旧债。”

申雪群两道清澈，冷厉的目光，盯注在江枫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你真是狐门弟子？”

“是！晚辈承受了天狐夫了大部分的技艺。”

申雪君突然长叹一声，连连挥手，道，“你走吧！走的越远越好。”

“可是……”

“不要可是了，这里的事，我替你扛下来，我保证不会有人迫杀你，记着，在你师父的坟前，替我说两句话……”申雪君神情转变的十分伤，道，“我恨她，也爱她，昔日情仇一笔消，让她安心的休息吧！”

江枫听得一怔，暗道，“刚才她咬牙示恨，大有誓不两立的气概，此刻却又黯然神伤，有着痛失良友的悲苦，当真是仇中有情，情中有仇？她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情仇呢？”

“还不快走！等一下，我可能会改变主意？”

“多谢好意，在下还未领教这八位剑士的高超剑法，走的也不甘心。”

“就凭你师父那几招天狐刀法，绝对不是他们的敌手，快些逃命去吧！”

看申雪君说的十分认真，江枫心中忖道，“那就更要除去他们了，留下他们，岂不是一大祸患。”

心中念转，突然大喝一声，翠玉刀突然攻向一个剑士。

翠玉刀化作一道碧芒，电射而出。

这一刀看似平淡，但却威力无穷，那剑士举剑一封，竟然未能封住。

碧光中射出了一道血泉。

玉刀正中咽喉。

江枫这突然一击，刁鹏有着大出意外之感，忍不住叫了一声！

申雪君却失声叫道，“穿喉一剑，你……你是金丹书生的什么人？”

“弟子，……”江枫神情肃然地说道，“老前辈也认识他了？”

“你也承继了金丹书生的衣钵……”

申雪君似是突然陷入了一种沉痛的回忆中，脸色苍白，肌肉颤动，内心之中受到的冲击，似是很大。

“不错……”江枫道，“晚进承继他们的技艺，也承继了他们的心愿。”

“他们有什么心愿，……”申雪君道，“对我报复，还是要杀掉夏天同！”

“没有，他们的晚年修养，都已进入了化境，胸中早已不记仇恨，那里还会有杀人的念头……”江枫道，“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武林正义、江湖大局，他们的心愿就是江湖重光，再见天日，老前辈是他们的故旧，希望看在两位老前辈的生前交情，助晚进一臂之力，完成他们的遗志……”

“你想的很好！我个人也有这份意愿，可惜，我不能……”申雪君道，“你几时见过，有人拿着对抗敌人的刀、剑，来杀害自己？”

“原来，你就是制造这一次江湖大劫的人？……”江枫神情冷肃地说，“有些事，踏破铁鞋无觅处，但鸿运当头时，却又得来全不费工夫！”

“不要想的太简单，我不过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对你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妙了，……”申雪君道，“你必须先闯过这八个剑士团杀……”

“在下原也没有逃避的打算，……”江枫道，“你可以下令她们出手了！”

申雪君似是突然受到了一下针刺般，全身颤动了一下，右手挥出喊了一个杀《字，忽然转过身子，快步而去。

江枫没有机会看清楚过程，因为七个剑士，已展开了凌厉的攻势。

以刁鹏见识之广，搏杀之多，也没有见如此凶厉的攻势，像七道暴起的闪光，七道寒芒，同时攻向江枫。

七只剑在接近江枫时，突然幻化出一片光影，光织成一片剑幕，掷向江枫。

发真是滴水不露的一击，冷人眼花缭乱了，莫可预测。

也是无法闪避的一次完善攻势。

江枫没有闪避，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身法能够闪避开这么绵密的一击。

唯一的办法，就是全力承接下来。

江枫飞身而起，迎向剑幕。

人在飞起的同时，一道碧光绕身而起。

就是那么一跃之间，翠玉刀已和人合而为一。

但闻一阵金玉交击的脆响，有如珠走玉盘，一大片闪光的白芒环围着一碧光在闪转、流动。

那那里像用刀、剑在拼斗，倒像一次极难见到的自然景观，一大一小两团滚动的光芒在冲击。

虽然刀剑都握在他们的手中，但精妙熟练的刀剑招术变化，已到了刀、剑之最高的境界，像传说中的剑仙一般，刀、剑人合而为一。

刁鹏看呆了。

申雪群也看呆住了。

这八个经过长期训练而成的剑士，在她的心目中无坚不摧，他们是精挑细选，千中寻一的学剑人才，再经训练淘汰，一百多人，入选为红带剑士的只不过一十八人，除两个成就特高，另有任务外，余下十六人分作两组，每组八人。

以他们剑术之精，实已至绝顶高手的境界，天下用剑高人，以一对一的，已然不多，能以一对八的，是绝无仅有了。

但江枫就是绝无仅有中的一个，就那么巧妙的碰上了。

事实上，这不是巧合，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双方都花了十几年的心力，在良师严厉的督促下，习练出一流的武功，要对抗的人物，也将是一流的强敌，申雪君因震于韩霸之威，才带了这第一流的剑士赶来，不惜泄露出天马总堂中隐藏的秘密实力……。

当然，内宫一系中人苦苦相逼，天马堂马准备亮出一些实力，让对方知难而退，却不料，遇上了真正的强敌。

江枫的“穿喉一刀”能一举杀死了一个第一流的剑手，固然是金丹书生的刀法精妙，诡异多变，令人难防，但江枫如不能把刀法练入化境，也无法一击取命。

但金丹书生加上天狐刀法，也无法抗拒这七大剑士的合击。

但江枫竟然能支撑下来。

翠玉刀和七只精钢长剑，撞击了数百次后，停了下来。

双方落着实地。

江枫和七个剑士一样，面色苍白，不停的喘息。

显然，双方都耗尽了体能，无法再支撑下去，不得不停下休息。

不同的是江枫以一对七。

如若江枫有机会一对一的和这些剑士动手，相信没有人能避

开金丹书生留传的三大绝技之一“穿喉一刀”。

申雪君脸上闪动起杀机，冷冷说道，“现在，你还能接我一击吗？”

“申大姑娘，这时刻，你出手对付一个晚进，不怕落人话柄吗？……”

大厅门口处，出现了一个红光满面的青袍大汉，接道，“如若申大姑娘一定要出手，只由区区舍命奉陪了。”

申雪君冷厉的目光，盯住在青袍大汉的脸上，道，“你是谁？”

显然，她认不出这大汉的身份。

但江枫已听出来，他是七宝和尚装扮。

张四姑易容术果然是绝妙无方，申雪君的过人眼力，也瞧不出一丝破绽。

“申姑娘最大的错误之一，是低估天狐夫人的技艺，天狐针能借风力伤人……”青袍人没有回答申雪君的问题，却自说自话的接道，“你带来七个剑士，都已经伤在天狐针，两个时辰内不施术救治，他们就死了，你一举间失去了八大剑士，要如何向总堂主交代呢？”

申雪君脸色一变，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是真的……”一个红带剑士说，“我们虽中了天狐针，但仍有再战之能！”

申雪君道，“那只有加快你们死亡的速度了……”

“红带剑士，视死如归……”七个剑士，同时高声回答。

“就算你们愿意战死，我也不能让你们死，跟我走！”飞身一跃，出了大厅。

七个剑士同时飘身而起，随后追去。

但见人影一闪，大厅一角处，突然闪出了两条人影。

竟是两个小狐女，吟雪、吟霜。

青袍人对二女点头微笑着，行入了大厅。

“果然是天狐百变，我和尚就没有瞧出来，你们的隐身所在？”

“这是张姨的潜木术……”吟雪道，“可不是天狐门的武功。”

“五行潜术，果然是神乎其技，我和尚今天是大开眼界，心里想不服也不成了。”

“和尚伯伯，有事求我们尽管开口，用不着这样灌迷汤了……”吟霜微笑如花他说，“不过，我倒要先请教和尚伯伯一件事。”

“行！十件八件都行，和尚接到，“一股脑全说出来。”

“那七个剑士的剑法如何？”

“高明无匹，剑术之精，已综合了天下剑法之长……”

“他们和江大哥交接百招，不分胜负，当然是第一流的剑手……”吟霜道，“他们多死一个，江大哥就少了一个劲敌，你知道他们中了天狐针，十二个时辰后，针随行血，插入心脏，必死无疑，你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不告诉他们，他们也已知道，……”七宝和尚道，“何况，厅门距此，有四丈之遥，你们的江大哥，已内力耗尽，申雪君真要出手，他未必能接得下来，和尚也没有自信能及时赶到。”

“原来如此，是我错怪你了，……”吟霜立刻认错又道，“和尚伯伯要什么？吩咐一声吧！”

“和尚想学一点五行潜术，两位姑娘，能否成全呢？”

“这就奇怪了……”吟雪道，“五行潜术是张姨的独门奇术，我们只是初学乍练，和尚伯伯只要肯开口，我保证张姨会一口应允。”

“这样吧！……”吟霜接道，“你不好意思开口，我替你说一声，而且保证你如愿以偿。……”

江枫突然睁开了眼睛，笑道，“大和尚想学你们的五行潜术，必然有绝技回报，两位怎么忽然间狐性消失，变成了纯洁小姑娘了？”

“明白了，和尚伯伯要用什么交换呢？……”吟霜道，“我传你潜木术，是五行潜术中施用最多的一行。”

“我传你潜土术、潜水术……”吟雪道，“至于潜金、潜火、我们自己还未练好，那里还能传人？”

“学会了水、木、土三行潜术，已可行遍天下，金、火二术，不练也罢，不过，和尚可没有那么多本领交换，只能传两位姑娘一段小曲儿了……”

“什么？学唱歌呀！和尚伯伯，你可是真能搅和呀！……”吟霜道，“这本领，不用你传授，我们已经唱了十几年了。”

她虽是妹妹，但却一向用字尖锐，一针见血，同样一句话，说的就比吟雪刻薄了。

七宝和尚微微一笑，道，“就是听到两位一副好歌喉，我才想教两位一段曲记词。”

“她们行么……”江枫神情肃然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就不成，……”

“是的！你是不行，但和尚观查过了，她们两个可以，不但可以，而且，可以速成，三个月，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雪、霜二女虽然不知道两人谈的什么？

但见江枫严肃的神情，已知是重大事情，立刻收敛起娇态媚笑，恢复了端壮的少女形象。

“这就叫在下想不通了……”

“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七宝和尚接道，“你已十得其九，总得留点缺陷美吧！”

江枫道，“这可是一件……”

“一件动人的词曲，能使人心旷神怡……”七宝和尚打断了江枫的话，接道，“由两位天赋上佳歌喉的小姑娘唱出来，一定更为动人！”

二女绝顶聪明，心中早已有数，大和尚传授的定是惊天动地的绝技，立刻躬身一礼，道，“我们知错了，大师成全之恩，绝不忘怀。”

“这就不敢了……”七宝和尚道，“和尚痴长几岁，叫我声和尚伯伯，和尚斗胆承认了，但如叫我大师，那就有些高抬我了，论技艺，咱们平辈论交，何况，和尚教你们一段词曲，换到了三行潜术，怎么算都不吃亏。”

“好！我已大体恢复了……”江枫道，“你们去互传技艺，我该回房去好好休息下了。”

“还有两个杀手没有现身，……”吟雪道，“小心些啊！我和妹跟着大师学唱歌，暂时不能保护你了！”

“胡氏父子，段氏师徒，都已脱胎换骨，这点事，他们担得起来……”七宝和尚笑道，“何况，还有张四姑，……”

“很不好的消息，三宫主到了长安，天王门人，也住进入洛阳居了……”张四姑一身黑衣，疾奔而入。

七宝和尚对刁鹏一挥手，刁鹏急急退了出去。

“他们是否见过申雪君？……”江枫道，“这么一个巧法，会不会三方面早已有了预约？”

“应该不会……”张四姑道，“申雪君带来了强大的实力，大概是有意要炫露一下，但她没有想到会碰上你这么个扎手人物，闹得灰头土脸，狼狽而逃，她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尽快把消息传回天马总堂去。”

“大姐，可有了应对之策？……”

“暂不招惹天王门，只要他不找上门来生事，我们就尽量容忍，……”张四姑道，“就算找上门，也不要形成对抗，那会立刻造成他们三方联手的可能，你尽量躲起来，由大和尚来应付，我知道和尚装作、论讷的本领，唱作俱佳。”

“夸奖、夸奖，……”七宝和尚接道，“但和尚佩服高见，少了天王门从中牵线，内宫一系中人，还不便和天马堂言归于好，双方也无法交换重要的情报，这就留给了我们很大的周旋的余地，所以，对内宫一系中人，要穷追猛打……”

“大姐的意思是，要一举搏杀三宫主……”江枫道，“只不知此时是否时机恰当？”

“你已经把事情推到了悬崖边缘，……”张四姑道，“已经无法再组和下去，申雪君只要说出你师承身份，天马堂立刻会动员了全部力量对付你，而且，也会尽可能和内宫一系中人沟通，以便集中全力。”

“说来惭愧，小弟还是火候不足，忍不下那一口气，被申雪君几句话激出心中的隐密……”

“你也不用自责，老实说，骗不过她的，她对金丹书生的技艺十分熟悉，他们本是一对情人……”

张四姑似是知道说溜了嘴，突然住口不言。

“说下去啊！……”江枫道，“三位师长的情仇纠缠，我也听过一点，只不过，他们说的含蓄，我又不能追问，知道的不够详尽，目下江湖的情势，似是已和他们个人的往事情仇，纠结一处，我如不知内情，岂不是有害大局吗？”

“说的有理……”张四姑道，“个人之间的恩情是非，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天狐夫人告诉我一些，金丹书生也和我作一次长谈，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些隐藏。”

“大姐，我想知道的，也不是全部细节，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形，让我了解到他们之间的纵横关系，那就够了。”

张四姑沉吟了一下，道，“大和尚，我来说，如若有说不清楚的地方，由你来补充。……”

“这个，和尚无法从命，我没有见过金丹书生，和天狐夫人。也只有匆匆一面之缘。……”

“但你认识无相大师，……”张四姑道，“这位高僧，从来是金口难开，我见过他三次面，他对我点头微笑三次，连一句也不跟我说……”

“你可以问他呀！……”七宝和尚笑道，“找机会要他开口，在你张姑娘来说，应该不是难事？”

“我费了无数口舌，只听到一句佛号，……”张四姑转向江枫，问道，“他传你武功，应该说过不少的话，你们之间，可能是说话最多的人了？”

“师父，传我武功时，非常细心，解说也很详尽，……”江枫叹口气又道，“但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江湖中事，当然，也没有说过他私人的事情。”

“他如肯多说几句话，也许事情还不会闹成这样一个局面。”

“这一点，和尚不敢苟同，阴谋早已在暗中进行，九华盟约过程中，他们三位都已经受到了很重的伤害，但他强运内功，逼住伤势，不让发作，震住了夏天同等，使他们不敢妄动，但也造成了他们三位无法补救的内伤，功力损失大半。……”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胡元急奔而入。

江枫道，“有事情？”

“是！梅花姑娘有急事，请副总管到梅花厅中一叙。”

“梅花现在哪里？”

“大厅外面……”胡元道，“正在和邓总管说话。”

“大概是三宫主也到了洛阳居，要见你一面……”张四姑道，“你有什么打算？”

“先去见见她了……”江枫双目中杀机一闪，低声接道，“如果情势不利，我就出手杀了她。”

“三宫主不是等闲之辈，一击不中，……”张四姑道，“那就造成了誓不两立的局面了。”

“大姐低估小弟了……”江枫道，“如果我乘人不备，突起发难，天下难够避开我这一击的人，大概不会太多。”

“这一点我相信，但如敌人有备呢？”

江枫微微一怔。

“兄弟……”张四姑笑道，“你这个韩霸的恶名，早已传扬在外，都知道你身负一击取命的绝技，见你之前，岂会无备，为什么一定要在武功上拼出胜负呢？”

“大姐的意思是……”江枫若有所思的问。

“换一种方式对付她……”张四姑道，“取下你的面具，……”

“我懂了……”吟霜接道，“江大哥，张姨要你施展美男计！”

江枫只听得脸上发热，幸好脸上戴了面具。

“我赞成张姨的主意……”吟雪说，“动手拼命，是最后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

张四姑接道，“‘惑心术’应该可以克制住三宫主的媚功，她是媚术造诣最深的高手之一，你如能胜过她，那就证明了‘惑心术’确为天下第一奇功。”

“如是小弟反为对方所制呢？”

“那也就证明了‘惑心术’并不可恃……”张四姑道，“我们尽快找出一种可以拒抗大敌的武功。”

江枫道，“大姐，世上真有那种武功么？”

“有！不过，练起来牺牲太大，但情势迫人，说不得只好认命了，……”张四姑神情肃然地说，“去吧！试试惑心术，如若不行，立刻出手，一举击杀她。”

“我……”

江枫欲言又止地举步向外行去。

张四姑低声对二女说道，“咱们赶去支援，如若他的惑心术制不住对方，就会被对方所制，咱们就立刻发动袭击，记住出手要狠，不可留情，一击不中，就会害了你们的江大哥。”

吟雪、吟霜应了一声，飞身而去。

“大和尚，接近梅花厅，单凭高明的轻功不行，……”张四姑道，“你不用去帮忙了，回去作番布置，作最坏的打算，把欧阳昭和罗兰，也调进来，顺便通知一声老叫化子，这一仗打不赢，就撤出长安城。”

“阿弥陀佛！但愿江少侠能胜得三宫主，他们如能唱出一名金榜乐，这一战就好打多了。”

张四姑微微一笑，道，“你和尚什么都懂吗？”

“和尚没有吃过猪肉，可是见过猪走路啊！”

张四姑微微一笑，接道，“江枫占有七成胜算，我们集中人手，希望是备而不用。……”

“我说呢！张姑娘令如山，原来是心中早有成算……”七宝和尚低声道，“他是统军主帅，不能让他受到挫折，那会伤了他的信心。”

“我担心的是他自信太强，颇有目空四海的气概……”张四姑道，“我倒希望他遇到一点挫折，让他提高一些警觉，对大局，也许更有帮助。”

“唉！如论单打独斗，天下高手，能够胜过他的，确然很难找出一个来了，……”七宝和尚道，“他身兼三家之长，就算无相大师复生，金丹书生还魂，天狐夫人再现人世，也无法一对一的胜得过他。”

“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了，他一把翠玉刀，独斗八位剑士，申雪君现场目睹。……”

“是的！她本来下令出手之后，人已离去，不知何故，突然又回厅中，眼看着这场搏杀结束。……”

张四姑打断了七宝和尚的话，接道，“就各方资料研判，那位天马总堂的堂主，大概是夏天同了，这个人智计百出，心狠手辣，如若得到了申雪君的报告，必会千方百计的算计江枫。”

“对！这倒是一件大麻烦了，夏天同能一举算计了无相大师、金丹书生、天狐夫人，三位旷代奇侠，全力对付江少侠，我和尚就不知道如何去防范！才能保护到江枫的安全了？”

“所以，咱们要用心设计一番……”张四姑道，“办法也不是没有，等我自觉想的完全了，再和你仔细的商量一下。”

“好！我和尚全力配合，水里火里万死不辞。”

张四姑一扬手，转身向一堵墙上冲去。

明明是一道墙，但张四姑撞上了墙壁，人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好高明的潜土术，谁要得罪了这么一个人物，当真是觉也睡不安了……”七宝和尚心中念转，人却飞跃而起，高大的身躯，有如蝙蝠宵飞，竟由一扇半咫的小窗中穿越而去。

他不愿以改扮的面目，见到邓飞，展了一次绝世轻功，胡元看的呆住了，这些人，个个身负绝技。

再说江枫行出大厅，梅花已和邓飞双双迎了上来。

“是不是三宫主的大驾到了洛阳居，……”江枫目睹梅花，道，“找我去当面问罪？”

“是三宫主的芳驾到了……”梅花道，“但是不是当面问罪，我就知道了，不过，她指名要见你，我只好来请了。”

邓飞一只碧光闪闪的魔眼中，奇光暴射，看着江枫，也不知道他心中是难过，还是怨忿，惊奇，低声说道，“老弟，你骗得我好苦啊！”

“总管心中如有疑问！等我见过三宫主回来，再详作解释如何？”

“老弟，用不着解释了，……”邓飞说，“木已成舟，说什么都是空话，只希望你老弟多多珍重，不但，洛阳居这个局面要你保全，我们几十条性命，也和你息息相关。”

江枫微微一笑，道，“我活的很好，一点想死的感觉也没有，只要我活着，就会全力保护总管。”

不过，你自己也要全力求生才行，至少应该有反抗死亡的勇气。”

邓飞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道，“你不在时，由那个穿长袍的和尚作主是吗？”

“原来总管早就瞧出来了，……”

邓飞哈哈一笑，道，“我瞧出来的事情多了，……”看了梅花一眼，接着道，“不过姑娘可以放心，有些事，我可是一直摆在心里，到了我这把年纪，守口如瓶，可不是一件难事。”

“你好像在讹诈我……”梅花道，“说出来，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田玉那小子一口谎言，……”邓飞道，“骗了小姑娘的感情，也就罢了，连我老头子也不放过。……”

“梅花，算了，魔眼的绰号，岂是让人白叫的……”江枫道，“邓总管，我和梅花都会承你这份情，回去吧！有事情去找大和尚。”

“好！”邓飞应了一声，转向梅花，双手一抱拳道，“梅花姑娘，你那里我不便去，韩老弟的一切，就全仰仗姑娘担代了。”梅花微微点了下头，幽幽地说了声：

“总管放心。”

其实，邓飞那能放得下心，内宫的三宫主突然亲临洛阳居，正意味着很不寻常，显然是专为兴师问罪而来。

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尤其其他这洛阳居总管，早已是形同虚设，连个副总管王龙都不把他当回事，在三宫主的眼里，他简直就成了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三宫主一到，就指名要见韩霸，显见来意不善。

邓飞职卑微，武功更不堪内宫的高手一击，暗对韩十分关切，也是爱莫能助。

所以，他只有寄望梅花能见机行事，全力援助韩副总管了。目送邓飞的身影一闪而逝，江枫即道，“梅花，我们快去梅花厅吧。”

不料梅花却说，“不急，先到你屋里去。”

江枫眉头一皱道，“可是，三宫主命你来召我……”“管她的！”梅花毫不在乎道，“反正她已经召了老半天，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嘛。”

江枫顾虑道，“不太好吧……”

梅花眼皮一翻，悻然说，“你等不及去送死？”

江枫强自一笑道，“你怎么触我霉头！”

“不是触你霉头，我是说的实话。”梅花正色道，“常言说的好，来者不善意，善者不来。”

如今三宫主新自出马，出手绝不会留情。

你能活命的希望，实在微乎其微，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所以，所以……”

好连说两声‘所以’，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江枫笑问：“既是活命的希望微乎其微，你还期待什么奇迹？”

梅花眼中闪著奇异的光芒，道，“不是期待，而是创造奇迹！”

“哦！”江枫露出一脸惊讶之色。

梅花催促道，“事不宜迟，快到你屋里去吧。”

江枫不知这少女能‘创造’出什么奇迹，当即把她带进了内室。

梅花一进房，就郑重其事道，“我知道你练过‘惑心术’，但三宫主的‘媚术’，已进入至高境界，如果以我的那点火候跟她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萤光之比星月，这样的强敌，你自己估计能有几分胜算？”

江枫吟一下道，“你耽心三宫主一见面就施展‘媚术’？”

梅花点点头说，“三宫主自视极高，她绝对不屑以武功亲手杀你，极可能是用‘媚术’，先使你失去抵抗能力，再命她的随从下手。”

江枫不知是对‘惑心术’充满自信，认为必可压制三宫主的‘媚术’，还是对梅花的判断有所怀疑，耸耸肩道，“那么她的武功，究竟高到何等程度？”

梅花忧形于色道，“这很难说，因为我从未见她施展过，只是，照我估计，合你我二人之力，至多也只能抵挡她十招，最后必败无疑。”

江枫‘哦？’了一声，问道，“那你还指望能‘创造’出什么奇迹？”

梅花胸有成竹说，“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三宫主是内宫三位宫主之一，一向自视极高，若非黑天鹅及一位喜鹊级的女弟子，先后丧命在你手中，她绝不会亲自出马。

身为内宫三宫主之一，她若仗武功亲手杀你，岂不成了为那两个女弟子报仇？为了这层顾忌，以免落入口实，所以我量她不致一见面就跟你以武功见真章。

但她的‘媚术’已至最高境界，可以发于无形，更何况梅花厅内外布署的，全是听使于她的人，即使明知好心施展‘媚术’，也必然视若未睹。

这样一来，她以‘媚术’先制住你，使你失去抵抗能力，再一声令下，由她带来的人出手置你于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就像王副总管一样，邓总管一声‘该死’，你就动手杀了他。

所以我敢打赌，本宫主绝对是安的这个心！”

江枫听她一口气说完，才笑问道，“你所谓的‘创造’奇迹，是否已有对付三宫主的锦囊妙计？”

“嗯！”梅花道，“我要使出浑身解数，向你施展‘媚术’！”

“哦？”江枫为之一怔，茫然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梅花接道，“这就如同你准备宴前，我先让你尝尽天下珍品，那么你再见到山珍海味，也就毫无胃口了。”

江枫若有所悟道，“我明白了，你是说……”

梅花正色道，“不要跟我争辩，我们必须争取时间，即使这一着失算，情况完全出我意料之外，那么此刻就算我们今生的最后相聚吧！”

言下之意，万一三主宫见韩霸就出手，梅花也已抱定必死决心。

江枫轻叹一声，来不及劝阻，梅花已双手齐动，宽衣解带，将全身衣物尽褪。

顿时，呈现在江枫眼前的，是个千娇百媚，曲体玲珑的赤裸少女！

梅花双颊泛红，益增几分娇艳，娇声道，“看着我，但千万不可以‘惑心术’，或是任何其它力量抗拒，否则我就枉费心机了。”

江枫依言望着梅花。

只见这赤裸的少女，烟视媚行地走近江枫，全身并且散发出一股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照理说，江枫与梅花已春风数度，有过肌肤之亲。对这少女的胴体，不但早已遍览无遗，上下其手，更且真个销魂，不致如此着迷。

但梅花此刻的迷人之处，并非是她裸露的诱人胴体，而是那撩人心弦的情态，尤其是那勾魂摄魄的眼神！

江枫没有施展‘惑心术’，更没有抗拒她的意念。逐渐地，他有些意乱情迷起来……”

眼前的梅花，都是若即若离，仿佛是个虚忽飘渺的幻影，始终只在江枫面前晃来晃去，搔首弄姿的，极尽引逗之能事，并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是故意吊江枫的胃口？

江枫已被她挑逗得欲火上升，再也按捺不住，失控地突向梅花扑去。

梅花并未闪避，被他双臂一张，抱了个正着。

江枫形同疯狂，将梅花搂进怀里狂吻不已。

梅花心知时机已经成熟，娇声说，“快抱我到床上去……”江枫如奉懿旨，忙不迭将梅花抱上床，让她平躺在床上，迫不及待地向她遍体狂吻。

梅花此刻与平时简直判若两人，只听她不断发出放浪形骸的笑声，如同一个狼虎之年的荡妇。

只听她浪笑道，“江郎，妾身早已身心都属于你了，尽情地享受吧！哈哈……”

江枫更觉欲火难禁，霍地撑起身子，正待脱去衣物上阵，展开翻云覆雨的肉搏之际，忽听七宝和尚以‘传音入密’之声发出警告：

“梅花厅派人来催驾啦！”

江枫从迷乱中突然清醒。

梅花却紧紧搂住他身子不放：“不要理会，与其死在三宫主手中，不如死在你怀里……”

江枫给了她一个热吻，当机立断道，“快起来，我们去见三宫主！”

梅花顿觉怅然若失，情不自禁泪水夺眶而出。

